



七
劍
十
三
俠

②

武俠小說精選
青蘋果電子圖書系列

七劍十三俠

(中)

〔清〕唐芸洲 著

目 录

- 第六十一回 朱宸濠传檄江南
玄贞子投书海外 (301)
- 第六十二回 傀儡生度脱凡胎
飞云子斩除淫恶 (307)
- 第六十三回 王妈妈谋利亡身
苏月娥贪淫自缢 (312)
- 第六十四回 飞云子名言劝世
玄贞子妙术传徒 (317)
- 第六十五回 焦大鹏独救苏州城
徐鸣皋三探宁王府 (322)
- 第六十六回 傀儡生救万人性命
徐鸣皋遇十世姻缘 (327)
- 第六十七回 徐鸣皋了结宿世缘
余半仙摆设迷魂阵 (332)
- 第六十八回 孙大娘错斗王凤姑
狄洪道打死常德保 (337)
- 第六十九回 十三生大破迷魂阵
众剑客齐会赵王庄 (342)
- 第七十回 约后会玄贞子回山
传圣旨张太监遇盗 (347)
- 第七十一回 张太监落水庆重生
陆松年设筵款良友 (352)
- 第七十二回 陆家湾庄汉说前因
葫芦套英雄诛众寇 (357)
- 第七十三回 宁寿宫垂询往事
武英殿召见英雄 (362)

- 第七十四回 挂帅印杨御史讨贼拒叛逆毕知府出征 (367)
- 第七十五回 知府尽忠参戎死节将军建议元帅分兵 (372)
- 第七十六回 郭汝曾议守宁远县徐鸣皋伏兵土耳其墩 (377)
- 第七十七回 投密约射矢遣书慢军心设计骄敌 (382)
- 第七十八回 徐鸣皋活捉左天成一枝梅计败吴方杰 (387)
- 第七十九回 西和城慕容行刺安化县徐庆进兵 (392)
- 第八十回 仇游击暗地说前情杨元帅督兵攻逆贼 (397)
- 第八十一回 高铭智败杨小舫刘杰弹打周湘帆 (402)
- 第八十二回 周湘帆中弹昏沉鹧寄生送药解救 (407)
- 第八十三回 鹧寄生力辞杨元帅王文龙巧激一枝梅 (412)
- 第八十四回 李智诚献书诈降杨元帅运筹决胜 (417)
- 第八十五回 一枝梅弹打魏光达徐鸣皋枪挑王文龙 (422)
- 第八十六回 真镛败投兰州城鸣皋暂领巩昌府 (427)
- 第八十七回 拒王师周昂设毒计审奸细元帅探军情 (432)
- 第八十八回 杨元帅误困兰州徐指挥踏翻贼寨 (437)
- 第八十九回 上密书元帅得消息托疾病游击设奇谋 (442)

- 第九十回 轻骑飞来叛王受缚
诸城克复元帅班师 (447)
- 第九十一回 平逆藩论功受赏
避近幸决计归田 (452)
- 第九十二回 杨丞相上表乞休
王御史奉旨招讨 (457)
- 第九十三回 料敌情一番议论
剿贼寨五路进兵 (461)
- 第九十四回 询土人将军思破贼
献野味猎户暗行刁 (466)
- 第九十五回 假奉承强盗入牢笼
真顺从村民献密计 (471)
- 第九十六回 改装衣服将士潜行
巧语花言强人受骗 (476)
- 第九十七回 探路径密记情形
发号令进攻山寨 (481)
- 第九十八回 徐鸣皋火烧涑头寨
卧山虎被围枣木林 (486)
- 第九十九回 枣木林卧山虎丧身
大庾营徐鸣皋报捷 (491)
- 第一百回 咨谏野老元帅尊贤
试探贼情将军诱敌 (496)
- 第一百一回 运筹帷幄三次骄兵
决胜疆场一番出令 (501)
- 第一百二回 徐鸣皋奉令助三军
池大鬣枵腹敌二将 (506)
- 第一百三回 徐鸣皋力斩二寇
任大海独战三人 (511)
- 第一百四回 徐将军义勇兼施
王元帅恩威并用 (516)
- 第一百五回 卜大武矢志投诚
王远谋现身说法 (521)

- 第一百六回 献妙计卜大武陈词
去诈降谢志山受骗 (526)
- 第一百七回 一枝梅盗箭斩冯云
赛花荣暗器伤徐寿 (531)
- 第一百八回 一枝梅得箭还箭
玄贞子知灾救灾 (536)
- 第一百九回 一枝梅再盗弩箭
卜大武初下说词 (541)
- 第一百十回 弃邪归正独力锄强
阳助阴违双刀杀贼 (546)
- 第一百十一回 驰奏章元帅报捷
论战绩武宗加封 (550)
- 第一百十二回 击杀命官宸濠造反
奉旨征讨守仁督师 (554)
- 第一百十三回 徐鸣皋分兵驰救
邝天庆督队进攻 (558)
- 第一百十四回 一枝梅独奋神勇
邝天庆误听人言 (563)
- 第一百十五回 设妙策令派官兵
因劫寨火焚贼众 (568)
- 第一百十六回 牵羊担酒太守犒师
折将损兵逆贼请罪 (573)
- 第一百十七回 分雄师急救南康城
刺降贼夜入按察署 (577)
- 第一百十八回 劝儿夫妻妾进良言
杀从贼英雄留首级 (582)
- 第一百十九回 见首级吓倒奸王
发弹子打伤贼将 (587)
- 第一百二十回 挟异端余七保逆贼
仗邪术非幻败王师 (592)

第六十一回 朱宸濠传檄江南 玄贞子投书海外

话说宁王宸濠与军师李自然议定，择于三月初三日兴兵，却还有一个月时候。各处调来军马，陆续已到，不下二十余万。屯积粮饷，准备军装，十分忙碌。那副军师余半仙，祭炼招魂就戮大法，已到九十日上了，这些柳树刻成的木人，手足都弯动起来。再过十日，好将赵王庄、刘家庄两处一万多人的魂灵杀尽。这一日宁王亲自操演，大会军士，有军师李自然献计道：“二庄中聚集的剑客侠士，都是俞谦一党，全仗余军师妙法斩草除根。出兵的时候，便好一意向前，没有后顾之忧了。还有一件要紧的事。黄三保前日收禁天牢，机关已破，朝中杨一清、王守仁等，必定请昏君旨意，叫各省发兵来战。千岁要先下手为强，写一道檄文传谕江南等处，说皇帝荒淫无道，千岁是先帝爱子，宜登龙位。从前汉朝七国兴兵，以诛晁错为名，千岁亦依此法，要斩除朝中杨一清、王守仁一班奸党。各处地方官员，有许多是向来顺从千岁的，叫他预先准备，协助兵饷，其余见了檄文来归附的，定然不少。然后邳将军率领众将，统带雄兵，先取苏州、南京两处，杀了巡抚俞谦、侍郎王华。那南京应天府是太祖洪武皇帝创立根基之地，能将此地先取，再兴大兵直取北京，便势如破竹

了。”

宁王听了大悦道：“此计大妙。孤家若登龙位，李军师是开国元勋，当为首相；余军师仙法成功，当封国师；余军师令妹保护王宫，仙法无边，当封副国师；无敌大将军邝天庆当为天下兵马都元帅。众将立功，都有重赏，现在悉听军师调度，不可有违。但檄文要写得好，何人能写？”李自然道：“贫道保举一人能写檄文，就是谋士赵子美，绰号小张良。”宁王道：“军师保举的不差。此人前在苏州，为扯倒擂台打死严虎一案，孤要查抄徐鹤家属，他说使不得，果应其言，颇有见识，就叫他写檄文。”

赵子美答应，依了二人之意，一挥而就，呈上宁王。宁王接在手中，仔细看道：

为传檄事：本藩乃先皇帝第八子也，蒙先皇太后爱怜，衣带遗诏，入承大统，詎意正德违诏自立，日肆荒淫，生民涂炭。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也，建文昏弱，成祖有靖难之兵；正统失位，景帝有监国之典。今朝廷无道，过于建文，惧再见正统失位之祸；本藩威德，同符成祖，敢追修景帝监国之仪。亲统雄师，以清君侧，谋臣如雨，猛将如云，凡尔官司有守土之职者，宜速望风景附，住集大勋，裂土封侯，懋膺爵赏，毋观望徘徊，致干天讨，须至檄者。

宁王看完大喜，便发抄手抄了许多，传到江南各处府县。有苏州张弼、扬州府王文锦、宁国府温仁、太平县房明图等，皆是宁王党羽，接到檄文，预作准备。别处也有惧怕宁王势大望风归附的，也有忠心竭力保守城池的。

苏州巡抚俞谦见了檄文，勃然大怒，请幕友大家商议道：“逆藩竟如此明目张胆地做了，我却不可怠慢。苏州府张弼是他心腹，若不先行拿下，要做内应。”即差家人传见苏州府。不多时，家人进来通报，却是镇江府到省禀见。俞谦叫快进见。莫太守进来禀道：“门生见老师，只为宸濠传檄江南，显为不轨，未识老师如何防备，敢求明示。”俞谦道：“我先拿下张弼，除了内应，苏州城池便可无虑了。一面写告急本章，请皇上下旨，拜帅出兵，直捣江西。只怕他先发制人，你守这镇江府冲要之地，须要格外小心。一面通信南京王侍郎，联络声势，互相犄角。”莫太守道：“老师所见极是。门生尚有一策，逆藩倘出兵直扑南京，江西南昌府必然空虚，听见徐鸣皋等义侠都在赵王庄，只要通信叫他乘虚而入，破其巢穴，逆藩可擒矣。”俞谦笑道：“贤契所见亦为是极，但逆藩谋士极多，岂不知肘腋之患？他敢大胆出兵，不顾其后，内中必有缘故。待我着人探听，好作计较。”问何人到赵王庄去，只见座中一书生应道：“小侄愿往。”原来此人是王守仁之侄，名叫介生，向在幕中，当下对俞谦说道：“小侄前在河南遇难，幸得侠士焦大鹏救出性命。今见他战死赵王庄，小侄要去哭奠一场，顺便探听消息。”俞谦欢喜，即将书信盘川交付王介生，即日动身去了。莫太守亦告辞动身，忽见家人进来回禀：苏州府托病不来。”俞谦听了眉头一皱，想了一想，向太守耳边说了几句，莫太守就到苏州府衙门来。

却说苏州张弼，从前迎合宁王，要抄籍徐鸣皋家产，被一尘子当面用剑术削去他的长须，后来遇一相面道人，说他方面大耳，仪表非凡，将来封侯拜相，不终于黄堂太守的，可

惜胡子削得绢光滴滑，恐有晦气，不免牢狱之灾。此时接了宁王檄文，想道：他做了皇帝，我封侯拜相是有份的，不应了道人之言么？却要暗作准备，等他兵来，便为内应。忽俞谦差人传见，吃了一惊，想俞抚台是宁王对头，传我何意？吉凶难卜，暂推有病，着人去探听他的意见。但是何人可去探听，正在踌躇，忽家人告禀说：“镇江府来拜。”喜道：“镇江府是抚台门生，此事可托他了。”叫家人连忙请见。莫太守进来，先开口道：“抚台传见老兄，何以不去？抚台意见曾向小弟说过，因为见了宁王檄文，方知宁王是先皇太后欲立的，名正言顺，欲将江南全省归附宁王，知老兄是宁王器重的人，请去商议，使老兄成就大功。”张弼道：“原来如此，小弟一时想不到。”便同莫太守来见俞谦。俞谦见张弼到了，喝左右拿下。张弼大叫：“卑府无罪。”俞谦道：“你既无罪，请在监牢权住几日，等宁王登了龙位，放你不迟。”于是不由分说，将张弼收进监牢，叫莫太守到镇江去谨慎防守。按下不表。

且说王介生带了俞谦书信，直到江西，已近省城，走到赵王庄南面，天色昏黑，跨进村前一个酒店中，将行李卸下，投宿一宵。此店正是鷓寄生与徐鸣皋、一枝梅三人初到时投宿之处。王介生进来，却遇着一个熟人。你道是谁？原来是患难中八拜之交，姓窦，名庆喜，前在河南鲁山县枫林村皇甫良家中，同受灾难，幸得焦大鹏、狄洪道救出。此时在这地方相见，倒也出于意外。王介生问道：“贤弟怎的来此？”庆喜垂泪云：“弟在家听见焦表兄死于邲天庆之手，不能报他救命之恩了。未知棺木现在何处，特来探视。”王介生也凄然道：“愚兄亦为此而来。”

二人宿了一夜。天明起来，望见村口红衣大炮，有兵把守，刀枪旗帜，异外森严。正要问路进去，忽然来了一个老人家，仙风道骨，举止飘然，叫：“二位若要到了赵王庄去，此地却非进路，要兜转西面方得进去。恐路上遇着宁王兵将，身边挂出俞谦的信，性命不保。快随我去，将行李暂寄店中。”二人料是仙长，不敢不听。老人两手将着两人，叫他们闭目，忽听耳边呼呼的风声，身子起在空中。顷刻落地，张眼一看，落在一处大厅阶前。厅中人一齐来迎，当先两个人，王介生、庆喜认得一个是狄洪道，一个不认得，却正是徐鸣皋，下阶来拜见老人，说道：“大师伯今日方到，众人望眼穿了。两位是大师伯带来徒弟么？”玄贞子道：“非我徒弟，乃是跟我而来。狄贤契认得他，可领他拜见众位。”

玄贞子走上厅来，与一尘子、霓裳子、默存子、山中子、海鸥子、鹤寄生、河海生相见，罗季芳、徐庆、一枝梅、王能、李武、徐寿、赵员外、赵文、赵武、王仁义、殷寿、杨挺、刘佐玉、郑良才、孙大娘，都来拜见过了。听玄贞子说道：“贫道与徐贤契安义山别后，去游雁宕山，近来与众友南海相会，他们又到海外去了。我料余七妖术厉害，众位大祸将临，特同傀儡生前来相救。又有一事托傀儡生，故他要返一步方可到来。现在事不宜迟，修书一封，邀请海外众友齐来破此妖法。”玄贞子当下写好一信，望空中投去，口中吐出白光，一同飞卷而上，倏忽不见。片时白光飞回，玄贞子接在手中，化为一剑，上插回信数封。递与众人观看，知是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独孤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漱石生、自全生都在海外，回信说不日就来，飞云

子却在湖北，转眼就到。此正是仙家妙法，名为飞剑投书，比电报简捷多了。因为玄贞子是第一剑仙，预知未来，凡道友现在何方，都能晓得，书信投去，即得回音，若是剑术差些的便不能了。众人将回信看完，半空中飞下两人。玄贞子见了大喜道：“果然不负我所托。”众人看前面一个是傀儡生，下阶拜见，又见后面一个，不觉大吃一惊。王介生、庆喜便上前执他的手，孙大娘两手抱住那人，放声大哭。未知这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傀儡生度脱凡胎 飞云子斩除淫恶

却说傀儡生从空飞下来，后面还有一个。玄贞子喜道：“徒弟来了。”王介生、庆喜走下阶来，两人执住两手，孙大娘抱住那人，大哭起来，众人都吃一惊。你道是谁？原来是草上飞焦大鹏。众人疑鬼疑神的，都道：“焦大哥阵亡，已将灵柩送张家堡去。今日从天而降，莫非前日原不曾死么？”

看官看到此处，亦要疑心。不知后来宁王造反，与王守仁对敌，余半仙兄妹二人用钉头七箭书之法，要拜死王守仁，幸得草上飞盗出草人，保了性命。前书五十三回中，早已先提。玄贞子知未来之事，知草上飞要成此大功，但余七妖法厉害，凡胎肉骨都不能进去破他，须要脱了凡胎，方能进去。前日草上飞死于邝天庆之手，玄贞子原先知道，却不去救，反请傀儡生来度他魂灵，兵解成仙。你道怎的兵解成仙？仙家有一派流传，要度脱凡人成仙，必要此人死于刀兵，可脱凡胎，这就名为兵解，并非旁门左道，不过是个外功，与玄贞子内功一道，略有分别。内功是凡胎肉骨亦可飞升，外功必须脱了凡胎方能成道，两者虽有内外之分，并无高低之别。那傀儡生受了玄贞子之托，到焦大鹏阵亡的时候，将他魂灵度去，回山炼魂，七日成了仙道，同到赵王庄来。

方才落下阶前，见妻子孙大娘双手抱住，焦大鹏道：“快放手。”孙大娘流泪不肯。焦大鹏望上一腾，孙大娘怀中虚无所有。这孙大娘神力无穷，若人身被她抱住，一时万不能挣脱，因是魂灵，却抱不牢的。当时腾空又落下来，与各人相见，又向庆喜说：“表弟难得到此，姑母好么？”庆喜道：“自从表兄凶信传到家中，母亲哭泣，弟念表兄救命之恩，更觉伤心，特来祭奠。路上遇着结义王介生兄，一同到此。如今表兄已成仙道，可否同弟回去一行，安慰母亲。”焦大鹏道：“我随师父在此救众人之难，要事毕之后，来见姑母，请表弟先回去安慰便了。”

焦大鹏走上厅来，拜师父玄贞子。玄贞子将他扶起来，谢了傀儡生，将焦大鹏之事，细告众人。徐鸣皋等听了，方知仙家妙用，敬慕非常。徐鸣皋向傀儡生、玄贞子纳头下拜道：“二位光降，妖法不愁不灭，但是周湘帆、杨小舫、包行恭三兄弟受灾日久，恐伤性命，还望速赐解救。”傀儡生笑道：“这可不虑。师侄包行恭下山时候，我在路上送他一粒丹丸，防备急难。他三人在一处，都保得性命。至于破余七妖法，有你大师伯在此，我有何能。”玄贞子道：“休得太谦，这事全仗先生。焦敝徒从前在我处学剑未成，要做义侠的勾当，不能修炼，今已蒙先生度脱成道，我当带回山去，教他剑术，三日后即来听候调度。妖法虽厉害，尚有四五日工夫，请先生布置，一切拜托。”说罢，与焦大鹏师徒二人，向徐鸣皋等辞别。焦大鹏又向王介生、庆喜执手言别，又向孙大娘说：“你在此出力相助，不日王凤姑将到，他是张家堡英雄馆招赘我的，亦是女中义侠。你姊妹二人从未会面，可在此相会，我

三日后即来。”说罢，随玄贞子下阶，一阵清风，两人都不见了。一尘子让傀儡生主张一切，傀儡生再三推让而后受之。徐鸣皋留王介生、庆喜住了一夜，送王介生回苏州，将一切情形告知俞谦，又送庆喜回河南去。

看官不可性急，晚生把赵王庄紧急之事暂且束之高阁，倒要闲情别致，将窦庆喜回去路上的事表一表。窦庆喜同王介生一路来到南村，将昨日店中寄放行李等件，各人取了，分手而别。庆喜行了一日，尚未出南昌府地界，走差了路，到一小村。天色晚了，错过宿店，天边一轮皓月推上来了。此时正是二月十五夜，月光圆满，照着半里之外有一堆茅舍，急忙走过去敲门借宿。只听呀的一声，柴扉开了，走出一个美妇人来，问是何人敲门？庆喜道：“我远方来的，错过宿店，没处安身，要求借宿一夜，不知尊府的男子在家么？”那妇人在月光之下将他一看，唇红齿白，好一个标致的官人，便说：“我家没有男子在家，客官寄宿不妨。”庆喜一想道，这却不便，宁可走了一夜。看官你想他真是正人君子的行为，若是贪淫之人，遇着此等地方，正中下怀，岂有不愿意的，哪里想得到一霎时性命不保，并且没人来救了。当下庆喜回身便走，那妇人连忙跨出柴扉，将他扯住道：“客官前边去的地方，没有人家，你却何处安身？我看你文弱书生，万不能长走夜路，不嫌茅庐草榻，将就一夜吧。”庆喜走不脱了，又恐夜深力倦，真不能走路，姑且从权。又想了一想，此处四顾无居人，莫非是妖精变化么？也顾不得许多，我曾经过灾难，有焦表兄来救，死生有命，只要心正无邪，不必害怕。于是放心大胆跟妇人进来。妇人将柴扉关好，笑容可掬地领他到里

面。茅舍两间，一间却无灯火，月光穿漏进来，见堆积的柴草，想是灶间，一间灯火明亮，旁有一榻，榻上铺设甚好，不像是茅舍中人，心里疑惑。那妇人却笑迷迷地斟一杯茶，双手递与他，请他坐在榻上，自己斜倚灯边，问道：“客官住在何处？家中还有何人？怎样独自一个跑许多路？”庆喜答道：“我住在河南，上有父母，向做生意，出门卖货，独自一个惯了。今来江西探亲，路不大熟，却来打扰尊处，好心中不安。”那妇人道：“好说。请问客官青春多少？家中大娘必定标致的。”庆喜道：“在下虚度廿岁，尚未娶妻。”妇人听了大喜，走近身来，在榻上并肩坐下道：“官人如此青春美貌，还未娶妻，今夜相逢，真是前身缘分。若不嫌妾身丑陋，明日同到尊府，情愿叠被铺床”庆喜听她说话之时，有千娇百媚的身段，那美丽之中露出十分妖冶来，心中摇摇欲动，急急收敛，想道：“此人即非妖精，亦是极邪淫的妇女，不可被她迷惑。”端坐凝神，并不回言。

妇人见他答，竟将全身偎靠在他身上，将粉面贴他的脸，说：“如此月明良夜，不可虚度，我和你早些睡吧。”竟将纤纤玉手来解他衣服。庆喜闻得一阵脂粉气，又是口香喷射，心猿意马，那里按捺得定，便将双手搂住香颈，问道：“此处四无人居，你怎的一人在此？”妇人道：“我家在襄阳，因丈夫死了，所有店产被伙计亏空已尽。遇着了一个孽缘，将些首饰铺盖好的物件，卷逃到此。此地本有一老人，前日见我两人来了，他逃走了。我将铺盖安放，住得一夜。同来的人到南昌府投宁王去，叫我在此相等。我一个人冷清清的，好不惧怕，谁知意外奇缘，遇着了你冤家。今夜睡了一夜，明

日决意跟随你去。你既无妻子，却不可弃了我。”那妇人带说带笑的，两手解扣松衣，几句话完的时候，已将庆喜同自己上下衣服都脱完了。将灯一吹，两两相抱到绣被中。

庆喜正在心荡神迷之际，忽见月光从暗处穿入，眼中一亮，忽然想道：“不可不可，我先入门时候拿定主意，为何又迷惑起来？闻得徐鸣皋在安义山中被蛇妖迷住，若非玄贞子相救，性命不保。我已经过大难，若今日贪淫丧命，虽有剑仙经过，说我应该死的了，岂肯相救？此女就非妖精，我亦不可做此禽兽之事，况此女一见男子，如此贪淫，如何可娶为妻？况他同来之人去投宁王，决非善类，岂可惹她。”想到此处，如冷水直浇，那淫情欲念一些都没了，即忙钻出被窝，将衣服一抓，下床奔出，拨开柴门，披衣逃走。那妇人出其不意，如同方才得了奇珍异味，正要饱餐大嚼，被一个人在口中夺了去一样，叫道：“我的心肝，你怎的去了？”那妇人也不怕冷，下床要扯他转去。忽见中间暗处，月光一大块漏下来，那茅屋上面揭去一大片，月光中有一个被发头陀，带刀在屋上直窜下了。那妇人见了，唬得倒在地上，缩做一块。庆喜已在门外，见头陀提刀追出，吓得魂胆逍遥，逃不几步，头陀追上，一把抓住，大喝道：“你是何方野种，敢来弄老爷的人？老爷将他安放在这冷僻的所在，还有你这野种敢来相惹，斩你千刀万段，才消我气。”将刀直劈下来，庆喜闭目待死。忽见一道白光下来，月光中分外明亮。那头陀刀未劈下，而自己首身已分为两段，却是飞云子来救了庆喜的性命。未知头陀是谁，那妇人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王妈妈谋利亡身 苏月娥贪淫自缢

却说飞云子所杀的披发头陀，叫做锡头陀。他师兄师弟共有五人，最大的叫做金头陀，前在金山寺，徐鸣皋破寺，金头陀死在红衣娘之手。最小的叫做铁头阳，扬州李文孝请去行刺徐鸣皋，被一枝梅杀死。他五个少林寺出身，剩了三个，在寺里说道：“师兄师弟害在徐鸣皋手里，与他冤仇不小。徐鸣皋与宁王做对头，我等去助宁王，杀了他报仇雪恨。”当下银头陀、铜头陀、锡头陀先后下山，到江西来。这锡头陀头戴锡箍，披发齐肩，手提戒刀，一路行来，并不带一文盘川，沿途硬行抄化，不怕人家不布施他。一日到湖北襄阳府中抄化，到一爿药铺，正是包行恭的结义兄孙寄安开的。这日孙寄安不在店里，伙计王铁腿道：“我这里一文也没布施的，你到别家去。”锡头陀当柜台面前盘膝坐下，闭目不动。这些买药的人走不进来，因街上看的人拥住了。王铁腿大怒，从柜台里面跳出来，飞起右腿，向锡头陀左肋踢去。他是有名的铁腿，这一踢非同小可，差不多的好汉也当不起。忽听大叫一声阿唷，一个跌在地上。众人看跌倒的不是头陀，却是王铁腿。原来一脚踢去的时候，如同踢在一块石板上，痛入骨髓，不能动弹。看锡头陀仍然闭目打坐，众人无法可施。惊

动了里面孙寄安的家小，苏月娥和王妈出来，问外面甚事嘈杂，众人如此这般告知。王妈看儿子在地叫痛，扶了到柜台里去。苏氏也没法，取了三百铜钱，打发他去。锡头陀接在手中，口眼齐开，立起身看苏氏说道：“多谢。”又看了苏氏两眼，到别家店讨去了。

苏氏问王妈：“你儿子怎么了？”王妈说：“他痛不可当，怕要成废疾。该死的头陀，把他来千刀万剐，方消我恨。”只见孙寄安回店来了，苏氏告知他。孙寄安道：“我在路上看这头陀，不知从何处来，非常狠恶，定要一千二千的抄化，你给他三百，他肯走了，还算少的。”叫王妈送王妈儿子回去，将息好了来做生意。“这两日我辛苦些吧，却要日夜照应店里，不到里面陪你了。”苏氏道：“你常常住在外面，几时肯陪我，说这话怎的？”苏氏到里面去了。原来这妇人淫荡非常，前年丈夫外出，王妈引了沈三与他通奸。沈三被包行恭杀死，孙寄安回来看了包兄弟的留信，劝他休出远门。以后在家开药店，却专心在生意上用工夫，一年不到十次宿在内房，苏氏然而耐不住，时常想起沈三的滋味。

这日王妈送儿子家去，转来晚了，伏侍苏氏吃了夜膳，点灯上楼。正要安睡，忽一声响，楼窗豁开，跳进一个人来，正是日里所见的头陀，手里又多了一把戒刀。王妈吓得躲在床下。苏氏逃避不及，头陀笑迷迷抱在怀中说道：“方才看你面上，不多计较，不然怎肯就去？今夜特来谢你布施，与你有缘，传授秘法，同到极乐世界去。”将衣服脱光，抱在床上。苏氏一则贪生怕死，二则是淫欲的妇人，且看头陀如何摆布。谁知锡头陀是有真本领的，不比沈三花巧功夫、全仗各种淫

具来帮忙。苏氏初则害怕，后来得着甜头，非常快活，不但怕，而且巴不得多弄一刻。锡头陀知她是一员战将，放出本领来一直弄到天明。苏氏心满意足，十分酣畅，抱住他娇声问道：“师父在何处寺里的，今夜可能再来？”锡头陀道：“我河南来，到江西去，欢喜了你，要多耽搁几天。你丈夫怎的不见，就是伤腿的这个么？”苏氏道：“非也。丈夫宿在外面，不进来的。”锡头陀道：“如此便饶了他，不然将他一刀两段，他敢怎样。”苏氏道：“他怎敢和师父较量，但他有一个结义兄弟，是剑仙徒弟。”锡头陀听了剑仙有些害怕，便道：“他兄弟可在这里？”苏氏道：“不在这里。”锡头陀道：“这便不妨。他兄弟来时，我避他罢了。”苏氏道：“我一个心腹王妈，你把他儿子伤了，又吓得她在床下躲了一夜，你要常来，看我面上好待她些。”锡头陀便下床，叫王妈出来，身边摸出许多抄化来的银子，递与她道：“你拿去调养儿子。”王妈是极贪财的，见了许多银子，叩头不迭道：“师父是个极好的人，我儿子没有眼睛，应该吃苦，求师父夜里早些来，”锡头陀起身跳出楼窗，忽然不见。

王妈赞道：“师父好本领。”又向苏氏笑道：“我先在床下吓得不敢出来，后来听他行事，这样本领，天下少有。”苏氏笑道：“你从前说沈三的本领，都是假话，这头陀强多哩。他若常来，恐丈夫知道，要去寻包叔叔来，这头陀不敢来了。”王妈想了一想道：“大娘若爱他，要终身受用，叫他蓄发还俗，住在家里，先将这没用的男子做掉了他。”苏氏道：“怎样做法？”王妈道：“谋害的法子很多，若要不露形迹，只用巴亚一味，店铺内现成有的，吃死了一无形迹，包大爷来也不怕

他。店铺生意，我儿子料理得来，大娘可快乐过日子了。”苏氏就依他办法。看官看到此处，谁不怒发冲冠？他二人一个贪淫，一个贪利，做出这伤天害理的事来了。

一日，王铁腿伤痛略好，来做生意。王妈母子二个安排计策，孙寄安忽患腹泻，一日要厕数十遍，自己寻两味止泻的药，叫王妈煎了。那知越吃越泻，三日后呜呼死了。邻舍都来吊丧，外面王铁腿料理，苏氏假意啼哭，抽空便上楼去。那锡头陀这几日夜来早去，都从楼屋上跳下来，孙寄安死后，他日里也在楼上，做那极乐世界的勾当。

谁知乐极生悲，苏氏也患腹泻，狼狈不堪，疑心是报应到了，丈夫要来索命，这一夜马桶上坐了好几次。锡头陀也有些腹痛，跳出墙外空阔地方去大便，转回从店铺瓦上走过，听得有人未睡，瓦缝中望见灯火明亮，王妈母子二人，正在向火煎什么药。王铁腿说道：“巴豆用完了，不知还要添多少？”王妈低声道：“明日别家店中买些添添就够了，不要多说，恐楼上听见。”锡头陀疑惑，来问苏氏道：“你铺中熬甚么巴豆膏？”苏氏道：“从没有见有巴豆膏。”锡头陀将所见的告知苏氏，苏氏猛然省悟道：“是了，他母子又要谋死你我二人了。”便将自己听了王妈谋死丈夫的计，告知锡头陀：“如今他汤水中下了巴豆，要谋我，好得这些店产。”锡头陀道：“既是这般，你跟我到江西去，我师兄必等久了，不可再迟。他母子连我都要谋死，不可饶他，你快将细软物件包捆起来，我下去便来背你同走。”说罢，提了戒刀，从楼窗跳下天井，望前面店铺中来。

王妈大吃一惊，王铁腿伤未全愈，逃不来，锡头陀一刀

分为两段，回身来杀王妈。王妈跪在地下哀求：“师父饶命。”锡头陀道：“饶你不得。”又一刀杀了，上楼来见苏氏已将金银首饰捆一大包，锡头陀随手将床上一条绣被，连人连物扎在背上，跳了楼窗，上屋飞走，一霎时出了襄阳府城。

一路晓行夜宿，不日同到江西南昌府地界。锡头陀对苏氏道：“我寻个僻静地方，请你暂住，我去投了宁王，再来安顿。”望见前村有茅屋一堆，走到门前跨进去，只有一老人，七八十岁，坐草榻上念佛。见了锡头陀手提戒刀，惧怕逃走了。苏氏把绣被铺在草榻上，二人宿了一宵。天明，锡头陀独自进城。

苏氏等了两夜，不见转来，正在忧闷，柴扉声响，忙出来开，遇着庆喜。见庆喜十分美貌，坚要留住一夜，同了逃走。庆喜初则动了心，已脱衣上床，忽一转念，披衣逃出。谁知锡头陀回来了，手推柴扉，是关好的，跳上茅屋，揭起一片，跳入去，见苏氏赤体下榻，追赶一个美貌少年。锡头陀大怒，追出来，先要杀庆喜。不料飞云子一剑斩了锡头陀，救了庆喜性命，在地上扶起道：“跟我进去看来。”再进柴扉，只见妇人自缢死了。庆喜跪谢飞云子救命之恩，问：“是何处仙长，来救小子？”飞云子不慌不忙，说出一番话来。未知是什么说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飞云子名言劝世 玄贞子妙术传徒

却说庆喜随了飞云子，走进茅屋，倒身下拜道：“何处仙长，来救小子性命？”飞云子扶起道：“我先问你从何处来？”庆喜将一切告知飞云子。飞云子道：“原来是徐鸣皋那里来的，并且见过我大兄玄贞子，我便是飞云子，在葛岭接到大兄的飞剑传书，动身来到此地。先见你要到茅屋中投宿，我前年走过此地，记得里面有一个念佛老人。不料开门出来的是一个妇人，满面邪淫之色。我最喜风鉴观人的行为，看你貌虽美秀，却是心正无邪，但既进了茅屋里去，我定要察看怎样行事。我便隐身随你进去，看那妇人百般勾引，你只是不动心，我在暗中赞叹。后来不知不觉，你竟被她勾引动了，解衣上床，我深以为可惜，原来见色不迷，是最难之事。不料你一上床，即便下床，任那妇人呼唤，竟不转来，此时悬崖勒马的大本领，实是难得。那头陀满面凶恶邪淫，他要来害你，我怎肯不救？”庆喜道：“想起来心中凛凛，若不是转念得快，已被那头陀杀死在床上，老师怎肯救我？想来好不怕人。”飞云子道：“正是。你若迷恋一刻，不下床来，那头陀一到，就在床上杀死二人，我就不便来救你。等头陀杀了二人之后，我再杀头陀不迟。只为你能够悬崖勒马，所以救你。

我辈剑客，不是妄杀人的，亦不是妄救人的。就是这妇人，他料头陀转来必定杀她，故先自缢死了，省得污我宝剑。此等邪淫，岂可留在世上的么？总而言之，万恶以淫为首，讲道术的第一要戒淫。天下古今许多英雄好汉，都为这一字看不破，没有好好的收成结果。其实想破了毫无意味，你看这妇人缢死，再几日尸身臭烂，人皆掩鼻而过了，他生前的如花美貌尚在么？我有四句诗劝化世人云：

生前原是美如花，死后何人再看她？

随你娇容生得好，骷髅总要肉来遮。

这四句诗，你去传说与人。只要想破了，天姿国色，不过是带肉的骷髅，何必要终身迷恋？你这悬崖勒马的本领，非有根器的人不能如此，如要学道，倒是容易，可惜尚是富贵功名中人。我前在苏州初次会见徐鸣皋，相他终身，亦是这几句说。但现在他专心为国家出力，剿除叛逆，亦是功德，与学道无二。事成之后，享受功名富贵，后来仍可成仙。你亦要记我今日之言，终身行善，将来受过功名富贵，亦可学道成仙了。”庆喜拜谢领受。二人说话之间，月落西山，天渐明了，分手而别。庆喜自回河南家中，告知母亲，说表兄死后，傀儡生度成仙道，见他无异生时，日后来见姑母。庆喜又说遇见了许多剑仙侠客，他母亲听了欢喜，按下不提。

且说飞云子与庆喜别后，要到赵王村来，将身腾起空中，御风而行，约有一里之遥，看下面有古庙一座，天井中坐一老人，向阳念佛。飞云子见了，将身落地，向古庙面前进去，叫老人道：“你可回家去了。你一生好善修行，天赐你金银物件，放在你茅屋里，快回去罢。”老人听了，起身来正要拜问，

一阵清风，已不见了。不说飞云子到赵王庄去，且说老人疑心是仙家指点，想必不错。前日见披发头陀带一妇人到他茅屋里来，手提戒刀，怕要杀他，逃到这古庙中来。此时扶了拐杖，一步一步走回去，只见门前披发头陀死在地下，仔细一看，原来头不连在头上，是杀死的。进门一看，一个妇人挂在壁上，是缢死的。你道这两个尸身，为何飞云子不用剑法消化了他？因为要寻老人来，用他的金银物件，故留这善举叫老人做。当下老人进屋里仔细查看，见剩下白米比前少了些，柴草亦少了些，榻上多一条绣被，枕头边一大包金银首饰，喜道：“方才仙人所言果然不错，我老运亨通了。但两个尸身，要把他埋了方好。”寻了一把铁锄，在空地掘了两处，将床上绣被包了妇人尸身埋了，又将头陀尸身埋了，收拾干净。后来将金银首饰兑换铜钱，又买了一个农家儿子，娶一个媳妇，买两亩田，耕种度日，倒也安闲自在。老人过了几年死了，儿子媳妇收成结果的十分周到。这是良善的报应，不在话下。

如今要说玄贞子带走了徒弟草上飞焦大鹏去学剑法，两人在空中御风而行，从南昌府西边飞过大江，看了西山，山色苍翠可爱。玄贞子道：“徒弟，这西山好一个修道所在，仙家古迹不少，我二人在此住上三天罢。”焦大鹏随师父到西山最高的岭上。玄贞子道：“这山是道家第十二洞天，在南昌府西边，名为西山。这最高的岭，名为鹤岭，仙家王子乔跨鹤到此，现在留得仙迹，夜里月光照起来，如有鹤影。下面梅岭，是仙家梅福学道的地方。前面山冈，名为鸾冈，古时的洪崖先生，乘一青鸾到此留停。左边两峰，名为大萧峰、小

萧峰，仙人萧史时常到此游玩。后面还有葛仙岭，下有葛仙源，是葛仙翁住过的。这山中仙迹最多，我们就在鹤岭亭子上息息罢。”焦大鹏见亭子上石刻“舞鹤”两字，方知就是舞鹤亭。到了夜间，月光照进来，果然有鹤影在亭中飞舞，这仙迹真是奇妙。玄贞子在月光之下，将剑法传授焦大鹏。焦大鹏生前学过的，这时脱了凡胎，他魂灵又是傀儡生妙法炼过的，与仙无异，所以三日就成功了。一样吐剑成丸，可与七子仿佛。只有一事最难，凡练成剑术的人，先把富贵功名、贪嗔痴爱，俱看得绝淡方好，略有一念未消，剑术仍不能成功。所以第三日焦大鹏圆满之时，玄贞子吩咐道：“今日须要小心。你功将圆满，必有魔道来试心。若心一有不定，剑术不能成功了，切须小心。”

这一夜正是二月十七，月到中天，已半夜后了，岭上光明如昼，万籁无声。看那玄贞子坐在亭中，如老僧入定，鼻息俱无，这名为龟息，乃仙家吐纳长生之法。大凡剑仙到得至精至妙的地步，便与真仙无异了。焦大鹏在月光中习练剑术，口吐白光，飞入月中，又从月中吸入口内。这鹤岭本来是极高的所在，焦大鹏觉得身子渐渐地高起来，那天上明月渐渐地低下来了，心知有异，口中只是一吐一吸。忽然明月已在头顶，仰看一看，把丸剑吸一吸，霍的一声，连一轮明月都吸到喉中去了。一霎时面前黑暗，伸手不辨五指，想必是魔要来了，心中一定，不以为奇，觉得眼中一闪，大放光明，一轮明月依然在天。仰首望一望，原是高不可攀的天。自己身子立在一块平阳大地，四面并无一人。正要移步去寻师父，忽见前面来了一人，大叫道：“焦大哥原来在这里，快同

我去朝见天子，我们众兄弟都封了官爵，快去享用这功名富贵。”焦大鹏看这人，正是徐鸣皋，便对他说：“我先前还有功名富贵的心，如今脱了凡胎，是没有了的，我不同你们去。”焦大鹏话未说完，徐鸣皋已不见了。四面搜寻，远远的一匹马飞来，马上将军挺戟直刺，原来是邺天庆，大叫道：“你是我手下败军之将，已做了无头之鬼，敢在这里出现么？”焦大鹏听了，不由心中怒，忽地一想，此是魔来相试，不与计较，闭目坐在地下，耳边并无人声。张眼一看，邺天庆不知几时去了，远远的又是两匹马来，行近看时，是两位女将军走到面前，一个正是妻子孙大娘，一个是张家堡招亲的王凤姑。孙大娘道：“我与贤妹合兵一处，杀败邺天庆，他独自一马逃走了，这里可走过么？”焦大鹏道：“方才走过，不知哪里去了。”王凤姑道：“我姊妹两个要杀了他，以报夫仇，如今寻着了丈夫，不必追他了。”两姊妹在焦大鹏左右坐下。孙大娘道：“丈夫可回去了。你我青年尚无子女，难道要学剑术，不顾后代么？”王凤姑道：“况且我父亲招赘你来，原为我终身之靠，难道你如今弃我不顾了？”两个你一句，我一句，左倚右偎，温柔香腻，兰麝薰心，焦大鹏不觉心动，连忙定一定心，立起身喝道：“你两个休来缠我。”口吐剑丸要去斩她，两人忽已不见了。只听得耳边大笑道：“好了好了，功行圆满，不负我一番教导之功也。”未知何人说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焦大鹏独救苏州城 徐鸣皋三探宁王府

话说焦大鹏剑术将成，有魔道几回来试他，心绝不动，忽听耳边有人大笑，正是师父玄贞子。焦大鹏看自己身子原是在舞鹤亭中，当下向师父拜问方才之事，玄贞子道：“此所谓富贵功名、贪嗔痴爱，都是人生的魔障，若将此等事缠绕于心，不能看破，剑术就不得成了。可喜你心绝不动念，此刻功已圆满，明日可到徐鸣皋师侄处，助傀儡生老师破余七妖法。他妖法已到九十九日上，不可再迟。”焦大鹏道：“师父自然同去。”玄贞子道：“余七命不该绝，傀儡生只能破其法，不能伤其命。待约束他的死期到了，我去杀他不迟，今且暂缓。”焦大鹏点头领训。

不多时天已明了，叩别师父，离了西山，御风而行。过了大江，将近南昌府城，下面望去，只见两个披发头陀从城里出来。焦大鹏料他是宁王打发出来的，且看他作何勾当，跟在他后面，听他一路说话。一个带银箍的道：“三师弟，我知你在少林寺动身，已在四弟之后，倒是我二人先来投宁王，不想他迟了好几日方到。”一个带铜箍的道：“二师兄原来不知。我盘问四师弟，他在襄阳府城中得了一个美妇，不但容貌十分艳丽，且枕席上的功夫极好。四师弟带她来，寄在村中。昨

日尚未明，他说去带了来同到苏州，不知何以至今尚未回来，我与你去寻他。”那带银箍的又道：“原来如此。我们到苏州去助宁王成了功劳，那苏州美女甚多，多取几个受用，有何不可？”那带铜箍的又道：“李军师果然是妙计。我弟兄三人到苏州做了内应，等无敌大将军带兵到来，破了苏州城，救出知府，叫那知府选城中美女来供奉，岂不甚妙。”

原来苏州知府张弼被俞谦拿了，下在狱中，写了一封书信密投宁王。宁王接到了，请军师李自然商议，忽有两人来投见，一个是银头陀，一个是铜头陀。宁王叫他进见，一个头带银箍，一个头带铜箍，两个都是披发齐眉，虬须豹眼，相貌凶恶。二人说出来意道：“贫僧兄弟五人，大兄、五弟都为徐鸣皋所害，与他冤仇不小。特来投千岁帐下，愿效犬马之劳。还有师弟锡头陀，不日就到。”李自然道：“既然如此，贫道有一妙策。千岁就叫他三人先到苏州，做了内应，再叫邨天庆带一千人马，假扮各种生意人，暗藏兵器，到苏州城一并杀入，俞谦可擒，张弼可救，苏州城唾手可得了。”宁王大喜，便对银头陀、铜头陀说道：“等你师弟到了，三人同到苏州，照军师妙计行事。功成之后，孤自有重赏。”当下二人住在城中。过了几日，锡头陀来了，见过宁王，三人一同行事。锡头陀对铜头陀说道：“三师兄，请二师兄城中再住一夜，我今夜要到村中取了美人来，明日同往苏州。”锡头陀便将美人来历告知铜头陀。铜头陀依他，与银头陀在城中等了一日，竟不见他转来。次日二人出城，到村中寻锡头陀。不料一路言语被焦大鹏听见了，想道：这厮竟是宁王党羽，他用诡计袭取苏州，我若放了，不但俞谦性命难保，并且苏州百姓被他

掳杀奸淫，不堪设想了。于是立在二人前面，拦住去路，大喝道：“贼头陀，你敢助了叛逆，行施诡计，方才我听得明白了，快快纳命。”银头陀、铜头陀大怒，各举戒刀，当头砍来，焦大鹏拔剑相迎。若论头陀本领，都与焦大鹏相等，两个杀一个，焦大鹏本是敌不住的。只见焦大鹏口吐白光一道，忽的两颗带箍的头同坠于地。

焦大鹏用剑法消化两段尸身，提了两颗头，飞入城中，攒在宁王殿上。宁王见了，大惊失色，连忙问军师：“这是何故？”李自然道：“想必是遇着剑客了。如今邺将军且慢出兵、余军师大法明日已是一百日，杀尽赵王庄中剑侠等辈，千岁出兵取了南京，苏州在掌握之中了。张知府在监不至于死，不妨缓缓去救。”按下不提。

且说焦大鹏无意中救了苏州一城性命，来到赵王庄，徐鸣皋与赵员外等一齐迎接。焦大鹏拜见了傀儡生，又拜见一尘子、飞云子、霓裳子、默存子、山中子、海鸥子六位师叔，当下众人问玄贞子何以不来？焦大鹏恐泄漏天机，含糊答应。傀儡生道：“我日内一切安排已定，等你来了同去探听，便可下手。”徐鸣皋道，“老师妙术无穷，可带我同去一探消息。”傀儡生道：“你要同去亦可，我用袖里乾坤的法术，你藏在我袖子里，可避妖法，就可同去了。”事不宜迟，立刻起身。原来傀儡生三日内炼成撒豆成兵的妙法，散布空中，可抵十万雄兵。请六子往来救应，却不可到妖人里面去着他的道儿，请鹤寄生领着罗德、徐寿、赵文、赵武、殷寿、杨挺、王仁义守住赵王庄，请河海生领着一枝梅、狄洪道、王能、李武、刘佐玉、郑良才、马金标、孙大娘去守马家庄。两处分兵都有

三千多人马，防守谨慎周审。当下傀儡生起身来，并不结束，特左手大袖向徐鸣皋一举，徐鸣皋已躲在他袖子里面，安稳无忧。便叫：“焦大鹏随我来。”二人起在空中，御风而行。

看官，你道怎么御风而行？这乃是剑术至精的本领，与仙人无异，只有玄贞子与傀儡生有此本领。他能乘风到东到西，无不可去，若一坐子以下就不能了。任你一跃千余丈，总不如御风而行的快，而且脚步不踏在实处，能在虚空行路，所以余半仙妖法虽极厉害，仍为其所破。至于焦大鹏自脱了凡胎，炼成剑术，任是天罗地网不能遮住他。他本是无影无形的，因傀儡生把他魂灵炼过，要现形便与凡人无异。他剑术并非高于一坐子数人之上，因是脱了凡胎，所以不怕妖法。傀儡生不带别人，只带他去，也是为这缘故。徐鸣皋一定要去，躲在袖子里方保无害。

且说傀儡生和焦大鹏到了城中，望下一看，一个极大茅篷扎得慢头形式，约有五亩之地，上插三百六十五面皂幡，点着一百零八盏绿色幽魂灯。茅篷周围立着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约有二三千个，都是黑衣红帽，动也不动，也不开口，觉得阴气逼人。傀儡生不去惊他，叫焦大鹏：“随我到茅篷里面去看。”果然进去千门万户，弯环曲折。若是他人便无从寻路，傀儡生有升天入地的本领，门户不能阻挡，同焦大鹏走到中间，只见有一万多个柳树制成的木人，每人面前一盏灯，火光绿色，这就是招魂灯。余半仙要把一万多人的魂灵招入本人身上，便把木人或杀或烧，一万多个人都要死的。焦大鹏道：“这妖人如此可恶，不知他在何处？”傀儡生道：“他还在下面作法，不可惊他。且叫徐鸣皋出来一看，到也难得看

的。”傀儡生将左边袍袖一抖，徐鸣皋出来，看了许多木人，手足都可活动，一万盏绿色的灯阴惨可怕，徐鸣皋汗毛直竖起来。傀儡生道：“到了明日，妖人都要动手，将一万个木人投在水中，我们两庄的人都没命了。待我来破了他的法。”傀儡生将右边的袍袖一拂，一万盏灯都吹熄了，将一万多个柳树人都收在右手袖中，这正是袖里乾坤的妙法，任你多少人物都可收在袖中。又叫徐鸣皋：“仍旧到我左边袍袖里，我带你到宁王府去救出了三个兄弟。”傀儡生将左手一拂，徐鸣皋进去了。焦大鹏随了傀儡生出来。傀儡生道：“你且在茅篷上面，防那妖人出来，我到前面去了。”未知余半仙怎样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傀儡生救万人性命 徐鸣皋遇十世姻缘

却说余半仙在下面作法将要圆满，瞥眼见上一层灯光齐灭，大惊起来，叫两个披发童子手执大蜡烛，走上一层来，四面照看。一万多个柳树人，一个都不见了，大骇道：“谁人敢来盗去，有这般大胆的么？”将宝剑提在手中，出茅篷来查看。只见焦大鹏守在上边，待余半仙出来，举剑便砍。余半他见了大怒，提剑相迎。

不说两人在此斗剑，且说傀儡生到宁王府望下去，见余半仙之妹余秀英在此守把，看着那一幅画图，任你剑仙侠客，要到宫中来行刺，他画图上能现出形迹来，他手中将天罗地网向上一掷，被她擒去，逃也逃不及。前徐鸣皋二探王府之时，与一尘子同去，险些儿被他擒去，幸亏走得快，徐鸣皋一顶武士巾被他卷去了。此时徐鸣皋在傀儡生袖中，万无一失。傀儡生将身子一隐，那画图上并无形迹，走进宫中，余秀英看不见。

过了这个关口，里面便无大害。傀儡生将左边袍袖一抖，徐鸣皋从袖中出来，跟着傀儡生，一路寻着天牢所在。傀儡生将剑一挥，牢门大开。二人走进去，只见黑洞洞深远无底。徐鸣皋寻在一处，只见包行恭、周湘帆、杨小舫三人连锁一

堆。原来三人进了天牢之后，幸亏包行恭身边有一粒丹丸，是从前下山时路遇傀儡生，送他防备急难，三人分吃了，肚中永不饥饿，身上亦无痛苦。三人不知不觉过了多时，当下看见徐鸣皋，大喜道：“大哥怎的进来，快救我们性命。”徐鸣皋道：“我跟了傀儡老师来的，兄弟们不要心急，老师来救了。”即见傀儡生将手中剑一指，三人锁链都落在地下。傀儡生将左手袍袖一举，三人藏在袖内。

徐鸣皋跟了傀儡生，出了天牢，走进宫门。傀儡生叫徐鸣皋仍旧躲在袖内，说你走不出宫门，恐着余秀英的道儿。不料傀儡生略迟一迟，余秀英已到面前，大喝：“何人大胆，敢到宫中来？且看我的法宝。”手中一抛，一股黑气喷来。徐鸣皋逃避不及，被他天罗地网罩住。傀儡生起在空中，看徐鸣皋被余秀英擒住了，要下去救他起来，心中一想道，他二人有姻缘之分，不如将计就计，收伏了余秀英，那余七就容易除了。傀儡生隐身而下，在徐鸣皋耳朵边说了几句，便出宫来，到茅篷上面。

那焦大鹏与余半仙斗了半日，不能取胜，渐渐败将下来。海鸥子在远处看见，口吐白光飞到余半仙头顶。余半仙不慌不忙，把手中剑吹一口气，化成一口剑抵住白光，盘旋飞舞，手中剑仍与焦大鹏对敌。那山中子、默存子远远的又是两道白光飞来，余半仙又吹两口气，化成两口剑，望前迎敌。三口剑在空中迎住三道白光，生龙活虎的交头，煞是好看。焦大鹏要乘他手势一乱，好把剑削进去，那晓余半仙剑法一无破绽。又斗一会，那一尘子、飞云子、霓裳子又是三道白光飞来，余半仙连忙吹了三次，三把剑向上迎住，空中共有六

把剑、六道白光，斗个不了。余半仙渐渐有些招架不住，口中念念有辞，那茅篷上许多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一齐上来，一霎时黑气冲天，神号鬼哭。傀儡生先看焦大鹏与六子共斗余半仙不能取胜，晓得余半仙命不该绝，故而玄贞子不到。忽见余半仙作起邪法，一阵鬼兵杀上前来，傀儡生连忙将剑一指，那空中的撒豆成兵，上前来一场大战。到底邪不胜正，将余半仙的鬼兵杀得一个不留。余半仙逃入宁王宫中，要引他侠客追上来，好叫妹子余秀英的天罗地网来拿。谁知傀儡生收兵而去，不中他的诡计。此时破了招魂妖法，两庄的万人性命保牢，又救出了三人，得胜而回。虽徐鸣皋被余秀英擒去，却是故意留在他处，大有作用的。

傀儡生与焦大鹏、一尘子、飞云子、霓裳子、默存子、山中子、海鸥子同回赵王庄内。傀儡生收了豆兵，又将袍袖一抖，左边走出三个人来。众人看明这是包行恭、周湘帆、杨小舫三人，右边许多柳木削成的木人，右袍袖内倾之不绝，在阶下堆积如山，共有一万多个。傀儡生告众人道：“余七费了一百日心力，害人不成，徒然作恶。”众人道：“这妖人心太狠恶，亏得老师相救，未知妖人可擒否？”傀儡生笑道：“妖人终有一日被诛，此时尚未。”焦大鹏道：“妖人剑术确是厉害，若非六位师叔一齐相救，小可必遭他毒手。如今虽败，必来报复，我且去探听消息，他作何妖法。”傀儡生道：“我正差你去，如此甚好，你快去打听来。”众人都道：“徐大哥未知生死，亦要焦大哥去打听来。”傀儡生道：“众位放心，万无一失也。”焦大鹏起身御风而行，到城里王宫来，将身一隐，进宫来寻徐鸣皋。

且说徐鸣皋被余秀英天罗地网罩住，丢在宫中，叫伏侍宫女两名，拿索子将徐鸣皋两手反绑，然后将网解开。宫女推上徐鸣皋，到余秀英面前跪下。徐鸣皋大喝道：“我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怎肯来跪你这贱人。”余秀英俏眼将鸣皋一看，好一个英雄气概，相貌非凡，不觉看中了意。你道为何？余秀英虽是妖法邪术，他本事还在哥哥余半仙之上，却并非是贪淫的人。他是十世童女转身，徐鸣皋是十世童男转世，两人前世前生结了姻缘，都不曾嫁娶，修行成道，十世之中，都是如此。他二人是十世的夫妻，却不曾合套。所以余秀英一见徐鸣皋，心中不由的不欣悦起来。凡人前世前缘，不过一世罢了，那里有十世的？他既有十世缘分，而且不能了结，今生必定要了结了。余秀英见徐鸣皋直立不跪，反笑起来道：“你既不跪，不来勉强你。但你既被我拿住，不如从了宁王，共享功名富贵，我和你同在一处，决不亏待你，你可依我么？”徐鸣皋已受了傀儡生耳边吩咐几句说话。心中有了主意，便道：“你休说顺从宁王的话。宁王是叛逆之人，我万不能从他。你拿了我不杀，反有爱惜之心，我感激你情义，我情愿在此效力，但不去见宁王的。”余秀英想道：“既在我这里，待我慢慢地劝他投降不迟。”正在寻思，忽见余半仙走来，余秀英上前迎接，告知他拿住徐鸣皋之事。余半仙道：“你尚不知我的招魂就戮大法，被他们剑客破了，废我百日功夫。”余秀英问是怎的，余半仙将前事说了一遍，如今败了一阵，要求妹子法术帮助。余秀英道：“哥哥放心，待妹子用天罗地网，明日将他那些剑客罩住，看他有何破法。”余半仙道：“全仗妹子法力。如今徐鸣皋已经擒来，他是首恶，其余皆容易除也，

妹子何不解送宁王。”余秀英道：“此人是英雄豪杰，此时解送宁王，未必肯投降，宁王若加诛戮，岂不可惜。待我劝他投降，然后解送，哥哥意下如何？”余半仙道：“此话甚是有理，且慢解送，你小心把守宫门，我去见宁王，商议报仇之事。”

当下余半仙辞了妹子，来至殿上。宁王正与李自然商议，见余半仙来，起身迎接。余半仙将此事告知宁王，宁王大惊道：“军师妙法尚且被他破了，尚有何计可施？”只见阶下一人上前奏过：“千岁休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剑客虽多、害不得我，愿千岁差小将领兵前去，要杀他庄中一人不留，报前次败兵之恨。”宁王看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徐鸣皋了结宿世缘 余半仙摆设迷魂阵

却说宁王正与军师李自然、副军师余半仙商议破赵王庄之法，阶下一人上来说道：“千岁休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待小将领兵前会破他。”宁王看是无敌大将军邴天庆，便道：“将军虽是英勇，但他许多剑客相助，难以取胜。”余半仙道：“邴将军领兵前去挑战，诱他出来，贫道在城下摆一阵图，名为迷魂阵。他若定入阵中，任是剑客，束手就缚。邴将军挑战，若遇剑客，只退入城中，任他追来，把剑客都擒住，赵王庄不难破矣。”宁王听了大喜道：“余军师请出城，快把阵图摆好，邴将军领兵去战，再请李军师分拨兵将。”李自然答应，分拨兵马：“邴将军带五千人马攻打赵王庄，黄天雕、薛大庆随后接应；殷先锋带五千人马攻打马家庄，常德保、铁昂随后接应；波罗僧、雷大春、徐定标、佟环防守四面城池，余秀英仍旧防守王宫，不可离开，怕剑客入宫行刺。请千岁出城亲督战将，余半仙同在阵中，以便保护。”当下分拨已定。

到了次日，余半仙要摆迷魂阵，来问妹子余秀英借天罗地网法宝，作阵中拿人之用。清晨来到宫门，那余秀英有防守宫门之职，住在宫门内三间高屋，此时睡未起来。他卧房在右边一间，左边一间两个丫鬟住的，中间是闲坐之地。当

下余半仙问两个丫鬟道：“你小姐向来起早，怎今日还未起来，想是连日防守辛苦了。我特来借天罗地网一用，你快通报。”两个丫鬟，一名拿云，一名捉月，答应道：“等小姐起来，即送来请用，此时不便惊动小姐了。”余半仙道：“也罢，你送来就是了。”余半仙回身而去。

且说焦大鹏奉了傀儡生之令，到王宫来寻探徐鸣皋，只见徐鸣皋在余秀英处，未曾解到宁王殿上。余秀英三番五次劝他投降宁王，他只不应。秀英心中想道：“待我与他成了好事，再劝他投顺宁王。”定了主意，叫拿云、捉月送徐鸣皋到右边卧房来，叫他如此如此。拿云、捉月都有十分本领，而且也有些妖法，是小姐传授的。二人管住徐鸣皋，不能逃脱，况且傀儡生叫徐鸣皋将计就计，这时也不想逃脱了。

徐鸣皋到了余秀英卧房，清香扑鼻，如在仙人洞府，绣床上挂两口青锋宝剑，青光闪烁，一切摆设物件，还有挂在壁上的东西，都不识得。一个黑色的网巾在镜台上，丫鬟指道：“这是小姐的法宝，名为天罗地网，徐大爷你就是这个网巾网来的。”说罢大笑。徐鸣皋道：“这小小网巾岂能网人，我只不信。”丫鬟笑道：“你莫嫌他小，随你多少人，都能网住，神仙见了也怕。这是小姐顶厉害的法宝，其余这些摆设的，壁上挂的那些法宝，都不及它。我小姐道术无边，从小学道，不肯嫁人，今年二十岁，任你英雄好汉来说婚姻，都不愿意。今遇着徐大爷，心中爱慕，愿订终身，着我二人来此说明，徐大爷不可推托。”徐鸣皋道：“既然你小姐错爱，我岂肯推托。但是一件，要小姐依我方好。”丫鬟问：“是哪一件？”徐鸣皋道：“你小姐五次三番劝我降顺宁王，我不听他，恐成了夫妻，

再要劝我，请你先说明了，我决不降宁王的。”

当下拿云陪着徐鸣皋在房中，捉月来告知余秀英。余秀英笑道：“且依他再说吧。”捉月到房中来道：“小姐依你了，还有何说？”徐鸣皋点头不语。两人忙忙碌碌。在中间房中点大蜡烛一对，扶了二人交拜，进房中来吃合卺酒。两人是结了十世婚姻未成夫妇，今生方得成就，与平常不同，开怀畅饮，你欢我乐，我说你笑，毫无庸夫俗子之态。说笑到夜深了，脱衣上床，丫鬟服侍吹灯而去。焦大鹏隐身在內，人不看见。见他二人要睡了，在徐鸣皋耳边说道：“我来了半日，要去了，你须要小心，他有妖法厉害的。”徐鸣皋知是焦大鹏，不好答应，恐怕他尚未去，倒觉得羞愧起来，在床中如道学先生，不敢放肆。余秀英却无羞缩之态，反先开口低声说道：“我修道十年，学了许多法术，原想今生不破色戒，怎的遇见了你，情不自禁，必是前生姻缘，你休要负了我。”徐鸣皋道：“我是个好汉，不贪美色。今小姐情义如此，我岂肯负你？将来同立功勋，流芳千古，方不枉了你一生本领。”徐鸣皋想此时焦大鹏必定去了，又是余秀英温香暖玉的近就他，徐鸣皋不能却他美意，二人如鱼得水，快乐欢娱，无须说得。

次日天明，尚未起来，直待日高三丈，拿云、捉月进房来服侍起身，说知余半仙来借天罗地网，早已来过，不敢惊动小姐，此时可否拿去借他。余秀英道：“拿去借他便了，我法宝甚多。”徐鸣皋听了，向秀英道：“闻得此件法宝最厉害，若令兄拿了去，此外宫门若有剑客来。如何防备？”余秀英道：“也罢，你将红沙法宝拿去，天罗地网我自己要用。”丫鬟拿了红沙法宝，送交余半仙，说知小姐之意。余半仙道：“你小

姐防宫亦是要紧之事，红沙法宝虽不及天罗地网，也好用了。”你道红沙法宝是什么东西，原来是月秽炼成的细沙，打在身上，随你神仙也要丧命，虽不能如天罗地网一网打尽，却亦是恶毒之物了。余半仙得了法宝，出城来摆迷魂阵。炼成的纸人一足鸟不计其数，阵中愁云惨惨，毒雾漫漫，煞是怕人。李自然陪宁王在阵边高处观看，前面邺天庆带五千人马，先到赵王庄来挑战。

且说傀儡生集赵王庄、马家庄两处将士商议，焦大鹏回来，说徐鸣皋之事，众人都在面前。那呆子罗季芳向狄洪道说道：“你妹夫娶了妖人，将来搬回家中，与令妹如何同住过得日子，我替你令妹担心。”狄洪道说道：“呆子休得胡说，你听老师商议大事。”傀儡生道：“可喜徐鸣皋依我嘱咐，将计就计，他二人本是前缘，将来余秀英必为我们所用，余半仙容易制了。”

众人正在谈论，忽报庄前邺天庆挑战。傀儡生道：“今日马家庄亦必有兵来战，河海生贤弟领着狄洪道等仍到马家庄，鹤寄生贤弟领着罗季芳等迎敌邺天庆，请六子往来救应。”傀儡生撒豆成兵，以防妖法。当下罗季芳出庄，一马当先，黄天雕接住。战不数合，罗季芳败阵下来，黄天雕追上，挺枪直刺。徐庆见了，忙向腰间取出弓来，抽箭在手，扣上弓弦，飕的一声疾射去，正中黄天雕咽喉，翻身落马。薛大庆大叫：“匹夫休放冷箭！”纵马上前，举刀来攻徐庆。徐庆提刀相迎，战十余合，薛大庆招架不住，被徐庆一刀，死于马下。邺天庆大怒，提戟上前来刺徐庆。徐寿、殷寿、杨挺三马各出，四人战邺天庆。邺天庆奋起神力，四人哪里招架得住，渐渐要

败下来。鹤寄生见了，举剑一掷，邝天庆见一道白光飞来，把左手举起方天戟力敌四将，右手拔出腰下宝剑，迎住白光，且战且退，诱他到迷魂阵来。鹤寄生见邝天庆败走，指定宝剑。望后追来，四人亦紧紧相随。已到南昌府城下，只见邝天庆走入阵中，回头大喝道：“众辈敢来破我阵么？”四人不知就里，纵马进去，不觉一阵头脑昏晕，坠于马下。鹤寄生望他阵中妖气冲天，连忙回转，忽的阵中飞起尘沙，红光闪烁，鹤寄生身上着了一点，不觉力疲筋软，倒在地上。余半仙大喜，将五人背缚两手，送入城中。

败兵回赵王庄报知，傀儡生大惊道：“这又是何妖法，如此厉害？”叫焦大鹏进去打探，并将一粒丹丸暗送鹤寄生，叫他吃了，便无大害。焦大鹏得令而去。忽半空中来了许多人，傀儡生下阶迎接，众人欢喜，亦皆下阶相迎。未知半空中所来之人，究是何人，要悉其详，何人来到，且看下回文中分解。

第六十八回 孙大娘错斗王凤姑 狄洪道打死常德保

却说傀儡生在赵王庄与众人谈论，空中来了十人，傀儡生下阶迎接，众人欢喜，上前拜见。你道十人是谁？原来是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独孤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漱石生、自全生，一齐来了，向众人说道：“我等在海外接了玄贞子的飞剑传书，本是早要来的，因有事迟延，望乞勿罪。目下战事如何？”傀儡生道：“余七炼招魂妖法，虽然已经被我破了，如今摆设迷魂阵，鹤寄生被他擒去，庄中义士又擒去四个。迷魂阵尚不打紧，内中还有别物，已着焦大鹏打听去了。”众人正在与十生相见，忽焦大鹏同了鹤寄生回来。傀儡生大喜问讯，鹤寄生道：“妖法果然厉害，若非兄的丹丸，我性命几乎不保，幸亏焦英雄送丹丸来吃了，毫无痛苦。他这红沙不知是何物件，腥秽不堪，着了身上，毒入骨髓。”傀儡生道：“此必是余七借妹子的法宝。此物不及天罗地网厉害，只要小心避开，便不妨事。明日我们兄弟十三人同破迷魂阵，我用云锦幢遮住，等他红沙撒完，便无害了。”众人问徐寿、徐庆、殷寿、杨挺四人性命如何，鹤寄生道：“他四人不是着了红沙，是在迷魂阵中昏迷不醒，被他们拿过城去。性命今虽无害，但急要救出方好。”傀儡生叫焦大

鹏进城探听四人消息，一面差人到马家庄请河海生来，明日一同破阵。

且说马家庄前，殷飞红同铁昂、常德保带领五千人马，第一日挑战，狄洪道带同王能、李武迎敌，战十余合，铁昂出阵助战。河海生指道：“这厮是邳天庆徒弟，都是他起的祸根，以致屡动刀兵，庄中不得安静，谁去杀死这厮？”孙大娘道：“邳天庆与我有杀夫之仇，待我杀他徒弟，聊以报仇。”舞动双刀，驱马出阵。铁昂抵敌不住，大败而逃。殷飞红力敌三将，兀自不退。孙大娘上前挥刀砍人，殷飞红忙忙招架，措手不及，被孙大娘一刀伤了左手中指，败过回阵。两军混战一场，殷飞红折了好些人马，马家庄兵众略有伤损。

到了次日，殷飞红伤痛不出，铁昂跃马上前，大叫：“昨日婆娘快来纳命。”孙大娘大怒，纵马出阵，挥刀大骂：“该死的叛党，今日定取你狗命，决不让你逃去了。”铁昂道：“你丈夫被我师父杀了，已做刀头之鬼，我劝你投降宁王，我收你做小，安享富贵，岂不好么？”孙大娘咬牙切齿，挥舞双刀，接连七八刀，杀得铁昂只有招架，并无回手，败下去。铁昂要诱孙大娘入迷魂阵，不想追赶得紧，铁昂心慌意乱，错了路头，落荒而走。追到三里之外，前面来了一枝人马，为首一员女将。孙大娘远远望见，恐是埋伏兵马。不料那女将飏的一箭，向铁昂射来，正中咽喉，翻身落马。孙大娘割取首级，提在手中。可怜铁昂一生倚势作威，今日死于两位女将军之手。

且说那女将见孙大娘割取首级，驱马过来喝道：“这是我射死的，你敢来取首级去？”孙大娘本要好言相问，听他开口

全不客气，亦怒道：“我取他首级，你敢怎样？”那女将手挺双枪直刺过来，孙大娘举刀相迎，二人双刀双枪，一来一往，正是棋逢敌手，胜负难分。忽空中飞下一人来，孙大娘一看，正是焦大鹏。那女将见了大惊流泪，双手将双枪架住孙大娘的双刀，大叫：“我不与你斗了，我的丈夫来了，原来不曾遭难。”焦大鹏落下来喝道：“你二人不要杀，都是自家人。”原来那女将就是王凤姑，前在张家堡招赘焦大鹏，开设英雄馆的，接了丈夫灵柩，埋葬已毕，在村中招集三五百人，领了来要报杀夫之恨，不想遇着丈夫，忙问道：“你不曾遭难么。前送来灵柩，又是怎的？”焦大鹏一一将缘故告诉道：“你二人合兵一处，可到庄中效力，剿灭叛党。我奉傀儡老师之命，到城中救四位英雄去了。”焦大鹏说罢，腾空去了。王凤姑与孙大姐见礼，彼此告罪，互相爱悦，就下马拜天立誓，结为姊妹。孙大娘年长为姊，王凤姑为妹。二人带了铁昂首级，回到马家庄来。

却说河海生见孙大娘追铁昂去，殷飞红手伤又不出战，叫狄洪道到他营前挑战。狄洪道出马到殷飞红营前挑战，殷飞红叫常德保迎敌。那常德保却不济事，前在太平县做城守，因为太平县知县房明图捉了罗季芳、王能二人，叫他解送到宁王处，路上遇了山中子将二人救去。常德保不能销差，用银二百两送与李自然，李自然收了他的银子，代他在宁王面前搪塞过了。常德保回到太平县，那知县房明图捉了二人，送与宁王，想得好处，加官进俸，不想被他路中失误，把功劳化为乌有，心中大与他不合，在上司前中伤他。常德保情知不能安于其位，告了假来到江西，求李自然荐在宁王帐下，做

个裨将，这时候拨在殷飞红麾下。

你想他平日做城守，只晓得克扣军粮，别无本领。头一日来到马家庄，有殷飞红、铁昂上前，他躲在后。第二日殷飞红手伤不能出战，铁昂被孙大娘杀败逃走，营前又有狄洪道讨战，殷飞红叫常德保出马，勉勉强强拖枪而出。狄洪道举起铁拐，望前打来，常德保连忙招架，竭尽平生之力，招架得两拐，第三拐打来，坐不牢了，翻身落马。狄洪道大笑道：“这样没用家伙，也来送死。”一铁拐在地下打成肉饼。可怜常德保一命归阴，也是平日克扣军粮之报。众兵见将官死了，纷纷逃散。殷飞红拔营逃回城里，求李自然添请救兵，暂且按下。

且说马家庄连胜两日，人人欢喜。忽见孙大娘回来，将铁昂首级献功，后面又有一员女将，下马与众人相见。又有赵王庄傀儡生差人到来，约定明日同破迷魂阵妖法。河海生答应，叫众人：“守住庄口，休要轻动，我到赵王庄去。”马金标与众人相送出庄，河海生到赵王庄与众兄弟相见。这时候十三生已经齐集，七子中只少一个玄贞子。大家议定明日破阵之事，只见焦大鹏回来，傀儡生与众人急问徐庆、徐寿、杨挺、殷寿四人，焦大鹏道：“今已下在王府牢中，宫门有余秀英把守厉害，我能进去，他四人却不能出来，须要老师的袖里乾坤手段方能救他。”包行恭在旁说道：“师叔妙法无边，我三人前在袖里，并不觉得他地方小，未知师叔袖中有多少人可住？”傀儡生笑道：“也不计多少，一万多个柳树人在内，也不觉地方小。闲话休提，我想他四人在天牢有性命之忧，不比包师侄先前吃了丹丸，所以能住多日，我即去救他四人。”

傀儡生说罢，腾空而起，御风而行。

到城内王府中，进了天牢，将袍袖一拂，将徐庆、徐寿、雷寿、杨挺四人卷入袖里，走出宫门。此时余秀英却看不见，只见徐鸣皋一人独坐在门内屋中，傀儡生笑道：“徐英雄在此两日，觉得有些儿女之情么？”徐鸣皋道：“老师休要取笑，我几次要逃出去，不知他用何法宝系在我脚上，看了并无物什，若是我逃出去，无论远近，总被他拉转去，请老师救我一救。”傀儡生道：“此名为红线系足，也是余秀英炼成的法宝。我虽可以破她救你出去，但明日要你伴住她，勿使她出来帮助余七。等我破了余七的迷魂阵，同你回去。那余七事到急迫，必要请妹子相救。你在此伴住余秀英，功劳不小。将来你建功立业，尚要余秀英帮助，不可轻待了她。”二人正在说话，余秀英忽然回来，大喝：“何人在此，莫非也是刺客么？”手中抛起天罗地网，将傀儡生当头罩住。未知傀儡生逃得脱否，且听下回文中分解。

第六十九回 十三生大破迷魂阵 众剑客齐会赵王庄

却说傀儡生被余秀英天罗地网罩住，徐鸣皋在旁大吃一惊，只见一道金光冲天而去，余秀英手中抓住一个空网，内中空空无物，大惊道：“我这个法宝拿人，从来没有逃走的，这是何人，如此厉害？”见徐鸣皋微微含笑，余秀英道：“想必你认识此人。”徐鸣皋道：“怎的不认识，他道术无边，你们虽有妖法，总是邪不胜正，哪里拿得住他。他也识得你红丝系足的法宝，明日要来破的。”余秀英一想不好了，此人不怕天罗地网，又识得我红丝系足的法宝，明日真个来破了，徐鸣皋被他救去，我岂不是一场空？打定主意，说道：“我不离开，守住你，看他怎样来破我的法宝？”徐鸣皋笑道：“你不离开，他自然不能破。你若离开一步，他便来救了我，今日已与我约好了。明日令兄来请你助阵，你怎的不离开？”余秀英道：“我在此守住宫门，紧防刺客，亦是重大之事，不去助阵也不妨。”徐鸣皋想他已中了我们之计，且等明日看是如何，按下不表。

且说傀儡生回转赵王庄，将袍袖一抖，徐寿、徐庆、殷寿、杨挺四人出来，拜谢老师救命之恩。众人大悦相见。傀儡生道：“余秀英实在厉害。”将方才之事说与众人听，都道：

“他妖法不能胜老师正法，何足惧哉！”傀儡生道：“总要小心为是。”到了次日，傀儡生叫众人守住庄门，不可出战，自己带了一队天兵。你道什么天兵，就是那撒豆成兵的大法，以正用之，谓之天兵。那余半仙亦能撒豆成兵，以邪用之，谓之妖法了。傀儡生带了天兵，同十二位弟兄都到余半仙的阵前。只见余半仙出阵来，左右两个披发童子，一个捧宝剑，一个捧葫芦。云阳生鼻孔中飞出白光一道，向余半仙头上直下。余半仙掷剑空中迎住，白光盘旋飞舞，如二龙抢珠，斗个不了。河海生及鹤寄生二人，口中吐出白光两道，又望余半仙头上直下来。余半仙不慌不忙，向空中吹气两口，他一枝剑空中分为三枝，低住三道白光，紧紧交斗，全无半点懈怠。他有这吹剑之法，虽是妖术，却也厉害。只见凌云生、御风生、独孤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漱石生、自全生一齐吐剑，九道白光望空直下。余半仙连连吹气，三枝剑又化出九枝剑来，共是十二枝剑。抵住十二道白光，空中交斗，忽如群龙戏海，忽如众虎争峰，忽如一阵苍鹰击于殿上，忽如两山猛兽奔向岩前。宁王此时同了军师李自然登高观看，看得称奇喝采，忘记了战阵交斗，如观戏一般。邺天庆手下一班将士并城上守城的兵士，没有不喝采的。那余半仙曾经敌过六子，此时又敌住十二生，也算得第一等好手。后人有一诗称赞他的本领道：

余七妖法是天生，能敌六子十二生。

何人能使余七怕？玄贞子与傀儡生。

且说傀儡生在空中，看十二兄弟大斗余七妖人，防他妖法厉害，不敢粗忽。忽见余半仙回头向两个披发童子递个眼

色，一个童子进城中去了，一个童子将手中葫芦望空一倒，一霎时尘沙迷目，红光冲天，知是红沙法宝。傀儡生预备好了，将云锦幢望上一抛，将十二个兄弟围遮住。那飞来的红沙近不得云锦幢，都落向别处，无影无踪的不见了。傀儡生知余半仙的红沙放尽，别无厉害的法宝，那一个童子去请余秀英求助，已有徐鸣皋用计留住，不得出来，随将云锦幢收起。十二生大奋神威，举手齐向白光指定，直落到余半仙顶上。余半仙大叫不好，躲入迷魂阵中。傀儡生将天兵一招，杀入阵中，阵中无非纸人纸马，杀得一个不留，纷纷落地。

此时阵已破了，只见地下都是些碎纸。邨天庆保护宁王逃入城中。傀儡生与十二个兄弟团团围住余半仙，不能逃走。余半仙口中吐出黑气一道，霎时大雾迷天，伸手不见五指。傀儡生吃了一惊，只听见十二个弟兄齐声叫苦，大叫：“罢了，罢了，收起剑术，莫要错杀了自家弟兄。”傀儡生大叫：“不妨。”将袍袖向天一拂，一霎时天气明朗，大雾都不见了。十三生围将拢来，剑光齐下。不料余半仙不在圈子里，原来黑雾之中已逃走了。傀儡生空中一望，见余半仙不逃在城里，反向西边过大江而去。傀儡生举剑同十二兄弟一同追去。

看看追上，只见大江西边山顶上飞下一人，向余半仙劈面而来，让余半仙过去，飞过江来，迎住十三生。傀儡生看来者正是玄贞子，笑道：“你来应该助我们杀这妖人，如何反救他性命？”玄贞子笑道：“你难道不知道他命不该绝么，还要故意来问我。”十二生齐向玄贞子拜问道：“妖人此去如何？”玄贞子道：“他现在去投师父徐鸿儒。那徐鸿儒仍是白莲邪教中之首，古往今来，无比厉害。我要杀余七甚是容易，现在

不杀，正要他请出徐鸿儒来，助宁王反叛，伤害百姓，应了注定的数，然后将他师父徒弟二人骈戮，绝了白莲教邪种，以后便无妖邪之辈，可以永享太平世界了。我若此时杀死余七，徐鸿儒尚无大罪，不能就戮，反使他传教千万，长留于世，非是我辈之用心也。”傀儡生兄弟十三人听了玄贞子之言，无不佩服。

大众回到赵王庄来，赵员外与众人迎接拜见了玄贞子，都以为余半仙必定杀了。及听见玄贞子放走余半仙，都以为奇事，玄贞子将道理告诉他，方才叹服。忽见十三生中少了一个傀儡生，赵员外道：“想是他功成身退，不到庄上来。”玄贞子道：“非也，他即刻就来。”众人方说了几句话，只见傀儡生从天而降，大笑将袍袖一抖，走出徐鸣皋来，大家欢喜迎见。那呆子罗季芳笑向徐鸣皋道：“好兄弟同妖人住了几日恐要惹了妖气来。”徐鸣皋道：“大哥休得取笑。”玄贞子笑道：“此番成功，虽是傀儡老师第一功劳，第二要算徐英雄了。若非他款住余秀英，余七有了好帮手，却还不能胜他。”傀儡生道：“徐英雄实是第一功劳，我还不及。但是你莫说无功，反是有罪，怎的将妖人放走，我心中虽是佩服，口里总要取笑。”玄贞子笑道：“你的罪却也不小，将好好一个徐英雄，怎的将他送到妖人处，得了妖气回来。幸而破了余七的招魂妖法，又破迷魂阵，只好算将功折罪罢了。”傀儡生又笑道：“怎的玄贞子老师说话，同罗呆子一鼻孔出气了？”众人听了大笑。

不说玄贞子与傀儡生说笑。却说赵员外见七子十三生都已齐集，余半仙妖法已破了，宁王逃走入城，谅一时不敢出来，于是差人到马家在请马员外，同了众英雄来聚会饮酒，做

了一个剑侠大会。不多时，马员外同了一枝梅、狄洪道、王能、李武、刘佐玉、郑良才、孙大娘、王凤姑都到赵王庄来，众人相见。七子十三生要辞别众人，各处云游。赵员外设席款待，一则为是贺功，一则是为饯行。请玄贞子、一尘子、飞云子、霓裳子、默存子、山中子、海鸥子、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独孤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漱石生、鹤寄生、河海生、自全生坐了客位，徐鸣皋、焦大鹏、徐庆、罗季芳、一枝梅、狄洪道、王能、李武、杨小舫、包行恭、周湘帆、徐寿十二位英雄，又有两位女英雄孙大娘、王凤姑做了陪客，赵员外、马员外、刘佐玉、郑良才、殷寿、杨挺、王仁义、赵文、赵武坐了主位。看官，你道这一席筵会，也是千年难遇的。许多剑侠英雄聚在一处，将前面六十几回书总结一结，以下便要分散各处，再做许多惊天动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之事来。要知其详，且听下回文中细细的分解出来。

第七十回 约后会玄贞子回山 传圣旨张太监遇盗

却说赵员外等请七子、十三生、十二英雄、两位女英雄吃酒、徐鸣皋开言问玄贞子道：“我等多人今日大会，师伯、师父、众位老师都在此，真是难得。我十二弟兄，只少一个伍天熊兄弟，添上一个焦大哥，仍满十二人之数。还有两位大嫂，又难得两位员外及两庄英雄曲尽主人之礼，也算古今所无的盛会了。未知后日再会要过多少时候了，请大师伯示知。”玄贞子道：“这也不难，等十二英雄大功告成，宁王诛灭，其时我等恰在一处，仍作无遮大会。此等原可预先约定，至于或来或去，我等未必齐集，那就不能一一告知你了。”徐鸣皋便不再问了。玄贞子向大鹏说道：“我有一言相告。明日我们兄弟各处去了，回山的回山，云游的云游，并无一定的所在，你不必跟我去。你虽为剑客，脱了凡胎，功名富贵原不放在心上，但有一件，你父母望你回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命中该有二子。明日同了两个妻子回家，各生一子，家中暂住几时，再助徐英雄建立大功。”焦大鹏道：“徒弟要随师父去，不回家了。”那呆子罗季芳坐在旁边，插口说道：“焦大哥，这断乎使不得。记得从前山中老师救我，送到你师父山中，与王能兄弟两个住了几时，没有酒吃，终日吃些蔬

菜，挨得我要死。几次要同王能逃下山来，你师父会起卦的，他就预先说破了。后来决意私下走了，那知走了一夜，仍在山头，再也寻不着下山的路来，直到你师父自己叫我两个下山，方得下来。如今想起这事来，头脑也生疼的，你如何要跟他去？”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徐鸣皋喝：“休说呆话。”只听玄贞子向焦大鹏说道：“你不回家，这是大不该的。古今来剑仙侠客，哪一个不从忠孝节义上做起？你父母年老，并无后代，你若不去，使他绝嗣，便为不孝之子。你两妻远到此地，都无儿女，你不同她们回去，便为不义之夫，不孝不义之人。我岂肯收留门下？”焦大鹏听了一番正言责备，如梦初醒，连连称是。看官，你道剑侠一流岂容易做得么，必有圣贤的学问，豪杰的心肠，方能成就。

这一日众人尽欢而散。次日七子十三生一齐告别，徐鸣皋等依依不舍，步行送到庄口。七子十三生也恋恋不已，直到庄外，方显出剑客法术，一阵清风，都不见了。回头一看，少一个焦大鹏，徐鸣皋惊疑道：“莫非他随了师父去？”一枝梅道：“我料他决不去的。他们都望西行，我追上去寻。”一枝梅如飞跳去。

且说焦大鹏见七子十三生御风而去，他疾忙追上。原来七子十三生之中有几个不能御风的，因为同在一堆，亦能趁势随去。玄贞子见徒弟来了，问道：“昨日一番劝你之言，难道还不听么？”焦大鹏道：“徒弟怎敢不听。因舍不得师父，又忘不得傀儡老师度脱之恩，故来相送一程。”玄贞子道：“既然如此，我们到西山顶上舞鹤亭流连一刻，徒弟就此回去。我们要宿一宵，观玩月夜好景，明日各自云散。”说罢，众人渡

过大江，飞奔山顶。到舞鹤亭上，这就是焦大鹏学剑的地方，想起剑术将成之时，各种魔障来试心，今日剑术已成，却要回家生子，这是各有道理，并不自相矛盾的。玄贞子略坐一回，叫焦大鹏回去。

焦大鹏拜辞九位，缓缓下山，渡过江来，正与一枝梅撞见。二人携手同回，到了赵王庄前，见徐鸣皋众人还在庄前久等。二人相见，方要进庄，只见庄前一彪人来，簇拥着一个锦衣花帽的太监，骑着一匹五花马，高声问道：“此地是赵王庄么？”赵员外答应道：“正是。”那太监道：“咱从北京来，奉万岁爷的圣旨，召取十二英雄，快快叫他来迎接圣旨。”

原来是江苏巡抚俞谦，自从差了王介生到赵王庄打探消息，不日回来，王介生将赵王庄一切布置情形，又有剑客高人相助，一一告知俞谦说：“那宁王虽想攻破赵王庄，除了肘腋之患，起兵来犯江南。现在赵王庄万不能破，他决不敢来犯江南了。”俞谦道：“贤侄你有所不知，宁王既已谋反，倒要他速反为妙。速则祸小，迟则祸大。我思得一计，叫徐鸣皋等十二英雄暂离赵王庄，使他出兵直犯江南，南昌府空虚，然后王师遏其前，义兵攻其后，逆藩可擒矣。我拜本进京，保举十二英雄，请万岁召见一番，以赏其功，以坚其志，使他专心为国家出力，有何不可？”于是连夜写好本章，次日叫王介生同了摺差，一同速速进京。到京中在通政司衙门递了本章。正德皇帝看了俞谦本章，正要下旨，只见右都御史杨一清奏道：“今有安化王真镔举兵造反，杀死甘肃巡抚，甚是猖獗，万岁宜速下旨，发兵前往征讨，以救甘肃百姓。”正德皇帝道：“既有此事，朕拜卿为三边总制之职，提十万天兵，前

往讨贼。即日召取赵王庄徐鸣皋等十二英雄前来，交与卿带去出征效力，卿等以为如何？”只见兵部侍郎王守仁出班奏道：“那十二英雄，臣见过几个，都是可用之才，徐鸣皋更加忠心义胆，果然当世英雄。臣敢保举，万岁召见不妨。”正德皇帝道：“既是王卿保举，朕即日下旨召取前来，交杨卿带去立功。”随即下旨一道，叫东厂太监张永带十二副官诰，封十二人为十二指挥之职，即日到赵王庄去。

张永奉了万岁旨意，晓行夜宿，来到江西。这日到赵王庄前，正见一众英雄都在庄前。听说圣旨下来，大家跪接，请张太监到庄中。赵员外在正厅上排了香案，大众跪在下面，听张太监宣读圣旨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桓桓祈父，王之爪士。咨尔徐鹤、罗德、焦大鹏、徐庆、慕容贞、狄洪道、杨濂、周仿、包行恭、徐寿、王能、李武等十有二人，勇猛可嘉，忠心不二，即授指挥，速行前来，随右都御史臣杨一清出征叛王寘镠。立功之日，闾膺重赏，朕有厚望焉。

当下众人听了圣旨，个个欢喜，向十二英雄道贺。只有焦大鹏俯伏在地，说道：“要请老公公代我在万岁前叩辞，臣已脱凡胎，如野鹤闲云，久无功名之贪了。”张太监道：“这却不能，十二指挥怎好缺了一个。”徐庆道：“我兄弟伍天熊现在九龙山落草，亦是可用之才，我去招来为国家出力。”徐鸣皋道：“这是大妙，我等十二兄弟，只有伍兄弟不在面前，若同为官职，岂不是好极了。焦大哥已成大道，我等不当以兄弟之礼相待，当奉为老师。这不过心中之意，口却不改，仍

叫大哥。大哥不愿功名，不可相强，请老公公在万岁面前代辞，可否以伍天熊代其官职，我等召见时候，亦要奏明。”于是定了行止。张永留宿一宵，款待恭敬。

次日，徐鸣皋、罗季芳、徐庆、一枝梅、狄洪道、杨小舫、周湘帆、包行恭、徐寿、王能、李武十一人，同了张永，动身进京。赵员外等相送出庄，依依不舍。徐鸣皋叫他小心防守赵王庄，又叫马金标小心防守马家庄，若有大事，我等兄弟仍可帮助。又与焦大鹏执手而别，焦大鹏自同孙大娘、王凤姑回家去了不提。

且说徐鸣皋等离了赵王庄，同了张永一路行来，到鄱阳湖有官船迎接。张永对徐鸣皋道：“我有个表弟陆松年，在湖东西陆家湾。他有个儿子，是我的干儿，久不见了。今日不远，我坐小船去看他一看，众位英雄先下大船，暂停一夜，我明日就回。”于是带一个小太监，一个小箱，箱中有一千两银子，还有一副荫袭官诰，带去送干儿的。叫了一小瓜皮艇，二人上了小艇，划艇子的一路划去。

不知不觉，天已晚了，只见转弯抹角都是小港，一望树木无际，两岩都是荒僻所在，心中惊疑，向划夫道：“闻说陆家湾离大船泊处不过十五里，怎还未到？”那划夫笑道：“今日路已三十里了，怎说十五里？此地离陆家湾远了，你既到此地，却要听我老爷的制度。”在坐板底下摸出一把板刀来，张太监吓得魂不附体。未知张太监性命如何，且听下回文中慢慢的说来分解。

第七十一回 张太监落水庆重生 陆松年设筵款良友

话说张永同徐鸣皋等一众英雄到了鄱阳湖，他要摆拢陆家湾陆松年家，看他干儿，不料遇见盗船，将他划到僻静所在。张永见不是路径，疑惑起来，便问那船户道：“怎么还不到陆家湾么？”那船户道：“此地离陆家湾远了，你既在我船上，却要听我的制度。”说着就在舱底下拿出一把板刀，恶狠狠地向张太监说道：“我这里有个规矩，凡有人上得我船，都算是他晦气。所有金银，自不必说都是要存下来做孝敬的，不论他官绅士贾，除非不上我这船，既上我这船，任他插翅也难飞去。但不过我亦有几等制度，在我船上的人，那乖巧的孝敬我的，我便请他吃顿馄饨，那不乖巧的，我便请他吃板刀面。这两件却是听人拣的，我不勉强人。”说着，便将板刀在张永面上一晃道：“你说拣哪一件去吃吧？”

张永与那小太监，此时已是吓得魂不附体，只得战战兢兢跪在哪里哀求道：“大王爷若要银子，我这小箱子内还有一千两，大王尽管拿去，只求饶我两个活命就是了。”那船户道：“饶你性命，可是没有这个规矩，也从没有这等便当。既然是你哀求，我便给你讨个便宜，请你吃顿馄饨罢。”张永听了，不知这馄饨是个什么法儿。你道这馄饨的名色，究竟是怎样

呢？原来是凡强盗船上，都有板刀面、馄饨两件名目。那板刀面，就将人砍成几块，抛在水内，这就唤作板刀面。馄饨是留你一个整尸首，将你绑缚起来，抛下水去，这就唤作馄饨。当下张永不知所以，便问道：“怎么唤作馄饨？”那太便宜你了。”张永听说，这一吓已是昏了过去，那个小太监更加害怕，只在哪里跪求饶命。那船户哪里肯听，便取了两根绳索，先将张永绑缚起来，向水内一丢，又来将这小太监绑起，也向水内一放。他便将那只小箱子收藏起来，欸乃一声，登时将船开往别处去了。我且不表。

再说张永与那小太监自下了水，不知不觉，直望下流淌下来。也是张永命不该绝，徐鸣皋等人的大船却泊在下流头。那船户却在上流将他放下水去，张永在水内就顺着下流，一路淌了下来。直至天明，又淌至徐鸣皋等人泊船的所在。却好一枝梅在船头上小溺，忽见上流淌下一个人来，一枝梅便喊船户道：“梢公，你们快起来，上流淌下一个人来了，你们快将他捞起，看看是活的还是死的。如果还救得活，赶紧取些姜汤，将他救过来。如果死的，也可买具棺材收殓他。”船户听说，立刻皆爬起来，七手八脚，在湖里将那人捞起，湿淋淋的放在船头上。

一枝梅近前一看，忽然哎呀一声：“这是怎么说？为何张老公公被人家绑缚住了，抛下水去，难道那陆家湾那个陆松年将他害了不成？”复又想到，这断不是陆松年害的，一定那只小瓜皮艇是个强盗船了。当下便命船户将绳索解下，立刻煨了些姜汤来，灌了下去，又将他翻转身来，在船帮子上担了一回。好一会儿，只见他吐了许多水出来，人也慢慢苏醒。

此时徐鸣皋早已起来，大家见张永已是苏醒，便将他扶至中舱，徐徐睡下，又命船户取了些姜汤，给他自饮。

又过了一会儿，只见他两眼微睁，喘一口气道：“咱家怎么到这里来，莫非与诸位英雄是魂灵相会么？”徐鸣皋道：“公公请自保重，停一会儿再讲罢。”张永又道：“咱家究竟是人是鬼，请诸位英雄告知明白，好给咱家得知。”徐鸣皋道：“不瞒老公公说，方才从水内捞起来的。”张永听说道：“如此说了，咱家还是个人，不是个鬼了。”于是张永便将以上情形说了一遍，只见罗季芳大声怒道：“如此世界，好大胆的狗强盗，敢劫掠老公公的财物，又害老公公的性命，我等即将他拿来碎尸万段。”徐鸣皋道：“好匹夫，那强盗如此胆大，自然要去寻他。但据你这等说法，你可知他姓名么？”罗季芳被徐鸣皋这句话问得他口不能开，只是呆立在一旁暗暗作恼。只见张永又道：“咱家承诸位英雄将咱家性命救活，只可怜我那小使不知生死如何了。”徐鸣皋道：“老公公不必烦恼，或者尊管命不该绝，也还可以活命的。为今之计，老公公可还要去令亲家么？”张永道：“咱家再也不去了。”一枝梅道：“不然，我等正是还要老公公去走一趟，借此可以访那强盗的下落。”张永道：“英雄此言差矣，咱家就便访到他下落，也还是将性命送在他手内，这是何必呢。”一枝梅道：“老公公尽管前去，我等暗暗的保护老公公就是了。”张永听罢大喜道：“难得诸位英雄有此美意，咱家更加感激了。”

此时张永已觉得身体舒畅，于是吃了点饭食，徐鸣皋便叫徐寿扮作小太监，随着张永下了船，仍到昨日雇船到陆家湾的那个所在。张永先四面一看，并不见昨日那只船，因即

另雇了一只，言明船价，同徐寿二人上了船，便望陆家湾而去。不过十五里，不到半日已至陆家湾。张永当下付了船钱，便同徐寿上岸，转弯抹角不到一里路，已望见村庄。张永便指与徐寿看道：“徐将军，你看对面那一丛树林中间一所高大房屋，便是陆松年家了。”徐寿答应。

二人又走了片刻，不觉已到。张永便走入庄上，却好有两个庄丁站在庄门口，张永上前，向那庄丁说道：“你进去说一声，就说北京管理东厂事务那个姓张的，顺道来此相访，你家主人就知道了。”那庄丁听说，赶着答道：“你老人家莫非张公公么？”张永道：“咱家便是。”那庄丁道：“你老人家请里面坐吧。”说着领了张永、徐寿二人，到了里面厅上。二人坐下，那庄丁便进去通报。少刻陆松年出来，向着张永说道：“老哥哥，两年不见，正是渴想得极。今日难得到此，是因何事来南呢？”张永道：“一言难尽，慢慢叙谈便了。但是我不能耽搁久了，今日在你这里住一宿，明日就要走的。我那阿保干儿子现在哪里，我是很记念他的。”陆松年道：“他现在书房内读书，少停我叫人去唤他出来便了。”说着，一面命人摆酒，一面命人去唤阿保，又与徐寿通了名姓。此时庄丁早已献上茶来，张永正要提起奉旨来召十二英雄的话，阿保已走了出来，陆松年便叫他给张永请安。阿保走到张永跟前，先喊了一声干爷，随即请了安，站立一旁。张永便望着他，笑嘻嘻地说道：“我的儿两年不见，你长得这样大了，今年可是十六岁了么？”阿保道：“是。”陆松年道：“老哥哥，你怎样记得这清楚？”张永道：“连干儿子年岁都忘了，这还算个人么？”说着，那边酒席已摆出来，于是张永便邀徐寿去坐首席。徐

寿再三推让，还是张永坐了首席，徐寿对陪，陆松年坐了主位。

饮酒之间，张永便先将奉旨召取十二英雄的话说了一遍，又指着徐寿，向陆松年说道：“这位英雄，就是第十二位。”陆松年便向徐寿道：“久仰诸位英名，今得相见，实是万幸。”徐寿又谦逊了一回。张永又将遇盗的各情说了一遍，陆松年听罢大怒道：“哪里有这等事情。这个强盗，可算得是无法无天了，连老哥哥的财物他都敢劫掠起来，还要害老哥哥的性命，这还了得。待小弟明日就到县里去报，勒令该管地方官缉获，务要拿获人赃。”张永道：“这就烦老弟明日去走一趟。愚兄所失的财物不过一千两银子，再有我干儿子一付袭荫还是小事，倒是留着这只盗船，贻害客商，甚是不浅。”陆松年正要答应，忽见有个庄丁向陆松年耳畔说了两句话，陆松年不觉诧异起来。不知那庄丁所说的是什么话来，且听下回文中细细的分解。

第七十二回 陆家湾庄汉说前因 葫芦套英雄诛众寇

话说陆松年正要与张永说话，只见有个庄丁向着耳畔低低说道：“小的们近来耳朵里闻得传说，那个强盗船害的人不少了，也有人去县里投告，县里只是不准。听说那强盗是宁王府里什么邨大将军邨天庆手下徒弟派的人，专在各处私自劫掠。县里也有风闻，所以不敢缉获，就是有人告了，只是不准而已。小的看起来，张老公公这件事，多半也是那起人了。”陆松年听罢大怒道：“岂有此理。”张永也就追问起来，陆松年便将庄丁说的话告诉了一遍。张永道：“如此说来，一定不差了。老弟也不必去县里令他缉获，他也没法的，还是愚兄再作道理罢。”陆松年道：“老哥如此说，难道就算了不成？知县为一县的父母，有这等事他不去管，有谁管来？”张永道：“老弟有所不知，如今宸濠势焰滔天，不久便有反意。如那一个小小县官，怎么吃得住那班如狼似虎的恶贼？所以知县官亦迫于势之无可如何，只得多事不如省事，就便他为民心切，任意问起来，又从哪里去提强盗呢？但有一件，不知这强盗船窝藏哪里，为首是谁，只要知道他窝聚的地方，便可易于下手了。”

正说之间，又见那庄丁说道：“老公公若问那强盗船窝藏

的所在，小的倒也闻人说起，就在鄱阳湖对面葫芦套里，为首的唤作褚大胆，却不知果否的确。”徐寿在旁说道：“但不知这葫芦套还是全个儿水路，还是有旱路可通？”那庄丁道：“水路近些，旱路要过鄱阳湖对岸绕鹅颈项湾去，远五六里地面，才到哪里呢。”徐寿听说，暗记在心。只见张永说道：“既知他窝聚在哪里，咱家自有拿他的法子了。”陆松年便问道：“老哥哥是怎么样儿去拿他呢？”张永道：“现放着十二位英雄在此，仗着愚兄老面皮，随便请两位去走一趟，还怕那些草寇不手到受缚么？”陆松年听说也道：“如果请他们一班英雄内去几个人，那伙强盗定然是束手待缚的。”不觉大悦起来，于是三人痛饮，直饮到三更时分，这才席散。陆松年便请张永在内书房安息，徐寿在外书房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清早起来，梳洗已毕，用了早点，张永就要起身。陆松年还要留他再住一日，张永道：“非是愚兄如此决绝，只因要赴京复旨，若日期多了，恐怕圣上见罪。而况葫芦套尚要耽搁一半日，如此算来，是万万不能久待了。咱们后会有期，我干儿子袭荫的，俟我进京后再代他弄一付便了。”陆松年不敢勉强，只得相送出庄，揖别而散。

张永同徐寿仍走到陆家湾口，雇了船只回去。时将日午，已到了大船停泊的所在，张永就上了大船，徐寿也一同上去。当时开发了船线，那小船自然开去。张永就将陆松年家庄丁所说的话谈了一遍，因道：“这事据咱家看来，还得仰仗诸位辛苦一趟才好，不然遗害于人甚是不浅。”当下徐鸣皋说道：“老公公放心，我等众弟兄当前去一走，将这伙贼擒来，由老公公自办便了。”徐庆道：“但是我们如何去法呢？”一枝梅道：

“我却有个计效，只须将这只大船放到那葫芦套口，我们大家却都不要上船，恐怕他看见不来，反而躲到别处去了。我们都上岸去，只叫徐寿兄弟一人坐在舱内，老公公也不要坐在前舱，去到里面不露眼的地方。哪里既是盗藪，必有巡船往来，一见我们这只大船停在哪里，他必定以为是宗好买卖，我不去寻他，他必来寻我，我们便可以逸待劳，将他一网打尽。恐怕他未必全行上来，我们可分派四人，去他套里搜捉，包管他没处藏躲。”大家听了皆道：“如此极好。”张永亦极其佩服。于是即刻将船户喊来，告诉明白，又再三吩咐船户不可泄漏风声。船户答应出来，也就立刻开船，望葫芦套进发。

却好到了哪里，正在天晚，船户便将船停泊下来。徐鸣皋等人先至船头四面一看，见无船只，并无行人来往。又将那葫芦套看了一遍，只见那套里苇苇丛杂，好个僻静所在，不必说藏那盗船，便埋伏一两万兵马，外面也绝不知道。当下徐鸣皋等十人，便一个个跳上岸去，只留徐寿一人坐在舱内。徐鸣皋等十人到了岸上，各在芦苇深处藏躲起来。看看到了二更时分，并无动静。我且按下再说。

那劫掠张永银两并害他性命的那个船户，原来就是这葫芦套里一起的人，而且的确是宸濠哪里的无敌大将军邝天庆手下的徒子徒孙，邝天庆却不知道，全是殷飞红派来的。现在殷飞红虽然被焦大鹏的妻子孙大娘、王凤姑杀死，他们这一群人还在这里断劫客商。为首的一个头目，唤作格十二，绰号褚大胆，一起共有二十只小瓜皮艇，专在湖上截害过客。只要有人上了船，便将他荡到这里动手，就是张永也在这套里被劫的，不过他那时吓昏了，未曾看得明白，所以记不清楚

在什么地方。徐鸣皋等十人看看等到二更以外，仍然毫无动静，大家暗思，难道这个套内并非窝盗之所，不然何以到了这时，还不见一些动静？正自大家疑惑，忽闻隐隐有划桨之声从套里出来，徐鸣皋等见了，还不急急动手。

只见那只船又慢慢地划出港口，泊到大船旁边。忽见跳出一人，手执板刀，上了大船，也不喊叫，只望中舱而去。到了中舱，望着徐寿迎面一刀砍去，徐寿亦不喊叫，赶着将身子一偏，趁势飞起一腿，将那人踢倒在舱板以上，复一进步，将他手中刀抢夺过来，便认定他脑袋就是一刀，登时那人已送了性命。外面小船上那个划桨的，正在哪里探头探脑，忽见舱里一个已被人砍死，他便急急地将船放开，摇着桨，如飞箭一般直向套内划去。徐鸣皋等看了，知是进套去喊人，众英雄也不追去，只在岸上静等。

不一刻果然划出一阵船来，徐鸣皋等人在哪里看得真切，便代他一只只数过去，却整整二十只。一会子，这二十只划船皆荡出套口，一声呐喊，团团的齐将大船围住，复一声呐喊，只见划船上跳出有十几个人来，个个手执板刀，蜂拥上了大船，口中大声喝道：“哪里来的牛子，胆敢伤俺褚爷爷手下头目。”说着一声，舞动板刀，直向徐寿砍去。徐寿一见这许多人上船，也就将自己的刀取了出来，大声怒喝道：“好大胆的草寇，胆敢劫掠客商，图财害命，尔这一伙毛贼认得老爷么？”说着便舞动钢刀，向那一伙贼砍去。

那一伙贼一面接着厮杀，一面便想去到后舱搜寻财物。徐鸣皋等此时也就跳上船来。只听扑扑一阵声响。手起刀落，立刻就砍倒了几个。于是大家大喝一声：“尔这一伙毛贼，可知

江南徐鸣皋等一众英雄么？尔等胆敢前来劫我等的船只。”说道，只见各人手上的刀如旋风般飞去，那一伙强盗哪里抵挡得住，不到片刻，已砍得七零八落，倒在舱内，褚十二也被砍倒在舱。外面那些小船还围绕在哪里，一只都未开去。你道这是为何呢？原来徐庆与一枝梅两个，已将那小船上的人个个杀了。大家进得中舱，见强盗都已捉住，一个不曾逃脱，便将张永请出舱来，使他相认。张永逐一看过，即指出一人，这人正是褚十二。徐鸣皋便笑说道：“你请人家吃一顿东西，我却要请你先吃板刀面，后吃馄饨。”褚十二听说，还在哪里哀求，徐鸣皋也不答应，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一刻已收拾得清清楚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宁寿宫垂询往事 武英殿召见英雄

话说众英雄将葫芦套的水寇全行杀尽，也就请他吃了些板刀面、馄饨，收拾干干净净，大家痛快非常。张永叩谢道：“设非众英雄之力，此贼如何擒获。今日此举，咱家虽报了前仇，却是代往来客商除了一件大害，众位英雄可也积德不浅了。”徐鸣皋等谦让道：“锄恶除奸。此是我等份内之事，何足挂齿。”此时天已明亮，即吩咐船户开船，直望京城而去。不一日到了湖北，大家就舍舟登岸，遵陆北上。行有半月光景，已到北通州，有当地官员迎接出来。张永就命本地方官备了车马夫役人等，一路趲赶前进，走了三日，已抵北京。张永便请徐鸣皋等十一位英雄先在馆驿安歇，他便当日进宫复旨。

武宗见张永已回，即着于宁寿宫召对。张永闻武宗召见，哪敢怠慢，就在内宫先行了礼。复命已毕，当下奏道：“奴才奉主上旨意，前往江西赵王庄，召取徐鸣皋等十二位英雄，奴才现已召至，皆在馆驿安歇。惟内有焦大鹏一人，因他自己已脱凡胎，苦苦乞休，当时奴才未敢遽允，后经徐鸣皋等一再代告，并允以焦大鹏之义弟伍天熊，现在九龙山，情愿招取前来，令他代职。奴才见他诚心不愿官爵，只得允诺。该

壮士又命奴才于万岁前代为转奏。上达天听。现在徐鸣皋等计有十一人在此，伏乞主上示下。”武宗闻奏，便问道：“据你说那焦大鹏已脱凡胎，这是怎么讲，难道他成了仙不成？”张永又将焦大鹏如何被宁王面前无敌大将军邝天庆杀死，如何以后被傀儡生救活，如何焦大鹏帮助七子十三生大破迷魂阵的话，前后细细奏了一遍。武宗闻奏，这才知道，因道：“既是如此，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而行，也只好随他独行其是便了。”张永又奏道：“焦大鹏虽说无志官爵，他临行时也曾言及，如朝廷有需用之处，他还出来帮助，并不置身事外，不过但不受官爵而已。”武宗大悦道：“这更难得了，到底英雄立志与众不同。”因又问道：“现在宸濠究竟是怎样的了？”张永又将各节奏了一遍。武宗当下传谕：所有应召之江南壮士，现授指挥之职；徐鸣皋等共十一人，着于明早在武英殿召见，不得有误。此旨当由内阁传了出去，徐鸣皋等十一人奉到这道圣旨，个个预备召见，自不必说。张永当日也奉旨先回东厂去了。

一宿无话，到了次日，天才黎明，徐鸣皋等十一人已穿了朝服，在朝房内候召。不一刻，只听三声鼓响，武宗临朝，百官朝参已毕，有地当值殿官喊道：“各官有事奏事，无事退朝。”但见张永出班，俯伏金阶奉道：“所有奉召特授指挥徐鸣皋等十一人，昨奉传旨召见，现在朝房候旨，请万岁示下。”武宗闻奏，便传旨着辰初三刻，在武英殿召见，所有总制军务、右都御史杨一清，着即一同前往。说毕退朝，各官朝散。

张永下了殿，便同杨一清同到朝房，知会徐鸣皋等人。徐鸣皋等见张永前来，大家皆站起来行礼。张永还礼已毕，便

指着杨一清向众人说道：“这便是总制军务、右都御史杨大人。”徐鸣皋等闻言，各各行了礼。杨一清又各问了名姓，然后分次序坐下。杨一清首先说道：“久仰英名，无由相见。今幸为同朝之士，将来建立功业，锄恶除奸，前程未可限量。所望一心为国，不失为忠义之臣。”徐鸣皋道：“蒙大人汲引之恩，承主上不次之擢，某等当竭力图报，上答高厚鸿慈于万一。不日均隶麾下，其有不谏之事，尚求凡事垂教，以期仰副大德，则是某等大幸。”杨一清闻言，见他们这一班虽是赳赳武夫，吐属甚是文雅，心中大喜。张永又将在葫芦套遇盗，多亏徐鸣皋等将那些草寇全行诛戮的话，说了一遍，杨一清更加喜悦，因道：“真镛现已造反，连日叠据甘肃所属飞驰奏章，请兵剿灭。宸濠固为心腹之患，但此时尚未显露反情，不便遽加征伐。光景圣意，先去剿灭真镛，俟宸濠反情大露，再行征伐。今得诸位同行，某亦可得资臂助了。”徐鸣皋道：“某等识见浅短，幸而成功，皆皇上之福与大人之威望，某等亦何敢妄逞己能。”

大家正在哪里谈论，忽见两个小太监飞跑而来，高声喊道：“皇上已临殿，特召张老公公、杨御史及十二位指挥，速去武英殿听候召见。”张永等闻召，那敢怠慢，当即与杨一清率同徐鸣皋等十一位英雄而去。

不半刻已到，但见官阙巍峨，香烟缥缈，说不尽那种富丽端严，真个是咫尺天威，令人不严而肃。张永、杨一清二人先至金阶伏俯，三呼已毕，只听武宗在上问道：“那新授十二个指挥，都在这里么？”张永奏道：“已敬谨前来，听候宣召。”武宗道：“着即宣他们上殿。”当有值殿官传宣下来道：

“旨意下，特召新授指挥徐鹤等上殿。”徐鸣皋等闻召，便一齐随着传宣官，到了殿上，俯伏金阶，口称：“臣徐鹤、徐庆、罗季芳、慕容真、狄洪道、王能、李武、杨小舫、包行恭、周湘帆、徐寿，愿吾皇万岁万万岁。”三呼已毕，跪在地下不敢抬头。武宗在上闪开龙目，望下观看，但见他们个个皆是仪表非俗，相貌魁梧，他日必为栋梁之器，龙颜大悦，因道：“请卿均赐平身。”徐鸣皋等又磕头谢了恩，然后站立一旁。

武宗又将各人打量了一回，因向张永、杨一清道：“这十二个指挥，若非俞谦密保，朕几为宸濠所误。”因又问徐鸣皋道：“卿等久在江西一带，宸濠所做之事，卿等可细细据实奏来。”徐鸣皋当下出班跪奏道：“臣等罪该万死，因宁王所为皆非正道，因此臣等欲为朝廷保护起见，以致狂妄胡为。”武宗道：“此正卿等忠义可嘉，何罪之有。究竟宸濠所为有什么大逆不道呢？”徐鸣皋不敢隐瞒，于是将一切情形，如何金山寺假作替身，暗自招兵买马，如何私造离宫，如何计献美女，如何潜养死士，谗害忠良，如何不称谕令，敢称谕旨，以及纵掠赵王庄，毒设迷魂阵，以往之事奏了一遍。

武宗听罢，龙颜大怒，当下说道：“逆濠叛迹已彰，罪在不赦。朕本即派兵前往，声讨问罪，奈叠据甘肃所属飞驰表章，奏称安化王寘镛刻已谋叛，擅杀甘肃巡抚，已据有庆阳、秦州各府州县，势甚猖獗，若不速为声讨，必致生灵涂炭，势成蔓延。卿等皆具有赤胆忠心，为民为国，今特遣右都御史杨一清，带领十万人马前往该处声罪征讨，卿等即着派入杨一清部下，随营差遣，务期各奋天良，竭忠尽志，一俟奏捷，朕定再加封官爵，以酬勋劳。所有一切事宜，均归右都御史

杨一清遣派，卿等不得稍有贻误。”徐鸣皋磕头谢恩，其余十位英雄也就叩头谢恩，已毕，站立一旁。武宗又向杨一清道：“现在真幡猖獗异常，昨又据阶州驰奏前来，奏称该州危急异常，请速发天兵声讨。卿可即于三日后带领兵马十万，随带新授指挥徐鸣皋等克日前进，务速讨平，毋负朕望。朕再加派张永随卿前往，以为监军之任，如有要事，可同张永和衷共济，总期早为平定，即日班师，论功授爵。”

杨一清也出班跪下，叩头谢恩道：“臣夙荷天恩，敢不竭忠报效，惟期叛王早日平定，上慰宵旰之勤，下免生灵之苦。臣遵即于三日后亲带兵马，率同十二指挥，星夜驰往。所有一切军务，臣自敬谨与张永和衷共济。断不敢任意独断，上负天恩，亦不敢贻误军情，有负重任。惟臣才疏识浅，恐不能胜，伏乞圣上再于各大臣之中加派一人，与臣同往，臣既可得其臂助，又觉事半功倍，臣不胜幸甚。”武宗道：“朕意已决，有卿前往，足能克敌，再加十二指挥听卿调遣，何患逆幡不平？卿但勉矢公忠，毋得读请。”杨一清遵旨，不敢再奏，只得退下。武宗亦即回宫，各官朝散。杨一清便令徐鸣皋等仍回馆驿，一面传檄各营，着令于明日亲赴教场，听候本察院详加精选，将弁兵勇，分派优次，以别前后左右之序，勿得迟延。切切，此檄。不知后事如何，要看其究，且看下回文中分解。

第七十四回 挂帅印杨御史讨贼 拒叛逆毕知府出征

话说杨一清奉了武宗之旨，挂帅出征安化王寘镠，当下退朝出来，即传檄各营所有将弁兵马，均着于次日齐赴教场，听候挑选。各营得了这个檄文，哪敢怠慢，果然次日天甫启明，俱已齐集教场。徐鸣皋等十一位英雄，也换了指挥服式，到教场伺候，等了一会儿，杨一清与张永二人俱骑坐马匹，前呼后拥，簇拥着一路而来，到了演武厅下马。此时兵部已将兵符将令恭送前来，杨一清先拜印绶，望阙谢恩，然后升入公座。诸将参见已毕，侍立两旁。杨一清这才查点三军，发出令箭一枝，命徐鸣皋为先锋，慕容贞为行军运粮使，徐庆、狄洪道为中军左右羽翼，包行恭、罗季芳为随营指挥，王能、李武、周湘帆、徐寿为随营参将，并传谕三军，择定九月初三拔队起程。吩咐已毕，杨一清与张永便率领徐鸣皋等入朝谢恩，并奏报开军日期，武宗又温谕了一番，然后各回私第馆驿。

到了第三日，正是九月初三，甫交启明，随征诸将以及大小三军，俱各顶盔贯甲，齐奔教场而来。到了教场，各按队伍排列两旁，真个旗幡鲜明，刀枪闪烁，说不尽军容之盛，如火如荼。徐鸣皋等亦各按本职，鹄立演武厅下。不一时，杨

一清与张永连辔而来，直至演武厅下马升座。诸将参见已毕，杨一清按随征花名册，点名已毕，即命升炮祭旗，杨一清率领诸将祭拜大纛。诸事已毕，即命先锋官督队先行。徐鸣皋便带了周湘帆、徐寿二人，为左右羽翼，督率三千兵马，上马前行。杨一清也就拔营，只听三声大炮，声震云霄，十万英雄一齐列队，扬威耀武，真不愧讨贼王师，直望甘肃进发，我且按下。

再说真幡自据了秦州、兰州、庆阳等各府州县，势甚猖獗。这日又率领贼将进攻巩昌，这巩昌知府姓毕，名唤云龙，原系山西大同人氏，由军功保举知府，身長七尺相近，黑漆漆面庞，颌下一部胡须，惯使一柄金背大砍刀，有万夫不当之勇，更是性如烈火，颇有忠心，只可惜他有勇无谋，不免那粗鲁二字。城中还有一位参将，姓郝名忠，也系山西太原人氏，与毕知府同乡。这郝参将系武举出身，亦生得臂阔肩宽，身躯雄壮，一双环眼，两道浓眉，紫巍巍一副面庞，乱糟糟满腮胡须，年有四十余岁，也是性情刚烈，惯使一杆双钩连枪，却与毕知府最为相契。

这日华知府正在书房清理公牍，忽见有个当差的慌慌忙忙进来禀道：“今有探子探得，逆贼真幡杀死本省巡抚，随据了秦州、兰州、庆阳、阶州各府州县，所到皆望风而降。现在又亲率贼兵三万，克日进攻巩昌，离城不过五六十里了，因此飞报前来，请令定夺。”毕知府一闻此言，只气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大喝一声，骂道：“你这大胆的逆贼，朝廷不曾薄待于你，不思忠心报国，反敢造反，杀死封疆大臣，夺据城池，还敢进攻巩昌，须放着本府不死，你若到来，俺把你这

叛逆拿住，碎尸万段，以为朝廷除一大害。”说着，就令探子再去打探，一面亲自骑马，直望参将郝忠衙门而来。郝参将也得知了寘镛的乱耗，二人便商议写了本章，飞驰进京告急，一面预备御敌各事，又即刻传令调齐守城兵马，准备开战不表。

再说寘镛自据了兰州等四府州县，便思进取巩昌。他手下有十数员猛将，皆是能征惯战之辈。这日带领三万人马，直望巩昌府而来。不一日已离巩昌府不远，当即下令放炮安营，休息一日。次日寘镛全身披挂，头带黄金盔，身穿一副盘龙锁子黄金甲，脚下花脑头战靴，手执一杆丈八长矛，坐下一匹黄骠马，后有人掌着一面大纛，旗中间写着一个斗大的“王”字，两排随着前军都指挥王文龙、后军都指挥杨立武、参将左天成、吴方杰、温世保、薛文耀、游击魏光达、高铭、孙康、刘杰，还有许多裨将，各各皆是顶盔贯甲，胯下皆骑着马匹。只听一声炮响，率领人马，直望巩昌而来。离城不远，但见城头上旌旗飘荡，寘镛知城中已有准备，便催开坐马，飞到吊桥口，大喝一声：“尔等听着，快报尔主将知道，叫他速速献城。倘有半字不行，俺王爷便踹进城了。”话犹未尽，只见城门开处，拥出一员大将出来，头带铁盔，身穿铁叶甲，手执一杆双钩连枪，坐下一匹乌骊马，见了寘镛，大声骂道：“大胆的逆贼，你不思叨祖宗之余荫，为国家尽忠，反敢潜谋不轨，忍心背叛，天良何在，朝廷何曾薄待你来？你如悔过投诚，早早下马受缚，将来朝廷或可念尔宗室，赦以不死，留尔余生。倘若执迷不悟，尽背天良，待俺郝老爷杀尔这不忠不孝之徒，上为朝廷诛一叛臣，下为百姓免那生灵

之苦，尔却有何话说，早早答来。”

真镛闻言，亦大怒道：“现在朝廷荒淫无度，巡幸不时，任用奸邪，不理政事，眼见得大明江山为人抢去。本藩上念祖宗创造艰难，不忍将锦绣江山为他姓所取，因此本藩替天行道，上受祖宗之基业，下为万姓造福，正是天与人归之候，何叛之有？尔不过一小小参将，敢拒本藩王师，封疆大臣，本藩尚将他置之死地，何况尔乎？若知进退，快将城池献出，将来不乏封侯之位，本藩自然另眼看待。倘执迷不悟，须知王师所指，谅你这巩昌一城，亦难作负隅之势，一经打破，便是玉石不分，那时尔等悔之晚矣。”郝忠听罢，不觉怒发冲冠，大吼一声：“待俺老爷将尔这叛贼拿住，碎尸万段。”说着催开坐马，望着真镛，迎面就是一枪刺来。真镛鞭梢一指，早见贼队中飞出一骑马来，上坐一员大将，手执开山大斧，大喝一声：“勿得有伤我主，待俺老爷来取你的狗命。”话犹未尽，那骑马已飞到郝忠面前，举起开山大斧，望着郝忠就劈。郝忠急将长枪架住，喝道：“好大胆的逆贼，皆是你等这班狗头助纣为虐，待俺老爷先将你这狗头杀了，然后再与叛首说话。但俺老爷枪下不挑无名之将，你可通报名姓过来。”只见贼将高声喝道：“你须听着，俺老爷乃安化王驾前前军都指挥王文龙是也，尔也须通过名姓。”郝忠也喝道：“逆贼坐稳了，俺乃大明正德驾前特授巩昌营参将郝忠便是，你可闻得老爷的威名么？”王文龙一听，哈哈大笑道：“吾道是谁，原来是个小小参将，也要在此耀四。俺老爷这柄开山大斧，人是杀得不少了，还不曾杀过这样一个小小官儿，今日既遇见了你，也说不得污我的大斧了。”说着，就是一斧砍来，郝忠急架相

迎，一来一往，大杀一阵，两边鸣金收军。

次日，寘镛又带领贼将挑战，城内毕知府也领了人马，大开城门，出得城来，排成阵势。毕云龙在马上—见寘镛，高声大骂道：“逆贼寘镛，早至军前受死，尔可认得毕老爷在此么？”话犹未毕，只见敌阵中飞出一骑马来，手执两柄八角铜锤，高声大呼道：“待俺后军都指挥杨立武老爷取你的首级。”说着，把马—拍，直飞过来，手举铜锤，认定毕知府当头打下。毕知府就急举起金背大砍刀，急架相迎，一面暗道：“这厮好生厉害，膂力不在我之下。”正自暗想，杨立武又一锤打来，毕知府又赶紧架开，趁势—刀砍到，杨立武也急急招架。二马过门，毕知府赶着兜转马头，手举大刀，连肩带背，向杨立武砍去，杨立武将铜锤架住。于是一来—往，大战起来，只杀得鼓角齐鸣，喊声大震。

战了有十数个回合，毕知府暗暗想道：“这厮勇猛过人，若不用拖刀计擒他，断难取胜。”心中想罢，又战了两合，便卖个破绽，拖刀拍马就走。杨立武急急追来，看着追得切近，毕知府忽将马头—带，—转身抡开大刀，出其不意，向定杨立武—刀砍去。杨立武猝不及备，登时被斩于马下。小军取了首级，即命打得胜鼓回城，当将首级悬挂城头示众。寘镛见杨立武丧命，当时即挥动全军并力攻打。走到城下，只见城头上擂木炮石直打下来，军士不能前进，只得鸣金收军，以免有伤兵卒。后来能否攻破巩昌，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知府尽忠参戎死节 将军建议元帅分兵

话说真镛见华知府杀死后军都指挥，当即率众攻城。怎奈城上擂木炮石如雨点般打下，不能前进，只得鸣金收军。回至贼营，当有谋士李智诚劝道：“主公不必性急，胜败乃兵家常事，谅此小小城池，还怕攻打不下么？”真镛便对众将怒道：“本藩自出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今日提兵到此，竟败在这一个小小知府手内，又折了我一员大将，明日不破巩昌，誓不回营。”

到了次日，真镛又挥动大军，来攻巩昌城。日夜攻打，一连攻打了三日，只是难破。真镛也无法可想，只得传令各军，猛力围攻，他便回营与众人商议道：“似此一座小城地，竟攻打不下，旷日持久，为之奈何？”谋士李智诚说道：“毕云龙守御甚固，更兼他勇猛非常，若以力攻，此城恐一时难下，据参谋愚见，不若密传号令，使各军假装疲备情状，以作诱敌之计。毕云龙本是有勇无谋之辈，一见我军疲备，必然统率全军杀出，我便且战且走。王将军可带三千人马，预先在城东埋伏，等彼出城追杀，可急急去袭巩昌，断彼之归路，再将号炮放起，我便回军掩杀，如此则毕云龙可擒，巩昌可唾手而得矣。”真镛听罢大喜，当将号令密传出去，各兵丁就渐

渐的有些懈怠之状。过了两日，只见旌旗错乱，队伍不齐，弃甲抛戈，七零八落，真现出那种疲备样子出来。

且说巩昌自被真镔攻打之后，毕知府与郝参将率领着守城兵士，真是日夜梭巡，毫不疏忽。这日忽见贼兵渐渐的有些懈怠，又过两日，只见贼兵大半倒戈卸甲，军气不扬，或坐或卧，甚是疲备。毕知府见此光景，心中大喜，便与郝参将说道：“贼兵如此疲备，正是我等得手之时，何不乘此机会挥兵出城，以精锐之师而攻疲惫之卒，且可攻其无备，杀他个片甲不留。不识将军意下何如？”郝参将闻说，并不思议，便大喜道：“太尊之言正合鄙意。”于是二人大喜，便传齐兵车，披挂上马，一声炮响。只听喊杀之声震动山谷，那些诱敌贼兵俱各且战且走。

毕知府与郝参将正与贼将酣杀之际，忽听城中一声炮响，毕知府吃了一惊，暗道：“此时城中谁人放炮，莫非有什么变动么？”正自疑惑，只听贼兵齐声大呼道：“我等奉了王爷之命，前来诱敌，知尔等有勇无谋，一见疲惫情形，必然挥军出城，攻我无备，那时便乘势袭取巩昌，以断尔等归路。此时巩昌已被我家前军都指挥王将军袭取多时了，尔等何尚不省，仍欲追杀么？依我等主意，不如早早下马投降，尚可免其诛戮，若再执迷不悟，定然玉石俱焚，那时悔之晚矣。”毕知府一闻此言，心中大惊，口内仍自骂道：“俺老爷误中尔等诡计，若不将逆贼擒住，碎尸万段，誓不为人。”说着抡刀乱砍。真镔在军中看见，一见如此光景，便将令旗一挥，那些贼兵将即一齐掩杀过来，左冲右突，但见刀起处人人丧命，枪到时个个身亡，好一场恶战，只杀得日月无光，旌旗减色，由

辰牌杀至申刻。毕知府与郝参将看看抵敌不住，正思奋力冲出重围，落荒而走，再作计议。忽有贼将左天成，蓦地在郝忠背后举起镔铁钢鞭，出其不意一鞭打下，将郝参将连人带马打成肉泥。

毕知府正与吴方杰死战，忽见郝忠被鞭打死，心中一慌，手中的刀一慢，早被吴方杰一枪刺中咽喉，挑于马下，当时取了首级。可怜两个忠臣，俱死于贼将之手。后人赞毕云龙力战身亡，捐躯报国诗云：

卓尔巩昌守，危城独力持。
刀芒挥贼将，马革裹残尸。
血战捐躯日，孤忠报国时。
可怜千古后，肝胆有谁知？

又有诗赞郝忠云：

大战沙场胆气寒，半生血肉染征衫。
忠魂到此犹遗恨，误失孤城属逆藩。

话说寔镛袭了巩昌，便率同众将入城，大排筵宴，犒赏三军。次日又盘查仓库，追拿毕云龙、郝忠的家小。所幸毕知府与郝参将二家眷属，早已逃出城去，不能为寔镛所获。寔镛犒军三日，又与李智诚议道：“孤闻宁远、西和两县，为巩昌根本之地，钱粮杂税，以该县为最富，若得此两县，巩昌便固若金汤。孤意分兵两支，以左天成攻取西和，吴方杰攻取宁远。此二城一下，其余会宁、伏羌、安定、通渭、岷州，皆不战可得矣。军师之意以为如何？”李智诚道：“主公卓识，正合参谋鄙意，可急分兵取之。”寔镛当即命左天成带领兵马三千，往攻西和；吴方杰带领兵马三千，往攻宁远。左天成、

吴方杰当下分头领兵去了，暂且不表。

再说杨一清大兵这日行至半途，忽有探马报道：“现在真镛围巩昌府，甚是危急，巩昌府知府已坚守半月，城中人心惶惶，若再救兵不到，巩昌就支持不住了。”杨一清闻报，一面飭探赶紧再探，一面飭令先锋徐鸣皋趲赶前行。走了一日，又见探子飞马前来，高声报道：“探得巩昌府被围甚急，不过日内即不能守了。”说罢，飞身上马而去。过了一日，又见探马报来说：“巩昌府已被真镛用诱敌之计暗暗袭取了，巩昌知府毕云龙、参将郝忠俱已尽节，现在真镛已盘踞巩昌，后又分兵往攻宁远、西和两县去了。”说罢，仍自飞马而去。

杨一清闻报好生着急，便与张永及诸将议道：“现在巩昌已失，宁远、西和又分兵往攻，若此两县再为逆贼所得，其势更觉浩大。本帅之意，拟一面分兵进救宁远、西和，一面自统大军直取巩昌，使逆贼不能兼顾，或者西和、宁远两县可保，而巩昌亦易于克复，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徐庆道：“元帅之计，妙是妙极了，末将以为与其分兵进救宁远、西和，不若分兵间道进取安化。彼处是真镛根本之地，所以资财家属尽在彼处，闻安化游击仇钺本无心思反叛，以迫于势，不得已故暂随之。现在真镛攻取各府州县，仇钺并未随征，推其意名为镇守安化，实则待兵援救，一俟大兵前去，他必开城献纳。今元帅若急分兵进取安化，只要安化一复，真镛必以为根本既失，大势已去，那时真镛可擒，巩昌可复，及已失之各府州县，也可不战而复得矣。不知元帅意下以为何如？”杨一清闻言，甚觉有理，当下说道：“徐将军之言甚合吾意，但安化之行，谁可任为己任？”徐庆道：“末将不才，愿当此

任。”杨一清大悦，即刻派兵三千，以罗季芳副之，便令徐庆去攻安化。徐庆得令，即便挑了三千人马，随同罗季芳就道趲赶前进。杨一清又飞令徐鸣皋改道进援宁远。此时一枝梅运粮已到，即命一枝梅带三千兵马，随同王能进援西和，一枝梅也就领兵即刻前进。杨一清便自统大兵，率领狄洪道、李武、包行恭、杨小舫及偏裨牙将等人，再望巩昌进发。暂且不表。

再说宁远县知县郭汝曾，这日闻报巩昌府已经失守，在城各官俱已殉难，他便与城守营守备赵尔锐议道：“叛王寘镛势甚猖獗，巩昌既失，他必分兵来取宁远。在将军之意，战守之策，当以何策为先？”赵守备道：“以愚意万不可战，今逆王其势方张，又以战胜之兵，来攻此县，若与交战，势难取胜。不若一面死守，一面飞章入告，请速发救兵来援。况宁远一城钱粮甚富，以粮草而论，虽周年可守也。未识尊意若何？”郭知县闻言大喜道：“高论甚合鄙意。”二人正在谈论，忽见探马进来报道：“叛王寘镛今又派令参将左天成，带领三千人马，来攻宁远，离城不远了。”郭知县闻言，即刻与赵守备商议守城之策。欲知宁远果守得住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郭汝曾议守宁远县 徐鸣皋伏兵土耳其墩

话说宁远县知县郭汝曾与守备赵尔锐，正在哪里议论守城之策，忽见探马来报：“逆藩寅镛既据巩昌，现又分兵，派令参将左天成来攻宁远。”郭知县与赵守备闻报，即督率兵丁，将各城门所有擂木炮石均安置停当，准备死守，一面又写了文书暨表章，分头求救告急。忽一日，又有探马来报说：“朝廷已钦派右都御史杨一清，督领精兵十万，猛将多员，限日进剿逆贼。现在大兵已到宁夏了。”赵守备与郭知县闻报，心下略觉稍宽，因彼此商议道：“现有天兵到此，何不赶修文书，前赴大营求救，或可分兵前来救援，亦未可定。”彼此都道甚好。于是又修了求救文书，差人星夜驰往杨一清大营，投递告急。差官去后，不到一日，又有探马来报：“杨元帅在宁夏闻报逆藩分兵攻取西和、宁远，刻也分兵遣将，飭令先锋徐鸣皋、指挥周湘帆、徐寿，带领精兵三千，间道进援宁远；行军运粮指挥慕容贞，指挥王能，带领精兵三千，进援西和，不日即可抵境了。”郭知县、赵守备闻报大喜，于是更加督率在城兵士，竭力御守。

这日天将晌午，忽听一声炮响，鼓角齐鸣，郭知县与赵守备正欲着人探听，忽见探子报道：“贼将左天成带领兵车，

已在城外挑战，请令定夺。”知县闻报，即刻飞马上城，向城外一望，只见左天成在马上大声喝道：“尔等守城官听者，现在朝廷荒淫无度，安化王应天顺人，特举精兵拯救生灵，所到之处，皆望风归顺。兹特派本参将前来，谕尔等知悉，速速献出城池，将来不患加官进禄；若执迷不悟，本参将即率领精兵攻打城池了，少不得玉石俱焚，那时悔之晚矣。”郭知县骂道：“逆贼胆敢如此，朝廷不曾薄待汝等，何敢造反！眼见天兵到此，尔等皆要身首异处了。”说罢，即命将檣木炮石放下。左天成也即督率贼兵奋力攻城。只听一声梆子响，城头上檣木炮石尽放下来，贼兵不能前进，只得鸣金收兵。次日又去攻打。这且按下。

再说徐鸣皋率领三千人马，正望宁远趲赶前行，忽见一骑马如旋风般跑来，走到军前，跳下马高声报道：“探得宁远县已被贼将左天成督率贼兵三千，攻打甚急，已将该城围得水泄不通了，请令定夺。”说罢，跳上马如飞而去。徐鸣皋闻报立刻传令三军，星夜趲赶前进。不一日，有向导官报道：“前面已离宁远不远，只有五六十里了。”徐鸣皋当即传令，再走四十里安营。不到半日，四十里已走下来，当即放炮安营立寨。休息片刻，徐鸣皋即带同徐寿、周湘帆及合营兵马，直望宁远城下而来。不一刻已离城不远，只听喊杀之声震动天地。徐鸣皋知是左天成在哪里攻城，当即传令三军兵勇杀上前去。三军得令，便呐一声喊，直望贼兵队里冲杀过来。左天成正在攻打宁远，忽见探子报道：“救兵已到，离城只有二十里，已立下营寨，现在已冲杀过来了。”左天成闻报，急传令众将发兵一半攻打城池，一半准备御敌，即刻以后队为前

队，列成阵势。徐鸣皋一见贼将已有准备，也就传令三军列成阵势。一声炮响，徐鸣皋已飞出阵来，大声喝道：“贼将何在，速来打话。”左天成就飞马走出阵来，怒道：“本参将系奉安化王谕旨，只因朝廷荒淫无道，不理朝纲，安化王应天顺人，救民水火，故特提大兵到此，以救生灵。尔是何人，敢来逆天行事么？快通名来，好待本参将取尔的首级。”徐鸣皋喝道：“无知逆贼，大胆匹夫，尔死在目前，尚不知觉，还放口出妄言，自取灭亡之祸。若问我老爷大名，乃总制军务右都御史杨元帅麾下先锋官，随营都指挥徐鹤是也。尔系何人，亦通下名来；我老爷枪下不挑无名之辈。”左天成道：“俺老爷乃安化王驾前防营参将左天成是也。徐鹤，尔这匹夫，胆敢口出狂言，违背天意，待俺老爷取尔的狗命。”说着举起大砍刀，向徐鸣皋当头劈来，徐鸣皋急将烂银枪架开。二马过门，徐鸣皋兜转马头，向左天成肋下就是一枪刺到，左天成也就急急将枪隔在一旁，翻起一刀，连肩带背向徐鸣皋砍下。徐鸣皋将枪向上一架，只听当的一声，将大砍刀掀开、拨回枪就认定左天成当胸刺去，左天成急架相近。二人一来一往，约战了二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两边的金鼓之声，真是震动山岳。又战了十数回合，两边鸣金收军。

当下郭知县早在敌楼上看得真切，见两军业已收兵，也就下了城头，回至县署，将守备赵尔锐请来商议道：“吾观两军对敌，贼兵势甚勇猛，恐大军急切不能得手。若令旷日持久，设使贼兵再有接应，其势更不可当。莫若今晚驰书前赴大营，暗约徐将军里外夹击，庶几事半功倍，不识尊意为何如？”赵守备道：“便是某也有此意，且看明日胜负如何，再

作计议便了。”当下赵守备退出。到了晚间，又与郭知县轮流上城巡视，一夜无话。

次日徐鸣皋又与左天成战了一阵，仍是不分胜负。徐鸣皋好生着急，便与周湘帆、徐寿说道：“贼将左天成武艺精通，兵机娴熟，急切尚难取胜。在两位贤弟有何妙策，可解宁远之围？若不急急救了此城，万一贼将再添兵接应，其势更不易敌了。”周湘帆道：“在小弟之意，莫若今晚便去偷营，使他猝不及备，或者可以杀他个片甲不留。”徐鸣皋道：“贤弟岂不闻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左天成非一勇武夫可比，智谋勇略，不在我辈之下。若去劫寨，是取败之道也，万万不可。我却有一计在此，拟于明日以诱敌之计擒之。”周湘帆道：“如何诱法？”徐鸣皋道：“我明日诈败，二位贤弟可预先带领校刀手五百名，离此东南五里土耳其墩埋伏。俟贼将追赶到此，出其不意，并力截出，我再掩杀过来，如此贼将可擒，宁远之围可解矣。”周湘帆、徐寿二人听罢大悦，随即挑选了五百校刀手，连夜出了营门，暗暗的向土耳其墩埋伏去了。

到了次日，左天成一面传令各军仍然并力攻打，自己到大营挑战。徐鸣皋也就披挂出来，两阵对圆，更不打话，便自交战。自辰至午，约战了有百十余合，仍是不分胜负。徐鸣皋即卖了个破绽，虚刺一枪，拨马便走。左天成见徐鸣皋败下，暗道：“他枪法并无破绽，何以败了下去，其中必然有诈，且自追去，再看光景便了。”一面想，一面提着大砍刀，紧紧追来。只见徐鸣皋等他追得切近，拨转马头，战不数合，复又败走。左天成看见暗道：“这明明是诱敌之计，瞒骗谁来？

我若不追，他必笑我胆怯，莫若追去；等到那时再议便了。”左天成复又追杀下来，徐鸣皋接着又战，看看已至土耳其墩，徐鸣皋将马头一拨，直至东南角上跑去。左天成在后看见，但见东南角上有座土岗，徐鸣皋只向哪里败下。左天成见此光景，早知道那土岗内必有埋伏，不敢前进，便将坐马勒定，高声笑道：“徐鸣皋不要走了，你的诡计，我老爷早知道了。我劝你早早回营，明日再与老爷决一死战吧，俺去也。”说着拨转马头，回营而去。徐鸣皋在前面马上，听了左天成这话，心下大惊道：“此人见识优长，早料到此间有了埋伏，此计不成，当另寻别法捉他便了。”心中想罢，便在马上飞令小军前往土耳其墩，将周湘帆、徐寿并五百校刀手调回，合兵一处，回了大寨不表。

且说宁远县郭汝曾、守备赵尔锐在城上，看见徐鸣皋败了下去，好生着急，又见左天成赶杀下去，更加着急，一会子见左天成独自回来，心中暗道：“不知徐将军胜负如何，若再败于他手，贼势更觉猖獗了。”欲令小军出城探听，又因各城门困得个水泄不通，不便出入，只得暗暗焦虑。到了晚间，仍然上城加意巡视。忽见城外射进一枝箭来，郭汝曾即命小军拾起，接过来一看，只见箭上绑着一封信。欲知这书信如何射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投密约射矢遣书 慢军心设计骄敌

话说郭汝曾正在城上巡视，忽见城外射进一枝箭来，当命小军拾来观看。但见箭头上绑着一封书信，当即将书解下，就灯火下先将信面一看，原来是徐鸣皋的书。即将信囊抽出，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见上面写道：

总制军务右都御史杨部下行军指挥前部先锋徐鹤，谨致书于汝曾郭大令足下：

某不才，奉主帅将令，以逆贼寘镛分兵围攻宁远，遣某督率前部飞驰进援，比来已数日矣。对阵数次，皆难取胜。昨日某诱敌之计，逆料贼将能为我所诱，便可借此成擒，以解尊处之困。不图计未成而敌已识破，枉劳无功，用是深惜。今日尊处之围不解，某固不敢撤队，且窃虑逆贼，以该贼将旷日持久攻打不下，势必加兵前来，现在左天成已勇猛难敌，若再加兵接应，则该贼将兵力更厚，欲败其势，更有倍难于今时者。

为今之计，利在速战，盖速战既不需时日，且可使贼将胆寒。故特驰书奉达，请约明夜三更，某当率全军直捣城下，与贼将死战。足下务督守城诸将士，开城突围，里外夹击，使该贼将腹背受敌，某再分兵于紧要处

所埋伏以待，则贼将庶几可擒，而尊处之围亦可解矣。是否有当，立盼回书，不禁延颈待命迫切之至。

徐鹤谨上。

郭汝曾将书看毕，大悦，随即下城，亲往守备署内，与赵尔锐商议道：“顷者徐鸣皋遣书前来，暗约我等明夜三更时分，督率守城兵卒突围力战，里外夹击，使贼将腹背受敌，则贼将可擒，而此城之围可解矣。某意似觉可行，合里外两处兵力夹攻贼将，虽贼势甚固，恐亦难支持得住。不识尊意以为何如？”赵尔锐道：“某愚见所及，早有此意。今徐鸣皋既有书前来暗约，此举真不可失之机会也。何不立即回书，便约明夜合力举事，俾得早解此围，早擒贼将，以免阖城生灵涂炭之苦。”郭汝曾闻言大喜，立即写了回书，密差心腹小军，暗暗偷出城去，驰往徐营投递。

四更将近，投书的小军已至徐营，正欲投递进去，当被巡夜小军捉住，随即报与徐鸣皋道：“小军们正在巡夜，忽见营外混进了个奸细，现已被小军们捉住，请令定夺。”徐鸣皋即令带进帐来审问，小军答应，即刻将下书的人带进大帐，跪在哪里。徐鸣皋道：“尔是哪里来的奸细，胆敢窥探本先锋的大营，究系何人所使，快讲！”只见那下书的禀道：“小的不是奸细，是我家太爷差小的前来下书，说是有机密禀报。”徐鸣皋闻言，便问道：“你家太爷既令你下书，这书在哪里，可呈上来。”那个小军即将衣服解开，贴肉取出一封书信，呈递上去。徐鸣皋先将封面看过，然后将囊抽出，但见上写着：

宁远县知县郭汝曾顿首再拜，谨上复于鸣皋将军麾下：

顷奉手书，备聆一是。某以樗栎之才，守此危卵之

城，正虑弗克保全，乃蒙雄师遥临，以救生灵涂炭，某感愧何似。今者贼将势甚猖獗，若不急速扑灭，恐覆巢之完卵难期，与其坐失危城，不若与决死战，此正某有志而未敢遽行也。乃诲我谆谆，实深感佩，敢不如约，以副雅望。倘能一战胜齐，别危城幸甚，大局幸甚。仓卒作复，书不尽言。

汝曾顿首

徐鸣皋看罢大悦，随即命人赏了来使，又与那下书的说道：“你回去上复你家太爷，就说书中所言，我已知道，届时如约前往，断不误事，请他也速速预备便了。”那下书的答应，当即磕了头，退出帐来，急急的仍然回城而去。徐鸣皋也就与周湘帆、徐寿二人说道：“周贤弟明日可带领五百校刀手，离此西南十里青草岗埋伏。哪里是往巩昌必由之路，明日巳牌时分左天成败后，必走此处前往巩昌，贤弟可截杀一阵。彼时左天成定然疲倦，贤弟可力擒之。若过巳牌不到，贤弟即可收军掩杀回来，如途遇左天成，也须奋力擒获。万一不能途遇，可急急前来接应，不可有误。”周湘帆答应。徐鸣皋又与徐寿说道：“你明日在阵上，我与左天成交战时，你务要生擒两个贼兵过来，回到营中，立刻将他斩首，随将他号衣剥下。你便穿了他的号衣，再令心腹小军一名，也将号衣给他穿上，各带防身兵刃，暗藏火种，仍自杂入贼兵队里，混入贼营，于二更三点在贼营内各处放火，但听信号一响，即便奋杀出来。如遇左天成得便下手，即将他生擒过来，或将他杀死，务要割取首级带回，不得有误。”徐寿答应。徐鸣皋又密令合营兵丁，明日上阵，务要假装疲惫，不可奋勇争先；三

更时分却要并力死战，如有退后者立斩。合营兵丁俱已得令。徐鸣皋吩咐已毕，便至后帐安歇。

次日一早，左天成又来索战，徐鸣皋当即披挂上马，两阵对圆，更不打话，即便刀枪并举，两人奋勇争斗。酣杀之际，左天成留神观看，但见官兵虽然排成阵势，个个皆不如前，颇有退缩之意。左天成看罢，心中暗道：“军气不扬，任主将勇猛过人，也是不能成事，眼见早晚敌军必溃了。”心下甚是喜悦。徐鸣皋故作不知，只是奋力死战，自辰牌时分直战至申初，方各鸣金收军。

此时周湘帆早已带了五百校刀手，暗往青草岗去了。徐寿也将贼兵捉住两个，带回营中，随即将贼兵杀了，把他的号衣脱了下来，自己换上，又将那一件密令一个心腹的小军穿好，各人暗藏了火种，无非硫磺焰硝之类，又带了兵器，即刻出了营门，一齐杂入贼兵队里，混进敌营而去。徐鸣皋回营之后，饱餐了一顿饮食，进入后帐歇息了一会。到了初更时分，复又密令合营各兵，即刻造饭饱餐，于三更时分并力杀至敌营，如有一人退缩，定按军法立斩。各兵得令，哪敢怠慢，也就即令造起饭来，大家饱餐，只待三更时分出战，按下不表。

再说城中郭知县与赵守备，当日也密令守城兵卒于二更造饭饱餐，三更奋勇开城突围杀出，留郭知县仍然守城，赵守备督队前往。贼将左天成自阵上见了官兵那般退缩的光景，回到营中，暗自说道：“今日敌军甚是退缩不前，如此看来，军心已是不振。再过数日，敌军必然溃败，吾当于彼时乘其溃败掩杀过去，徐鸣皋可擒，而此城亦唾手可得矣。”暗自想

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各军见主将如此，也就有些懈怠起来。看到了三更，忽见小军进帐报道：“后营火起。”左天成闻报，即刻派人去救。尚未移时，又有人报道：“营中各处皆有了火了，请速定夺。”左天成一听，知道不妙，也立刻上马出帐观看。才出得帐来，忽听炮声响处，四面八方大兵杀来。毕竟左天成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徐鸣皋活捉左天成 一枝梅计败吴方杰

话说左天成正在帐中安歇，忽见一连数起来报，营中各处火起。左天成知道有变，即刻披挂上马，才走出帐外，又听一声炮响，只见巡营小军飞奔前来，高声喊道：“前面城中各军杀到，后路敌营全军杀来，请速速预备厮杀。”左天成一闻此言，只惊得手慌脚乱，也赶着传令合营兵卒奋勇死战。哪里晓得各兵丁见主将已经疏忽，他们也就疏懈起来，一闻此令，又见各路大兵杀到，前后夹击，真个是个人不及甲，马不及鞍，手忙脚乱，哪里能够御敌。左天成见此光景，知道不能取胜，便思逃走。正自暗想，忽见一人从背后杀到，左天成赶即拨转马招架。你道这人是谁？原来就是徐寿。他在营内各处放了火，一听炮声响亮，他便杀进帐去，砍倒几个小卒，搜寻左天成不见，他又杀出帐来，却好遇见左天成骑在马上，指挥兵丁奋勇厮杀，他便从左天成背后杀来。

两人正战得难解难分，忽见徐鸣皋杀到，徐寿便舍了左天成，去往各处赶杀兵卒。可怜那些兵卒，只杀得如砍瓜切菜一般，个个怕死，皆情愿归降。徐寿正杀得高兴，又遇见宁远县守备赵尔锐杀来，当下便合兵一处，大刀阔斧，不分皂白，各处乱杀起来。徐鸣皋力战左天成，竭力厮杀，两个

在哪里战到四十余合，不分胜负。徐鸣皋急将枪杆一挥，只见全军团团围拥上来，将左天成困在垓心，拼力死战。左天成也是死战，左冲右突，不能杀出重围，看看抵敌不住，因暗道：“我若再不杀出，便要束手待缚了。”遂大喊一声，这刀一起，一连杀死数人。只听呐喊一声，杀开一条血路，把马一拍，跳出重围，出得垓心，便思落荒而走。哪里晓得才出营门，却好徐寿从后营杀出，才到前营，正欲再杀进去，偏又遇见左天成逃出营来，他便截住又杀。一个马上，一个步下，徐寿身躯灵便，只见他那把刀如旋风舞雪一般，只在左天成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砍杀进来，又兼他窜跳进纵，灵便已极，左天成稍一大意，坐下的马腿已被徐寿砍去一只。那马倒下，左天成也就跌下马来，小军一见，立刻拥上前去。左天成大喝一声，也就立刻爬起来，这刀一起，一连又杀了几个小军。那些小军不敢上前，左天成趁此正欲逃脱，徐寿又赶杀上来，接着徐鸣皋又复杀到，三个大将又血战起来。左天成抖擞雄威，力战二将，毫无破绽，徐鸣皋暗暗喝采。左天成仍是死战。

彼此又混战了一会儿，杀得徐鸣皋兴起，遂大吼一声，一枪刺去，左天成急将大砍刀架开，趁势复进一刀，用一个枯树盘根，认定徐鸣皋两腿砍来。徐鸣皋即将身子一偏，跳出圈外。左天成一刀砍空，又因他用力太猛，便向前一倾。徐鸣皋眼尖手快，左手的枪出其不意在左天成右膊上这一点，左天成正欲还刀招架，徐鸣皋已转身进来，便将枪杆用力在左天成的手腕上一击。左天成不曾躲闪得及，正中手腕，手这一松，只听叮当一声，一把金背大砍刀掷落在地。徐鸣皋乘

势伸开猿臂，将左天成的勒甲绦抓住，轻轻提过马来，望地下一擲，喝令小军绑了。当时小军奋勇上前，将左天成按定，绑缚起来，一齐收队回营。徐寿仍在贼营内逢人便杀，宛如入无人之境，那些贼兵只恨爹娘少生了两腿。徐鸣皋见徐寿仍在哪里乱杀，当即传令：“贼将已经擒获，尔等各兵丁如愿归降者，本先锋体上天好生之德，准其一并归降，如不愿降者听便。”此令一出，哪个不愿归降？贼兵三千，除自相践踏以及杀死的不计外，归降者倒有一千余人，其余不过数百人逃走去了。徐鸣皋当即鸣金收军，赵尔锐也收兵回城而去。所有贼营中器械旗帜，皆由降军送入大营收纳。徐鸣皋又传令降军另在一处屯扎，即命徐寿、周湘帆二人暂行管带。此时已过巳牌时分，周湘帆在青草岗等候贼将未到，所以也就回营缴令，与徐寿合在一处，暂行管带降军。当日休息一日，次日宁远县知县郭汝曾、守备赵尔锐又前来过谢，并抬了许多牛马，到营内犒赏。徐鸣皋又到城中回拜了一次，这才传令合营三日后拔队，望巩昌前进。这且按下。

再说一枝梅随同王能带领三千人马，去救西和。及至县界，西和已经失守，当下便离城二十里下寨。吴方杰见有援兵前来，一面差人到巩昌飞报，请加兵接应，一面准备对敌。一枝梅安营已毕，次日即带同王能并合营兵士，前去攻城。吴方杰也就开城出来接战。两边排成阵势，吴方杰在马上喝道：“何来小卒，胆敢到此攻城？若是识时务的，早早下马投降，将来安化王登了大宝，尔亦不患无官禄荣身。若执迷不悟，本将军这枪下可是容情不得的。”一枝梅听罢，哈哈大笑道：“逆贼毫不知耻，甘心助逆，为天下耻笑，尔尚扬扬得意。尔

之祖宗不知作了几世孽，生出尔这不忠不孝的儿子来。还在大言不惭，抗敌天兵，毫不知悔。尔可知死期已至，何尚茫茫无知耶？”吴方杰听罢大怒，喝道：“毋得多言，尔可通过名来，与我决战。”一枝梅道：“逆贼尔且听着，我乃总制军务、右都御使杨元帅麾下军运粮使、特授指挥慕容贞是也。逆贼尔亦通过名来，俾俺老爷刀下不斩无名之辈。”吴方杰也说道：“尔不过一名小卒，敢自口出大言。既要老爷通名，尔可在马上坐稳了，不要跌下马来。我乃安化王驾前参将吴方杰是也。”说着，即手起一枪，直杀过来。一枝梅即将镔铁点钢刀架住，两人搭上手便大战起来。一个是钢刀起处犹如出海蛟龙，一个是枪杀过来好是归山猛虎，只杀得两边喊声大振，金鼓齐鸣。足足战了有五十余个回合，忽被一枝梅翻起一刀，正中吴方杰马腿，吴方杰败回城中去了。一枝梅见他败走，当即将鞭梢一挥，全军皆追杀过来。赶到城下，吊桥已经拽起，不能过去，只得鸣金收军。

次日又去挑战，吴方杰不出，只将檣木炮石放下，军士不能前进，仍然收军。次日又去挑战，吴方杰仍然不出来。一枝梅便令各军大骂，吴方杰还是不理。一枝梅便密令各军席地坐骂，一连骂三日，各军渐渐有些怠惰起来。接着又骂了一日，到第四、五日，各军或坐或卧，抛戈弃甲，在哪里休息，并无骂声。吴方杰在城上看见如此光景，以为各军疲惫，当即传令开城，将所部三千人马一齐杀出。一枝梅见城中有了举动，也就密令所部准备厮杀。忽听城中一声炮响，城门开处，只见贼兵蜂拥出来。一枝梅看得真切，等贼兵来得切近，忽然一声梆子响，那些或坐或卧的兵卒，一个个直立起

来，出其不意截住就杀，而且奋勇争先，以一当十。贼兵猝不及备，自相践踏，纷纷望后退下。一枝梅早已抄出贼兵之后，见贼兵退了下來，即大喝一声，举起刀来，如破瓜切菜般拦杀上去。吴方杰知道中计，也就飞马上前，敌住一枝梅大杀。二人一往一来，又杀了有二十个回合，吴方杰看看抵敌不住，却待要走，王能又带了一支军拥杀上来。吴方杰力敌二人，又勉强战了十数个回合，实在抵敌不住，只得手舞长枪，刺中两个小卒，夺路而走，一枝梅、王能在后紧紧相追。不知吴方杰可能逃得回城，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九回 西和城慕容行刺 安化县徐庆进兵

话说吴方杰被一枝梅用了骄敌之计，杀得大败，接着王能又带了一支兵将吴方杰团团围住，吴方杰枪挑了几个小军，夺路向城中逃走，一枝梅与王能随后紧紧追来。到得城下，吴方杰已过了吊桥，随将吊桥拽起。一枝梅等不能前进，只得收军回营。次日又去攻城，吴方杰但令小军坚守，并将檣木炮石打下，一枝梅督率军了一连攻了数次，只是不能前进，只得仍然收军。回至营中，密与王能议道：“你今夜可小心守营，我去城中一走。如果得手，但听城中连珠炮响，你即率兵前来攻城，我便出城接应，里应外合，便可克复此城。但万万不可泄漏，要紧要紧。”王能答应。一枝梅挨到二更，即脱去外衣，换了夜行衣靠，提了宝剑，暗暗地出了大营，直望城中而去。

不一刻到了城下，越过护城河，走到城脚下黑处，将身子伏定。等到三更时分，他便使出壁虎游墙的手段，由城脚下一溜烟游上城头，先将头伸在城墙垛子空穴处，四面探了一遍，见有两个小军在哪里手敲更锣，是个守夜的样子，其实是一面敲锣，一面打盹。一枝梅一见，也不惊动，即将身子向上一缩，便由那城墙垛子缺处上了城头，还在那个守更

的小军头上拍了一下。那小军被他一拍，惊醒过来，回头一看，并不见人，还疑惑是同伴的拿他取笑，哪里知道是一枝梅已经进城。那小军既不曾看见有个人影，也觉罢了，还在哪里将更锣敲了起来。

一枝梅下得城去，便各处探听了一会儿，打听吴方杰的大帐。那知吴方杰并不在营内居住，却在西和县衙门里。一枝梅打听清楚，望西和县署而去。不一会到了哪里，四面一看，见县署里外防备甚严。一枝梅便溜到西和县衙后垣墙外，由哪里窜上屋去，一路穿屋越脊，到了里面，侧耳静听，但闻敲锣击柝之声不绝于耳。一枝梅伏在屋上观看，忽见二堂旁边夹巷内，有个更夫敲着锣，提着灯笼，行走而来。一枝梅等他来得切近，他从屋上便轻轻往下一跳，将手中宝剑即在那更夫脸上一晃，口中说道：“你叫我便一剑送你的性命。”那更夫正低着头向前走，忽见迎面从屋上跳下一人，又拿着宝剑在自己脸上一晃，只吓得魂飞天外，赶忙跪在地下，哀求说道：“求大王饶命。”一枝梅道：“我非大王，你不要怕，且不许高声。我只问你这县内太爷现在何处，你实告诉我，便饶你性命，不然即将你砍为两段。”那更夫低低哀求道：“你老不要问俺家太爷了。可怜俺家太爷已被贼将吴方杰攻破城池，将他杀死，他现在住在这里。”一枝梅道：“这吴方杰现住何处，你亦须从实说来。”那更夫道：“现在上房居住。那上房共计五间，他住在上首末了一间，其余皆是他的护卫居住。现在还不曾睡觉，在哪里议论，明日要差人去往巩昌，求反王的救兵呢。”一枝梅听说，复道：“你这话可真么？”那更夫道：“小的何敢撒谎。”一枝梅道：“既不撒谎，我便留你一

条狗命，等我办过事再来放你。”说着，便将更夫背绑起来，用宝剑在他身上割下一块衣衿，塞在他口内，又将他拖到一个僻静处所，抛在哪里。

一枝梅照着更夫的话，一路穿房越屋，寻到上房，望下一看，果是一顺五间。他便蹑足潜踪，走到上首末了一间屋上，一伏身从檐口倒垂下来，两只脚挂在屋上，身子倒垂下来，从风窗外面望了进去。只见里面灯光犹明，尚未熄灭，隐约间有人坐在一张交椅上打盹。一枝梅再凝神一看，正是吴方杰，并未卸着铠甲，坐在哪里打盹。一枝梅望得真切，赶着将窗格轻轻拨开，真是他本领高强，拨了一会窗格，总不曾将吴方杰惊醒，连个声息儿都没有。他见窗格已经拨开，又赶着轻轻地跳下屋来，就使了个燕子穿帘的架式，从窗外穿进房间，噗一声先将房内灯火吹灭，然后提着宝剑，直望吴方杰刺来。走到吴方杰面前，便喝了一声道：“逆贼醒了，俺慕容将军前来结果你性命。”说着按定宝剑，直对吴方杰胸膛。此时吴方杰被一枝梅喊醒，他便急急地要站起身来，提刀来敌。那知一枝梅的宝剑早已按定，何能容他还手，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吴方杰惊醒要站起来的那点工夫，一枝梅的宝剑已刺入吴万杰胸膛内去了。可怜吴方杰连哎呀一声都不曾喊出，就一命呜呼，往见阎罗天子去了。

一枝梅见吴方杰已死，当即梟了首级。此时已经天明，一枝梅就带了首级，出得县署，飞跑到城头上，将连珠炮放起。那些守城贼兵，到了这个时刻，俱已打盹的打盹，疲倦的疲倦，一听连珠炮响，个个都惊慌起来。一枝梅提着吴方杰的首级，大声喝道：“尔等听着，尔家主将已被我老爷取了首级，

现已身亡，尔等如要性命，速速开了城门，将老爷的兵马迎接进来，归降在老爷麾下，饶尔等的性命。倘若不然，少时大兵到来，将尔等全行诛戮，那时可悔之晚矣。”话犹未完，只见有几个不怕死的，拿着刀奋勇抢杀过来。一枝梅便大喝一声道：“好不识好歹的狗头，我老爷格外加恩，不取尔等性命，尔等反要抢杀过来，这可不要怪老爷心毒了。”说了宝剑一挥，登时砍死了几个。内中就有那怕死的，见了如此光景，主将已被他杀了，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本领可以与他对敌，不如早早归降，尚可保全首领，因此就有急急跑下城头去开城门的，有的情愿归降的。一枝梅此时也就住手不杀。

只听城外一声炮响，瞥眼间遥见本营内刀矛耀日，旌旗蔽空，王能督着三千精兵抢杀过来。一枝梅急急下了城头，走到城门口，命人将吊桥放下，自己便飞跑过去，止住所部精兵不要进城，就在城外依城屯扎。各兵得令，当即安下营寨。一枝梅又将归降的贼兵不足一千余人，编入自己队伍以内，又命所部各兵两人监察一人。又命王能就在城外驻扎，督率新旧兵卒，恐防滋事。他便暂假县署居住，又将吴方杰尸首叫人掩埋起来，又着人将那个更夫放去，又命人将吴方杰的头用木笼装好，提着木笼，在城内大街小巷知照居民，安抚百姓。又差人投往大营报捷，并请委知县前来接印，以便自己撤队回营。又命人将已故被杀知县的尸首搜寻出来。用棺木盛殓，掩埋标记，随后招取家属来领，并事后请恤，以慰忠魂。

诸事已毕，那满城百姓见一枝梅克复了此城，无不欢呼载道。一枝梅在西和专等杨元帅派委知县前来接事，他便拔

队起程。所有部下新旧各兵，皆经一枝梅严加约束，真个是军令禁严，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百姓无不欢喜。等了有十日光景，已奉到杨元帅的大令，调往巩昌，合兵攻打，所有西和遗缺，着于在籍绅士中公举一人，暂行代理，候访旨简放新任到来，再行交卸。一枝梅奉了这件公事，当即将内城绅士请来，说明此话，由绅士大家公举去了，这可不必细说。一枝梅也就传令拔队起程，望巩昌进发。暂且按下。

再说徐庆同罗季芳带领三千人马，到了安化，安营已毕，即日排成阵势，便去攻城。徐庆骑在马上，到城下大声喊道：“尔等守城官听者，可速报你家主将游击仇钺出来答话。”守城兵卒便急急地去报仇钺知道。仇钺一闻此言，随即披挂上马，飞出城来。一见徐庆，喝声骂道：“此乃安化王根本之地，何来小卒，胆敢前来侵犯城池？”徐庆也骂道。“好大胆的逆贼，敢助叛王造反么？俺乃总督兵马、右部御史杨元帅麾下指挥官是也，特来擒你。”仇钺听罢，不觉大怒，飞舞开山大斧直杀过来。徐庆赶将方天画戟接住，二人好一场大杀。战到有二十余合，仇钺虚砍一斧，拨马落荒而走，徐庆紧紧追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仇钺暗地说前情 杨元帅督兵攻逆贼

话说仇钺虚砍一斧，拍马落荒而走，徐庆在后紧紧追来，大叫：“逆贼休走。”仇钺哪里答应，没命地催马前奔。看看追下有二十余里，前面有座高山，山下有座古庙，仇钺到了哪里，四面一看，见无人行走，即跳下马，高声望后喊道：“徐将军休得穷追，某有话奉禀。”徐庆闻言，也就跳下马来，走到仇钺面前，将手一拱说道：“有何见教，某当洗耳恭听。”仇钺道：“此庙无人，颇堪说话，某等且到里面叙谈便了。”徐庆答应。

当下二人将马牵入庙内一旁栓好，二人重新见礼已毕，席地坐下。仇钺首先说道：“某方才有犯虎威，出言不逊，尚乞原谅。”徐庆道：“彼此彼此。”仇钺道：“将军以某为真助反王谋叛耶？”徐庆道：“将军忠义素著，某亦闻名久矣。今者如此，岂迫于势不得已，姑为牵就，以待将来，不识将军之心是否如此耶？”

仇钺道：“将军之言，是真得某之本心矣。某所以姑为牵就者，欲待其时，以报恩于主上也。某自高曾以至今日，世受国恩，虽粉骨碎身，不足报朝廷于万一。岂以安化王谋叛，某便忍心害理，不顾朝廷累代之恩，但思目前富贵，某虽不

才，断不忍而处此。而况此等富贵，名不正，言不顺，即使官居极品，独不怕万世遗臭，为人唾骂，某又何忍忘厥本来，致祖宗饮恨于黄泉，某留骂名于万世乎？某当叛王谋逆之时，即拟拼着一死上报国恩，然一再思维，与其徒死于国家无益，不如忍辱苟活或可报恩于国主耳。区区之心，实本于此。今将军雄师直抵，某不难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第叛王耳目甚多，若疾遽为之，恐画虎不成，反受其害。故仍不得不暂为隐忍之计，以待叛王势衰。区区之心，想将军当亦可以曲谅。为今之计，叛王现据巩昌，杨元帅大兵已直达彼处，某昨闻宁远、西和已经克复。叛王虽现据巩昌，不久当亦为杨元帅所破。即使负隅死守，叛王知某部下尚有兵数千，必来召调，那时某阳为奉调，阴实进攻，蠢尔叛王，当于彼处擒之。那时将军可一面急急分兵来取安化，此城可唾手而得矣。不识将军以为然否？若以我为不谬，则某固大幸，亦国家之大幸。倘不以为然，或以某为虚谎之辞，搪塞之语，某请明心迹于将军之前，使将军知某非偷生之辈、畏死之人也。”说罢，即将所佩宝剑掣出，便欲自刎。徐庆赶着止道：“将军忠义，神人共鉴，顷蒙见教，亦皆金石之言。幸勿轻生，某当遵命便了。”仇钺听说，便收回佩剑，复向徐庆说道：“既蒙洞鉴，铭感难忘。某还有一言，愿呈尊听，幸将军俯而纳之。将军此回可诈称受伤不出，一面急遣心腹，星夜前赴杨元帅大营，将某所呈各节密禀元帅，仍请元帅檄调将军回赴巩昌，并力进攻逆贼。叛王一至危急，势必前来调取，那时某当暗助将军成功便了。”徐庆大喜。二人说毕，出了庙门，飞身上马。徐庆故作受伤之状，在前狂奔，仇钺在后紧紧追赶。徐庆走到

离营不远，在马上大叫道：“俺误中逆贼利斧，大败而回，速来救我。”各官一闻此言，蜂拥上前，将徐庆救回本营去了。仇钺也就回城，两边也就各自罢兵。次日，仇钺出城索战，徐庆吩咐坚守营门，不许出战，须俟创伤稍愈，再与交锋。仇钺一连攻打了几日，只是攻打不下，也就各自按兵不动。徐庆自那日回营，诈称受伤不出，却急急暗差心腹，写了书信，星夜驰往巩昌，将仇钺所言各节禀告元帅，暂且不表。

再说杨元帅统率大兵，离巩昌府三十里下寨。安营已毕，即命杨小舫带领三千人马，前去城下挑战。寔镛正在城中与李智诚说道：“宁远、西和两县，迄已多日，为何总不见报捷，难道那两处有什么变卦么？”李智诚道：“宁远知县郭汝曾、守备赵尔锐，皆肝胆忠义之士。所虑他预有准备，死守不战，而且城中粮饷丰足，若坚守不出，虽周年亦难攻破，但愿他急急出战，则宁远可唾手而得矣。至于西和，主公倒不必虑。闻得西和县令闇弱无能，虽守城官稍有智谋，亦卑不足道。得吴将军前去，其破必矣。所虑者杨一清已统大兵前来，万一中途闻知宁远、西和两处皆有兵攻取，他便分兵驰往救援，急切就难必得了。”寔镛道：“便是孤亦虑及于此。宁远、西和离此不过百里，何以胜败绝无音信，孤甚属不解。”

正在哪里谈论，忽见巡门官进来报道：“今有宁远县逃回小军，报称敌将徐鸣皋，暗约宁远县令里应外合，夹击大营，全军覆没，现在左将军已被敌将徐鸣皋生擒活捉去了。”寔镛闻报大惊，即令巡门官将逃回小军唤来问话。巡门官答应出去，即刻将逃回小军带进大帐，跪在地下，寔镛问道：“左将军如何被敌将捉去，你可细细奏来。”那小军便将宁远县如何

坚守，左天成如何攻打，后来徐鸣皋如何头次诱敌，左天成如何识破，徐鸣皋又如何暗约宁远县令合兵夹击，左天成不曾防备，如何被捉，细细说了一回。寔镛又问道：“你知这徐鸣皋是何官职？”那小军道：“闻说是杨一清部下的先锋。”寔镛听说，便大骂道：“杨一清呀，孤与你向无仇隙，尔何得败孤大事，使徐鸣皋生擒孤家大将，孤与你誓不两立了。”说罢，便令小军退下，寔镛痛骂不已。

李智诚道：“参谋之意，左将军既已被擒，亦无法可想，惟虑西和兵力太单。宁远一城，杨一清既分兵驰救，西和亦必分兵前往救援，若再如宁远里外夹击，如之奈何？主公宜急加兵星夜驰往，以厚兵力，方觉妥当。”寔镛闻言，甚觉有理，因道：“孤现在部下大将不过数员，还要防备杨一清统兵到此，但此去谁可胜任呢？”正在疑虑，又见巡门官进来报道：“今有探马来报，西和县城已被吴将军攻破，县令亦已阵亡。现在吴将军已将所部兵丁，移驻城内去了。”寔镛闻言大喜，便令巡门官退出，又与李智诚道：“吴方杰既得西和，可不必加兵前往。”李智诚未及答言，又见巡门官匆匆进来报道：“今有探马来报，杨一清自统大兵十万前来攻取，已离巩昌只有六十里路了。”寔镛闻言，即令探马再探。

不到半日，又有探马来报：“探得杨一清所统大兵十万，已离城外三十里下寨了。”寔镛闻言大惊，便与李智诚道：“似此如之奈何？”李智诚道：“主公勿虑，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此一定不移之道。可即传令各营火速出城，乘其初到安营未定，奋勇攻击，虽不能伤他的大将，也可先挫他锐气，然后徐徐图之。以逸待劳，断无不胜之理。”寔镛闻言大

喜：“军师之言，正合孤意。”遂即传令各营奋勇迎击。

各军得令，正在预备出城，忽见守城官飞马来报：“敌军已离城下不远，请令定夺。”寔镛闻报，即刻披挂上马，率同后军都指挥王文龙、参将温世保、薛文耀、游击魏光达、高铭、孙康、刘杰，并裨将等众，带领三千兵马，飞出城来，早见敌军已列成阵势，在哪里挑战。寔镛便顾左右问道：“哪位将军前去交战？”只听答应一声：“末将愿住。”寔镛视之，乃游击高铭也。寔镛道：“将军此去，务要猛力挫动他的锐气才好。”高铭一声得令，手举八角铜锤冲出阵来。杨小舫一见，也就提刀飞马杀到。毕竟胜负如何，且听下回文中细细分解。

第八十一回 高铭智败杨小舫 刘杰弹打周湘帆

话说高铭手提八角铜锤飞出阵来，直望敌军冲杀过去。杨小舫一见，也就提刀飞到阵上，大喝一声：“逆贼休得猖獗，待俺老爷前来擒你。”高铭当即将马勒定，高声问道：“来者何人，快通下名来，俺老爷锤下不击无名之辈。”小舫喝道：“逆贼听了，俺乃总督兵马杨元帅麾下随营指挥杨小舫是也，你亦须通过名来。”高铭也喝道：“俺乃安化王驾前行军游击高铭是也。”杨小舫当下骂道：“朝廷不曾薄待尔等，有恩不报，胆敢助纣为虐，今日天兵到此，也该及早归降，或者可免一死，乃不思悔悟，仍敢口出狂言。安化王造反，皆尔等怂恿而成，若不先将尔等碎尸万段，何以扫除叛王。逆贼休得狂言，看老爷的刀吧。”说着舞动大刀，如泰山压顶般直望高铭砍下。高铭一见，说声：“来得好。”即将左手的锤向上架住，抡动右手锤向杨小舫击来。杨小舫赶紧让过，也就乘势复一刀砍来。二人一来一往，只杀得旌旗减色，日月无光，两边喊杀之声震动天地。彼此战了有三四十个回合。杨小舫正在酣战之际，忽听贼兵队里鸣起金来。高铭一闻金声，当即虚击一锤，跑回本阵。杨小舫也不追赶，亦令鸣金收军，回到大营缴令，杨元帅便命他偏帐休息。

高铭回至本营，缴令已毕，便与安化王说道：“末将正与敌人酣战，眼见敌人要败下去，何以王爷鸣金收军？”安化王道：“孤见敌将甚为骁勇，恐怕将军有失，因鸣金收军。且待明日上阵再擒他便了。”高铭道：“末将却有一计，明日阵上，等末将与敌军酣战之时，王爷可吩咐如此如此，敌将包可擒矣。”寔镛闻言大喜，当下收军回城不表。

次日一早，杨小舫便又提兵前去索战。寔镛吩咐放下吊桥，率领大队到了阵上，排成阵势。高铭当先出马，两人一见，更不打话，即交战起来，两边的鼓声果真震动天地。彼此又战了二三十合。忽闻贼军中又鸣起金来，杨小舫不知是计，只以为又如昨日那般光景，也就预备喝令鸣金收军。那知高铭就在这个工夫，先把马一拍，故意望本阵退去。杨小舫见他退回本阵，便抢杀过来。只听一片金声，响得振耳，杨小舫也就不赶，退回本阵过来。那知高铭出其不意兜转马头，飞奔杀到杨小舫背后，举起双锤，连肩带背打下。杨小舫说声不好，幸亏杨小舫功夫纯熟，急将坐下马一夹，略带偏缰，让了过去。此时杨小舫杀得兴起，复兜转马头，望贼队中冲杀过来。

高铭接着杨小舫，且战且走，看看到了本阵，忽听鼓声一起，一声呐喊，贼兵团团地围拥上来，将杨小舫困在垓心，四面拥杀。杨小舫自知中计，当下便抖擞精神，飞动大刀，左冲右突。那些贼兵，被杨小舫的大刀如砍瓜切菜般，杀的实在不少，无如贼兵太多，杀了一层，还有一层，只是不能杀出重围。又听贼兵四面八方齐声喊道：“不要放走敌人，务要将他捉住，以报我家左将军之仇呀。”杨小舫看看抵敌不住，

正在十分危急，忽见东南角上贼兵纷纷倒退，外面一支兵杀到，当先马上坐着一人，高声喊道：“杨贤弟勿惧，我来助你。”说着长枪一摆，只见那些贼兵抵当不住，立刻让出一条路来。徐鸣皋杀进重围，正欲与杨小舫并力杀出，忽见高铭手执铜锤，又杀进来。徐鸣皋一见，也不说话，当即从斜刺里手起一枪，直望高铭刺去。高铭只顾抢杀，不提防斜刺里一枪刺到，高铭闪躲不及，正中大腿，不敢恋战，负痛走出阵外去了。杨小舫趁此与徐鸣皋二人也就杀了出来，回归本阵。

即此一阵，杨小舫虽然被困，徐鸣皋救出重围，却不曾受一点微伤，倒反将贼兵杀死数百，又刺中高铭一枪，还算大胜。杨小舫便令军中，掌起得胜鼓回营缴令。你道徐鸣皋如何晓得，来救杨小舫？只因他从宁远得胜回来，从此经过，闻得杨小舫被困，他便急急前去解围。

当下二人进了大营，杨元帅一见徐鸣皋回来，甚是大喜，因将宁远情形问了一遍，徐鸣皋也细细说明。杨元帅将他慰劳一番，便令于偏帐安歇。徐鸣皋复又说道：“贼将左天成，已经被末将生擒过来，打入囚车带回。现在末将军中，候元帅示下。”杨元帅便命枭首，号令辕门。徐鸣皋这才退下。当即回至本营，将囚车打开，拖出左天成，即在军中斩了首级，又将首级带至大帐，请杨元帅验过，这才号令出去。徐鸣皋回到本营，暂且安歇。少时，众兄弟也就前来探问，徐鸣皋接着，大家叙谈了一番，然后各回本帐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正预备出战，忽见小军报道：“慕容贞与王能已从西和回来，现在营外候令。”杨元帅当即传见，问了一遍，大加慰劳，遂命将吴方杰的首级号令营门。此时早有细作报入城

中，寘镛一听，不禁大怒，随即统率全军，奋勇杀出城来，到大营讨战。杨元帅闻报，也就亲统大军，出了营门。两边排成阵势，各列全阵脚，只听贼兵队中鼓声响处，寘镛早在门旗内飞马出来，大叫：“杨一清前来会话。”杨元帅也就飞马来阵上，不等寘镛开口，便先大声骂道：“逆贼寘镛，尔系藩王，受恩深重，虽肝脑涂地，不足上报朝廷，乃敢潜蓄异志，图谋不轨，今本帅奉旨帅师，特来问罪，尔应该痛悔前愆，自缚请罪，才是道理，还敢拒敌王师，实属不法已极。负恩的逆贼，该死的匹夫，有何面目见先人于地下乎？”说着，向左右一呼：“哪位将军代我将这逆擒来问罪？”话犹未毕，早见周湘帆一声答应：“末将愿往。”说着手执长枪，飞马而来。

寘镛被杨元帅大骂了一顿，只见他怒目圆睁，咬牙切齿，也向杨元帅骂道：“杨一清，你休得狂言，孤便谋反，是夺取姓朱的天下，与你何干？你站稳了，待孤前来擒你，将你碎尸万段。”正欲自己出马，早见刘杰飞马出来，大声说道：“此等无名小卒，何须王爷动手，待末将擒来便了。”一面说着，已经飞马到了阵前。却好周湘帆已到，彼此通了姓名，刘杰也是用的枪，二人搭上手，便大战起来。只见两杆枪犹如两条蛟龙，在那里乱舞，一来一往，足足斗了有二十余个回合，彼此不分胜负。我军队里却恼了一支梅，立刻舞动镔铁点钢刀，飞马杀至阵上助战。贼兵队里见有人助战，王文龙手执丈八长矛，也就飞马出来，敌住一枝梅接战。两对儿刀枪并举，煞是好看。

这一场恶战，只杀得旌旗蔽日，尘土冲天，好不厉害。看看刘杰抵敌不住，要败下去。周湘帆那里肯让他逃走，枪这

一紧，将刘杰紧紧裹住，不能分身。此时刘杰欲走不能，欲战不得，只有招架之力，并无还枪之功，只杀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再战一会儿，一定要送性命了，万万不能再战下去，只得拼命将周湘帆的枪急急架开，两腿把马一夹，虚刺一枪，逃下阵来。周湘帆见刘杰败走。哪里肯舍，也就紧紧追赶下去。刘杰此时见周湘帆赶上，忽然急中生智，暗道：“我何不如此如此，虽然不能将他擒过马来，也叫他知道我的厉害。”主意已定，随将手中的枪按在鞍鞞上面，即在腰间掏出个弹子，觑定周湘帆来得切近，出其不意，反身一弹打来，正中面门。周湘帆哎呀一声，跌于马下。毕竟周湘帆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周湘帆中弹昏沉 鹤寄生送药解救

话说周湘帆追赶刘杰，被刘杰掏出弹子打中面门，周湘帆登时跌于马下。刘杰回马来抢，早被我军救回去了。一枝梅见周湘帆受伤，不禁大怒，当下大叫一声，举起大刀，竭力向王文龙砍去。王文龙赶着躲闪，坐下马已被一枝梅砍了一刀，那马负痛狂奔去了。一枝梅仍欲追赶，杨元帅在门旗下看得真切，急令鸣金收军，两军各自回营。

一枝梅回到营中，急去周湘帆帐内看视，只见他卧在铺上，呻吟不已。一枝梅又仔细将他面门受伤处看了一回，但见不红不肿，只现紫黑色。一枝梅看罢，知道是中了药弹，随取丹药给他敷上，以为必有效验。哪里知刘杰这个药弹却与众不同，是用毒药煅炼而成，平时不肯轻用，若遇万分危急，才将此弹发出。只要打中人，并不红肿，只发紫黑色，人即昏迷不醒，到了七日，就要一命呜呼了，所以那些平常丹药解救不得的。一枝梅将丹药给他敷上，一众弟兄轮流看视。

到了第二日，一枝梅以为都要轻松少许，哪里晓得仍然如此。一枝梅等心下着急，正欲设法解救，忽见小军来报：“营外贼将王文龙，指名将军出马交战。元帅下令，令将军即刻出马。”一枝梅听说，顾不得周湘帆，当下就披挂全齐，提

刀上马，出营而去。这里徐鸣皋等也就吩咐小军小心服侍，一齐上马出营观阵去了。到得营外，早见两边立成阵势，王文龙坐在马上，耀武扬威，只索一枝梅出战。一枝梅听说，哪里耐得住，即刻手举大刀，一马飞出，直向王文龙，连肩带背，如泰山压顶，一刀砍下。王文龙见来势甚猛，赶着将丈八长矛架住。两人搭上手，就大战起来，一个似归山猛虎，一个似出海怒蛟，两边鼓角之声震撼得山摇地动。这一场大战，只杀得飞沙扑面，尘土冲天。二人一来一往，战了有四十个回合，只是不分胜负。

我军队里却恼了徐鸣皋，大叫一声：“贼将休得猖獗，我来取你的狗命。”说着手执银枪，飞马过来，举枪便刺。贼队中见有人助战，参将温世保也就飞舞钢叉，直杀过来，接住徐鸣皋厮杀。徐鸣皋奋勇争先，不遗余力，杀到有十数个回合，忽然大叫一声，一枪刺去，正中温世保马头，那马登时壁立起来，将温世保掀于马下。徐鸣皋急急赶上一枪，正要结果他性命，忽见迎面一个黑影飞到，徐鸣皋知道有暗器，赶着将头一偏，躲避过去，不曾遭打。就在这个闪电穿针的工夫，温世保已被贼队中抢了过去。你道徐鸣皋看见那个黑影子，是什么暗器呢？在徐鸣皋固然知道，就是我做书的也知道，特恐看书的不甚清楚，与其令看书的掩卷猜详，何如我作书的直截了当说出来，使看书的早为明白。却原来这个黑影子，就是刘杰打周湘帆的那个弹子。刘杰在门旗之下，见温世保的马被徐鸣皋一枪刺中马头，温世保从马上跌下，他便一马飞出来救，又恐赶救不及，被徐鸣皋结果性命，因此急急地掏出弹子，直望徐鸣皋打来，实指望徐鸣皋也如周湘

帆那样，被他打中一弹。那知徐鸣皋眼快让过，就在这个工夫，刘杰一马冲出，将温世保救回本阵去了。徐鸣皋见温世保已被人救回本阵，复转身来助战王文龙，那王文龙可是真镠面前第一个猛将，虽有一枝梅、徐鸣皋二人夹战，他却毫无惧怯，那一支丈八长矛不亚当年长坂坡张桓侯的利害，只见他架开刀，格开枪，不但招架，还要复刺。三个人在那战场上，只杀得团团乱转，两边小军齐声呐喊助威。

杨一清在门旗下，看见王文龙如此英勇，也甚是暗暗喝采。自辰至午，战了有两个时辰，不分胜负。王文龙见不能取胜，杀得兴起，遂大叫一声，先将一枝梅刀急急架开，顺手就是一矛，直望徐鸣皋刺到。徐鸣皋冷不提防，躲让不及，大腿上中了一矛。徐鸣皋拨转马头，负着痛并不回营，也趁王文龙出其不意，刺他一枪，中他的肩膊。王文龙不敢恋战，拨马逃回本阵去了。这里徐鸣皋也鸣金收军，与一枝梅回归本阵。徐鸣皋回至本帐，将铠甲卸下，用敷药将腿上的创敷好，又用旧绢扎缚起来，幸喜受伤不重。杨元帅使命徐鸣皋好生养息，等创伤全好，再行出战。徐鸣皋等却不放心周湘帆弹伤如何，便一齐来到湘帆帐内。但见周湘帆仍睡在那里，昏迷不醒，日渐沉重。

看看已有了三日，徐鸣皋等好生着急，知道这弹伤非平常丹药可治，杨元帅也焦急非常，不知用何丹药可治。大家正在忧虑，无所措手，忽见有个小军到大帐内报道：“启元帅，现在营门外有个道士装束，叫什么鹤寄生，要见徐先锋，有要紧话说。他已经进了营门，小的们恐他是个奸细，不准他进来，现在营外候示，请令定夺。”杨元帅闻言，即命将徐先

锋传来，有差官答应，即刻将徐鸣皋传进大帐。杨元帅问道：“现在营外有个什么鷓寄生，要面会将军，有要话说，不知将军可认得此人否？”徐鸣皋一听大喜，当即禀道：“禀元帅，这鷓寄生是末将的师伯，他乃七剑十三侠中的道友，惯使飞剑，能在十里之外取人首级，前者赵王庄大破迷魂阵，也有他在那里。今特来此，必有用意，还求元帅请他进来，或者就因周指挥面受弹伤，势甚沉重，特来医治，亦未可料。”杨元帅听说，即命请他进来。差官一面去请，杨元帅就一面下帐迎接。

少刻鷓寄生进来，杨元帅将他上下一看，果然生得仙风道骨，满面的剑侠之气。杨元帅当即迎上，拱手说道：“不知高士远临，有失迎迓，尚望勿罪。”鷓寄生也就拱手答道：“山野村夫，怎敢劳元帅的虎驾。”说着，杨元帅就将他迎入帐内，分宾主坐下。徐鸣皋等一众英雄都上来见过礼，鷓寄生便对杨元帅说道：“久仰元帅威名，如雷贯耳，今幸得见，实慰平生。”杨元帅也谦让道：“本帅尸位素餐，毫无建立，今者奉旨提兵到此，全赖诸位将军帮助之力，为朝廷锄恶除奸。前者闻得高士在赵王庄，因宁王潜谋不轨，特遣妖人摆设迷魂阵，幸赖高士等仗义除妖，大破迷魂毒阵，使宁王丧胆寒心，不敢遽行起事，则皆高士等上为朝廷，下为百姓。本帅实深钦佩，久与徐将军谈及，亟思一见姿颜，旋据徐将军言及，高士遨游四海，无所定踪，至今犹以未见颜色为憾。今幸惠临，实慰平生之愿了。”

鷓寄生谦让了一回，因问道：“周湘帆现在哪里，为何不见前来？”杨元帅道：“周将军昨为贼将刘杰弹子打伤面门，日

来颇觉沉重，虽经敷药，毫无效验，现在人事颇觉昏迷。本帅正虚无所措手，今蒙高士远临，不识高士尚有灵丹可治否？”鹤寄生道：“便是贫道也为周湘帆中弹而来。昨在天台，偶尔与傀儡生对弈，忽见玄贞子飞剑驰书，详称周湘帆被贼将刘杰用药弹打伤面门。此弹非寻常丹药可治，他这药弹用毒药锻炼而成，只要打伤皮肤，并不红肿，只发紫黑色，只要七日，毒气攻心，虽神仙也不可治。玄贞子特命贫道用仙露明珠丹解救，故此贫道奉了玄贞子之命，特地赶来。现在既已昏沉，必须赶治才是，就烦元帅差徐将军，同贫道前去一看如何？”杨元帅闻言大喜道：“难得高士可以解救，非特周将军之幸，亦国家之幸也。本帅就陆高士一行。”鹤寄生道：“徐将军带领贫道前往足矣，何敢劳元帅玉趾。”杨元帅笑道：“高士尚能不远千里而来，本帅不能奉陪么？断无此理。”说着便站起身来，向鹤寄生道：“当得领道。”一面说，一面就抄在前面，领着鹤寄生，到周湘帆帐内而去。

不一会已到，杨元帅将鹤寄生让进。鹤寄生走至周湘帆卧处，先将他面色一看，只见满面发青，额角上有一大块紫黑色的伤痕，又见把两目紧闭，人事昏迷。鹤寄生便在身旁取出一个小葫芦来，将塞子拔出，倒出一粒丸丹，约有红豆大小，掏在手中，命人取了一盏开水，将丹丸研开，给周湘帆徐徐灌下。不知周湘帆果救得活命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鷓寄生力辞杨元帅 王文龙巧激一枝梅

话说鷓寄生将丹丸与周湘帆服下，不到两刻，说也奇怪，只听周湘帆腹内骨碌碌响了一阵，忽然翻身，向着床外口一张，哇的一声，吐了许多黑水，登时清醒过来。二目睁开，但见鷓寄生坐在一旁，周湘帆一见，便开口问道：“师父，你老人家何时来的？”鷓寄生便将上项的话说了一遍。周湘帆才知自己的命多亏鷓寄生救活，登时便要下床叩谢，鷓寄生忙止道：“不可闹此虚文，还须静养三日，方可全愈复元。你且卧下静养，我们到外面坐吧。”杨元帅也止住周湘帆不可劳动，周湘帆只说了一声再谢。杨元帅便留王能、李武在那里照应，于是又一同来到大帐，仍然分宾主坐下。杨元帅向鷓寄生致谢道：“周将军多蒙解救，本帅是铭感难忘。”鷓寄生让道：“此乃贫道份内之事，何足挂齿。所幸周将军现已无碍，贫道也算不虚此一走。”杨元帅便命设筵款待，鷓寄生再三辞谢道：“贫道尚欲云游，就此告别，日后再会便了。”杨元帅道：“难得高士翩然而来，本帅东道未伸，哪有就去之理。本帅还有一言奉告：方今干戈扰攘之秋，正志士有为之日，叛王未获，众逆未擒，某识浅才流，还乞高士不弃，以国家为心，共图逆贼，则国家幸甚，某之幸甚。高士何可惠然而来，幡然遽

去呢？”鹤寄生道：“贫道疏懒性成，正如野鹤闲云，到处栖息，现在叛王气数业已将终，得元帅与诸位将军共力锄奸，不日行将殄灭。惟叛王有个心腹的贼将，名唤周昂，现在尚未到来，不久必到。此人武艺高强，智谋深远，将来到此，必有一番恶战，那时元帅务要小心，然亦不过萤火之光而已，断不能成其大事。彼时自有人暗助元帅，生擒他过来。为今之计，贫道预存丹药数粒，设有需用，可照贫道那样治法，必然有效。贫道话尽于此，不敢再饶舌了，望元帅宽宥，即便放贫道出营，以遂本愿。”说着，就将丹药取出，交给杨元帅收好，便即告辞。杨元帅随：“高士既如此高尚，某本不敢强留，惟东道未伸，务要屈留半日，聊敬地主之谊，其他断不敢再拂雅意。不识高士尚蒙俯允否？”鹤寄生见杨元帅如此殷勤，不便再拂盛意，当下答应道：“既蒙元帅如此厚待，贫道当遵命便了。”杨元帅大喜，即刻命人摆出筵宴，大家痛饮了一回，俱各尽欢而散。鹤寄生也就于席散后，告辞出营去了，杨元帅等人送出大营而别。

再说寔镛见连日攻打，两军皆不分胜负，便与李智诚道：“似此相持，何日才可得手？诸君有何妙计，不妨各抒所长，俾早日将杨一清这班匹夫置于死地，便可长驱大进，不然师老无功，如之奈何！”只见王文龙上前说道：“末将却有一计，明日可急急分兵两支，暗暗埋伏城外，末将便去挑战，诱他前来攻城，那时便合力围去。虽不能令他全军覆没，也可伤他两员大将，聊挫锐气，然后再另设计谋擒之。”寔镛闻言，说道：“将军此计虽好，但敌军惯用诱敌之计，恐不能瞒过他来，这便如何是好？”王文龙道：“王爷如以为然，即令分兵

前去埋伏。未将明日若不能使敌人中计，愿甘军令。”真镛大喜，遂即传令出去，令薛文耀带领一千挠戈长枪手，暗伏南门外关帝庙内，只听城头上号炮一响，便冲杀出来，围裹来将，务要合力擒捉，如违令者斩；又命魏光达带领五百弓箭手、五百校刀手，在北门外雌鸡坡埋伏，但听城中号炮一响，即便拥杀出来，校刀手在前，弓箭手在后，以断敌军接应，务要奋力接杀，如违令者立斩。薛文耀、魏光达得令而去。到了半夜，即将两支兵悄悄地偷出城来埋伏。

次日王文龙便去索战，一枝梅即披挂上马，随后杨元帅也率同各将一齐出来。内中即有周湘帆、徐鸣皋因枪伤未曾全愈，其余狄洪道、杨小舫、王能、李武、徐寿、包行恭，皆披挂出来。两阵对圆，各射住阵脚，一枝梅手抢大刀，当先出马，向王文龙骂道：“杀不退的逆贼，尔又前来送死么？俺老爷今日若不将你擒住，劈尸万段，以报前日徐先锋一矛之仇，誓不回营。”说着抡起大刀，冲杀过来。王文龙接着就杀。

两人交上手，战有十数个回合，王文龙便虚刺一矛，拨马便走。一枝梅暗道：“这厮并无破绽，何诈败而去，其中必有诡计。”一枝梅便按兵不赶，口中大喊道：“逆贼，你之诡计，俺老爷已经识破，不足为奇，你敢再来对敌么？”王文龙闻言，便拍马跑回，口中亦大喊道：“匹夫，俺便与你对敌，又谁怕你来？”说着就是一矛刺到，一枝梅将刀格开，即便还他一刀。两人搭上手，又战了七八个回合，王文龙又走，一枝梅还是不赶。王文龙又拨马回来，哈哈大笑道：“我道你有惊天动地之能，出鬼入神之技，原来是一个小胆的匹夫。我家王爷看错人，临出阵时，我家王爷还那样谆嘱，向俺说道：

敌军中惟有慕容贞一人不可轻敌。自我看来，不过如三尺孩童，毫无知识，我不过将你作耍，试验你胆量何如，你便以我为诱敌，连追也不敢追了。天下之事，得诸耳闻，实在不如目见，以此观之，亦徒有虚名耳。”说罢，复大笑不止。

一枝梅被他这几句话一激，只气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大叫一声：“逆贼坐稳了，你休得口出大言，看俺老爷来取你狗命。不必说你那些七零八落的残兵，就便千军万马，又何惧哉！俺老爷今日不将你贼碎尸万段，誓不回营。”说着把马一拍，飞赶过去。王文龙见他赶来，心中大喜，暗道：“此番被我激上了。”当下便勒马持矛，又大笑道：“好小子速来，我与你战一百合。”一枝梅大怒，一马冲到王文龙面前，手起一刀，便向王文龙连肩带背砍去。王文龙急架相迎。一枝梅抖擞雄威，奋力厮杀，恨不得一刀就将王文龙砍为两段，方泄胸中之恨。怎奈王文龙武功精通，枪法高妙，膂力过人，不能取胜。此时一枝梅杀得兴起，一刀一刀裹将进来，王文龙暗暗喝采。两人又战了三四十合，王文龙拨马又走，一枝梅看看赶上，王文龙接着又战。一枝梅心中早已明白，知道他是诱敌之计了，却不肯说出反齿话来，惹他取笑。只是一件，明知前面有埋伏，居心又要在元帅前显显自己本领，偏向有埋伏的处所杀了去，足见自己胆识过人。因此一枝梅奋勇赶去。

看看赶到城下，忽然王文龙不知去向，一枝梅便在马上大骂。忽然抬头一看，见真镛在城头上望下笑道：“来将莫非慕容贞么？你如识时务，即早归降，孤定然另眼看待，倘仍不悟，可不能怪不放你生还了。”一枝梅大骂不止，只见真镛

在城头上将令旗一招，忽听一声炮响，一枝梅说声：“不好，今番却中他计了。”说着兜转马头，拍马就走。才过吊桥，只见四面八方不知多少兵马，团团拥杀上来，左有薛文耀，手执大刀，飞马杀到；右有魏光达，手持长枪杀来。只听一片喊杀之声，皆道：“不要放走敌将呀。”一枝梅与薛文耀、魏光达两人大战不已，撇开刀，架开枪，还要还刀去杀，真个如生龙活虎一般，被那一千长枪手团团围住，好似铜墙铁壁。一枝梅左冲右突，只是不能杀出，忽然心生一计，从马上直跌下来，一只脚还挂在踏镫上。薛文耀一见，以为一枝梅受伤落马，便抢上前，想要一刀结果他性命。哪里晓得他是用的个金蝉落马计，一枝梅见薛文耀来得切近，出其不意，便从马腹下翻起，一刀直向薛文耀挥去。薛文耀真个不曾提防，竟被一枝梅一刀挥为两段，跌下马来。一枝梅复将身子向上一缩，又上了马，大杀起来。毕竟一枝梅如何出得重围，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李智诚献书诈降 杨元帅运筹决胜

话说一枝梅用了金蝉落马计，杀死薛文耀，复又跳上马，与贼兵厮杀，抡动镔铁大砍刀，便如砍瓜切菜一般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那些贼兵，碰着的皆作无头之鬼。魏光达此时腿上也中了一刀，不敢恋战，急急逃出重围走了。王文龙见魏光达败走，薛文耀被杀，他便奋勇又杀进来。一枝梅见了王文龙，恨不能生啖其肉，又舞动大砍刀，与王文龙对杀起来。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见贼兵纷纷倒退，冲进两骑马来。一枝梅瞥眼看见包行恭、徐寿杀到，一枝梅在马上大喊道：“速来杀贼，我们可奋勇去抢城。”说着，只见包行恭、徐寿那四把刀，真是神出鬼没，杀个不了。三人便会合一处，大杀起来。王文龙见势不好，死力接战，反被包行恭等三人围住，不能脱身。那些贼兵又纷纷退了下去，只站得远远的在那里呐喊。真镛在城头上，远远看见王文龙反被敌人围住厮杀，急令温世保、高铭、孙康、刘杰出来接应。王文龙正在危急，幸亏温世保等杀出城来，将他救出重围。一枝梅等三人复又赶杀了一阵，这才鸣金收军。这一场恶战，只杀得尸如山积，血流成河。一枝梅等大获全胜，掌了得胜鼓回营。当下杨元帅代他三人记了功，便令各回本帐安歇不表。

且说王文龙大败而回，见了真镛，好不羞耻。计点兵丁，已伤了十分之七，王文龙因此大败了一阵，便欲自刎，真镛忙拦道：“今日之败，非将军之过也，实在敌人勇猛过人，难于取胜。为今之计，怎么设个法儿，才可将敌军打败呢？杨一清一日不死，孤一日不安。”李智诚在旁说道：“主公放心，某有一计，管教主公稳据巩昌，杨一清束手待缚。”真镛道：“军师有何妙计，便请见教。”李智诚道：“今日虽大败一阵，其计即出于此。某明日便遣书作降，暗约杨一清里应外合，再以利害说之，他必深信无疑。等他前来攻城，那时可出奇兵将他擒住。主将既已遭擒，众将尚何足虑，然后再另设计图之，大事可定矣。”真镛听罢大喜，随即将书写好，差了心腹小军前去投递。

此时业已天晚，那小军急急出城，跑到大营，先与守营官说明原委。守营官进帐，与杨元帅禀道：“今有城中小军，前来投书，云有机密事面禀。”杨元帅闻言，即令传他进来。守营官退下，走到营门外，将投书的小军带了进去。那小军一见杨元帅，便跪在下面，口中说道：“小的奉了军师之命，前来下书，求元帅观看，万万不可泄漏。”元帅道：“书在哪里，可呈上来。”那小军便在身上掏出，就递上去。杨元帅将书拆开一看，只见上写着道：

行军参谋李智诚，谨再拜上书于杨大元戎足下：

某以一介书生，本不敢心存异志，乃迫于叛王之势，强为参谋，明知画虎不成，反受其害。今者军麾莅止，某早拟投诚部下，借赎前愆。惜未得其便，故不敢卒然趋前。日来一战，已足令叛王丧胆，兹者各将俱有退志。某

敢布微忱，明日三更，便请大兵直捣，某当令心腹开门迎接，刀矛所指，叛王可擒矣。谨布区区，聊当赎罪，如蒙传谕，乞告来人。匆促仓皇，书不尽意。谨白。

杨元帅将书看过，便与来人说道：“你回去上复你家军师，就说书中之意，本帅已经知道，叫他切切不可误约。”那小军答应着，回城去了。

到了城中，将杨元帅答应的话说了一遍。李智诚与真锜大喜，遂命魏光达：“带领五百校刀手埋伏月城里面，但见杨一清进城，即便将他围住，能捉活的更好，不能务要将他杀死，算你头功。”又命温世保、高铭：“各带兵马二千，暗暗出城，明日三更，等敌营各军前来攻城，你便前去劫他的大寨，然后再回兵掩杀，不可有误。”又命孙康、刘杰：“明日务要与敌军混战，先挫他的锐气。”诸将答应，各去预备不表。

再说杨元帅自投书小军去后，便传齐众将，并与张永议道：“今者敌人有降书献来，暗约本帅明夜三更前去攻城，李智诚即为内应，诸位之意以为如何？”张永道：“此皆敌军因屡次失利，明知叛王难成大事，故有此举，元帅径去何妨。”徐鸣皋道：“老公公所见虽是，但某犹有虑者，其中必有诈降情事。因连日屡战屡败，将欲乘此机会，前来暗约，彼必料我大胜之后必有骄意，彼即乘机诈降，使我无疑，率兵前往，彼却阳为内应，阴实欲于进城时，出其不意图之。我若信以为实，是中彼之计矣。以某之意，不若将计就计，巩昌可唾手而得矣。不识元帅与老公公之意下如何？”

杨元帅道：“徐将军之言是也。某昨日已乘投书的小军，暗约下他了。虽然如此，但需两人预先进城，作为内应，不

知哪两位可愿去一行？”当下一枝梅与包行恭二人应声答道：“末将愿往。”杨元帅大喜道：“如慕容将军与包将军愿去，大事成矣。”因与一枝梅、包行恭二人说道：“明日我军前去挑战，务要与敌军混战，就中抢他数名小军回营，当即将他号褂脱下。慕容将军、包将军即可随时穿了，其余的号褂即分给心腹小军穿上，各带火种，暗藏兵刃，仍即时杂在贼军队中，一齐混入城去，却暗暗埋在僻静所在。吾料城里面必有埋伏，三更将近，可就彼处放起火来，一面诈称已得了此城，先乱他的军心，一面便去开城，放我军直入。再乘此时，出其不意，将他领兵官杀了，使各兵无主，自相错乱。务要机密，不可有误。”一枝梅与包行恭得令下去。

杨元帅又道：“吾料贼军明夜必来劫寨，狄将军与杨将军可各分兵三千，在大寨两旁埋伏，但等贼军到来，即便两路杀出。大寨中须要预先让空，使他来中我计。我料敌军必以我之大寨空虚，出其不意来劫我寨，狄将军、杨将军务要小心，不可轻敌。”狄洪道、杨小舫唯唯退下。又命周湘帆、王能、李武三人说道：“你三位将军，可各带精锐二千，往来接应。”又命徐鸣皋、徐寿二人说道：“两位徐将军，可随本帅前去攻城。”徐鸣皋徐寿二人亦唯唯听命。杨元帅吩咐已毕，各人俱皆大喜。

张永在旁，也大喜道：“元帅如此运筹，其决胜疆场必矣。”杨元帅道：“某料逆藩是巩昌一失，必潜往兰州去投周昂，能再得一人于兰州要隘把守，逆藩经过该处，就彼处擒之，则大事定矣。可惜徐庆尚在安化，某虽檄调回营，计算路程，尚有两日耽搁。”当下张永复又说道：“何不于往来接应这三枝

兵马，分出一支前去邀截呢？”杨元帅道：“老公公有所不知，这三支兵虽为往来接应，临时还另有他用，故不便分开耳。”张永道：“元帅既另有别用，只好如此。但愿逆藩明日就于城中擒住最好，否则再作计议便了。”杨元帅吩咐已毕，各将退出，仍回本帐而去，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杨元帅即传齐各将披挂齐全，督令全队前去挑战。却好真镛也是全身披挂，领着各贼将出得城来。两阵对圆，杨元帅就于门旗下一马冲出，向着真镛故意说道：“逆贼，眼见你死在头上，尚不知耶？”真镛闻了此言，暗道：“杨一清，你今番却中孤家的妙计了。你死在头上，并不知道，还要反笑孤来。”心中想罢，口中也就大骂起来，随顾左右道：“你等今日可与那匹夫决一死战。”只听答应一声，各贼将蜂拥而出。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一枝梅弹打魏光达 徐鸣皋枪挑王文龙

话说真镛吩咐各将与杨元帅决一死战，大家答应一声，个个奋勇争先，杀出阵来。这里杨元帅也命各将一齐杀出，真个兵对兵，将对将，好一场混战。就中一枝梅与包行恭，早已抢得五六个贼兵回营去了。当即将贼兵一刀一个，全行杀死，将所穿号褂脱下，自己与包行恭两人穿换起来，其余号褂，即命心腹小军赶着穿好，仍暗暗出了营门，杂入贼军队里。复乱杀了一阵，只听两边鸣金收军，一枝梅、包行恭二人及心腹小军一齐混入城去。到了城内，即在僻静处所隐伏起来。等到天色已晚，便各处巡探了一回，果然东门月城内，有五百校刀手在那里埋伏。一枝梅、包行恭及心腹的小军，却暗暗藏在月城相近的地方，只待三更相近，好去行事。暂且按下。

再说杨元帅回至大营，到了初更时分，即命狄洪道、杨小舫各带精兵，前去埋伏。又命细作探听，城中如有兵暗地出城，速来禀报，细作也答应前去。到了二更时分，细作来报，城中已有兵马暗暗出城，皆在西南两门埋伏。杨元帅闻报，又吩咐周湘帆道：“此去西南三里，有名槐树湾，尔可率领所部去往那里埋伏。但听大寨喊杀之声，即便抄到帐后杀

出，与狄洪道、杨小舫夹击贼众。”周湘帆得令而去。又命王能、李武：“你二人率领所部，可去离此东南五里象鼻嘴埋伏。但听城中连珠炮响，王能即率所部抄到巩昌西门，去截杀逃走的贼众，如遇真幡，务要生擒过来，不得有误；李武可即率所部赶到东门，往来接应，如遇逃回各兵，即拦杀上前，以断归路，不得有误，均在明早一齐进城。”王能、李武得令而去。

看看将近三更，一枝梅、包行恭二人伏在城内，即将外面所穿的号衣脱去，又命那几个心腹小军暗暗混入月城，以便接应。一枝梅便与包行恭穿着夜行衣靠，手执单刀，悄悄地走到月城外面，一伙身跳上营房，便将火种取出，就在营房上面放起火来。原来那些营房皆是上覆茅草，引火就着，一连放了数处，登时火焰腾空，照得各处一片通红。那月城内埋伏的贼兵，一见火起，就大喊救火。此时一枝梅带来心腹的小军，见外面已放了火，也趁着杂乱之时，取出火种，放起火来。里外一片声喧，皆喊有火。魏光达知道有变，即刻传令各兵不可妄动，如妄动者立斩。此令才传下去，只见一枝梅、包行恭二人飞舞单刀，不问情由乱杀进来。那几个心腹小军，也就从里杀出。一枝梅大声喊道：“尔等贼众听者，你家逆贼去献诈降书，我家元帅早已识破，现在城中已埋伏下数千精兵，西南两门俱已夺开，大兵已进城了。尔等如果要命，可速速将逆贼擒来，还可免尔等一死。”一面喊，一面乱杀。那些贼兵听见一枝梅这些言语，个个惊惶无措，便自相践踏起来，又见各处火焰通红，真不知城内埋伏了多少人马。

此时包行恭已将东门夺开，正要杀出城去，只见杨元帅大队人马已拥杀到来，走到城门边，一声炮响，所部各兵一齐拥入进去。杨元帅坐在马上，才穿过月城，忽见魏光达手持长枪，迎面杀到。杨元帅说声不好，正要躲让，只见徐鸣皋的枪早已接住，就在月城外面大街上厮杀起来。正在难解难分，忽见魏光达手中的枪抛落在地，徐鸣皋一见，登时一枪刺魏光达于马下。你道魏光达的枪，好端端的如何抛落在地？原来一枝梅见徐鸣皋不能急切取胜，却暗暗放了一弹，正中魏光达手腕，因此魏光达手一松，登时将手中的枪抛落在地。

闲话休表，再说真镛正在帐中，专等魏光达前来报捷，忽见小军纷纷来报，先说各处火起，真镛已知有变。接着来报东门已被敌人打开，报事的尚未退出，又有人来报魏光达已被敌将刺死，真镛此时只吓得惊惶无措，望着李智诚说道：“事急矣，如之奈何？”李智诚道：“主公可急急上马，逃出城去，再作计议。”真镛不敢久待，登时飞身上马，只带着王文龙、孙康、刘杰三人，保护前行，直望西门而去。

此时杨元帅在城内，一面分兵令将余火救熄，一面带领徐鸣皋、徐寿、一枝梅、包行恭四人，分头去擒真镛等贼众。先至巩昌府搜寻一遍，杳无踪迹，又去贼营内寻找，仍无下落。杨元帅知他已经逃走，即命徐鸣皋向西门追赶，一枝梅、包行恭分向东北两门追赶。只杀得满城中百姓鬼哭神号，纷纷的携儿挈女，向城外逃命。

却说真镛逃到西门，正欲出城，忽见小军跑到马前，跪下说道：“禀大王，西门是出去不了，现在敌军已在城外拦住

去路。”寔镛闻言，回马便向北门而去。才至北门，只见包行恭杀到。王文龙等一面保护寔镛，一面与包行恭接杀。包行恭奋勇当先，手舞双刀，将孙康的右臂砍下一条。孙康负痛夺路，向南而走。寔镛在马上只吓得魂飞魄散，带着王文龙、刘杰、李智诚三人，也向南门仓皇逃走。正向前进，远远见徐鸣皋手执长枪，迎面杀到。王文龙一见，即向寔镛说道：“主公可急脱去外服，杂在百姓中，赶紧逃走罢，迟则恐误大事，末将当首先开路。”寔镛闻说，逃命要紧，哪敢怠慢，即刻脱去外衣，跳下马来，杂在乱民中，与李智诚只望南门逃走，王文龙当先，刘杰断后。走未移时，徐鸣皋已经杀到。王文龙接着死战，刘杰在后，也就上前来助王文龙接杀。徐鸣皋杀得兴起，拨开王文龙的长矛，顺手就是一枪，认定王文龙当胸来攻。王文龙心内一慌，手中一慢，不曾招架得及，已被徐鸣皋一枪刺中胸膛，挑于马下。回头还要来战刘杰，此时刘杰见王文龙又被徐鸣皋刺死，万万不敢再战，只得拍马狂奔，飞逃出城去了，所幸不曾受伤。出得城来，他也跳下马去，脱去铠甲，杂在百姓中，去寻寔镛、李智诚。好容易寻了一会，这才寻到。此时已将天明，三个人便落荒而走，不知不觉，又走到向兰州那条路去。看看天已明亮，只见前面有座古庙，三人走得实在困乏，便走到那古庙中暂为歇息。喘息甫定，忽听庙外人喊马嘶，渐渐离庙门不远。寔镛此时吓得以手加额，望着李智诚道：“先生，敌军若再寻进庙来，我等头颅皆难保矣。”李智诚亦大惊失色，因勉强说道：“主公勿忧，敌军虽多，断不能寻找到此。”刘杰也道：“如果敌军前来，末将拼着一死以保主公便了。”寔镛道：“将军此言差

矣，将军虽勇如猛虎，其如手无寸铁何？”刘杰被这句话提醒了，他也不觉惧怕起来。

三人正在相对歔歔，忽见庙外走进两个人来，大叫：“在此了，把我等寻得好苦呀。”寔镛一闻此言，真是三魂少去二魂，七魄只有一魄，只是坐在那里活抖。还是刘杰向那二人一看，因大喊道：“温将军、高将军，你二位为何也到此地？前去劫寨，难道也中了敌人的计么？”温世保、高铭二人齐声答道：“一言难尽，除些儿连性命都没有了。”瞥眼见着李智诚坐在旁边，因指着恨道：“这才是我们军师的妙计，要去献诈降书，约人家前来，人家来是来了，却把我们赶去了；还要前去劫寨，人家的寨却不曾被我们劫得，我们的巩昌城倒被人家夺去。这真是军师妙计安天下，陪了城池又折兵。”欲知李智诚说什么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寔镠败投兰州城 鸣皋暂领巩昌府

话说温世保、高铭寻到庙内，见了李智诚，将他责骂了一番，只羞得李智诚惭愧无地。此时寔镠惊魄已定，见着温世保、高铭二人，即站起来向着二人说道：“有累将军大败至此，皆孤一人之罪也。李先生非不尽心竭力，但未能知己知彼耳。”李智诚听了此言，更觉立身不得，只得强忍着向大家谢罪道：“某一时见料不及，致累全军覆没，某实惭愧。然尚望主公与诸位将军，念某并无他意，误中诡计，随后再竭力图报，将功折罪便了。”寔镠等也无可如何，只得罢了。

因又问温世保、高铭二人道：“你们前去劫寨，怎么也败得如此而回？”温世保道：“末将奉了军师之命，各带所部去城外埋伏。等到三更时分，便暗地赶到敌营，一声呐喊，奋勇杀人。主公呀，杀是杀进去了，进得大寨，但见灯火不明，毫无声息，只听帐外隐隐有衔枚疾走之声。末将等知道不妙，赶着就要退出，哪里知道一声炮响，伏兵齐出，左有狄洪道杀来，右有杨小舫杀来，也不知有多少人马，将末特等团团围住，犹如铜墙铁壁一般，左冲右突，只是不能杀出。好不容易冲出重围，向帐后败走，不到半里，迎面又杀出一支兵来，前后夹击，末将等又死战了一阵，死伤兵丁不计其数。直杀

到四更以后，指望内必有兵来接应，那里晓得眼望穿头望断了，连一个兵都不曾来，末将那时心下就更加惊慌了。暗想道，难道城中真个以假成真了不成，不然何以一支接应兵不来呢？正在那里一面死战，一面暗想，忽听小军喊道：‘将军，我们速速夺路走吧，城池已被敌军攻破了。’末将等闻了此言，只吓得魂不附体，几乎马上跌落下来。那时只舍命杀出重围，还指望复杀进城，杀他个反风灭火，那里知道离城不远，忽又迎面杀出一枝兵来。末将等又与他死战一阵，正待夺路而走，后面的追兵又掩杀过来。那时末将等只得率领残兵，夺路向西而走，幸亏敌军不曾追赶。沿路走来，只见纷纷败残的小军齐声说道：‘我们快逃命呀，主将等已被敌人杀死了，王爷已不知去向了。’末将等在马上听得此言，好生着急，心中暗想，大约是微服杂在败军之中，逃出城了；又想此去离兰州不远，光景是向兰州而去。因此末将只奔此路，沿路探听主公消息，或者遇见也未可知。方才走至土瓦冈，见了一个土人。末将等就问他，可曾见有从城内败出来的人躲在什么地方，后来那一起土人疑惑末将等是敌军，便说道：‘刚才见有三四个人，躲在前面东岳庙里去了。’因此末将到此看看，果然主公在此。但是末将等身受重伤，此地也非久居之地，万一敌军赶来，那便如何是好？此去兰州只有百里之遥，一日便可直抵，以末将等愚见，还是请主公速到兰州，见了周将军再作计议，或再起大兵来复巩昌府，或去攻打他处便了。”

寘镛闻言，当下说道：“为今之计，只有两处可去，除兰州而外，便是安化。但安化路途遥远，不若仍是前去兰州较为便当。”说着，即站起身来，同着李智诚、刘杰、高铭、温

世保四人一齐，出了庙门一看，见还有二三百名败残的小军，并十数匹马。寘镠就挑了一匹马，又叫刘杰、李智诚牵了两匹马过来，一齐上马飞奔，直望兰州进攻。按下不表。

再说杨元帅克复了巩昌，当夜命一枝梅等各处搜寻寘镠，不见踪迹，知道他已杂在败军中逃走去了。一面吩咐将各处余火扑灭，一面将巩昌府所有的仓库，命人看守好了。杨元帅就在巩昌府署暂住下来。一会子，徐鸣皋前来交令，向杨元帅说道：“末将奉命前去搜寻逆贼，不知去向，走至南门大街，却遇逆将王文龙逃走出城，已被末将一枪刺死。现在已割了首级在此，请元帅定夺。”杨元帅复慰劳道：“将军虽不曾擒获逆贼，已将逆将王文龙刺死，魏光达亦为将军所刺，其功也就不小了。”徐鸣皋道：“魏光达被刺，实非末将之功。系慕容贞暗助之力。”杨元帅道：“如何是慕容将军之力？本帅倒有些不明白了。”徐鸣皋道：“若非慕容将军打了他一弹，断不能如此易擒，所以刺死魏光达，实慕容贞之功也。末将不敢冒功，还请元帅鉴谅。”杨元帅道：“若非将军明白说出，不但本帅不能明白，还要有屈慕容将军，那时如何令人心服？将军真乃忠直，可敬可敬！”正说之间，一枝梅、包行恭、徐寿三人也前来缴令，皆道：“逆贼不曾擒获得到，尚乞元帅恕罪。”杨元帅道：“某料逆贼已微服杂入败军之中，逃走去了，只好再作计议。诸位将军且去外面歇息歇息罢。”徐鸣皋四人答应退下。一会子，狄洪道、杨小舫、周湘帆、王能、李武俱皆前来缴令，又有小军抬了许多旗帜器械，皆系贼兵之物。狄洪道等便将如何围杀，如何贼将死战突围而去的话，细细说了一遍。杨元帅道：“贼众虽已逃脱，幸喜克复了巩昌。即此

一战，已足令逆贼丧胆了。诸位将军战功卓著，俟将贼众讨平回朝，再请圣上加酬勋绩，现在且去歇息歇息罢。”狄洪道等大家退出。杨元帅又命人将张永接入城中。

此时业已天明，杨元帅也略加歇息。一会儿又复起来，忙着出榜安民，又写了表章，飞驰进京报捷；又将仓库点查清楚；又命人将死的兵卒并归降的贼兵，暨所得旗帜器械，一一查明实数；又命徐鸣皋、一枝梅等仍然各率所部，驻扎城外，听候探明逆王下落，再行进兵；又命将城中受灾百姓暨焚毁的房屋查明，以便赈济。诸事已毕，先行养兵三日，随后再行进剿。却好徐庆、罗季芳已由安化回来，当下杨元帅即将徐庆唤至城内，问明一切。徐庆便细细将仇钺所说的话禀告明白，杨元帅大喜，即命徐庆仍回本帐。

这日探马来报：“逆藩寘辮，与贼将温世保、高铭、刘杰、李智诚等，均已投向兰州去了。”杨元帅闻报，复聚众将商议道：“逆贼现已投往兰州，本帅即日就要进兵前去征剿，惟此城不可一日无人镇守。徐鸣皋老成谙练，拟留徐将军暂权府事，不识众意以为何如？”张永便道：“元帅所见极是，留徐将军镇守此城，我等进兵也可放心得下，巩昌亦可保无意外之虞。”徐鸣皋闻言，即赶着谢道：“未将知识谫陋，万不敢领此重任，还请元帅与老公公斟酌另留旁人，未将仍随元帅前往。”杨元帅道：“徐将军言之差矣，本帅以将军可托，故敢以重任托将军。若将军固执不受，是有意避重就轻了，窃为将军所不取。况此城关系甚大，若无的实可托之人，本师决不敢擅离此地，势必待有人领此府事，然后才能进兵，虚延时日，逆贼又何日才可讨平呢？逆贼一日不平，则本帅一

日不能奏捷，虚糜饷项，师老无功，纵皇上未必加罪，问心得毋自安乎？有将军权任府事，本帅便可进兵，直抵兰州，惟期早日讨平，上既免宵旰之忧，下亦免军士之苦。将军忠义素著，当亦有鉴于此，本帅之意已决，幸勿再辞。”

徐鸣皋见杨元帅说出这番话来，不敢再有推让，只得谢道：“末将蒙元帅如此错爱，其实才疏识浅，惧不能胜。惟愿元帅早奏大功，巩昌领事有人，则固末将之幸了。”杨元帅见徐鸣皋答应，甚是喜悦，便留三千人马与徐鸣皋守城，其余带赴兰州。即日传令拔队起程，直向兰州进发。毕竟何时克复兰州，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拒王师周昂设毒计 审奸细元帅探军情

话说杨元帅将徐鸣皋留守巩昌，即日拔队直望兰州进发。在路行程不过两日，已至兰州境界。杨元帅即传令离城三十里下寨。各营得令，当即放炮安营已毕。早有细作报入兰州，真镛即聚众议道：“今杨一清又提兵到来，当以何策拒之，使他不能长驱直入？”当下周昂说道：“主公勿虑，未特早已设下计策准备擒他了。”真镛道：“不知将军有何妙计可胜敌人？”周昂道：“今杨一清以战胜之兵直抵我境，彼必以为战无不克，攻无不利，未将即以此二意败之。明日彼必来索战，我兵只可败，不可胜，先骄其志，使彼毫不防备。然后城上虚设旌旗，若作弃城而走之状，一面再密令细作扮作工人模样，布散谣言，就说城中不足一千人马，且皆老弱无用，诱彼前来攻城。第二日便诈称主公等知势不敌，已于夜间率领各将出城，轻骑间道，潜投安化。敌军虽闻此言，断不敢轻信，使细作进城探听，主公等可急急移驻北城外十里玉泉营屯扎，未将再与温将军二人，分兵前往东城外五里凤尾坡埋伏，刘将军、高将军二人，亦即分兵前往西城外七里三家甸埋伏。一面飞檄调取仇钺，火速提兵前来，以厚兵力。等杨一清来取兰州，即便放他大队入城，然后我以大兵围之。兰州粮草本

不丰足，我再将所有搬运出城，彼困城中，粮尽必死，此不战而自胜也。”寘镛闻言大喜，当下夸奖道：“将军之计，可谓高出萧何，远胜诸葛矣。”于是密传号令，使各营预备，又于营中挑选老弱小军千余名，以为诱敌之用。诸事已毕，专等敌军前来索战不表。

且说杨元帅安下大营，即聚众商议道：“兰州一城本不难破，惟周昂智勇过人，谋略深远，尔等众位临阵时务要小心，万万不可轻视，如违令者立斩。”众将唯唯听令，暂息一日。次日，即命各军前赴城下讨战。当下众将皆是全身披挂，随着杨元帅齐赴阵场。只听大炮三声，出了营门，一字儿排开阵势，直望兰州城下而去。不一刻已至，杨元帅便令三军列成队伍，射住阵脚，当令一枝梅前去讨战。一枝梅答应，即便带领精兵二千，飞马跑至城下，大声喝道：“尔等听者，速报逆藩寘镛知道，叫他早早开城，纳降受缚，倘再执迷抗拒王师，一旦大兵踏破城池，必致玉石不分，生灵涂炭，那时可悔已无及了。”话又未完，只听一声炮响，城门开处，早冲出一支兵来，当先马上坐着一员大将，手执方天画戟。一枝梅抬头一看，但见他盔甲歪斜，身躯疲惫，满脸的委顿之气，再看后面那些兵卒，个个皆是老弱无能之辈，所有旗帜器械亦复东倒西斜，毫不齐整。一枝梅看罢，心中暗道：“闻得周昂谋略兼人，智勇足备，今观如此，只是一个卑不足道之辈，岂有如此老弱，可以敌得战胜王师的？莫非此人不是周昂，即不然其中或有诡诈，倒要小心试验他一阵。”正自暗道，忽听马上那员大将高声说道：“来者何人，胆敢口出大言，目空一切，快快通过名来，待俺老爷擒你。”一枝梅见问，便大怒道：

“贼将听了，俺乃总督兵马右都御使杨元帅麾下行军运粮都指挥慕容贞老爷是也，尔可是周昂么？”那马上贼将道：“既闻老爷大名，还不快快下马受缚。”一枝梅大怒，随即飞舞镔铁点钢刀，冲杀过来。周昂即将画戟接着，二人搭上手，便交战起来。周昂故意毫不用力，只是与一枝梅慢慢地厮杀，战了不足十合，硬卖个破绽，虚刺一戟，拨马就逃，回头向一枝梅说道：“俺老爷战不过你，毋得追赶，今且回城，明日再战吧。”说着，已回本城去了。一枝梅看见那种光景，也不追赶，当即鸣金收军。

回至大营，杨元帅问道：“尔观今日敌将之情形乎？”一枝梅道：“便是末将也甚疑惑，若以周昂而论，断非如此军械不明，队伍不整。但与交战，逆将又毫不着力，不足十合，便自败回本阵，莫非其中有诈么？”杨元帅道：“以本帅观之，其中必然有诈。某料逆将周昂必然料我以战胜之兵来攻此城，一定内含骄意，毫不防备，彼即故示委顿，以诱我军前去追赶，他再出奇兵胜之，此骄敌之法也。以后将军等出阵，务要小心防备，不可中了他计，慎之慎之！”一枝梅道：“元帅所见极是，末将当临阵时格外谨慎，偏不叫中他计便了。但有一件，似此旷日持久，则兰州何日可得呢？”杨元帅道：“本帅却有一计在此，明日可急急飞檄驰往安化，调取仇钺，使他星夜前来，诈称探悉真镛败退兰州，提兵前来助战，真镛必不疑虑，可于那时使仇钺出其不意，以擒逆藩。逆藩既擒，周昂便不足虑，我等可不战而定矣。”一枝梅等皆道：“此计甚是高明，但遣何人前去？”杨元帅道：“说不得还要劳徐将军辛苦一趟才好。”徐庆答道：“末将愿往。”罗季芳也便喊道：

“未将也愿与徐庆兄弟同往。”徐庆正要拦他，杨元帅当即止道：“军中毋得乱言。此去用你不着，尔在军中，本帅自有差遣。如违军令，定按军法从事。”罗季芳见元帅如此威严，也就不敢开口，只得唯唯退下。当下杨元帅即写了书札，付与徐庆，饬令前去不表。

次日又命一枝梅去城下讨战，周昂并未出战，却换了刘杰出马。在阵上战未数合，刘杰仍然败去，一枝梅也就收军。第三日又去讨战，周昂出来，仍是如此，战不上十合，倒又败回本阵，一枝梅仍不追赶。一连三日，皆是如此，一枝梅好不纳闷，心中暗道：“每日如此，哪里是冲锋打仗，分明如儿戏一般，便战上一年，兰州总难克复。”到了晚间，忽然听得各营中三个一堆，五个一起，唧唧喳喳，悄悄说道：“我家元帅不晓得为什么那样胆小，贼军那样委顿，皆是老弱之辈，要照在巩昌的那样并力，与人家接仗，这两日兰州早已克复了。现在弄得战又不战，退又不退，不知是何缘故？”一枝梅听了，也觉有理。

忽然传说大帐里捉到奸细，一枝梅听说，便急急来到大帐。却好杨元帅已在那时审问，但听捉住的那人说道：“小的实在不是奸细，是城中的百姓。只因早间出城，往小的亲戚家去借贷些银两，买些柴米回城。那里晓得不曾遇见，又等了半日，才赶回来，不意城门已关，不能进去，误被元帅手下的人捉住。小的实是良民，并非奸细，可怜家中尚有老母妻子，元帅将小的照奸细杀了，小的一家数口全行没命，总要求元帅开恩，放了小的回城，那就积德不浅了。”说罢痛哭不已。杨元帅见了，也觉不是奸细，因问道：“尔既说是城中

百姓，尔可知真镛部下共有多少兵马，可实对本帅说来，或可饶你一死。若有半字虚言，定即斩首示众。”那细作道：“元帅既问，小的实不敢隐瞒。城中现有兵马，不足三千之数，而且皆是老弱之辈。据小的看来，安化王才来了几日，却不曾知道他是什么性格。若论那个周昂，终日奸淫妇女，不问军事，城中的百姓实在受害不浅，但凡人家稍有姿色的妇女，都不敢出来，若被周昂见了，他便抢去奸淫。所以现在城中百姓，只望天兵到来，将周昂杀了，好代合城百姓除害。还有一层，这周昂以为安化王重用他，他便肆无忌惮，无所不为，即如城中只有二三千人马，他瞒安化王说有五六千。昨日传闻安化王见他出阵的那支兵毕竟是老弱之辈，便问他为何如此，他说什么先以老弱的兵出去诱敌，然后再出精兵，叫元帅中他的妙计。偏生安化王相信他的话，不知是什么缘故。”说罢便磕了个头，仍然跪在帐下。毕竟杨元帅能否察出真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杨元帅误困兰州 徐指挥踏翻贼寨

话说杨元帅听了那细作一番言语，真是将信将疑，便令人将他先行监禁起来，俟本帅打听明白城中果是如此，再去放他回城。下面答应，即将那个细作拖了下去。那细作还极口呼冤道：“说了真话，还是不放我回城，这不是白说了吗？”一路呼冤，出了大帐，自有人将他收禁起来，不必细表。

杨元帅当下即命人也扮着百姓，混入城中，细细探听。一夜无话。次日一早，便有小军进帐报道：“顷有探子来报，口称昨夜兰州城上已虚设旌旗，连刁斗之声都不曾有，不知是何缘故。”杨元帅听罢，即命探子再探。不一刻，又有小军来报，口称：“城内百姓纷纷出城，皆说逆贼昨夜三更时分，察知周昂所部之兵不能济事，又恐元帅大兵前来围城，不能抵敌，兰州一破，必成齑粉，因此连夜反王与贼将皆逃走出城，向安化去了。现在城门毫无拦阻，听凭百姓纷纷出来。”杨元帅听了，更加疑惑，即令一枝梅、徐寿、包行恭、杨小舫四人火速进城，细探的确，回来禀报。

一枝梅答应，即刻进城细细打听。到了晌午时分，大家回来，皆说城中果然无一兵一卒，寔镛等皆于昨夜三更时分逃出城去了。杨元帅听说，还不敢委决，因道：“周昂智谋深

远，断不肯弃城而逃，其中一定有诈，且再探听的确，再行进城。”一面又使细作去城外各处，细加探听有无埋伏。打听了一日，复又回报：“果无一兵一卒，实系逃往安化去了。”杨元帅听罢，便命大兵一齐进城。到了城中，又各处搜寻，恐有埋伏火药之类。细细查了一遍，也果然绝无埋伏。杨元帅便将心放下，又命人将监禁的那人放了，不可冤屈百姓。杨元帅还不敢疏忽，仍命众将勤加防备，也算是慎之又慎。

哪里知道当杨元帅进城之时，早有细作去报周昂，将以上各情细细说了一遍。周昂闻言大喜道：“杨一清呀，任你老匹夫深谋远虑，今番也要中我的计了。”当下即分命各营所有埋伏的精兵，务于两日后三更时分，衔枚疾走，火速飞往兰州围城，不得有误，如有稍形退后者，立刻斩首，以正军法。各营得令之后，俱各预备两日后三更前去围城，暂且不表。

再说杨元帅在兰州城中，看看又过了一日，并无动静，那些众将及各营守城军士，俱有些懈怠起来。杨元帅见已过了两日，毫无一点疑虑之处，暗料真镛与周昂等人光景，实因兵势不敌，潜投安化去了，也就略为松懈，拟再停兵一日，仍然拔队前往安化进攻。这日夜间，上自元帅，下至小军，大半皆去困卧不表。

却说周昂等各贼将到了两日后三更时，便一齐拔队，直望兰州而去。真个是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如风卷残云，不到两三刻的工夫，全到了兰州城下。一声炮响，鼓角齐鸣，呐喊之声，震动天地，片刻间已将一座兰州城围得铁桶相似，真个是水泄不通。各贼兵齐声笑骂道：“杨一清呀，你还做什么元帅？我家周将军不过略施小计，便将

尔等所有兵马困在这兰州城内了，看你怎样出得此城？”

不必说贼军笑骂不绝，且说杨元帅正在大帐打盹，忽听城外一声炮响，鼓角齐鸣，呐喊之声震动天地，猛然惊悟道：“某之不明，代累三军受苦了，此敌人饵钓之计也。”正自悔悟，忽见看守各城门小军纷纷来报道：“禀元帅，大事不好，贼众已将此城围得铁桶相似，不知有多少兵马，请令定夺。”杨元帅急急便令小军飞速上城，如贼将前来攻打，可急将檣木炮石一齐打下，不可有误。小军得令，才退出去，一枝梅等各各进来，向元帅说道：“现在贼众已将此城围住，未将等愚见，可乘此时贼众尚未大定，急急带兵开城杀出，或可聊济于万一。若再迟延，贼众再加兵前来，更加坐困了。”杨元帅听说，向众说道：“一将无能，三军受累，某之不明，一至于此。诸位将军既愿决战，只是好极了，但恐不能突出重围，这便如何是好？”众将道：“未将等愿与决一死战，幸而有成，则固大幸，否则再作计议便了。”杨元帅听罢，即命众将合力攻打西门。

众将得令，遂即率兵开城，并力杀出，但见贼营中旗帜密布，毫无间隙可攻。众将看了一遍，也不管他铜墙铁壁，便一声呐喊，如天崩地塌一般，合力冲杀过来，抡刀就砍，举枪便刺，虽杀得那些贼兵神号鬼哭，还是不退，蜂拥围裹上来，杀了一层，还有一层。一枝梅等左冲右突，奋力死战，但见杀到东，贼众围到东，杀到西，贼众拦到西。自辰至酉，整整杀了一日，总不能杀出重围。贼兵虽折伤不少，却无一人退后，好似愈杀愈多。一枝梅等不但俱身受微伤，也觉异常困乏，只得仍退回城。杨元帅见了众将，好生叹息，便命各

将且去歇息，再作计议便了。

过了一日，杨元帅又聚齐众将商议道：“贼军围困，甚是危急，本帅之意，今日拟用声东击西之法，再去力战一阵。幸而能成，则固三军之幸，若再攻打不出，本帅惟有一死，上报朝廷，下慰三军便了。”张永道：“元帅此言差矣，敌军围城不过两日，元帅何得遽存轻生之意。万一元帅有了意外，不但逆贼无人征讨，上负朝廷付托之重，便是众将及三军人等，就穷无所归了。元帅还请三思，总望以朝廷三军为重，则国家幸甚，三军幸甚。”杨元帅听罢，便悄悄与张永附耳说道：“老公公你有所不知，城中不足十日之粮。若十日之内杀退贼军，还不妨事；倘若不然，必有内变；即无内变，则三军又将谁食。某所以急不可缓者，正为此耳。”张永道：“虽然如此，即连今日计算，尚有八日，安知这八日中，不可以退敌军么？今日即照声东击西之法，仗诸位将军之力，且去再战一阵，或者人定胜天，也未可料。设再不能成功，再另设法，好在徐将军前往安化，计日也可到来，说不定仇钺也会一同提兵到此，那时何患贼众不能退乎？”

各将听说，皆道：“老公公之言甚是有理。元帅请宽心，末将等情愿死力出城攻打。”杨元帅道：“虽承将军等同心同德，但某实在抱惭无地了。”众将道：“末将等感元帅大恩，虽肝脑涂地，也不足报于万一。而况冲锋打仗，皆末将等分内之事，元帅切不可顾惜。但愿早早突围，讨平逆贼，就是末将等之幸了。”说着，大家告退出去，各归本帐，又将所部各军勉励一番。幸喜兵心甚固，皆道：“小军等深蒙将军看待，愿效死力。”各将大喜，随即分兵前往，一枝梅带领三千人马

独出西城，攻打贼众，却是虚张声势；其余狄洪道等却暗暗攻南北两门城外贼众。

且说一枝梅出了西门，一声呐喊，直直攻入贼围，刀枪并举，剑戟齐施，左冲右突，奋力攻杀。那些贼兵仍然奋勇围裹上来，合力死战，真是愈杀愈厚。狄洪道等也在南北两门城外，并力死战，总不能杀出重围。一枝梅虽然骁勇，怎禁得贼兵死战不退，看看已抵敌不住，却待回城，忽见贼军后队渐渐倒退下去。瞥眼间，只见一人手舞双刀，飞马杀进，只可怜那些贼兵，碰着的，不是头开，便是脑碎，耳中只听齐声喊道：“我们快些让呀！这位将军是从天上杀下来的呀！碰着了就要送命的呀！”只听得一片声喧，纷纷让开一条大路。那些贼兵自相践踏，死的也不计其数。一枝梅再仔细一看，见是徐庆，不觉喜出望外，也就抖擞神威，杀了出去。毕竟如何杀出重围，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上密书元帅得消息 托疾病游击设奇谋

话说一枝梅攻打西门外贼众，正在看看抵敌不住，却待率众回城。忽见贼众后队纷纷望下倒退，杀进一个人来，手舞双刀，杀得那些贼兵一片声喧，人头滚滚，倏忽间已让开一条大路，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一枝梅再仔细一看，见是徐庆，不禁喜出望外，也就抖擞神威，将镇铁钢刀向后一挥，那些所部兵丁，一个个精神百倍，呐喊一声，奋勇争先，随着一枝梅杀了出来，接着徐庆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杨元帅在城上看得真切，一见徐庆杀入，一枝梅又接着杀出，不觉大喜，也就飞令狄洪道等人一齐杀出城去。诸公请教，这一起生力军一齐杀出城来，又兼狄洪道等人个个武艺精强，本领出众，周昂等虽再英勇，敌军不过这四五员猛将，我辈倒有十位英雄，已是寡不敌众，而况狄洪道等十人皆是死战不过的人，一得了势，自然是生龙活虎一般，谁可抵敌？

闲话休表，且说周昂正在那里指挥贼众，一见所部各军纷纷倒退，虽是军令森严，当此各要性命之时，怎样禁止得住，也只好不战自退。刘杰是遇着徐庆，被徐庆一刀砍为两段，温世保也被罗季芳一枪刺于马下。高铭被狄洪道砍了一刀，幸亏跑得快，不过身受重伤，不然也结果了性命。周昂

见众将死的死，伤的伤，独力何能抵敌，也只好率领败残兵卒，逃往玉泉营，与寘镠合兵一处去了。

这里一枝梅等六位英雄大获全胜，所得贼众兵马器械粮草不计其数，当下一齐进城。杨元帅与张永亲自出城迎接，当即慰劳了一番，同至大帐。徐庆即禀道：“末将奉令前去安化，潜入县城，亲见仇钺，说明原委。彼时仇将军已接到寘镠伪檄，飭令飞速提兵到此，仇钺属令末将上复元帅，请元帅宽心，他即日也就提兵到来，等至此地，那时便见机行事，断不有誤。”杨元帅大喜，当日大排筵宴，与众将庆功，并杀牛宰马，犒赏三军，众将俱各尽欢而散，这且不表。

且说寘镠正在玉泉营坐听捷报，忽见周昂大败而回，当下这一吃惊非同小可，便问周昂道：“如何败得这样光景？”周昂便将以上各情细说了一遍。寘镠大恨道：“孤自出兵以来，战无不克，攻无不利，所至之处皆望风而降。不料杨一清这个老匹夫一来，就把孤家败得如此模样，折兵损将，所有精华全尽于此，这便如何是好？”周昂道：“现在只有一法，惟俟仇钺到来，再与他决一死战，胜则好极，不胜再作计议。且仇钺旦暮也该到此，计算时日，明日一定到，主公请暂放宽心，且多仇钺来此，大家再为合计便了。”寘镠没法，只得权在玉泉营暂驻，专等仇钺提兵到来。

又等了两日，却好探子来报，说安化营游击仇将军亲提精兵三万，星夜前来，明日晌午即可到此了。寘镠闻言大喜，即命李智诚迎接上去。李智诚哪敢怠慢，即刻上马飞奔去了。走了半日，已迎到仇钺的前队。李智诚便差人去报，前来慰劳。仇钺闻说，即飭令小军传报，现因感冒风寒，不便见客，

但问安化王大营现在驻扎何处，连日两军胜败何如。小军飞马到了前队，将仇钺的备细告诉了李智诚，又问了安化王驻扎处所及两军胜负情形。李智诚便告知小军道：“安化王现驻兰州北门外玉泉营，前日与杨一清一阵，败得全军覆没，现在专等仇将军前来计议报复。你可告知仇将军，就说王爷立盼前去便了。”说罢，李智诚仍然飞马玉泉营而去。这里的小军也就将李智诚的话回报了仇钺。

李智诚赶回玉泉营，见着真镛说道：“仇钺感冒风寒，并未见面，但问大营驻扎何处，连日两军胜败情形。”真镛听说，便与周昂说道：“仇钺又感冒风寒。即便大军前来，也断不能带病出战。如此挫顿，只是从哪里说起？”周昂道：“仇钺虽然有病，不过是感冒风寒，一两日也就可以告愈，主公倒不必以此为虑。且等他明日到来，未将便先去他营中商议妥当，一俟他告愈，即可出兵了。”真镛道：“仇钺明日一到，就烦将军前去一走，究竟如何计议，好使孤早为放心。”周昂答应退下，接下慢表。

且说仇钺闻知杨一清大胜，即刻写了密书，专差心腹送往兰州投递。杨元帅接着仇钺密书，登时拆开观看，见上面写道：

游击将军仇钺谨再拜顿首，上书于杨大元戎麾下：

某前奉赐函，谨将各节已由徐将军转呈聪听，当邀鉴及。昨者驰抵周家岗，有伪参谋李智诚驰赴卑营，据称系奉安化王前来慰劳。某当即托疾未见，但将两军情形略问大概，旋据李某复称安化全军覆没，立盼某星夜驰往，计议报覆，作背城一战。某闻之额颂者再，足见

老元戎智谋足备，使逆藩不敢轻视，从此寒心，上奠国家磐石之安，下拯生灵涂炭之苦，某望风引领，敢不佩服。惟逆藩一日不获，则某等一日不安，即逆藩左右，亦一日不能俯首贴耳。为今之计，某明日即可驰抵玉泉，仍以患疾为辞，托病不出。逆藩知某抱病，而又急于星火，必使左右心腹前来问计。某当于彼时暗伏武士，先将其心腹摔杀，然后轻骑出营，直达逆藩大帐，出其不意，就帐中执缚之，送投麾下听候处置。区区之忱，用敢密布。

仇钺顿首

杨元帅将书看毕，抚掌大喜道：“难得仇将军如此深谋，国家之幸也。有此一举，寔擒之必矣。”当将来书递与张永看视。张永看毕，也是大喜。

这日仇钺行抵玉泉营，安下营寨，一面密令心腹武士道：“尔等于帐后埋伏妥当，但听呻吟之声，即便出帐擒获贼将，不得有误。”心腹武士得令而去。一面使人前去寔镛大营报到，并报患疾未愈，不能出营。当有小军报入帐去，寔镛闻仇钺已到，甚是欢喜，但患疾未愈，不能出营，小有不乐。当下即望周昂道：“将军可至仇钺营中一走，就说孤闻他患病，甚是放心不下，特差将军前去问视。然后再将孤大败之后，日望他前来报复，连日急于星火。今既到此，却又不料抱病未能出营，但宜如何设计之处，一洒孤家覆败之耻。愿代孤早与将军计议，以俟先期预备，俟他一经病愈，即可作背城一战，以复前仇。将军与仇钺计议之后，即望火速来营，俾孤家早早放心，千万勿误。”周昂唯唯答应，当即飞身上马，直望仇钺大营而去。不一刻已到，当令营门小军传报进去，那

小军当下回报道：“现在主将因感冒甚重，不便见客，还请将军明日再来。”周昂又望那小军说道：“尔可进去告知你家主将”，就说周某系奉安化王爷之命前来，有机密事与他商议。就便抱病不能出帐，虽卧帐之内也可谈心。尔速去通报。”那小军这才走了进去。毕竟周昂见了仇钺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轻骑飞来叛王受缚 诸城克复元帅班师

话说小军通报进去，不一刻出来，望周昂说道：“仇将军现方偃息在床，不能远迎。既是将军奉了王爷之命，有机密事面议，便请将军进去面谈。”周昂闻说，即昂然直入。到了后帐，有小军传报，周昂进里面坐下，但见仇钺身裹棉被，蒙头而卧。周昂便近前问道：“仇将军别来许久了，王爷闻得将军欠安，实是放心不下，使某特地前来问视。不识将军近时如何，可稍愈否？”仇钺听问，慢慢地将头伸出，低声说道：“恕某抱病在身，未曾远迓，抱罪之至。某自前日中途感冒，日来愈觉沉重，但觉心神烦扰，日夜不安，究竟不识是何病症，还请将军于王爷前代为告罪。某一经稍愈，即便驰往谢罪请安。惟近日两军胜负情形，前日匆匆不曾细问，还望将军备细言之。”周昂见问，当下答道：“便是王爷，也为此事特遣某亲来问计。”因将以上大败情形，说了一遍，复又说道：“似此全军覆没，王爷急思报复，一雪前耻，但现在既无良将，又乏精兵，则报复前仇惟在将军掌握之上，不识将军当以何策破之？愿即赐教，以便复命。”仇钺闻言，因即长叹说道：“大事去矣，为之奈何！”说了这两句话。便自长叹不已。周昂方欲再问，只见帐后伏兵猝然齐出，各执利刃，直扑周昂

杀到。周昂还欲拒敌，已来不及，登时被乱刀砍死。此时仇钺早已下床，见周昂已死，即刻命人备马。当有小军将马牵过，仇钺即拨了五百名精锐，各执短刀，飞身上马，手持一杆烂银枪，直望真镛大帐风卷而来。

一会子到玉泉营，也不通报，带着五百名精锐，一马当先，飞驰入来，大叫：“逆王何在，快快出来受缚。”一言未毕，那五百名精锐呐一声喊，团团将一座后帐围绕起来。仇钺跳下马，弃了手中枪，拔出腰间所佩宝剑，直入内帐搜寻真镛。此时真镛疑惑敌军寻来，已是吓得魂不附体，在那里乱抖，一见仇钺进来，又疑惑他前来保护，当下便大声喊道：“仇将军速来保孤性命。”仇钺闻言，暗暗骂道：“好逆贼，死在头上，尚自作梦耶！”也就应声答道：“来也。”说着飞身进前，一伸手便将真镛擒了过来，望地下一掷，喝令小军：“将这逆贼绑了。”小军答应，那敢怠慢，立刻上前绑好。真镛见如此光景，向着仇钺哀哀说道：“将军何故如此，孤不曾薄待于汝，何至恩将仇报耶？”仇钺道：“你虽不曾薄待于我，我也曾力劝你来，争奈你不听良言，但思谋叛。朝廷又何曾薄待于汝，身为藩邸，世受国恩，不思体国公忠，反目图谋不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尔尚有何言，敢自强辩耶？”真镛听罢，只得长叹一声道：“罢了罢了，吾不料今日为汝所算，抑亦自取之咎也。”说罢也就闭目不语。

仇钺当下见真镛已经捉住，复到帐外大声喝道：“尔等各军听者，逆王今已被获。尔等谁无父母，谁无妻子，若及早归降，尚可免尔等一死。情愿从军者，归入本将军部下听候调遣，为朝廷忠义之兵，其有不愿从军者，准其各回原籍，仍

为良民。倘再执迷不悟，本将军剑下是断不容情的。”话犹未毕，只见那些败残的兵卒一齐跪下，大声说道：“蒙将军大恩，赐我等不死，皆情愿归入部下听候调遣，永远不敢或生异心。”仇钺见各军情愿归降，也就好言安抚了一遍，喝令退下。各军欢声雷动，齐立起来。仇钺正要命小军将真镛抬往军中，忽见李智诚膝行而来，走到面前，也求仇钺收入部下。仇钺闻言，哈哈大笑道：“逆王如此皆足下之功也。某不才，不敢越分以留足下，且无卑礼厚币以礼足下。今既荷蒙不弃，某无他物以隆报施，惟有这所佩宝剑可以奉赠，聊当琼瑶。”李智诚闻言，知已不妙，仍自哀求说：“将军幸免一死，某当结草衔环，以报大德。”仇钺连听也不听，即掣出佩剑，挥为两段。真镛在旁，睁开两眼一看，只吓得昏晕过去。仇钺即命人将李智诚掩埋起来，又命将合营所有的粮草军械，均查点清楚，装载已毕，一同真镛押运入城。

不一刻已到城下，仇钺骑在马上，高声喊道：“烦守城将军到元帅前通报一声，就说游击仇钺已将逆藩真镛擒获，并所有粮草器械，一齐亲自押运，前来献纳，即望开城。”守城将士闻说，便在城上望外一看，果见绑缚着一人，后面还有许多车辆，百十名小军在那里押运。守城官看毕，当在城上望下说道：“仇钺军请稍待，即便去禀元帅便了。”仇钺答应，在城外等候。守城官即刻飞跑下城，去大帐禀报。杨元帅闻得仇钺已将真镛擒获，押解前来，好不欢喜，当即传齐众将，并约同张永，一齐迎出城外来。到了城外，杨元帅即笑声说道：“仇将军请了。”仇钺见了杨元帅率领众将亲自迎出，赶即跳下马来，躬身谢道：“末将何德何能，敢劳元帅台驾，使

未将罪无可逭了。”杨元帅道：“大将军讨贼之功，便是朝廷尚嘉其绩。况某同为朝廷之臣，敢不敬恭将事，惟未能远迓，尚觉抱歉耳。”说着，即与仇钺并马入城。

到了大帐，杨元帅邀入，又令仇钺与张永相见，暨与众将招呼已毕，便分宾主坐定。张永即向仇钺说道：“将军讨贼勤王，上分宵旰之扰，下救生灵之苦，某等实深感佩。俟回朝之日，当再于圣上面前保奏便了。”仇钺道：“岂敢岂敢，为臣当忠，为子当孝，此皆分内之事。荷蒙谬奖，实深汗颜。”张永又谦逊了一回，仇钺又道：“今者叛王已获，应如何处治之，还请元帅定夺。”杨元帅道：“既已押解到营，在某之意，似应押解到京，听候圣上作主，究竟名正言顺。不识老公公之意以为如何？”张永道：“元帅之言，甚是光明正大，即如尊意便了。”

杨元帅即命将寘镛推解进来。杨元帅问了他一遍道：“你到此有何话讲？不思上报朝廷厚恩，反要潜谋不轨。今已被捉，尚复何言，本帅看你有何面目去见圣上？”寘镛便骂道：“老匹夫，孤自造反，于你何干？今虽遭擒，亦不过误中诡计，此孤之不幸尔，何得引为己功么？无耻匹夫，可耻孰甚。”张永在旁大怒，便要来打，杨元帅道：“老公公何必为这野蛮作恼，他不过无话可说，借此解嘲耳。”张永怒犹未息，杨元帅即命众将将他打入囚车监禁，严加看守，听候押解进京。当下众将答应一声，即刻将寘镛拖到后帐，打入囚车去。这里仇钺又将所得器械粮草，一一献上，交纳清楚，杨元帅命军政官收入。当日又大排筵宴，犒赏三军，并留仇钺在帐宴饮，俱各尽欢而散。当晚杨元帅即飞折进京报捷。

次日，杨元帅与张永又去仇钺营中劳军，仇钺便留元帅、张永在营筵宴。席间，元帅便谈及阶州各州府县尚未平定，仇钺道：“此不消元帅费心，末将已筹之熟矣。阶州守将武方肃，与末将有素，但须末将一纸草书，备言利害，彼必望风来降。阶州一定，其余各属自不战而定矣。”元帅大喜，即命仇钺作书，差人投往。筵宴已毕，元帅、张永仍回兰州，坐待各处消息。

不过半月，各路皆定，驰书来降。杨元帅一面传令仇钺仍回安化镇守，一面传令各营，准备三日后班师，复又写了表章，具奏各路皆平，并报班师日期。却好巩昌府已奉旨派有人去，徐鸣皋也即卸事，驰抵兰州。大家接着，甚是欢喜。到了第三日，杨元帅即命拔队起程，一枝梅与徐庆二人押着寘镛囚车，随着大队。只听三声炮响，元帅班师，出得城来，一路上浩浩荡荡，直望京城而去。真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平逆藩论功受赏 避近幸决计归田

话说杨元帅班师回京，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这日已到了京城，当将大队人马扎在城外。次日天明，杨元帅、张永便率领徐鸣皋等十位英雄，进城复命。当有黄门官启奏进去，却好武宗早朝未罢，见说杨一清已班师回来，即刻宣进召见。黄门官传旨出来，杨一清、张永即便带领徐鸣皋等入朝见驾。

到了金殿，杨一清等众即俯伏金阶，三呼已毕，武宗钦赐平身，大家又谢了恩，这才归班，站立一旁。武宗先温谕了一回，然后将讨贼各情问了一遍。杨一清细细奏呈上听，并云：“逆藩安化王现在押解来京，伏候圣上发落。”武宗闻奏，即命人将真镛送交刑部监禁，候旨处决。张永又将杨一清如何勤劳，徐鸣皋等如何奋勇，仇钺如何设计讨贼，非破格奖赏，不足以酬功绩，奏了一遍。武宗闻奏大喜，当下即面赐加封杨一清为吏部尚书，兼授武英殿大学士，仇钺着传旨加封咸宁伯，徐鸣皋等皆封将军，俟后有功，再加升赏。各人谢恩已毕，武宗又传旨：着拨库银三万两，为犒赏三军之用，所有随征各军，即着徐鸣皋暂行统带，杨一清着即入阁，兼管吏部事务。杨一清与徐鸣皋复又出班谢恩。武宗退朝，各官也即朝散。次日，武宗传旨：真镛着即斩首示众。由此逆

贼即平，朝廷便太平无事，又兼杨一清入阁问事，更是内外严肃，君臣一德，同心共治太平天下。按下慢表。

且说宸濠自七子、十三生、十二位英雄破了余半仙的迷魂阵，宸濠虽也稍为敛迹，但那谋叛之心，却未尝一日或忘。接着又探听得杨一清讨平真镛，徐鸣皋等皆为朝廷所用，因此不敢仓卒举兵，只有潜蓄叛党，以待时日。这且不表。

却说张永自随杨一清讨平真镛，武宗即宠幸异常，由此日与江彬用事。江彬欲攘永权，累导武宗远游。武宗为彬所惑，于是巡幸不时，又兼义子钱宁用事，朝政几又浊乱。会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宫灾，八月京师地震，十二年夏京师大旱。杨一清既入阁问事，见此连年灾异，不敢隐忍；又因武宗巡幸不时，朝臣屡谏不听，不得已上疏奏陈时政，讥切钱宁、江彬近幸等人。钱宁、江彬切齿痛恨，江彬因说道：“杨一清这老匹夫如此可恶，怎得设个法儿，将这老匹夫赶出，我辈才可所欲为。”钱宁道：“这却不难，可如此如此，包管那老匹夫不久就要见罪于主上了。”

过了两日，果有优人造成蜚语，妄说杨一清妄议国政，跋扈朝廷，奴隶廷臣，交通外党。却好这日武宗张乐饮宴，优人便将近造各蜚语乘间报之，武宗果相信不疑。次日上朝，面责杨一清各事，杨一清当下吓得汗流浹背，即并奏道：“臣世受国恩，虽肝脑涂地，不足报于万一。臣又何敢跋扈朝廷，擅揽国政？尚乞圣上明查暗访，果有前项各事，请治臣以不臣之罪；若无此事，必有近幸妄造蜚语，以惑主听，亦请主上务查造语之人，治以诬蔑之罪，则国家幸甚，微臣幸甚。”武宗闻奏，便望杨一清笑道：“朕前言戏之耳，卿何必如此认真

耶。朕岂不知卿之为人素称忠直，而顾有如此之妄乎？卿毋介意便了。”杨一清当下碰头谢罪道：“臣诚有罪，惟愿主上亲贤臣，远小人。臣虽碎身粉骨，亦所愿耳，臣不胜昧死以奏。”武宗闻奏，不觉微有不悦道：“卿所奏亲贤臣、远小人二语，贤臣自宜亲近，但不知朕所亲小人者何在，想卿有所见闻耳。”杨一清见问，知武宗不悦，赶忙叩头奏道：“聪明神圣，莫如陛下，岂不知亲贤臣、远小人，原不足为臣虑。臣所以不得不奏者，欲陛下防之于将来，不必为小人所惑，臣亦庶几报恩于陛下耳。幸陛下察之。”武宗见杨一清说得委婉，方才息了怒容，退朝进宫而去。

各官朝散，杨一清回至私第，心中想道：“现在圣上偏见不明，我若久恋朝廷，必难终局，不若乞休归田，尚可克全晚节。”因与夫人田氏言道：“卑人现年已过花甲，日渐颓唐，儿子尚未成立。若久恋爵禄，殊觉非计，况当此阉宦专权，我又生性刚直，一举一动，大半不满人意。现在圣眷虽隆，却不可恃，俗语道‘伴君如伴虎’，倘若一旦圣心偏向，败坏晚节，反为不美。不若趁此急流勇退，解组归田，做一个闲散农夫，以了天年，反觉得计。至于名垂青史，功在简编，后世自有定论，此时亦不必计及。卑人立意如此，不知夫人意下如何？”田夫人闻杨相之言，便大悦道：“老爷所虑甚是。现在钱宁、江彬一流专权用事，眼见朝纲紊乱，圣上又宠幸异常，老爷又刚直不阿，难保不为若辈所忌。乞休之计，甚是保全之道，但不识圣上可能允准否？”杨一清道：“不瞒夫人说，今早上朝，圣上即责卑人数事，说卑人揽权专政，跋扈朝廷，卑人当奏告圣上，此必有小人妄造蜚语，上惑君听，并

劝圣上亲贤臣远小人，哪知圣上不察卑人之言，反有不悦之意，问卑人所谓小人何在，幸亏卑人委婉奏对，圣上始觉转怒为悦。因此卑人见此情形，惟恐圣上偏听不明，谗口铄金，事所必至，与其有失晚节，不如及早罢休，所以卑人才有这归田之意的。若谓主上不准，卑人逆料断无此事。现在钱宁一流只虑卑人不肯乞休，若果上了这乞休的奏本，即使主上有留用之意，钱、江辈亦必怂恿圣明准我所请，我于那表本上再说得委婉动听，必然一定是允准的。”

此时杨相的公子，名唤克贤，年方一十三岁，听得杨相这番议论，也便恭恭敬敬地说道：“爹爹方才与母亲所言，孩儿亦觉甚善。在孩儿看来，做官虽有光耀，却是最苦之事，人家觉未睡醒，五更方至，便要上朝，每天还要面主上叩头，更要跪在那里说话。少年人还可劳苦，如爹爹这偌大的年纪，早起睡晚，怎么能吃这样苦？官却不可不做，古人有言：‘显亲扬名’。正是这个意思。若长久做下去，也殊觉无味，不如依爹爹主意辞去爵禄，安稳家居，每日又不须起早，无事的时节，或同朋友下棋，或自己看书，或与母亲闲谈闲谈，或教授孩儿些古往今来之事，在家享福，何等不好？等爹爹过到一百岁，那时孩儿也成人了，便看着孩儿去中状元，再如爹爹这样大的官做几年，代皇上家立一番事业，建下些功劳，再学爹爹今日归田的法子。”公子言毕，杨公大喜，便笑道：“我儿，为父的就照你这样说，明日上前面奏一本，决计归田便了。”

少刻摆上午饭，夫妻父子用饭已毕，即命家丁将徐鸣皋等请来，有话面说。家丁答应前去，一会儿徐鸣皋等十位英

雄齐集相府。杨丞相与徐鸣皋等分宾主坐定，徐鸣皋却首先问道：“丞相见召，有何示谕？”杨丞相便叹了口气，说道：“诸位将军有所不知，现在朝廷阉宦专权，钱宁、江彬等颇得近幸，眼见朝纲紊乱，不可收拾，老夫目不忍视，圣上又偏听不明。现在老夫年纪已大，不能顾全朝政，与其素餐尸位，不如解组归田。因将军等皆国家栋梁，忠义素著，所以老夫特请诸位到此，相告一言。老夫乞休之后，诸位将军当以上报国恩为重，锄奸诛恶为心，而且宸濠叛迹虽未大明，终久必为大患，那时总赖将军等竭力征讨，以定国家磐石之安。老夫虽然乞休，亦属不得已之举，还望将军等俯听老夫一言，共相自勉，则老夫有厚望焉。”杨丞相将徐鸣皋等勉励一番，若有恋恋不舍之意。毕竟徐鸣皋等说出什么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杨丞相上表乞休 王御史奉旨招讨

话说杨丞相将休乞的话告诉了徐鸣皋等十位英雄，又勉励了他们一番，当下徐鸣皋等齐声说道：“以丞相威望素著，主上又宠眷极隆，朝廷正赖丞相匡扶，与同休戚，一旦归田解组，在丞相固计之得，独不念朝廷辅佐无人么？尚望丞相收回成命，上为朝廷出治，下悯赤子苍生，非特国家之幸，亦天下人民之幸。至于末将等荷承垂示，敢不竭忠报国，以副丞相提拔之恩。宸濠叛迹虽未大彰，数年内必有举动，那时末将等自遵守丞相训言，竭力诛讨，总期上不负国，下不忘本便了。”杨丞相听罢大喜道：“难得将军等忠义为怀，将来必为一代功臣，是亦老夫拭目而俟。至老夫归田之意，虽承将军等如此劝勉，其如老夫无心爵禄，不敢立朝，做一个闲散村夫，于心尚觉稍适。朝廷政事，老夫虽去，踵接者不乏其人，自能匡辅有功，勤劳王室。”即使老夫心存恋栈，亦不过为朝廷之上一具臣而已，得失何关焉。其志已坚，牢不可破，明日当即上本乞休了。”徐鸣皋道：“丞相其志虽坚，特恐圣上不行，丞相亦不能过拂圣意。”杨丞相道：“近幸专权，如老夫刚直不阿，圣上虽明，究不免为若辈所惑，而且若辈望老夫归去久矣。老夫不上本乞休则已，既有此举，断断乎

无挽留之意也。”徐鸣皋等不便再言，只得告退而去。

杨一清到了晚间，便就灯下缮成表章，自己反复看了一遍，觉得颇为委婉动听，因自道：“此本一上，不患不准我乞休，从此可以世外优游，不入软红尘土了。”当下又与夫人略谈了一会，然后安寝。

到了次日上朝，文武百官朝参已毕，杨丞相便出班俯伏阶下，将乞休的表章呈递上去。当有近侍接过来，呈上御案，恭呈御览。武宗将表章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臣杨一清跪奏：

为微臣老迈，昏聩糊涂，吁恳天恩俯准休退，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以樗栎之才，荷蒙先帝知遇之恩，授臣总制三边都御史之职，叠蒙宠眷，逐次升迁，迨我皇上御极以来，又复优加无已。涓埃未报，敢惜微躯？伏念相臣有燮理之权，吏部有察吏之责，非精明强干之才，不足胜此重任。臣生质素弱，加以愚昧，已自兢惕时虑，近复老迈日增，身多痼疾，凡遇应办之事，辄多昏聩糊涂，倘再恋栈之心，必致忧深丛脞，败坏朝政，贻误机宜，负国辜恩莫此为甚。为此历陈下情，仰求我皇上俯念微臣老迈，难膺重任，准予告退，则国事幸甚，微臣幸甚，臣不胜感激惶悚之至。所有微臣老迈吁恳告休下情，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武宗览表已毕。便提朱笔批道：“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杨一清，现虽年过花甲，举动尚见精强，何以无志功名，遽思引退？既据陈请各节，始念两朝元老，不忍强留，着加恩

准予乞休，并着户部拨给养贍田百亩，以供晚年，用笃朝廷轸念老臣之至意。钦此。”批笔掷下，杨一清敬谨捧读了一遍，复又叩头谢恩。武宗又慰劳了几句，然后退朝。在朝诸臣，知武宗准了杨一清告退的本章，并赐贍田百亩，无不互相议论，有羡慕他急流勇退，有说圣上待他恩宽的。更有那平时畏惧他，见他告退，便喜欢无限的。为最是钱宁、江彬等人，心中极为畅快，暗道：“这老匹夫到也知机，知道我们将来定不饶他，便来告退，只是太便宜他了。”闲话休表。

且说杨丞相回归私第，早有夫人公子接着，跟进书房，杨丞相便换便服。用过早点，夫人便问道：“今日面奏乞休，圣上如何降谕？”杨丞相便将奉旨允准，并赐贍田百亩，各节说了一遍，夫人公子大悦。此时徐明皋等早已知道，便来道喜，接着交各家公侯，六部九卿，朝詹科道，将军提督，亲戚门生之类，均来道贺，张永也前来道喜，杨丞相俱各款待，曲尽殷勤。到了次日，即将承办的公文案卷，悉心检点，交卸下任。又往各处往拜了一会，即率同夫人并家丁仆妇人等，收拾行装。约有半月光景，便雇了二三十辆大车，将所有动用物件以及行囊细软，俱于先一日装上大车，由家丁押解前往。次日仍上朝陛辞，武宗又安慰了几句，这才出朝。早有在朝文武诸臣前来送别，杨丞相又再三致谢，然后率领妻子出京，到北通州雇换民船，沿途水陆并进，直望镇江原籍而去。

不一日到了镇江，自有许多亲戚故旧前来迎接。杨丞相进了府第，布署了好两日，又至各处往拜了一回，然后与夫人公子安居乐业，在镇江府第安享清福，终日咏诗饮酒，种竹栽花。或遇美景良辰，便邀约几个至好朋友，饱览金焦山

色，及时行乐，好不逍遥。朝廷虽有天大的事件，他也毫不顾问，真个是林泉养志，富贵神仙。直至宸濠举兵谋叛，武宗御驾亲征之后，正德十五年闰八月武宗巡幸南京，避雨瓜洲，顺道镇江，幸杨一清私第，那时杨丞相尚精神矍铄，此是后话，不必细说。

且说朝廷自杨丞相罢休之后，钱宁等就毫无忌惮，却还有一个王守仁在朝，究竟有些不便，却又怂恿武宗，将王守仁设法去放外任。却好南安、横水、桶冈诸寨贼首谢志山等，漳州浞头诸寨贼首池大鬣等，接连江西、福建、广西、湖广之交，方千余里皆乱。兵部尚书王琼特上荐书，保奏王守仁。武宗便命王守仁为佾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兼总督兵马招讨诸贼事宜，由是钱宁、江彬等大快。王守仁既奉旨巡抚招讨江西各贼事务，便奏调徐鸣皋等十位英雄随征，并请将杨一清所部之兵拨归统带。武宗准奏，即降旨徐鸣皋等，均着派往王守仁大营效力，俟讨贼有功，再行升赏。王守仁当即谢恩出朝，便将杨一清所部带往江西讨贼。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料敌情一番议论 剿贼寨五路进兵

话说王守仁亲统六师，仍以徐鸣皋为先锋，一枝梅为行军运粮使，狄洪道、徐庆为中军左右翼，周湘帆、包行恭、徐寿、杨小舫、罗季芳、王能、李武为行军指挥使，督率精兵十万，粮草不计其数，一路上浩浩荡荡，直望江西进发。早有朱宁、张锐密差心腹，到了南昌，告知宸濠，叫他且缓举兵，以俟南赣汀漳各路如何。若南赣汀漳诸寨得利，便可乘机进取，以得不战自走之利，万一南赣汀漳不利，即时再作议论。宸濠得着这个消息，便自按兵不动，望观成败，以为进退。按下不表。

且说南安、横水、桶冈诸寨贼首谢志山，及漳州浚头诸寨贼首池大鬣等，于江西、福建、广西、湖广交界深阻的地面，方千余里，共设贼巢五六十处，每处皆有贼众千余，至少也有七八百，横亘绵延，声势联络。大庾岭为贼首池大鬣的老巢，这池大鬣系广西人氏，年约三十余岁，生得豹头环眼，两臂千斤之力，惯用一柄三股点钢叉，有万夫不当之勇。手下有二十四个大头目，七十二个小头目，皆是个个慍悍，骁勇异常，却分住浚头诸寨。那南安、横水为谢志山的老巢，这谢志山本系湖广黄皮县人氏，年约二十以外，也生得暴眼横

眉，异常奸险，惯用一柄虎头大砍刀，也是万夫不当之勇。手下也有百十余个大头目，分住桶冈诸寨，均与宸濠往来。王守仁带兵往剿，早有细作前往报信。宸濠得信后，因大庾路途较远，却差心腹前去南安横水寨，报知谢志山知道，叫他早早预备。

这日谢志山接到宸濠信息，他却并未通知池大鬣，但只令自己各寨妥为防备。也是这一起恶贼恶贯满盈，该应死在王守仁、徐鸣皋等手内，他以为王守仁前来征讨，必先到南安，他却自己赶为防备，保守自己，哪里知道王守仁并不先到南安，却间道轻骑驰赴大庾，先攻池大鬣。大庾离京城较远，消息不甚灵通，王守仁奉命出师征讨江西各贼，池大鬣连这个消息尚未得悉。谢志山虽得着宸濠信息，又未前去池大鬣处报知，因此池大鬣连一些影儿都不知道。他却又平时深恃地势险阻，虽有官兵到来，断不能得利，所以后来被王守仁分派徐鸣皋等潜兵入险，乘夜纵火将他所在各处贼寨，皆烧得干干净净，且待我慢慢表来。

这日王守仁所统大兵，行抵湖广不远，安下营寨，便聚集众将商议道：“大庾路途较远，消息是不甚灵，南安离此甚近，消息灵通，又况近闻宸濠阴结各路贼寇以为外援。本帅此次统兵出征，宸濠必早得消息，宸濠既知消息，南安贼首谢志山巢穴横水难保不知，且难保宸濠不暗通信息。谢志山既知信息，必然早做准备，现在进攻横水，彼必负隅自固，又况南赣地多深阻，不易进攻，万一旷日持久，不但虚糜饷项，抑且师老无功。本帅之意，与其先攻南安，不若先攻大庾。该处地势虽曰险阻，究竟路途较远，消息多滞，若遣轻骑间道

潜行，不过十日之内也可直抵。即使彼处得有消息，我兵已至，任他防备，究嫌凑手不及，我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似觉事半功倍。不识诸位将军以为然否？如以为可行，本帅当即分兵与诸位将军，分道前往，各攻各寨，以分其势，使彼首尾不能相顾。如此办法，不过两月，大庾各寨便可剿灭殆尽，然后再由大庾进攻横水，则诸寨易破，贼众可擒矣。”

徐鸣皋等闻了这番议论，实为佩服，当下说道：“元帅所见，极其高明，逆料敌情，如在掌握，真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未将等敢不佩服，敢不唯命是听，但冀早破贼巢，早为平定。元帅应如何派往之处，未将等当谨遵吩咐，星夜驰往便了。”王守仁听了众将之言，大喜，当即派令徐鸣皋、杨小舫道：“徐将军、杨将军可各带轻骑三千，问道星夜潜入浰头，进攻贼寨。但闻浰头地势深阻，必须潜兵入险，方能奏功。而且该处四面皆山，树木丛杂，非深知路径之人不能前往。二位将军到了那里，可急急寻找数名熟谙路径的土人，带领前往。军中再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最好各兵暗藏兵器火种，改扮土人装束，潜入山中，能以兵刃破之好极，否则即纵火焚烧，先将树木焚毁殆尽，然后贼寨不难破矣。”徐鸣皋、杨小舫得令。又命一枝梅、王能道：“你二位将军也各带轻骑三千，星夜驰往漳州，进攻贼寨。惟漳州东界浙江，西界江西，南连湖广，四通八达之地，攻此则窜彼，攻彼则窜此，聚散无常，测摸不定，必须于各路交界处所先屯伏兵，以断彼此互窜之路，然后合兵扑灭，则贼寨可破，贼众可擒矣。若过山深林密之处，尤须多带火种，先焚林木，使彼无所藏身，我军亦可长驱直入。”一枝梅、王能得令。王守仁又命狄

洪道、周湘帆道：“狄周二将军也各带轻骑三千，星夜间道驰往大帽山，进攻贼寨。惟闻大帽山高耸半天，四面皆悬崖峭壁，非攀藤附葛不能直上，山上亦多树木，仍宜多带火种，一至山上即先纵火焚之，使贼众自相践踏，再能于该处探听山后有无可通贼寨之路，便一面前进，一面后攻，前后夹击，最为得势。但此时不能预定，须至该处山后相度地势，见机而行便了。”狄洪道、周湘帆得令。又命包行恭、徐寿道：“包将军与徐将军也各带轻骑三千，星夜驰往华林，进攻贼寨。闻华林地势深险非凡，不特树木丛杂，抑且恶兽甚多，此去进攻，务必多带火种，先焚树木，一面将所有各种恶兽驱除殆尽，一面合兵攻打贼寨，方易为力。不然，恶兽不先驱除，势必畏首畏尾，何能成功？惟将军善自为之，要紧要紧。”包行恭、徐寿得令。王守仁又道：“本帅却与徐庆、罗季芳、李武三位将军，统率大兵，间道潜入大庾，进攻池大鬣巢穴。破贼之后，即在该处坐待。无论何路，一面克复，一面火速驰回。”徐鸣皋等无不个个争先，想得头功，奋勇前进，王守仁也就即日进兵。

话分两头，且说徐鸣皋、杨小舫二人各带三千轻骑，真是个连夜趲赶，刻不容缓。不过五日，已至浞头不远，暗暗的下了营寨。当下二人即换了微服，先往该处探听贼势，并查询浞头寨的路径。各处探听了一日，已稍知大概。次日，又将本地村民招了几名，来到大帐，细细问道：“你等可是本地人么？”村民道：“我等皆是本地村民，为农的。”徐鸣皋道：“闻得你们这里有座浞头寨，这寨内的强盗极其厉害，但不知有多少强盗，如何利害？”那村民道：“你老人家不问这一起

强盗，倒也罢了，若要问起来，真是令人害怕。那寨内有五个大头目，十二个小头目二千多个喽兵。这五个大头目，却不知他名姓，但知第一个唤作守山虎，第二个唤作出山虎，第三个唤作镇山虎，第四个唤作卧山虎，第五个唤作飞山虎，皆是个个凶猛，其余尚有四五十名，混名不知为何，皆是个个凶猛；惟有出山虎、飞山虎尤其厉害。我们这里三四十里，他们并不抢掠我们的财物，可有一件，如有美貌妇女，却要送进寨去，不然他要知道了，定然全家没命，因此也就受害不浅。官兵虽屡次来剿，怎奈他那个地方四面皆山，官兵不知路径，皆被他们打败而回，所以极难剿灭。”徐鸣皋道：“据你们说来，这泅头寨的五虎贼是极厉害了，你们可要官兵来杀这一起强盗么？”那村民道：“怎么不想，可就是求之不得。”徐鸣皋道：“我们就是奉了圣上的谕旨，带了兵马，前来剿灭他的。惟据你们所说，山路险阴，不知路径的官兵皆被他杀败出来，所以官兵屡次来剿，皆不济事。但不知你们可认得那山内的路么？”那村民道：“我等皆不曾去过，不知路径。我们庄上倒有一人，他是去过好两次的。除非把他找来了，问了才得明白。”不知这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询土人将军思破贼 献野味猎户暗行刁

话说徐鸣皋问明土人，可知涑头的路径，那土人答道：“我等未曾去过，我们村庄上倒有一人去过数次，他却知道，可将他唤来问明，就可以晓得了。”徐鸣皋道：“你们就此前去，将那人带来问明，本将军就可前去剿灭。不但代你们除害，本将军还要有赏。”那些村民答应前去。不一会儿，已将那熟悉路径的带来，见了徐鸣皋。

当下鸣皋将那人一看，只见他六十开外的年纪，倒是精神满足，因问道：“你唤作什么名字？”那人道：“小的姓尤，名唤保。”徐鸣皋道：“你怎么知道涑头寨的路径呢？”尤保道：“只因小人常去，所以知道。”徐鸣皋又问道：“你为什么到他寨内去的呢？”尤保道：“小人在二年前，无意上山打猎，那时他寨内尚未有这许多的兵马，只有五个头目。他见了小人打得一只獐子，他就要小人献给他。小人知道他的厉害，不敢与他争论，就献与他了。他从此就叫小人在他山前山后各处打猎，打到獐猫鹿兔，就送给他，有时也给小人些银钱。他那大寨内，小人也是常进去的。后来他那里势大了，他们这五虎又不似从前守着规矩，便去奸掠人家妇女，小人也就懒得上去。接着官兵来剿，他那里也就不许闲人上山，恐防奸

细，因此小人也就不上去了。”

徐鸣皋道：“他那里究竟是怎样的险阻？”尤保道：“他那大寨在深山之中，四面皆系岗岭环绕，而且皆是峭壁悬崖。前面有条路。不知路径的若从这条路上去，都难出来，因他东西皆是螺丝路，且又树本丛杂，那些喽兵皆藏在里面，你上去却不见他有行人影儿，他却见着你是清清楚楚。所以前来剿灭的官兵，他也不阻他进去，偏让官军进入里面那螺丝路上，他便出来前后夹攻，虽插翅也逃不脱，所以官军皆屡剿屡败。那山寨实是险固异常。”

徐鸣皋道：“你既从前常去，一定知道里面的路径，除了前面那条路，还有别路可通的么？”尤保道：“他山后尚有一条路，离此必须绕道前去。那条路可是崎岖异常，由山下直至山顶，要走半日方可到顶，兵马是万难上去，若要由那条路上山，只能一人缓缓前进。幸喜这条路上并无人防守，为的是无人知道。却有一件，两旁荆棘甚多，稍一大意，即要戳伤身体。尚还有一条路，在他山的东首，面临大河，非船不可前去。他们山上出入，皆从那条路去寨内，自备了十数条船只，专为往来之用。此外再没有别的路径了。”徐鸣皋道：“你现在可能再到山上去么？”尤保道：“小人去是可去的，但隔了年余，恐那些新招来的喽兵不放小人进去。只是一层，就便进去，还要带些野兽之类去送他，方有话说，不然怎能去呢？”徐鸣皋道：“这倒不难，你只要打两只野兽，就可去得的了。本将军有句心腹话与你商议，现在大兵前来，为的是代百姓除害，你等皆是本处良民，料想没有不恨他的道理。你如能将本将军带上山去，将那山内的路径看明白了，不但本

将军重重赏你，将来平定了山寨，回朝之后，本将军定在元帅面前给你保举个功名，以为今日的劳绩，但不知你可情愿么？”

尤保听说，忙答道：“将军吩咐，小人焉敢推托？不过一件，今日可万来不及，小人现在回去，就赶紧向别处打两只野兽，明日亲送到他那里，先打听一回，然后再暗暗地与将军上山。不知将军尚以为然否？”徐鸣皋道：“果能如此，我就等你两日，但不可误事。”尤保道：“小人等也甚望将军，早早将这座山寨平定了，就是小人们也可安居乐业。不然他虽不抢劫我们的财物，即强奸妇女，却也受害不浅。难得将军前来，是小人们地方上的大幸事了。将军请稍待，小人后日定来回信。”说罢就要出营，徐鸣皋一心要买属他，便叫人取了五两银子，交给尤保道：“这些须银子，权当你那打取野兽的价值，待事成之后，再行重赏，就烦你辛苦一趟罢。”尤保见了银子，怎不欢喜，因进：“这银子虽承将军赏了小人，可实不敢领，但愿事成，就是这地方上的福气了。”徐鸣皋道：“你收了吧，这不过是本将军一点意思，你不必再让了。”尤保只得拿了银子，又谢了一回，然后便出营而去。徐鸣皋见尤保满口答应，甚是欢喜。这且不表。

再说尤保回到家中，并不告知别人，歇了一会儿，即日就提火枪，往各处去寻野兽。到了傍晚回来，居然打了两只白兔，一只獐子，三只野鸡。到了次日一早，即将野味背在肩头，也不告诉家人到哪里去，他便出得门来，竟往湫头寨去了。走了一会儿，已至谷口，他就单身进内，走进螺丝路。约有半里光景，当有喽兵喝道：“来者是谁？敢进来窥探？”尤

保听说，先将那喽兵一看，当下笑道：“原来你不认得我，不怪你阻拦，你家头目王老么可在家么？”那喽兵道：“王头目现在寨里，你问他做甚？”尤保道：“你可将他请出来，就说十里坡尤保要与他有话讲。”那喽兵道：“你有什么话讲，可告诉我，等他出来，给你转告便了。”尤保道：“你也认不得我，我也不认得你，可不是把话白说了吗？”旁边又有一个喽兵说道：“李老三，你同他讲什么白话。他既不肯将话告诉你，就将他打出去便了，何必在此同他啰嗦。”尤保听说，即将眼睛一睁，向那个喽兵发怒道：“你尊姓呀，敢是你不准我在此么？我告诉你，不是我说句放肆的话，你这一起的人就配来阻我？你家大王初来到此地的时候，我终日在山上，你家大王是极看得起我的，时常要我入寨内讲说讲说。那时你们这一起东西还不知在哪里做梦，不必说你们这一起后来的，便是你家王头目，也不能如此狐假虎威，要将我打出去，你这一起算件什么东西，敢来呼喝我么？我便与你前去，见你家大王说个明白，看你家大王是如何看待。”那两个喽兵见他说了这番话，也就大怒起来，便思上前去打。忽见那边又走过一个喽兵，前来说道：“王头目来了。”尤保一听，更大喊道：“既是王头目来了，那更好说话。”说着，就忿忿地要走进去。那两个喽兵哪里肯放他走，便上前将他一推，口中喝道：“你向哪里走，不看你有了两岁年纪，将你忘八杀了，你到大王那里告状去。”尤保也就大骂起来。

正在吵闹，王老么已走出来，一见尤保，便大声喊道：“尤老儿，你几时来的？咱们有一年多不见了。”尤保抬头一看，见是王老么，也就答道：“王头目，你来得正好。”因将

那喽兵拦阻的话告诉了一遍。王老么听说，便将那喽兵呼喝过去，同他两人到了自己的小寨内。彼此坐下，便问尤保道：“你身上这些野味，从哪里来的？”尤保道：“不瞒头目说，近来家中贫苦已极，因此打了些野味，来到这里，做个进见之物，欲想求大王收留在山，做个小头目，借此糊口，不知大王可能赏收否？如不能收用，我想请你在大王面前说句好话，随后如有野味，便送上山来，随便大王赏几个钱，仍如从前那样，也就好了。不知你老可能答应我在大王面前方便方便？”王老么道：“老尤，我有句实话告诉你，若要做头目，这却不能；若说送野味来沽，你可不要较量，或者可行，你自己斟酌便了，你若不肯斟酌，你此事岂不自己吃亏了？”欲知尤保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假奉承强盗入牢笼 真顺从村民献密计

话说王老么向尤保说道：“你若要做头目，这可不能；若要送野味来沽，只要你不较量，或者可行，你自己斟酌吧。”尤保道：“我本来不敢较量，只要大王准我来沽就好了。”王老么道：“那就好说了。不瞒你说，现在大王甚想野味下酒，你来得正好，我便将你这野味送进去，你在这里等我的回信。”尤保道：“烦你再代我在大王前请安，就说我一年多不见了，现在到此处，想见见大王。”王老么答应，即取了野味，进大寨内去了。不一会儿出来，向尤保说道：“恭喜你，大王不但收了你的野味，还叫你进去谈谈，你就跟我去吧。”尤保一听，正中心怀，复又暗自想道：“我见着那强盗。我何不如此如此呢。”一面暗想，一面跟着王老么进去。

不一刻已至大寨，当由王老么带他进内。尤保一见，便给他五个强盗磕下头去，口中说道：“小老儿一向不来给大王请安，甚是记念的很，又因官兵屡次前来，小老儿也不敢上山。现在弄得家中贫苦难支，因此前来与王头目说了，请他在大王前方便一句，求大王看念小老儿甚苦，随后当常常进献野味，给大王下酒。”那守山虎等一齐笑道：“你能常常送野味来，咱便与你的银两。可有一件，咱们这里早晚又要开

兵了，听说京里又派了官兵前来剿灭，如到那时，咱们山上可是不许闲人到的。你可趁此时官兵未来，将那野味多打些送来，防备着官兵到此，你不能上山。”尤保听说，暗道：“何不奉承他两句呢？”因道：“非是小老儿乱讲，有大王等这个险固的山寨，不必说官兵前来，便是皇帝老子到此，也不能使他逃走。从前那些官兵来过好多次了，总没有一次胜的。皆是大败回去，难道京城里的兵就比官军厉害么？而况有五位大王的神勇，即便他三头六臂，也是没用的，倒是不来剿灭的好。如果前来，只是自讨其死，还想有多少活命的回去吗？”这一番话，把那五虎强盗说得快活非常，因道：“你这老儿倒是有趣的，咱们这样的山寨，还怕有官兵前来么？”尤保道：“别人不知道，小老儿是深知这里埋伏的。”

五虎强盗大喜，以为这山寨是天下少有的了，因命人取了二两银子，给与尤保道：“这二两银子赏了你吧。”尤保道：“小老儿今日献大王的那些野味，可不敢领赏，实是些须进见之物，以后送来，再领大王的赏吧。”守山虎道：“你不要客气，快拿去吧。下次送来，再说下次的話。”尤保道：“这就领大王的赏了。”当下又给守山虎等磕了个头谢过，因又向飞山虎等说道：“小老儿还有一事，大王容禀。小老儿只因有两岁年纪，腿脚不甚便当，路稍远些，就觉得吃力。小老儿有个外甥，名唤郑才，这些野味，皆是他帮助小老儿的儿子打的。小老儿的儿子生来有些傻气，只能打野味，不能令他做旁事。那个外甥倒极其伶俐，小老儿的意思，想明日送野味前来，就将那外甥郑才，将他带来，走一趟认认路，以后小老儿就可叫他送野味上山了，小老儿也就可免走十来里路，往

返就是二三十里。若大王可怜小老儿腿脚不能多走路，大王就赏个脸答应下了，倘若不能，说不得还是小老儿上山进献，求大王爷示下。”那五虎强盗听说，齐道：“既是你腿脚不便，不能多走路，你明日就将你外甥带上山来，指他认明了路，以后叫他送来也可，但是不能误事，咱们可是每日都要送的。”尤保道：“小老儿还有一件要禀明大王。这野味可是不能包定每日送来，万一这日不曾打到，就没有野味送上山了。那时大王要等着下酒，小老儿的外甥又不曾打得到，未送上山来，大王岂不要怪小老儿的外甥误事么？所以要与大王说明了，只要打到都送上来，与大王下酒便了。”当下守山虎答应。

尤保便与王老么出来，又各处顽耍了一会儿，辞别下山。赶回家中，住了一宿，次日天才甫明，就命他儿子尤能各处去打野味，“务要多打几只，放在家中，我有用处。”尤能答应，便到各处去寻打。

尤保即来到大营，见了徐鸣皋，先将上山的话说了一遍，徐鸣皋已是大喜。尤保复又说道：“小人却思得一计，已与那强盗说明，那强盗已答应了小人，只是小人不敢与将军说知，说出来可要多多得罪。”徐鸣皋道：“只要计好，但说不妨。”尤保道：“既是将军恕罪，小人可就放肆了，”因道：“小人与那五个强盗说，是小人因有了两岁年纪，腿脚不甚便当，路途稍远就走不动了。虽有儿子，又因他有些傻气，只会在家打些猎，不能使他上山敬送野味。却有一个外甥唤做郑才，为人又伶俐，又老实，小老儿的意思，每日叫我外甥郑才送野味上山，就可免小老儿往返要走二三十里路。如大王答应，小老儿下次送野味来，就将他带上山认认路，随后就可叫他一

人送野味了。若大王不行，说不了还是小老儿来，不过多吃些苦罢了。那五个强盗听了小人的话，当下答应了。小人心中甚是喜悦，合该这伙强盗恶贯满盈，要死在将军手内。小人因自暗想，拟把将军扮作郑才，明日同小人一齐上山，将上山路径探明，随后如有用小人之处，再来效力。小人今年已六十多岁了，还想做官不成？且没有这福分，不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将军冲锋打仗，为皇家出力，给小人们地方除害，难道小人连这一点力都不能效吗？所以小人是要力图报效的，但不知将军可能袭尊改扮？尚请将军恕罪。”

徐鸣皋听了这样计策，又听他许多的话，皆是深明大义，徐鸣皋不禁大喜，赞道：“难得你如此仗义，真是国家的大幸。本将军就照你这样说，扮做郑才便了。”尤保道：“难得将军卑以下人，眼见得那强盗必死无疑了。小人今日出门时，已招呼小人的儿子多打些野味回来，以便明日前去为饵食之计。将军可即改扮起来，好同小人一齐出营，先到小人家内暂住一宿，明早小人就同将军一齐上山。还有一件，将军到了小人家内，可不要说出真话。小人家内是再无泄漏的情事，究竟墙垣属耳，不可不防，就便小人也告知他们说是将军，但说是小人的至好朋友。好在小人村上只有小人一家，算是个独家村，原无他虑，但天下事没有小心出乱子来的。”

徐鸣皋听这番话，尤其佩服，当即谢道：“老丈所见极是，某当遵照台命便了。”尤保忽然听见这样称呼，赶着谢罪说道：“小人是何等样人，不过山野一个村夫，何敢当将军这样尊称，岂不要将小人折死了么？小人实在万不敢当，千万不可如此。”

徐鸣皋道：“以老丈如此筹画，如此设想，使某敢不佩服？即以老丈呼之，尚嫌不逊，虽以师事之，有何不可？”尤保见徐鸣皋如此谦逊，心中更加敬服。徐鸣皋又请他坐下，令人备了些点心出来，与杨小舫二人陪他用过点心。徐鸣皋便留尤保在营内稍待。一会儿又摆上午饭。

大家用饭已毕，徐鸣皋换了服式，暗藏了利刃，又招呼小舫小心看守营寨，杨小舫答应。徐鸣皋出来，尤保将他一看，当下说道：“将军改扮是改扮了，但这身上衣服，可不似我们猎户穿的样子。料想这里断没有那样衣服的，且到小人家内，待小人寻一件衣服来，与将军穿上吧。”鸣皋大喜。

当下二人即出了营门，一同前去。走了有五六里路，已经到了。尤保便指着说道：“那洼子里面，便是小人的寒舍。”又转了两个弯子，已进了山洼，走到门首，尤保用手敲了两下，门里面有人将门开了，尤保便让徐鸣皋进去。欲知徐鸣皋何时上山，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改装衣服将士潜行 巧语花言强人受骗

话说徐鸣皋同尤保一齐出了营门，到了尤保家内，但见他家那一座草房，虽不宽大，只有前后两进，六间四厢，却甚干净。尤保将徐鸣皋让入上首一间坐下，他便进去拿出一把瓦茶壶，两个粗笨茶杯，到了房内，当下便倒了一杯茶，送到徐鸣皋面前，说道：“粗茶请用一杯。”鸣皋持在手中，也就喝了一口。尤保自己也倒了一杯喝了。徐鸣皋正要问他的闲话，只见房外走进一人，年纪二十来岁，虽生得粗鲁，倒像有些膂力，走进房来，尤保便命他道：“我儿，你给这位客人行礼。”尤能即望徐鸣皋磕了一个头，徐鸣皋倒也还了半礼，又问过他名姓，尤能站立一旁。尤保问道：“我叫你打的野味，可曾打回来没有？”尤能道：“打回来了，今日可打的不少，共有四只山鸡，两只白兔，还有一个獐子，一个小狗獾，都挂在对面房里呢，听爹爹取用。”尤保道：“这位客人是从远方来的，你可将那山鸡去烧一只出来，晚间下酒，再将我从前穿的那件蓝布夹袄寻出来，我另有用处。”尤能答应去了。徐鸣皋便问道：“令郎今年贵庚多大了？”尤保道：“二十六岁了。只没有什么大用。”徐鸣皋道：“曾讨亲没有？”尤保道：“讨了五年了，我那媳妇已经生了两个小孩子了。”徐鸣皋道：

“想是令孙么？”尤保过：“一男一女。”徐鸣皋又问过：“老丈想是夫妇双全？”尤保道：“小人今年六十三，老妻比小人大一岁，今年六十四。”徐鸣皋听了，甚是企仰，因道：“夫妇齐眉，儿孙绕膝，真好福气。”尤保忙称不敢。正闲谈间，尤能已送进晚膳，摆在桌上，但见一壶酒，四碟小菜，五碗大菜，无非鸡、鱼、肉、豆腐、青菜之类，这也不必细表。尤保便让徐鸣皋坐了上首，因道：“盘飧食远，樽酒家贫，未免怠慢了。”徐鸣皋谦道：“极承雅爱，好极好极。”尤保就命他儿子也坐下来，一齐用了晚饭。又叫尤能将床铺料理妥当，便请徐鸣皋安歇，尤保即告别出去。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天明，尤保起来，拿出那件蓝布夹袄，走到外面，却好徐鸣皋也起来了。梳洗已毕，用了早点，尤保便请徐鸣皋将那件蓝布夹袄穿上，自己来到对面房内，将野味取了出来，与徐鸣皋两人各自背上。尤保此时才向他儿子说道：“我儿，你将门关好了，我同这位客人到个地方去走一趟。设若有人来问，你就说出去了，不许告诉人家昨日留这位客人在此住宿，今日一齐出去的。如果泄漏了出去，我回来晓得了，定送你的命。你再进去告诉你的母亲与你妻子知道，五日后你们自然知道今日的事。我爽性告诉你，这件事作成了，你随后还有好处呢。我就是与这位客人前去，也是为你的事，你不要看差了。”尤能唯唯答应。尤保吩咐已毕，便与徐鸣皋出了大门直望浏头寨而去。

走了有二三十里，远远见一座高山，真是峰峦叠翠，冈岭拖青，峭壁悬崖，极其险峻。尤保便指道：“将军，你看前面那座山，便是浏头寨了。他的大寨，外面可瞧不出来，须

进了螺丝谷才看得见呢。”徐鸣皋看罢，心中暗想道：“若不知路径，怎么能破此山？”正想间，已到了螺丝谷口，尤保便带着徐鸣皋进去。走了半里多路，已有喽兵呼喝出来。走到外面，见是尤保，便放他进去。再一看后面还跟着一人，便来阻拦。尤保道：“你不须拦得，前日我在山上，已与大王说明的。这是我的外甥郑才。你们如不相信，可先进去问明白了，我在这里等你。”那喽兵见他这样说法，想是与大王说明白的，也就不来阻拦，因道：“既是你与大王已经说明，你们两人就去吧。”尤保同鸣皋便慢慢走进。徐鸣皋也就各处留心，将那转弯抹角的处所，细细记明。原来这螺丝谷没有什么难处，只要记清了进去的时节都向右手转弯，出来的时节都向左手转弯，那就毫无窒碍。若不知道，进去的时节却不难走，等到出来的时节，明明见前面是一条正路，哪里知道反是走入有埋伏的地方去了，而且树木丛杂深奥异于平常，所以令人往往走错。徐鸣皋此时已将进去的路径切记在心。

不到一刻已走出螺丝谷，尤保就同他先到王老么小寨内，见过王老么，当由王老么将他二人带进大寨，一同到了聚义厅。王老么先于他两人回明了寨主，那守山虎等五人即命他们进去，尤保即带着徐鸣皋一同上了聚义厅。尤保先给守山虎等人行了礼，又命徐鸣皋给他们行礼。此时徐鸣皋只得屈尊，守定了那句“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也就忍着一肚子气，给五个强盗行礼已毕，将野味交纳上去，站在一旁。偷眼一看，见那五个强盗个个状貌狰狞，真个是穷凶极恶。正在偷眼看时，忽听上面问道：“这就是你外甥么？”尤保道：“正是小老儿的外甥郑才。”守山虎道：“怎么你这外甥生得如

此体面，不似你们村庄中的样子么？”

这句话一问，把个尤保与徐鸣皋两人直吓得魂不附体，暗道：“可不要给他识破了才好呀，不然，不但大事不成，连性命都难保。”尤保赶着说道：“大王爷又来说笑话了，难道我们村庄中应该都是粗笨人，不应有体面的？常言道，一母生九子，还各有不同，而况当日西施生於苧萝村，那种美貌，至今日人还称赞她好看。她还是个女子，尚且生得那种绝色，何况是个男子。小老儿的儿子，就与我这外甥不同了，他就生得极其丑恶。小老儿所以不叫我儿子前来，恐怕大王爷看见他讨厌，因此才叫我外甥来的。若大王不愿意看我这外甥体面样子，喜欢看那丑恶的形容，小老儿就叫我那儿子前来送野味。我这外甥未来的时节，还不敢上来，他说怕大王爷的厉害，说不定将他绑了，那才无辜呢。后来还是小老儿再三与他商量，说大王爷待人最是好的，我同你先去，你见着那山上的那许多热闹，许多好处，恐怕你还不肯回来呢。他被小老儿这些话骗了他，他才肯来的。小老儿的姐姐也是这样怕，不肯让他来，还被小老儿与我姐姐抬了半天杠，我姐姐才肯叫他来的。现在大王爷既如此说，以后如有野味，还是叫小老儿的儿子来吧，那时大王爷可不要憎他粗鲁丑怪。”

徐鸣皋在旁，听了这许多话，心下实在好笑，暗道：“这老儿真个会说。”正自暗想，只听上面强盗又说道：“你这老儿实在讨厌，咱们不过问了你一句，就引出了你这一篇话来。既是你的儿子丑恶，又是粗鲁，以后还是叫你这外甥送吧。”尤保道：“大王既说愿意我外甥前来，并没有什么别意，小老儿自然仍叫他来便了。但有一件要与大王爷说明，前日小老

儿已领过大王爷的赏，今日这些须野味，就算给我外甥作个进见之礼吧。以后只要大王爷另眼看待些，小老儿就感激不尽了。若大王不赏脸，以后小老儿便不敢再叫他送野味来了，便请大王向别人再买。若大王赏脸，今日以过，随后送来的，皆领大王的赏就是了。”守山虎等听了他这番言语，甚是喜悦，因道：“你既这么说，咱们就收了你的吧。你那外甥既不曾来过，你可与王老么带着他，各处游玩一回，早早回去吧。”这一句话，把个徐鸣皋说得乐不可支，暗道：“合该这恶贼死在目前了。”尤保心内也是那么着想。当下尤保便告辞了，带着徐鸣皋与王老么一齐退下。

出了大寨，便请王老么同他两人各处游玩，王老么当下说道：“咱可不同你去了，好在你山上是熟的，你便同你外甥耍一回吧。”尤保道：“还是请头目与我去走一趟，便当多了，不然又有许多阻隔。”毕竟王老么是否同他同行，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探路径密记情形 发号令进攻山寨

话说尤保故意向王老么说道：“还是请你同我们各处去走一趟，不然又有许多阻隔了。”王老么道：“你得了吧，如有人拦阻你，你就说我叫你去的，有谁来说话。”尤保道：“既是这样，我们就去了。”说着，就与徐鸣皋往各处游玩。

徐鸣皋所到之所，无不将路径切记在心。到了后山那条小路，徐鸣皋望下一看，果然险峻非常，真可谓是蚕丛鸟道。望下走了一节，只见两旁荆棘荒芜，绝无人迹。徐鸣皋看了一回，心下暗想：“所幸这条路离大寨甚远，还有法想，只须如此如此，便易为力了。”心中想罢，又同尤保到东首那条路去看。不一刻已到，二人走下山去，果见迎面一条小河，岸旁泊了十数只船只。徐鸣皋当下便悄悄问尤保道：“这条河可通哪里？”尤保道：“这河名唤七湾溪，离此十八里有座枣木林，就是这七湾溪的要道。由此出去，非走那里，不能通到各处。”徐鸣皋听罢大喜。山上的路径俱已看过，将所有的要隘又紧记了一回，然后便与尤保下山。到得寨栅门口，还到王老么那里说了一声，这才下山而去。尤保又将出螺丝谷的路径指点了一遍，徐鸣皋又切记了一回。然后二人慢慢走出谷口，仍到尤保家内住了一宿，徐鸣皋这才回营。

进了大帐，便有杨小舫接着。徐鸣皋坐定，便将泃头寨的路径如何险峻，如何深固，细细说了一遍，又将螺丝谷如何进去，如何出来，又告诉一遍。杨小舫听罢，说道：“若非那尤老儿仗义帮助，设计同行，如何破得此寨？为今之计，既知道那里的情形，兵贵神速，不可久待了。”徐鸣皋称是。

当下已是日午，各人用膳已毕，徐鸣皋便在营内挑选了五百名校刀手，五百名的长枪手，即刻又命心腹将尤保请来。当下先将三军勉励了一番，然后便向尤保说道：“老丈，奉烦今夜三更时分，带领五百长枪手前往枣木林，暗暗埋伏，以防贼人暗渡，断其出路。明日晌午时分，自有大军前去接应。今有令箭一枝，与老丈带去，如有各兵丁不听号令者，即请老丈以军法从事，老丈勿得推托。大事成功，当再重谢。”尤保欣然得令。又与杨小舫道：“贤弟可拨轻骑一千，各带引火之物，于三更时分衔枚疾走，直入螺丝谷放火。切记进谷时皆向右手转弯，不可舛错，随后出谷，务向左手转弯。放火之后，山上必有人来接应，贤弟万不可以力敌，临时须设计擒之，不可有误，要紧要紧。愚兄却要带领五百名校刀手，抄到山后，以攻其背。也约四更时分，贤弟在谷口，但见山内火起，红光烛天，便掩杀进来。那时愚兄也可杀出，彼此夹击，众贼可擒矣。设若仍有漏网，该贼定从七湾澳暗渡，好在尤老丈已带领兵丁在枣木林埋伏，断其去路。你我一面将泃头寨攻破，仍可分兵驰往枣木林接应。”杨小舫答应。徐鸣皋又留一千名兵卒看守营寨。吩咐已毕，便命各营现在暂且安歇，黄昏造饭，初更出兵，如违令者立斩。各兵得令而去。徐鸣皋、杨小舫、尤保三人，也就暂去歇息，以便夜间奋勇

争先前去杀贼，暂且按下。

诸君看到此处，就有人说我做书的不顾露出马脚，但知说得高兴。徐鸣皋与杨小舫带了三千轻骑，前来征剿泃头寨，这样一座大营扎在那里，泃头寨的强盗连个影儿都不知道，一点防备皆没有，就坐在寨里，听他们前去放火捣毁巢穴，那些强盗甘心束手待缚，你这做书的不是信口乱说？此话也甚有理，但其中有个缘故，说出来诸君就明白了，也不怪我做书的信口乱讲，信笔乱写了。你道那泃头寨的强盗何以全无防备呢？只因徐鸣皋虽然带了三千轻骑，一路上皆是衔枚疾走，又从间道潜入，及到了此地，离泃头寨尚有五六十里，便安下营寨，又不虚张声势。泃头寨上的强盗虽然知道有官兵前来剿灭他，又因前数次那些官兵到此，皆大败而回，因此将这官兵视同一律，即使明明知道徐鸣皋已于五十里外安下营寨，他又自恃山势深险，不知路径者如何能来，就便进了谷口，只须将他引入埋伏的所在，不必说三千轻骑，便是三万轻骑，也不能使他得胜，所以有恃无恐。不过那些强盗未免仗势太甚，过于大意，也断不料有个猎户尤保肯代官兵作奸细，将徐鸣皋带至山上，使他察看路径。总之这伙强盗恶贯满盈，合该要灭，也就阴错阳差，神差鬼遣，使他昏昧无知，死在徐鸣皋这一起人的手内了。

闲话休表，且说徐鸣皋到了黄昏时分，便传令各营造起饭来。各兵卒饱餐一顿，时已初更时分，更令尤保率领五百长枪手，暗暗的衔枚疾走，直望枣木林而去。接着徐鸣皋亲带五百名校刀手，各藏火种，一个个皆短衣紧扎，徐鸣皋也不穿盔甲，一律紧身短袄，出了营门，间道疾走，便如风卷

残云一般，直望湍头寨背后而去。到了二更时分，杨小舫也就率领一千轻骑，各带火种，望螺丝谷进发，也是街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

话分两头，先说徐鸣皋与那五百名校刀手走到二更时分，已至湍头寨背后。徐鸣皋便身先士卒，拔出钢刀，率领着五百名校刀手上得山来。沿路斩荆砍棘，皆削得一片平阳，众兵丁急急走上，虽然如此，也还走了一个更次，才到山顶。徐鸣皋当先带路，复由山顶上走下山来，真个是鸟道蚕丛，崎岖突兀，亦不亚蜀道之难。又走了半刻，已下了山顶，所幸一个喽兵皆未遇见。徐鸣皋即带了十数个心腹的小军前去放火，使命大队皆伏在山洼以内，但见火起，便一齐喊杀出来，以乱贼心，逢贼便杀，务要奋勇。各兵丁得令，便在僻静山洼里面藏躲起来。徐鸣皋便与那十数个心腹小军悄悄走到大寨后面。徐鸣皋便一纵身飞上屋顶，蹑足潜踪，直向聚义厅而来。到了厅屋上面，便轻轻地走到屋檐，一伏身将身躯倒挂下来，向厅上去看。只见那厅房以内并无灯火，也无声息。徐鸣皋知道那些强盗已去睡觉，便又将身子一缩，复行上了屋面，直向厅后而来。越过一进房屋，来到后面，见是五开间一所高大的平房，徐鸣皋又将身子伏在檐口，倒垂下去，向里观看。但见左手房内尚有灯光闪烁，又听有妇女喋褻之声，徐鸣皋知道此处是强盗的住房。观看已毕，急在身旁取出一大包硫磺焰硝之类，皆是引火之物，又将火种取出，正欲将那一大包硝磺点着，就在屋上放起火来，忽见下面一片声喊报进来：“大王爷，大事不好，不知哪里来了无数的官兵，进入螺丝谷，杀进来了。”徐鸣皋在屋上听得清楚，知道杨小舫

已进了谷口。又听那房里喊道：“快去再探是哪里来的官兵。”一面说，一面好似起来。徐鸣皋还未放火，又见下面一片声喊道：“大王爷速速出去迎敌，螺丝谷内四面火起了，官兵全杀进来了。”话又未完，只听吱的一声，各处房门俱已开了，从上首房内跳出一人，正是守山虎，手执钢刀，喊声如雷，泼口大骂。此时徐鸣皋看得真切，一纵身跳到对面屋上，即将那一大包硝磺引着，认定守山虎劈面打来，徐鸣皋也就随着跳下。守山虎正向外走，忽见迎面抛下一个火球，有碗口来大，就这一吓，不觉望后一退，徐鸣皋已到面前，举手一刀，直向守山虎砍去。欲知守山虎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徐鸣皋火烧涑头寨 卧山虎被围枣木林

话说徐鸣皋在聚义厅屋上，见对面房间里跳出守山虎，手执钢刀，正欲出去，徐鸣皋急将那一包硫磺焰硝之类，取了火种引着，认定守山虎劈面抛去。徐鸣皋也随着火种，跳下屋面，拔出刀来，急急砍去。守山虎正望外走，忽见对面屋上抛下一个火球，有碗口来大，直向自己面门打来，不由的自己一惊，望后便退。那时可实在飞快，徐鸣皋也就跳到守山虎面前，举起一刀，连肩带背砍下。守山虎先被那火球一惊，已是吃吓不小，瞥眼见徐鸣皋的刀又到，急欲招架，哪里来得及，早被一刀连肩带背分为两半。

徐鸣皋方将守山虎砍死，那屋内火已大着，正欲从火中跳出，早见从右首房内接连又跳出两人。徐鸣皋急跳至院落，大声喝道：“俺乃总督军务征讨江西草寇都御史王大元帅麾下先锋将军徐鸣皋在此，尔等众寇向哪里走，眼见死无葬身之地。”那右首房内跳出两个强寇，正是飞山虎、镇山虎，一听此言，急急跳到院落，正欲举刀与徐鸣皋对敌，忽听寨后喊声大震，自己的住宅火又着了，又见一队喽兵急急跑来，高声喊道：“大事不好，各处火皆起了，寨前寨后不知有多少兵马杀来，螺丝谷内房屋已烧得干干净净，请大王速速定夺。”

飞山虎、镇山虎这一听，可实在吃惊不少。徐鸣皋听得真切，复又喊道：“徐将军在此，速速前来受死。”说着舞动钢刀，只望飞山虎、镇山虎杀来，飞山虎与镇山虎也就急急招架。徐鸣皋力战两盗，毫无惧色，三人且战且走。一霎时聚义厅又复延烧着了，只听见满山内喊声震地，火光烛天，飞山虎与镇山虎正与徐鸣皋拼命死战，又见一起喽兵高声喊道：“出山大王在螺丝谷口被敌将杀死了。”接着又有一起报道：“守山大王也伤命了。”飞山虎、镇山虎一面与徐鸣皋死战，一面听了此话，心中暗道：“我等五虎，已伤二虎，恐怕今番不能取胜了。”正各暗想，飞山虎稍一出神，手中的兵器略慢一慢，徐鸣皋看得真切，早一刀将飞山虎砍倒在地。镇山虎知道不妙，不敢恋战，急急向外逃走。

此时皆已出了聚义厅，那厅屋已变成灰烬，徐鸣皋见镇山虎逃走，也就急急追杀出来。合该镇山虎恶贯满盈，万难逃脱此难，正往外跑，不料迎面来了一队喽兵，也是狂奔进来报信的。镇山虎只知性急向外逃命，就这一出一进，皆是跑得飞快，两下一撞，不提防将镇山虎撞跌一交，栽倒在地。那些喽兵不曾看得清楚是自家寨主镇山大王，反误认为敌将，当下不分皂白，合力将他按住，群起乱殴。镇山虎倒在地下，也不知是自家喽兵，也误作官兵前来厮杀，便大声喝道：“你等这一起牛子，潜入山来，各处放火，咱爷爷误中你等诡计，不要走，吃咱一刀。”说着，一转身从地上爬起来，手舞钢刀，才砍死了两个喽兵。徐鸣皋又赶到，见他们在那里自相践踏，实在好笑，却又不肯怠慢，冷不提防飞至面前，认定镇山虎一刀，早结果了性命。当下便大声喝道：“尔等喽兵听着，现

在山中共有精兵两万，大将十数员，你家五虎已被我军杀死四虎，尚有一虎，大概也被杀死了。尔等此时顺我者生，逆我者死，要命的快快请降。尚若仍然执迷，本将军定然杀你鸡犬不留，那时悔之晚矣。”

正在招呼众喽兵归降，杨小舫已带领各军掩杀进来，接着那五百名校刀手也一齐杀到。徐鸣皋一见杨小舫，彼此欢喜无限，当下合兵一处。徐鸣皋道：“这山中五虎，愚兄已杀死三虎，闻得贤弟杀死一虎，还有那卧山虎，贤弟可曾将他捉住么？”杨小舫道：“那卧山虎，小弟当放火烧螺丝谷时候，他与出山虎前来抵敌，出山虎被小弟一刀砍死，那卧山虎与小弟战了十数合，听见喽兵报大寨火起，守山虎被敌将杀死，他就无心恋战，望着小弟虚刺一枪，拨马逃走。小弟急急赶去，只见他转了几个弯，不知去向。小弟因此地路径不熟，那时螺丝谷的树木尚未烧毁尽净，又因光耀之火烛天，照得各处一色通红，不辨路径，小弟不敢深入险地，因此不曾追去，只督率着小军各处放火，呐喊助威，并搜寻那些喽兵砍死。现在山上的喽兵，十分之中已杀有八分，尚有二分，小弟实在不忍再杀，故此急急来与吾兄合兵一处，听候调遣。”

徐鸣皋听说大喜，复又说道：“那卧山虎虽未捉获。他定由七湾溪暗渡去了。贤弟可辛苦一趟，急急带领所部驰往枣木林，前去接应尤保，吾料卧山虎必至此处。枣木林虽有五百名长枪手在那里埋伏，怎奈该处没有主将，尤保恐不能督率众兵，又闻卧山虎本领也非平常，但有五百长枪手，恐不足以拦截。贤弟急往该处，俟彼到来，务要将他捉住，万不可让他脱逃，以免遗害。”杨小舫当下答应，也就急急率领所

部精兵一千，如风卷残云一般舞下山去，直望枣木林去了。

且说卧山虎与杨小舫正在酣战之际，忽听守山虎又被杀死，当下不敢恋战，急急虚晃一枪，拨马便走。沿路遇着那些败逃的喽兵，闻说镇山虎、飞山虎俱已杀死，大寨烧得干干净净，他这一吓，真个是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哪里还敢耽搁，便带了数十名败残喽兵，急急走到七湾溪，上得船飞棹而去。此时已有四鼓，七湾溪离枣木林尚有五六十里，又是逆水，常言道：顺水行舟，行船走顺水，要快得多了，若是逆水，比如顺水每日可行百里，逆水只能行六七十里，那时又当落潮时候，更加行不快。看看已是日出，只不过行了十余里光景，卧山虎恐防有人追下来，即命喽兵并力向前赶路。他断不料枣木林那个地方有了埋伏，实指望走到枣木林便有了生路，因此急急直向前荡去。

约有晌午时候，已离枣木林不远。那树林内的伏兵，远远听见摇橹之声，渐闻渐近，知道是贼人逃走来了，当下一声暗号，五百名长枪手便预备起来。不到片刻，只见有五六只小瓜皮艇泊至近岸，船内的人，大家纷纷弃舟登岸。尤保在树林内看得真切，便道：“那浓眉怪目、矮短身躯的，便是卧山虎。”众兵丁一听。立刻一声呐喊：“不要将强盗放走呀！”喊声未完，那五百名长枪手早出了树林，一字儿摆开拦住去路，大声骂道：“你这狗强盗的卧山虎，咱们奉了将令，在此等候多时，你向哪里走，快快俯首受缚！”

卧山虎正自暗想：“到了此地，有了生路了。”忽听一声呐喊，从林子内冲出这许多兵来，这一惊可实在不少，复又想到：“不如与他决一死战吧。”心中想定，便大喊一声，口

中骂道：“尔等鼠辈敢拦截爷爷的去路，看爷爷的刀吧。”说着飞舞前来，势不可当。众兵丁一见来势凶猛，复发一声喊，将卧山虎团团围住、手执长枪，奋勇来刺。卧山虎一见，毫无惧怯，只见他飞动钢刀，将长枪削断的不少。怎奈各兵丁围绕甚严，如铁桶一般，左冲右突，只是不能杀出。官兵却也不敢近身，只是那里围裹着，不放他走。卧山虎杀得性起，大喊一声，急将钢刀一摆，向四面一阵乱砍，只见那些枪杆纷纷抛落在地。各兵丁看看有些要望下退，忽听背后人喊马嘶，当先一骑飞入阵来，举戟就刺。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枣木林卧山虎丧身 大庾营徐鸣皋报捷

话说卧山虎在枣木林被官军围困得水泄不通，他便左冲右突，奋力死战，将官兵长枪砍截了无数。官兵渐渐有些要退下来，忽听后面人喊马嘶，如翻江倒海一般杀到，彼此吃惊不小。在官兵疑惑涑头寨的强盗前来接应，卧山虎却知道是官兵前来。那官兵正在疑惑，忽见一骑马飞入阵来，舞动方天画戟，便向卧山虎刺去。官兵一见，认得是杨小舫，大家见有了主将，个个精神陡长，齐声喊道：“咱们杀啊，不要把强盗放走呀！”一片声喧，复又回绕上来，奋力争杀。卧山虎见杨小舫杀入阵内，暗道：“我命休矣，在前并无大将，方且冲突不出，现在又添了这一员大将，随后还不知有多少军马，即使我再勇猛，常言道‘一手难抵双拳’，而况这千军万马，前后不能活命，不如与他拼了吧。一面暗想，一面招架杨小舫的画戟。只见他两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卧山虎的那把钢刀，只不离杨小舫的马前马后团团地乱砍，杨小舫那枝画戟，也是顾前顾后，顾人顾马，绝不使卧山虎的刀近身。

二人这一场恶战，只杀得烟尘蔽地，月色无光。彼此战了有二三十合，卧山虎一刀从马腹下搠进，杨小舫看得真切，说声不好，两脚急离了踏镫，左腿一抬，一蹿身已跳落马下，

脚踏实地，再转头一看，卧山虎的那把刀已洞穿马腹，那匹马跌倒尘埃。杨小舫一见大怒，当即一戟向卧山虎当胸刺来。卧山虎即将钢刀架住。杨小舫心中暗想：“他是短刀，我是长戟，若在马上是我取巧，现在步战；我这画戟许多不便，不若也与他短兵相接，才可取胜。”主意想定，急急虚刺了一戟，回身一转，说时迟那时快，已将画戟抛在一旁，急掣腰间所佩的龙泉剑。这剑却是杨小舫防身之物，寸步不离，而且锋利异常，也不亚青釭之类，真可削铁如泥。杨小舫将龙泉剑执在手中，一转身复又杀来。卧山虎见杨小舫抛了画戟，知道他要短兵相接，就在这点工夫，便想送杨小舫命，急急一刀砍来。却好杨小舫转过身躯，接着又战。卧山虎遮拦格架，杨小舫漏空抽当，二人又战了十多个回合，到底卧山虎不能抵敌。只见杨小舫一剑砍来，卧山虎将刀望上一架，不期用力过猛，杨小舫的剑又锋利，两般兵器向上一靠，只听当啷一声，卧山虎的刀已削为两段，抛落在地。杨小舫见卧山虎的刀被自己的宝剑削为两段，便急急抽回宝剑，复一剑砍去。卧山虎躲避不及，正中肩背。就将卧山虎一只右膊割了下来。卧山虎跌倒在地，杨小舫割了首级，挂在腰间，便大喊道：若有山兵愿降者，早早前来受缚。”喊了两声，无一个答应，原来卧山虎所带的败残喽兵，全被这一阵杀了个尽绝。再点所部兵丁，幸喜有十数个受伤，其余俱尚无恙。

此时尤保已从树林内出来，当下望杨小舫贺道：“将军神勇，小人敢不佩服，但不知浏头寨那一伙强人，全行扫灭了不曾？”杨小舫道：“徐将军力斩三虎；那出山虎某已在螺丝谷斩了，此时所斩者，乃卧山虎也。山上的大寨巢穴，已被

捣毁一空，焚烧殆尽，现在徐将军还在那里搜寻余孽，扑灭余火，因老丈在此，恐逆贼经过，众兵丁不能从令，老丈又难于压服，因此急遣某前来接应。幸喜逆贼既除，山寨亦毁，非老丈暗助之力，这逆贼尚不知何日就擒呢。逆贼荡平，不留余孽，此皆老丈之功也。”尤保赶着谦谢道：“将军等上为皇家出力，下为百姓施恩，捣破贼巢，以安黎庶，皆将军等神勇所致，与小人何与哉！今而后这周围百里，可以高枕无忧矣，小人方谢之不暇，何敢劳将军挂齿。”杨小舫又谦逊了一回，这才收军回营而去，按下不表。

再说徐鸣皋在泃头寨焚毁了山寨，又带了所部五百名校刀手，各处搜寻了一回，所有投降的喽兵不足七八十名，其余杀死的杀死，被刀伤的刀伤，虽未至于死，料难再活，又有烧毁的烧毁，还有那被刀砍伤的有头无足，被火烧坏的烂额焦头，不可言状，但是这一起虽然有命，半世残疾，皆为废物。徐鸣皋看罢，实在也有些不忍。因命所部兵丁先将已死者掩埋起来，其将死未死者再作计议。看看已将日午，那些已死的尸体俱已掩埋清楚，再来看那些将死未死的，亦皆全行死了。徐鸣皋又命人掩埋起来，又去盘查寨内的银钱粮草，却也烧毁殆尽、诸事已毕，徐鸣皋即命所部拔队回营。各兵士得令，即刻排齐队伍，列队下山，回营而去。

日已西下，才到大营，徐鸣皋即命掌起得胜鼓来。只听战鼓鏖鏖角声鸣鸣，好不得意。徐鸣皋下了马，进入大帐，早见杨小舫、尤保二人迎出帐来。彼此一见，好不欢喜，徐鸣皋即向尤保谢道：“今日得以荡平山寨，捣毁贼巢，皆老丈指点之力也。某见了元帅，当竭力言之，请元帅奏知圣上，以

嘉其劳。”尤保道：“将军神勇，荡平贼寇，小人已受福多矣，何况妄邀旷典，请将军无须系心。”徐鸣皋道：“非老丈无以有今日。今日之所以我战则克者，皆老丈之力。老丈既有此力，而不加其功，何以酬勋劳、励士气乎？老丈幸毋固让，某当力赞之。”尤保道：“虽蒙将军厚爱，恐小人无福消受耳，且小人已将就木，何必担此虚名？”徐鸣皋听了这话，知道尤保的用意，要想给他儿子尤能请赏。徐鸣皋道：“老丈之意，某已知之。俟某回见元帅，当代贤父子一并请赏便了。”尤保大喜，当时便谢了徐鸣皋，又谢了杨小舫，这才坐下。后来徐鸣皋回至大营，见了元帅，便将他父子两人一并保举，王元帅也就代他奏请圣上，赏赐了两个指挥官职，趁此交代。

徐鸣皋此时心下十分喜悦，一面写了捷书，飞差往大庾报捷，并呈明养兵三日，即拔队回军。当日便大排筵宴，犒赏三军，合营将士无不欢呼畅饮，直至二鼓方才席散。到了次日，周围百里之内所有村庄镇市，皆知道官兵破了涑头寨，杀死五虎，烧毁贼巢，各处便聚集了多人，牵羊担酒，前来劳军。徐鸣皋也再三相让，并慰劳了一番。众百姓个个欢呼，人人欣悦，争颂徐鸣皋等破贼之功。怎见得？有诗为证：

蠢尔荒山贼，将军一扫平。

闾阎从此乐，鸡犬永无惊。

席卷风云疾，弓开日月明。

凯歌齐唱处，归路马蹄轻。

却说徐鸣皋见合境以及四面八方的乡耆，牵羊担酒，前来劳军，当下再三相让，慰劳了一番，众乡民欢呼而去。徐鸣皋又留尤保在营盘桓了一日，尤保不便推却盛意，便耽搁

一日。

次日天方启明，即辞了徐鸣皋，奔回家中，将上项事说了一遍。他妻子儿媳这才知道那日来的是个将军，合家无不欢喜。尤保即命儿子尤能立刻出去，在各处打了许多野味，连夜的率领着儿子，带了野味，趲赶到大营而来。却好到了大营，前队才走，徐鸣皋、杨小舫尚未起程。尤保便命尤能谢了徐鸣皋、杨小舫二人代他保举，然后将野味献上，聊作犒军之敬。徐鸣皋见他来意甚殷，不便推却，只得收了。当下拔队起程，直望大庾进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文中分解。

第一百回 咨諏野老元帅尊贤 试探贼情将军诱敌

话说徐鸣皋焚毁涑头寨，杀死五虎，周围百里乡耆人等，皆牵羊担酒，前来犒师。尤保亦猎取许多野味，带领儿子尤能前来，半为犒劳之意，半为致谢徐鸣皋、杨小舫二人，答报保举他父子。徐鸣皋见他来意甚殷，当即将野味收下，随即升炮拔队起程，直望大庾进发。

话分两头，且说王守仁自在半途，分别飭令各将，各带轻骑，分驰涑头、华林、漳州等诸贼寨进攻去后，便自统大军，带领狄洪道、周湘帆、李武、徐庆、罗季芳五人，进攻大庾，也是间道潜入。这日已离大庾不远，当即传令安营，也不升旗擂鼓，为的是不使池大鬣知道，可以暗暗进攻，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哪里知道早有细作报进山去，池大鬣当即传集寨内大小头目说道：“现在王守仁带领大兵，前来攻打山寨，现已离此不远，我等当合全力抵敌，不能使官兵得胜，先给他挫动锐气，使他不敢小视我等。”当即有胡大渊说道：“大哥但请宽心，如王守仁这厮前来，我等当合全力，杀他个片甲不回，都要使他知我等的厉害。”池大鬣大喜道：“皆赖众位兄弟的大力同为帮助。”大家听了，个个摩拳擦掌，专等王守仁兵到，

以便厮杀。

原来池大鬣寨内有五个大头目，十个小头目。那大头目就是胡大渊、任大海、郝大江、卜大武，连同池大鬣五人，却皆结拜为兄弟，个个皆有万夫不当之勇。还有十个小头目，亦皆武艺超群，率领着合山喽兵，共有三五百人，在此打家劫寨。其余如浚头、漳州、华林等寨，亦皆大庾寨分布各处，总以池大鬣为首，故此王守仁分兵进攻，以期神速。

这日王守仁安营已毕，暂歇一日，次日即令狄洪道向各处搜寻土人。不一会儿，狄洪道寻了两三个有年纪的土人，带进大营，见了元帅，王守仁当即赐酒食，殷勤问道：“尔等是本地的良民，本帅今使尔等前来，有两句要话，要与尔等问个明白，尔等可不要含糊。宜从直说来。”只见那些土人禀道：“元帅有话，但请吩咐，小民等知道不知道，总是直言不讳，不敢撒谎的。”王守仁道：“本帅此次奉旨督兵，前来剿灭大庾贼众，为尔等地方上除害，但不知这大庾岭如何上去，究竟山势如何险峻，池大鬣如何厉害，尔等须一一说明，好使本帅知道，以便定计攻山。”

内有一个年纪最大的，唤作王远谋，当下禀道：“承元帅动问，小民等知无不言，言无不实。但有一件，元帅若但以兵力进攻贼巢，非小民仗贼之势，以减元帅的威风，恐仍不足济事。原因大庾山地势深险，极易负隅，而况池大鬣骁勇非常，更加他四个兄弟皆有万夫不当之勇。元帅带兵远来，各将士究竟不免辛苦，彼却以逸待劳，以主等客。劳逸之形既别，主客之势又殊，再加不识地理，深入险地，若徒以兵力从事，虽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恐亦难胜。所幸池大鬣等勇

则有余，谋则不足，元帅若设计以饵之，先使其大胜，以骄其气，使彼轻而无备，然后再以火攻之，则山寨可破，巢穴可捣，贼众可擒矣。小民盲瞽之论，尚乞元帅主裁。”王守仁听说，正合心意，又见王远谋出言不俗，议论明通，知非平常庸碌之辈，遂改容让道：“老丈尊姓，某尚未请教，顷闻老丈这一番议论，使某茅塞顿开，钦佩之至，足见老丈胸储经济，养志山林。某不识高明，多多得罪，尚望宽寡为幸。”

王远谋见说，因道：“老民姓王，名唤远谋，僻处穷乡，识见浅陋，虽曾读书，亦不过粗知大意，既无仕进之志，又无荣辱之心，惟疏懒性成，素有酒癖，既置理乱于不问，复以寒素为可安。平日家居，惟与野老村夫，日逐酒市，沽瓮春头，领略壶中岁月。顷者又复买醉，不期为元帅呼唤，故冒昧言之，乃即见重于元帅，极蒙奖誉。老民毫无知识，何敢邀此谬奖哉？”王守仁听了这番话，知道他是个隐士，更加器重，因道：“老先生隐居求志，必能行义达道。高贤在侧，某不能尽待贤之礼，是某之罪也。”说着，便与王远谋行下礼去，王远谋亦再三谦逊。彼此行礼已毕，王守仁又命设宴款待，并令同来的一齐入席，同来的那三四个土人，再三告辞，不肯入席，王远谋也再三辞却，王守仁哪里肯行。王远谋只得暂留大营，先命那三四个土人回去，于是便与王守仁入席。

三巡酒过，王守仁又问道：“既蒙老先生赐教，已将大庾情形大略见示，但如何设策骄敌，如何纵火焚攻，还请逐细指教，俾某得以法守，使悍贼从速剿平，皆仗老先生相助为理，幸勿吝教为幸。”王远谋见王守仁虚心下士，情不可却，只得说道：“元帅可如此如此，不患悍贼不擒矣。”说罢又索

纸笔，王守仁即命人取出纸笔来。王远谋立刻将大庾山形势绘成一图，注明何处进兵，何处埋伏，何处截断去路，一一注写明白，递与王守仁看视。王守仁接过，细细看了一遍，当下大喜，说道：“某但知大庾山势险恶，路径深阻，尚不知有如此艰险。今观此图，天既生此险阻之地，无怪悍贼借此负隅，官兵屡剿不易。非先生明以示某，便是某也要复蹈故辙的。现既有此图本，又得先生注明方略，某便可易于措手，而悍贼亦可就擒。惟先生臂助之功，俟某平贼之后，再当具奏请奖。但某此处剿平之后，还须进剿南安、横水、桶冈诸寨贼首谢志山等，彼时尚拟请先生一行，俾某得以敬闻方略，不知可否俯允？”王远谋道：“此事却不敢便允，容与老妻商之，再定行止便了。”王守仁唯唯，当下复又入席，殷勤劝酒。彼此虽然邂逅相逢，却皆情投意合，在王远谋见王守仁虚怀下士，不愧大臣之风，在王守仁见远谋求志隐居，实有高士之概，而且胸储韬略，实非碌碌者流，是以王守仁更加钦佩。

二人直饮至日落，方才席散。当时王远谋即欲告辞，王守仁道：“现已日落，尊居距此尚远，回府恐已不及，何如暂屈一宿，借作长夜之饮，某亦可多领教言。”王远谋道：“老民本可奉陪，奈老妻稚子毫无知识，而又胆小如豆，闻老民为元帅见招，想已恐惧万状，再见诸父老业皆回去，而独有老民留在此间，更不知恐惧何似。若老民再留此不归，则老妻稚子恐不免有意外之想。今与元帅约五日后，当来与元帅庆功便了。”王守仁也就不敢不从，勉强相送出营而去。一宿无话。

次日即命狄洪道带领一千人马，进攻大庾山东山合谷，以

李武为后应；罗季芳也带领一千人马，进攻大庾山山西夹谷，以徐庆为后援；周湘帆带领一千人马，进攻大庾山前山。皆要虚张声势，许败不许胜，如违令者斩。众将得令，当即带队出营，直望山前进发。

且说周湘帆到了山前，所部人马一字排开。周湘帆立马横枪，向山上喝道：“尔等众喽啰听着，速报尔贼首池大鬣知道，现在王元帅奉旨督兵，前来剿灭，速令池大鬣下山受缚。若再迟延，本将军即刻冲上山来，踏平尔等巢穴了。”三军听了主将这一番话，也就呐喊起来。

山上喽兵不敢怠慢，便即刻报进大寨禀道：“启大王，山下现有官兵到来，声称奉旨到此剿灭，若再迟延，便欲冲上山了，请大王速速定夺。”池大鬣正欲回答，又见东西两山守山喽兵报来。池大鬣大怒，即命胡大渊、任大海拒敌盘谷兵马，郝大江、卜大武拒敌夹谷兵马，自己迎敌前山兵马。五弟兄提了兵器，上马飞下山来。毕竟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回 运筹帷幄三次骄兵 决胜疆场一番出令

话说池大鬣等五个贼首，一齐分头下山，迎敌官兵。先说池大鬣一马飞到山前，但见周湘帆立马横枪，率领着所部官兵，在山前叫骂。池大鬣一见大怒，便飞舞点钢叉，如旋风般向周湘帆刺来。周湘帆赶着将枪接住，喝道：“来者可是贼首池大鬣么？”池大鬣也喝道：“既知是咱爷爷大名，何故前来送死？”周湘帆怒道：“好大胆的逆贼！今日天兵到此，尔就该俯首受缚。本将军或可免尔等一死。尔不知悔罪，反敢前来抗敌，只是自讨其死了。”池大鬣也大怒道：“尔这狗官无须多言，快报名来，咱爷爷叉下不杀无名之将。”周湘帆喝道：“逆贼听了，若问本将军姓名，乃王元帅麾下随营指挥使周湘帆是也。”话犹未完，池大鬣举起点钢叉，已当顶刺来。周湘帆急忙招架，觉得颇为沉重，果然厉害。周湘帆使劲将叉掀在一旁，还了一枪。池大鬣将叉望下一磕，周湘帆见他来势凶猛，这一磕下来，枪杆子虽不折断，也就要抛落下去，当下赶紧将枪收回。池大鬣一枪磕了个空，因他用力过猛，险些从马上倾跌下来，此时不觉大怒，随即又是一叉，望周湘帆刺来。周湘帆也不迎敌，便将马一拍，望斜刺里而走，池大鬣一叉刺了个空。周湘帆见池大鬣一叉又落个空，急急将

马兜回，就在池大鬃右肋下刺进一枪。池大鬃并未防备，见枪已刺进，说声不好，赶将手中叉望枪杆上一隔，拨在一旁。周湘帆怕他回叉来刺，必然勇猛，又把马一拍，直跳到池大鬃的左边，顺手又是一枪。池大鬃急切不好转身招架，也只得将马一夹，望前跑了十数步，让过周湘帆的那一枪。于是彼此一来一往，约战了有十数个回合。

周湘帆见池大鬃杀得兴起，竟有死战之意，心中暗道：“这死贼囚果然勇悍非常，只可智取，不能力敌。莫若且败下去，再回明元帅，明日以计擒之。”主意想定，便虚刺一枪，拨马便走。池大鬃哪里肯舍，急急追来。周湘帆跑下有四五里远，却好罗季芳、狄洪道、徐庆、李武等五个人也一齐诈败下来，便合在一处，回营缴令。池大鬃见周湘帆已跑得甚远，追赶不及，也就回山。到了大寨，胡大洲、任大海、郝大江、卜大武四人也得胜而回，聚合一处，大喜说道：“我道奉旨的官兵，有什么三头六臂，万夫不当的本领，也不过是一伙小卒，他也要前来征剿咱等。今日且饶了这一些犬羊的性命，明日若再前来，定然杀他个片甲不回。”于是五个贼头即命摆酒庆贺，大家欢呼畅饮，这且不表。

再说狄洪道等五人回至大营，缴令已毕，便将接战情形说了一遍，大家因道：“池大鬃等果然有勇无谋，只可智取，不能力胜，王远谋之言一些不差。末将等拟于明日再去索战，还是诈败，爽性将这伙悍贼的心志骄足，然后巧设奇计，便可一鼓而擒了。”王守仁道：“诸位将军之言，正合本帅之意。且回本帐歇息，明日再行出战便了。”狄洪道答应着，当即退出大帐，各回本帐去了。

到了次日，王守仁即命狄洪道攻打前山，罗季芳、徐庆攻打盘谷，周湘帆、李武攻打夹谷。三路兵到了营门，直奔大庾山而去。不一会皆至山下。守山喽兵飞报进寨。池大鬣仍令湖大渊、任大海去盘谷迎敌，郝大江、卜大武去夹谷迎敌，自己仍迎敌前山兵马。下得山来，池大鬣一见来将，见非昨日那个姓周的，又换了一个，当下喝道：“来者快通下名来，好使咱爷爷取尔的狗命。”狄洪道便喝道：“逆贼听了，本将军乃狄洪道是也。尔亦通下名来，本将军刀下不斩无名草寇。”池大鬣喝道：“尔问爷爷名姓，可认得本山大王池大鬣么？昨日被本大王杀败一个，今日又换一个，终是无名小卒，不是咱爷爷马前数合之将，尔快放马过来送死。”狄洪道大怒，举刀飞马直奔池大鬣一刀砍来。池大鬣急用手中点钢叉相迎。二人一来一往，约战了八九个回合，狄洪道故意卖个破绽，虚砍一刀，拨马就走。池大鬣哈哈大笑道：“如此无能之辈，也要前来进剿，岂不可笑。咱爷爷不追你了，尔可回去，叫你家有本领的前来会我。”狄洪道虽然听说，实在心中气忿，却抱定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话，只当不曾听见，先自败回大营。周湘帆与李武攻打西山夹谷，与郝大江、卜大武战不数合，也是诈败而走。罗季芳、徐庆攻打东山盘谷，与胡大渊、任大海接战，也是如此，四人诈败回营，缴令已毕。次日，王守仁又命罗季芳攻打前山，狄洪道、李武攻打夹谷，周湘帆、徐庆攻打盘谷，还是只败不胜。战不数合，败走回营。话休烦絮，一连三日，皆是如此。却好池大鬣等五人正中其计了。

且说池大鬣等战了三日，见一日换一个，皆是本领平常之辈，于是大家议道：“照这样官兵不必说这几个人，就便来

有两万，也不足为怕，但是实在讨厌，每日前来攻山，却又不能取胜，明日不来则已，如果再来，必得将这起无名小卒擒捉过来，早早送他归阴，免得每日前来烦絮。”因此池大鬣等便将狄洪道等人毫不放在心上，以为总是无能之辈，他哪里知道是用的诱敌之计。这且不表。

且说王守仁见诈败了三日，当即派了细作，前往探听池大鬣等情形。细作回报：“大庾贼因官兵连败三日，以为皆是没有本领，贼众便毫无防备。现在寨中杀牛宰马，大吹大擂，大设筵宴，饮酒取乐。”王守仁听说，大喜道：“果如此，破贼必矣。”到了次日，又密令细作前往探听，回报仍如前言。

王守仁更加喜悦道：“此天助我成功也。”因命狄洪道道：“将军可带精锐三千，各藏火种，由山后羊肠谷而进。进入山谷，即命小军分头去各处放火，无论树林寨栅，皆放起火来，复由山内杀出，里外夹击。今夜四更拔队，五更驰抵谷口，天明进谷，辰牌时分各处放火，不得有误。”狄洪道得令退出。又命周湘帆道：“将军可带精锐二千，以一千各藏火种，一千为护军。五更拔队，天明驰抵东山盘谷挑战，务要将贼目诱出，远离谷口，便命各藏火种之一千精锐，于盘谷四面放火。贼目见谷内火起，必然惊恐，无心恋战，赶回谷内救火，那时可急急杀之，不得有误。”周湘帆得令而去。又命徐庆：“也带二千精锐，以一半各藏火种，一半为护军，前往进攻西山夹谷。也是五更拔队，天明驰抵，亦须务要诱出贼目，远离谷口，然后於夹谷四面各处放火，再於此时急急反击贼众，不得有误。”徐庆得令退下。又命罗季芳、李武道：“二位将军可各带精锐二千，分为两队，也是五更拔队，天明驰抵前

山，务要与池大鬣轮流交战。譬如罗将军战十合，急急退下。李将军便去接战，约战十合，罗将军再去相换。如此你上我下，我上尔下，两人轮流替换，交锋猛将之法，此一定不移之则也，使池大鬣久战不歇，究竟不免吃力。若果池大鬣拚命力战，二位将军万万不可与他死敌，仍宜诈诱为是。但听山内及东西两谷有人来报火起，池大鬣必然惊恐，赶紧回山救火，将军等那时可再合全力反击之，乘其无备，逆贼可擒矣。”罗季芳、李武得令退下，各去预备。

王守仁也就退回后帐，独自想道：“若再得一支兵为往来接应，则更万无一失了。”正自暗想，忽见探马进帐禀道：“启元帅，探得徐将军已克复濠头寨，大队离此不远了。”王守仁见报大喜。欲知徐鸣皋何时可到，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二回 徐鸣皋奉令助三军 池大鬣枵腹敌二将

话说王守仁见报徐鸣皋已由浣头寨得胜而回，心中大喜，即令原探持了大令，飞马调取徐鸣皋，限今夜五更，率同所部驰抵大寨。探子持令而去。不到二鼓，徐鸣皋、杨小舫已到，当即安营已毕，进帐见元帅缴令。王守仁先慰劳了一回，复又问了前情，徐鸣皋也细细说了一遍。王守仁大喜，复奖励道：“非将军神勇，不能如此神速，真乃国家之福也。”徐鸣皋又谦逊道：“承元帅栽培，末将何劳足录。”因问道：“此间胜负如何，池大鬣想已就擒否？”王守仁便将以上各节又告诉了一番，因过：“本帅刻已分别派令各位将军，下令夜五鼓进攻，惟虑尚少一支兵往来接应，正虚无人可使，却好将军驰回，再没有如此巧法。今夜便烦将军与杨将军二位，仍率所部各兵，亦于五更拔队，天明驰抵大庾山。杨将军可分兵一半，抄出大庾山后，在羊肠谷一带往来接应狄洪道。但看山内火起，便催兵入谷，与狄洪道合兵一处，杀出前山。徐将军却于前山及东西两山盘谷夹谷往来接应，但看山内火起，及东西二谷火势大炽，便令各兵呐喊助威，遥为声应，使贼众惊疑不定。却再与周湘帆、罗季芳、徐庆、李武合兵一处，并力夹击。贼众见各处火起，必然惊惶，将军等可乘其乱而

击之，则贼众不难立杀矣。本帅静候捷报，如首先杀贼，驰报进营者，便为头功。务各奋勇争先，本帅是所厚望。”徐鸣皋、杨小舫一声得令道：“元帅放心，末将等当效死力。”当下退出大帐。此时已将三鼓，不及与狄洪道等人叙别，只往各处略一看视，遂归本营，传令各兵四更造饭，五更拔队，天明驰抵大庾山剿贼，又与各兵激励一番。令其不可退缩，总要奋勇争先，灭贼之后，自然论功升赏。各兵也欢声雷动，个个愿效死力。本来徐鸣皋与杨小舫所带部下，深得兵心，故此所部亦愿同甘苦，毫无退缩之意。

闲话休表，且说狄洪道带领精锐三千，各藏火种，先自进发，个个衔枚疾走，直望羊肠谷而去。接着杨小舫亦率领所部一千五百兵作为后队，也是衔枚疾走，望羊肠谷而来。这且按下。

再说周湘帆等人各率所部前往大庾山及东西两谷前进，却好天明均已驰抵，便将所部摆成阵势，向山上挑战。当有守山喽兵飞报大寨，池大鬣等五个贼目方才起身，一闻飞报进来，连饮食都来不及吃，池大鬣便往前山迎敌，胡大渊、任大海前往东山盘谷，郝大江、卜大武往西山夹谷，各自分头率领喽兵，一齐冲下山去。

池大鬣到了山下，一见罗季芳，哈哈大笑道：“你等这一一起杂种，不必说一日换一个，就便都来与爷爷厮杀，又何足惧哉！”罗季芳听罢大怒，也不打话，立刻举枪就刺，池大鬣赶着用点钢叉去迎。这番来战，却不比前三日那种情形，在官兵务出死力，总要今日破山，在贼众也想今日将官兵杀个尽绝，免得日日讨厌。因此，罗季芳使用尽平生之力，一枪

刺去，恨不能就将池大鬣挑下战马来。无如池大鬣英勇过人，罗季芳不易为力。池大鬣见一枪刺进，赶着用手中叉向上一磕，也是用尽平生之力，恨不能将罗季芳的枪就这一叉磕下，折为两段，然后复以叉结果了性命。无如罗季芳的本领虽然不能如徐鸣皋等人，也还可以战十数个回合，所以池大鬣也不能易于为力。

两个人交上手，叉来枪往，各尽平生之力，死斗了有十二三合，罗季芳渐渐抵敌不住。李武在旁看得清楚，一声大喝道：“罗师伯，你老可退下，待咱来取这狗贼的性命。”说着催开坐马，摇动大刀，直杀过来。罗季芳见李武前来助战，他便虚刺一枪，拨马退下。李武赶上前去，抡开大刀，望池大鬣砍来。池大鬣正欲追赶罗季芳，见李武杀上，也就撇了罗季芳，来迎李武。彼此交上手，你一刀，我一叉，只杀得喊声大震，尘土冲天。两个人又战了十数合，李武仍不是池大鬣的对手。罗季芳在旁，见李武有些支持不住，也就摇动长枪，复杀上来。李武又虚砍一刀，拨马退下。由此轮流接战，池大鬣却毫无惧怯之意。

却好徐鸣皋接应的兵已到，一见罗季芳与池大鬣对敌，深恐罗季芳非敌人对手，便大喝一声道：“罗大哥，你且暂歇，待徐鸣皋取这逆贼的首级。”话犹未完，马已到了阵上来，即从斜刺里手起一枪，向池大鬣刺来。池大鬣见来势甚为厉害，赶着撇了罗季芳，来接徐鸣皋。两人接上手，这才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却好杀个对敌。若论池大鬣的勇力，却比徐鸣皋胜，因他固是枵腹，又兼与罗季芳、李武战了好一会儿，究竟有些力乏，徐鸣皋却是才到，又是饱餐而来，所以比池

大鬣占了二分便宜。彼此杀有二三十合，罗季芳、李武不肯使徐鸣皋一人用力，恐怕力战不能取胜，因又各舞兵器，齐杀过来，将徐鸣皋换下，使徐鸣皋退在一旁，暂且歇息。

池大鬣见罗季芳、李武二人复又上来换战，当下怒道：“尔等这一起无名小卒，不必说是轮流接战，就便一起围拥上来，咱爷爷若有半点惧意，也不算是池大鬣的本领胆略。好小子，看爷爷的家伙！”说着用了十二分力，飞起一叉，直向罗季芳刺来。罗季芳见这一叉来得凶猛，如泰山压顶磕了下来，知道自己的力量断难迎敌，说时迟那时快，赶着坐下马紧紧一拍，向斜刺里跑出圈外。池大鬣这一叉刺来，实指望将罗季芳刺于马下，不料不曾刺中，反因用力太猛，在马上连摇了两摇，险些儿倾跌下来。李武看得清楚，就趁池大鬣凑手不及，复进一刀，当顶砍到。池大鬣说声不好，赶忙将叉又望上一架，也就趁手掀在一旁。

池大鬣正欲还刀，只见一骑马如旋风般从山上飞到，高声喝道：“求大王速速回山，现在山内各处火起，不知有多少兵马从羊肠谷杀进来了。”池大鬣闻报，这一吓非同小可，几乎在马上跌落尘埃。正要回山，接连的几报：“东山盘谷火起。”“西山夹谷火起，请令定夺。”池大鬣接连闻报，格外惊慌，到了此时，也就无心恋战，知道山寨已毁，无路可归，便思逃走。争奈李武、罗季芳二人闻说山中火起、心中大喜，一声呼喝即令所部各兵围拥上来，将池大鬣困在当中，任他左冲右突，冲不出去，更兼罗季芳、李武两人抖擞精神，并力死战，池大鬣已是强弩之末，渐渐的就有些支持不住。正在危急，忽见胡大渊冲入重围，手执两柄六角铜锤，逢人便击，意

欲将池大鬣救出。争奈罗季芳、李武二人虽然力不能敌，却拚命死战，哪里肯将池大鬣放走，又兼各兵卒个个争先，无一人退后，虽然胡大渊出其不意杀进重围，所部各兵却不肯因此稍退。

正在喊杀连天之际，池大鬣手起一叉，击中罗季芳马腹，那马负痛，当即狂奔冲出重围。李武又被胡大渊的铜锤，打伤右臂，也就败逃出来。池大鬣、胡大渊见罗季芳、李武二人受伤败下，此时那敢怠慢，也就跟着冲出，并非有心追赶，罗季芳、李武二人却是要赶紧逃命。徐鸣皋在旁看得清楚，说道：“若于此时再放这两个恶贼逃走，见了元帅，何以缴令？”因即将马一催，杀入阵来。迎面见着罗季芳、李武带伤败出，当下也来不及问话，放过二人，急急迎了上去。正遇池大鬣、胡大渊二人欲杀出来，徐鸣皋大喝一声：“逆贼望哪里走？”手起一枪直刺过去。毕竟池大鬣、胡大渊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回 徐鸣皋力斩二寇 任大海独战三人

话说胡大渊、池大鬣正欲冲出，却好徐鸣皋掩杀过来，大声喝道：“逆贼往哪里走？本将军前来取你的首级。”话犹未完，手起一枪，直望池大鬣刺来。池大鬣正向前跑，忽被徐鸣皋拦住，已是心急如焚，又见一枪刺到，真个是措手不及，欲待招架，万万无此闲空，欲待躲让，徐鸣皋的长枪已近胸前，只得拚命一着，急将右手认定徐鸣皋的枪杆一把抓住，说声“不要走”，那支枪杆已被池大鬣执在手中，用足十二分力量，先向自己怀内一拖，满想将徐鸣皋拖下马来。那知徐鸣皋见手中的枪被池大鬣夺住，也即双手执定枪杆，亦用足十二分劲，就此一抖，只见池大鬣手略一松，那枪杆便有斗大的花头，直射得池大鬣眼花缭乱，二目一瞪，早被徐鸣皋分心一枪，挑于马下。胡大渊急急来救，已被官兵枭了首级。

胡大渊见池大鬣已死，也就手舞双锤，拼命来敌徐鸣皋。鸣皋此时杀得兴起，见胡大渊抢杀过来，他便舞动花枪，直望胡大渊卷杀进去。胡大渊先还可以遮拦隔架，到后来不知从何着手，只见一片白光，如梨花飞舞，浑身罩定，知道不妙，急急格开一枪，便想舞动双锤杀透重围而去。哪知徐鸣皋是何等神勇，已将敌人战到这步地位，还肯让他逃走么？正

战之间，忽见胡大渊虚晃一锤，知道他不敢恋战，急急欲待败走，徐鸣皋也急急紧了一枪，大喝一声：“好恶贼，还不下马，等待何时？”一声未完，那杆枪已刺杀进去，正中胡大渊咽喉，落马而死，当由官兵急急割了首级。徐鸣皋将两颗首级挂于马下，一面使人先往大营报捷，说贼首池大鬣、贼目胡大渊业已刺死。手下人当即驰往报捷。徐鸣皋复又督率所部精锐，驰往东西两谷接应徐庆、周湘帆二人。

却说徐鸣皋到了东山盘谷，远远在马上望见，只见狄洪道、杨小舫、周湘帆三人围住一个贼目，在那里混战。徐鸣皋见周湘帆已得着接应，料不至有失，遂即舍了此地，拨转马驰往西山夹谷，接应徐庆去了。暂且按下。

先说狄洪道与杨小舫二人，何以来至盘谷，接应周湘帆，混战任大海呢？原来狄洪道自从进了羊肠谷，却好正交天明，便令各军取出火种，节节放火。凡遇树林深处，以及房屋，只要引得着火的所在，皆放起火来，一霎时已有十数处火起。那时贼首池大鬣已得着前山信息，分头去下山接战，所以狄洪道率领各军在后山放火，如入无人之境，只烧得各处房屋寨栅一律焦土。及至前山东西两谷得着信息，胡大渊急急下山，与池大鬣报信，见池大鬣已被官兵围在那里厮杀，他便突入重围，前去接应，现在两人已被徐鸣皋杀死。

当胡大渊驰往前山之时，盘谷尚未有火。走未一刻，周湘帆所部各军见后山火势滔天，也就于盘谷四面树林放起火来。任大海知道不妙，便思逃走，却好周湘帆拚命力战。正在危急之际，狄洪道已由山内杀出，正遇周湘帆与任大海对敌，渐渐抵敌不住，他便抢杀过来，在那里混战。杨小舫率

领后队驰到羊肠谷，已见山内火焰腾空，当下便命各军蜂拥而进。直入山内，但见狄洪道所部各军，有的还在那里四处搜寻放火，有的任意赶杀喽罗。

杨小舫见着这般光景，也觉有趣，正要率领所部四处搜掠，急见从山外冲进一骑马来，马上坐着一个贼目，手执烂银镞，一见杨小舫，也不打话，舞动烂银镞，即便交战。反是杨小舫问了那贼目的名姓，原来是郝大江。他本在西山夹谷，也因闻报山内火起，他便急急赶回，准备救火。哪知他才入山来，夹谷四面又是火起，却又遇见杨小舫接住厮杀，战不数合，被杨小舫一戟刺于马下。若论郝大江的武艺，并不亚杨小舫，怎奈此时是惊弓之鸟，又是心悬两地，记念着前山池大鬃，不知胜负如何，又不知山上大将共有几人，精兵若干，因此心慌意乱，所以战不数合，被杨小舫刺死。如果平心定气与杨小舫对敌，不但杨小舫不能取胜，还恐战不过郝大江。这也是这伙强盗恶贯满盈，应该今日遭劫。

当时杨小舫将郝大江刺死，随即取了首级，从里面直杀出来。本意杀往前山，争奈路径不熟，却又杀到盘谷，正好遇见狄洪道、周湘帆在那里混战任大海，他也就冲杀下去，与狄周二入合兵一处，三个人混战。哪知任大海的本领果然出类超群，真有万夫不当之勇，手持两条竹节钢鞭，上下左右飞舞盘旋，真个如生龙活虎，虽有狄洪道、周湘帆、杨小舫三人战他一个，他却毫无一些儿畏怯，仍是猛勇非凡。只见他那两条竹节钢鞭，架开刀，挡住枪，格开戟，遮拦格架，将自己的身躯、坐下的战马，保护得风雨不透。四个人、四匹马，只杀得尘头大起，日色无光，两边小军呐喊之声震动山

岳。狄洪道等三人见他如此悍勇，却是暗暗喝道：“有如此神勇，若果不入邪途，真是国家一员大将，可惜甘心为贼，也算是明珠暗投了。”一面暗道，却一面厮杀，足足战了有一百个回合，仍是不能取胜。狄洪道、周湘帆、杨小舫三人杀得兴起，便各人抖擞神威，只见狄洪道摆动大砍刀，用了个泰山压顶的架式，直望任大海当头砍来。任大海将右手的鞭向上一架，掀开大砍刀，左手一鞭，认定狄洪道右背心打去。狄洪道正要招架，那边杨小舫已一戟刺来，任大海收回左手鞭，复将右手鞭戟向上一磕，趁势用了个水中捞月的架式，将杨小舫那支画戟格在一旁。正要翻起左手鞭来打小舫，不料周湘帆的枪又分心刺来。任大海即将左手鞭望上一翻，却好正碰在周湘帆那支枪杆上面。只听一声响亮，周湘帆那杆枪已被任大海的鞭打为两段。周湘帆在马上这一惊非同小可，所幸狄洪道的大刀又砍了过来，接着杨小舫的画戟又复刺到。周湘帆急急将手中折断的半段枪杆抛在一旁，便从腰间掣出双股宝剑。原来周湘帆这口宝剑，虽不能削铁如泥，也还锋利无匹，当下便舞动双股剑，复杀上来，只见两道寒光，不离任大海前后左右。此时任大海料难取胜，满想打死他们两个，就便自己死于非命，也还扯过直，急奈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刀之力，任他勇猛，徒唤奈何。看看抵敌不住，便虚击一鞭，拨转马头便走，打算杀出重围，落荒而走。不料战马气力已乏，忽然马失前蹄，将任大海从马上翻跌下来。狄洪道一见好不欢喜，也就急急赶到前面，手起一刀，正要砍杀下去。只见任大海大喊一声：“马失前蹄，此天亡我也。”遂拔出佩剑自刎而死。当时有小军上前割了首级。狄洪道、周湘

帆、杨小舫三人见任大海已死，便传令所部各军，直望夹谷接应徐庆。

再说徐庆力战卜大武。这卜大武固然骁勇，他还有个绝技，使两柄软索铜锤，能于百步之内打人，百发百中。徐庆与他战了有四五十合，彼此皆不分胜负，只急得徐庆暴跳如雷：“如此一个强盗，我都战他不过，还算什么一员大将，岂不可耻？”当下便大喊说道：“逆贼听了，本将军若不将这泼贼碎尸万段，誓不回营。你敢与本将军战一百合么？”卜大武哈哈大笑道：“好小子，莫说一百合，就便一千合何妨，只要胜得我手中刀，我便甘心受缚。”徐庆闻言，便又大杀起来。毕竟徐庆果能取胜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回 徐将军义勇兼施 王元帅恩威并用

话说卜大武与徐庆力战，不分胜负，徐庆杀得兴起，便要与卜大武战一百合，卜大武也就答应说道：“你能胜得我手中的刀，我便甘心下马受缚。”徐庆闻言，心中暗道：“我若将此人胜了，他能甘心受缚，或者可以在元帅前讨情，请元帅宽恩，赦其死罪，将他留在营中效力，也可为国家一员猛将，不知这人果肯改邪归正否。若能如我所愿，那就大幸了。”心中想罢，便举起金背大砍刀，复与卜大武杀起来。

你来我往，又战了有四十余合，忽见阵外一骑马飞来，高声喊道：“好大胆的泼贼，还敢在此抗敌，你家贼首池大鬣及贼目胡大渊已被本将军杀了，现有首级在此，你可细细观看。若知进退，早早下马受缚，免得目前死于非命。”说着已经飞入阵中。徐庆闻言，急视之，乃徐鸣皋也，心下大喜，见有人来接应，胆量愈壮，即刻精神百倍，抡动大砍刀，奋力杀进。卜大武正与徐庆力敌，忽闻徐鸣皋这番言语，又见他马下挂着两颗首级，确系池大鬣、胡大渊的头颅，又因徐庆一人尚难取胜，禁不得再加一人，料非敌手，不免心中一慌，不觉手中的刀略慢一点，早被徐庆一刀砍中马足，那马登时立起来，将卜大武掀翻在地。卜大武手中的刀已抛落一旁。当

有小军急急上来，割取首级，徐庆急止道：“且将他捆了罢，解进大营，听元帅发落，此时不得有伤他性命。”

卜大武见徐庆如此，心中暗道：“难道这人有放我之意么，不然，我已跌下马来，不必小军前来割取首级，就是他再紧一刀，已可结果我的性命，为何他既不杀我，又令小军不得伤我性命，解请元帅发落，此中定有用意，且到大营看是如何。若果元帅有释放之心，我便归降便了。”当下小军就将卜大武捆绑起来。正要解往大营，忽又见三骑马如旋风般飞来。徐庆视之，乃狄洪道、杨小舫、周湘帆三人，率领着所部前来接应，瞥眼间已到阵上。一见徐庆，便齐声问道：“贼目曾捉住么？”徐庆道：“现已捆了，正要解往大营，候元帅发落。诸位所办如何？”狄洪道就将任大海落马自刎情形说了一遍，又道：“现有首级挂在马下。”杨小舫又将郝大江杀死的话，也说了一遍，大家大喜。卜大武在旁，知道五弟兄已杀死四个，因复暗想道“我就便不为所缚，还在这里与他们力战，也落得个孤掌难鸣，而况终久不免一死，能此去大营恕免一死，我当甘心投降便了，况且这‘强盗’两字，终久不妥。”主意已定，专候解往大营，听候发落。只见上来几个小军，将他抬起来，随即解往大营而去。

徐庆、徐鸣皋、狄洪道、周湘帆、杨小舫五人，也就合兵一处，计点人马，死者不过数人，伤者亦不足百十名，惟有喽兵死伤甚众。当下徐鸣皋就派了一千名精锐在此守山，并监守未死的喽罗，然后命各军掌起得胜鼓，一同回营缴令。此时已日过午，大营内元帅早已得了头报，知道徐鸣皋将池大鬃、胡大渊两个贼首杀死，心中甚是欢喜。顷又接着探子去

报，声称杨小舫杀死郝大江，狄洪道、杨小舫、周湘帆三人合战任大海，已经将该贼战败，落马自刎身亡。元帅更是喜悦。惟有西山夹谷徐庆，尚未来报。正在盼望，只见探子报道：“禀元帅，贼目卜大武在夹谷力战，经徐将军奋力杀敌，已将该贼目擒住缚了，少时即解回大营，听元帅发落。”王守仁见报，好生畅快，因暗道：“多年巨寇，一旦成擒，固为地方上除害，也可免朝廷宵旰之忧了，真乃国家之福，得此徐鸣皋等这一般英雄，不然这伙巨寇，尚不知何时才可剿灭。”正自暗想，忽闻金鼓齐鸣，各军已经收队。王守仁即出营门，亲去迎接。却好徐鸣皋等已到，一见元帅亲迎出来，大家一齐下马，王元帅上前慰劳道：“诸位将军克奏肤功，未免辛苦了，且请帐内歇息罢。”徐鸣皋等谦逊一番，当下随着元帅进了大帐。

王守仁使命人先给徐鸣皋立了头功，然后挨次录功已毕，徐庆便鞠躬说道：“贼目卜大武已为末将擒获，现在营外听候元帅发落。惟该贼目英勇异常，末将微伺该贼情形，颇有投诚之意。若蒙元帅加恩，免其死罪，收录营中，令其效力，命他将功折罪，末将看卜大武似不致再有异心，将来或可为国家收一猛将。且不日往剿南安，可令其作为奸细，剿灭之功，即得于此人身上，也未可料。末将为爱才起见，是否有当，尚乞元帅主裁。”王守仁见徐庆如此说项，心中也有收服之意，当命将卜大武带进帐来。只听一声答应，不一刻已押解进来，跪在下面。王守仁将卜大武上下一看，见他身長八尺，虎背熊腰，豹子头环眼，两道长眉，一双大耳，大鼻梁阔口，黑漆漆面皮，生得颇为不俗。王守仁看毕，不觉暗暗羡慕道：

“此人若肯归顺，将来不愧为国家栋梁。”因道：“卜大武，本帅看你有这样一表人材，理应一心向上，图个出身，为国家建功立业，才不愧天地生人的道理。为何甘心为寇，显干国法，今既被捉，你尚有何话说？”即喝令推出营门，斩首来报。只听手下吆喝一声，走上前来推卜大武。

当有徐庆上前，代他讨饶道：“元帅且请息怒，末将冒死有一言容禀。卜大武甘为强寇，本应罪不容诛，姑念现已就擒，请由末将劝令归降，令他在营效力，将功折罪，以观后效。尚望元帅赐以不死，卜大武定然仰感元帅活命之恩，死心图报，勉为国家出力。”王守仁见说，因转言道：“本帅虽可看将军一面求饶，免其一死，特恐他志向不专，反复无常，与其将来多费周折，不若直截了当将他斩了，免留后患。今既据将军如此讨情，可问明他来投诚之后，是否死心死力，图报国家，勉立后功，藉赎前罪。”徐庆正欲向问，只见卜大武跪在下面说道：“罪犯如蒙元帅宽其既往，勉某将来，赐以不死，人非草木，岂不知感仰元帅之恩，元帅但请宽心。某倘蒙开恩，自当竭力报效，以期赎罪。况某当日亦非甘心为贼，只因我父为奸臣所害，一家九口死亡殆尽，某无处栖身，只得到此，暂为落草。身虽为寇，心实难甘，其迹虽恶，其情可悯。”王守仁听了卜大武这番，因问道：“据尔所言，尔父为何人所害，尔祖居何处，尔父何名，可细细禀来。”

卜大武道：“某祖籍河南固始县，父亲名唤卜建仁，曾为甘肃知县。因那年旱荒，擅开义仓赈济百姓，平时又与本省督抚不善逢迎，因此督抚假词奏参，还勒令倍还仓谷。某父亲居官清正，一贫如洗，因此自尽身亡。彼时一家九口，见

父亲已死，以为此项仓谷可以免追。无奈上宪追呼，迫不可缓，仍勒令家属赌补，因此全家悉数自尽，某因此仇不共戴天，只得逃亡在外，在期将来报复。现在闻该督抚已死，某又无家可归，所以某就大庾山托足。今者天兵所指，已将大庾巢穴焚毁殆尽，某又为擒缚，本非所愿，而况就擒，自当革面洗心，勉为好人，尚不失官家之后，尚请元帅宽恕。”王守仁听说这一番话，因道：“你既如此，本帅姑念你从前为寇，是迫于无可如何，今既有心归诚，本帅当免你一死，以观后效。”说着，使命人代他解缚。当有徐庆上前解开绳索。卜大武又谢了元帅，王守仁即令随营效力，俟后有功，再行赏职。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五回 卜大武矢志投诚 王远谋现身说法

话说王守仁准其贼目卜大武归诚，以观后效，卜大武自然感激，当下谢了元帅不杀之恩，随即出了大帐，又谢了徐庆义释之情，并与徐鸣皋等各人相见已毕，从此就随着徐鸣皋等人立功。看官要知徐庆虽保了卜大武随营效力，以后王守仁督兵剿南安诸贼寨，若非卜大武作为内应，贼首谢志山尚不能就擒。此是后话，暂且休表。

再说王守仁见卜大武矢志归诚，满心欢喜，当传令各营，犒赏三日，专候华林、漳州两处捷报一到，便合兵进攻南安，当下无话。次日，又传卜大武进帐问道：“现在山寨虽已焚毁，所有喽兵以及银钱粮饷尚有若干，你可即日到山查明来报。”命徐庆一同前去，查明之后，所有喽兵愿降者准其投降，不愿降者即着一体解散，各回本籍归农。徐庆得令，即同卜大武一同前去大庾山盘查钱粮，稽核喽兵数目去了。一日回来报道：“钱粮共三千，喽兵不足二千，愿降者约有千余，其余尽皆遣散。”王守仁见说，即命将钱粮全数悉解大营，以充军饷，所有喽兵即编入队伍，即命卜大武管带，以便收驾轻就熟之力；其前留守山部卒，亦即调回大营。徐庆、卜大武答应，又至山上，将所有钱粮，悉数饬令小军运回大营；已降

之各喽兵，亦即编入队伍，仍由卜大武管带，一同驰归大营，合兵一处，专等华林、漳州两处捷报。由此卜大武就在王守仁部下，实心实力，任劳任怨，以图后报不提。

且说王远谋这日又来庆贺，到了营门，便有小军传报进去。王守仁见报，即刻亲自迎出营门。王远谋一见，拱手贺道：“元帅神威，指日剿平山寨，真乃国家之福，某等地方之幸也，今特竭诚前来庆贺。”王守仁也笑谢道：“山寨荡平，非某之力，实先生指画之功也。”说着，就让王远谋进入大帐，彼此分宾主坐下。元帅又命人大摆筵宴。一会子酒席摆上，王守仁邀王远谋入席。三巡酒过，守仁问道：“前者某欲求先生同往南安，借听方略，先生以欲与尊夫人商议，迩来当有定议，不卜可蒙赐教否？尚求一言，俾免悬念。”

王远谋道：“承元帅盛意，某焉敢不遵。但日来与老妻熟商，满拟随蹬执鞭，藉观韬略，奈老妻苦苦相留，不放前去，某当以富贵爵禄动之，告以南安距此并不过远，且荡平山寨之后，元帅必以某随营效力，不无微劳，足录章奏。肃清之时，某亦可蒙元帅保奏，仰荷天恩，大小得点功名，将来回家，虽不能谓衣锦荣归，亦可借此为亲戚朋友之光宠。若老于株守，伏于草茅，但不过问舍求田，日与田舍翁为伍，虽曰自适，终为野老一流，富即不能，贵又不得，庸庸一世，不几与草木同腐乎？某说了这一番话，以为老妻必以富贵为可慕，以功名为可荣，以亲戚交游光宠为可羨，哪里知道他另有一付心肠。说来殊觉可笑，究竟妇人见识与须眉志向不同，却以可慕者为可厌，以可荣者为可辱，以可羨者为可耻，且与某言道：‘方今之时，所谓富而贵者，动辄骄人，其实可耻

之至。在不知者，以为某也富，某也贵，本非亲戚，至此而强与往来，本非交游，因此而欲求接纳，推其意，皆欲藉人之声势，为自家光宠，而富若贵者，亦因此夜郎自大，气压乡邻，究其所以既富且贵之由，实皆由摇尾乞怜、俯首帖耳所致。与其有此富贵，徒觉外观有耀，不若求田问舍，做一个野老农夫，虽没世无闻，草木同腐，尚可得清白终身，不致与富若贵者齷齪卑污，在外面看来似觉可慕可荣可羨，即令他自己问心细想，实在有许多不能对父母妻子之处。我看你不必慕此富贵吧；至于功名一节，更可不必妄想。不必说生成一副寒乞相，就便命中应得贵为天子，位极人臣，及至一旦无常，依旧一抔黄土。此就命有应得者而言，若本无此命，勉强而求，不必说勉强不来，即使勉强得来，亦未免徒费心血。而况当今之世，举世皆浊，权贵当朝，正直者反屈而不伸，卑污者却得以重用。即以军营而论，有那身经百战，功绩昭然的，当时自问，将来荡平之后，必可荣膺懋赏，藉此酬功，初时未尝不以此自幸。及至奏章既上，身经百战的不尽，滥竽之辈其中亦有十之二三，更且黑白混淆，是非倒置，甚至坐观成效的竟得邀上赏，身经百战的不过得微荣。在天子高拱九重，何由尽悉？而保奏者或因私意，或为夤缘，以致颠倒是非，致使有功者抱屈莫伸，无功者坐受上赏。人情如此，已莫可挽回，虽王元帅为一代名臣，亮节高风，原非苟且贪污者可比，有功必录，有过必惩。我虽女流，亦甚钦佩。然而你年已花甲，何必再入迷途？即使富贵功名皆如所愿，曾几何时又将就木，也觉无趣味了。在我看来，还是株守田国，以老妻稚子相对，终身虽无功名，也还不失天伦之

乐。若徒以功名为重，免不得抛妻撇子，背井离乡，受些旅况凄凉，风尘扰攘，而况随征之事，更觉难堪，你又非身受国恩，何必自寻苦恼呢？若以元帅之意不可却，定欲从事征途，我便请从此死，好使你趲赶功名便了。’某给老妻这一席话，说得甚觉有理，且某本与老妻伉俪甚笃，朝夕不离者已四十年，一旦远离，情固有所不忍，加以稚子幼小，牵衣顿足，啼号交集，相与咨嗟，某见此情形，又不免女儿情长，英雄气短了。因一转念间，终觉富贵如云，功名似水，还是与老妻稚子伏处草茅，作一个田舍翁了此终身，反觉计之为得。元帅的盛意，某当铭感不忘。非某有心逃世，实为老妻所累，不忍暂离，尚乞原谅。”

王守仁听了王远谋这一番议论，因自叹道：“老先生现身说法，足使某万念俱灰。诚哉富贵如云，功名似水，本无可乐之境，惟某身受国恩，不能不勉尽臣道，然抚躬自问，虽欲如先生求田问舍，共得天伦之乐而不可得。老先生虽非富贵，实是神仙，可羨可慕！”说罢，嗟叹不已。不一会酒筵已毕，王远谋又再三相谢，即便告辞而去。王守仁仍依依不舍，争奈他无心世事，不可勉强，只得送出营门，一揖而别。

又过了十日光景，一枝梅、王能已肃清漳州贼寨，包行恭、徐寿已肃清华林贼寨，皆得胜回营缴令。王守仁当即传进大帐，问明一切，一枝梅、包行恭等便将漳州、华林两处如何进攻，如何纵火，如何力杀漳州贼目邓武、陈如虎、韩韬、伏水龙，华林贼目孙有能、李志海、孟铭山、周尚勇等人，并所得器械粮饷若干件，收服喽兵若干名，细细说了一遍。王守仁听了大喜道：“似此多年巨寇，官军屡剿失利，今

不过三月之功，一律肃清，此非本帅之功，实赖诸位将军之力也。明日当驰奏进京，既慰朝廷宵旰之忧，借表诸位将军之绩。”一枝梅等又谦逊了一回，这才退下。安营已毕，又与徐鸣皋等叙了阔别。

王守仁当晚写成表章，次日着人驰奏进京，又命各营养军三日，拔队起行。三日之后，仍命徐鸣皋为先锋，其余各人均安本职。三声炮响，金鼓齐鸣，督领大军，离了大庾，一路上浩浩荡荡，直望南安而来。毕竟攻打南安、横水、桶冈诸寨，剿灭贼首谢志山，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回 献妙计卜大武陈词 去诈降谢志山受骗

话说王守仁收服了卜大武，一枝梅等已剿灭了华林、漳州等寨，便合兵一处，进攻南安。一路上浩浩荡荡，真是秋毫无犯，不愧王师。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这日已离南安不远，即命安营。当有各将进帐参见，王守仁还礼毕，便问卜大武道：“尔可知南安、横水、桶冈三寨，何处最为险要，何处次之，这三寨之中，以何寨最易攻剿，你可细细谈来。”卜大武道：“南安、横水、桶冈山寨，以桶冈最为险要。这冈岭四面皆山，环抱如桶，所以起名桶冈，贼首谢志山就住在这里面。四面山上皆有檣木炮石，并高设烟墩，以为号令。守山喽兵见有官兵前往，便于烟墩内放起烟来，里面就知道预备。且不识路径者，往往遭彼埋伏，因那冈外四面，在外面远看，皆有大路可通里间，其实那些大路皆是死路，万不可进，如果由大路进去，必遭埋伏无疑。冈内出入，皆由小路，那小路实不易行走，不但羊肠曲折，而且荆棘横生。官兵屡剿失利，亦皆由此。贼首谢志山又多谋有勇，凡有官兵前来攻剿，他类皆以逸待劳，不肯轻于接战；就便兵将奋勇进攻，他将檣木炮石打下，任你再骁勇，总使你不能前进；再不然，将官兵诱入大路里面，只要进了谷口，他便放起地雷火炮，将官

兵轰死殆尽，他仍安然无恙。地势之险，莫险於桶冈，埋伏之多，亦莫多于桶冈。能先将桶冈攻破，其余横水、南安，皆不足恃。”

王守仁道：“据你所说，桶冈是最难攻了。”卜大武道：不但难攻，而且谢志山手下有两个贼目。一唤飞天虎冯云，惯用两柄生铁虎头拐，有万夫不当之勇，更兼他能半空飞走，又有二十四枝袖箭，能于半空中施放，打人百发百中。一唤赛花荣孟超，惯用一杆烂银枪，虽不比冯云骁勇，却也不弱，惟是他的弩箭极其厉害。他平日在山中无事，专以飞禽为箭靶。他这弩箭，不但百步之外射人百发百中，而且是连珠箭，一箭不中，连着射出来，任你会让，总要中的。若中一箭，七日之内，必然送命。原来他那弩箭上是用毒药煮过，只要射中敌人，受伤之处登时发痒起来，然后溃烂，七日之内，烂见心肺而死。元帅若要攻剿，必先将此两人擒获过来，然后此寨即不难破。再不然，能将他两人袖箭、弩箭盗出，使他无此暗器，也就易于为力了。”

王守仁道：“本帅就差你前去，盗那件暗器何如呢？”卜大武道：“元帅之命，本不敢辞，怎奈平时只会马上，不会飞檐走壁，盗那暗器须有飞檐走壁的本领，才能盗得出来，不然，不但徒劳无功，且恐有误大事。某却有一计，元帅主裁，如果可行，当竭力报效。”王守仁道：“你既有妙计，不妨说来，如果可行，也不负你投诚之志。将来剿灭之后，本帅当奏知圣上，论功行赏。”卜大武道：“现在某虽已投诚，谢志山那里必不知道，某即拟率领所部，抄出桶冈之后，前去诈降，即说大庾为元帅攻破，诸人已死，无处可归，因此尽率

喽兵，前来投奔，望他安止，他必可相留。那时某即作为内应，一面请元帅拣众将中有能飞檐走壁者，至少四人，扮作喽兵一般，暗藏利刃，杂入某所部之中，一齐上山，得便行事。如此而行，似觉较为妥当，不识元帅意下如何？”

王守仁听罢，当下说道：“所言正合吾意，即照你说去办便了，惟尔最宜机密，不可泄漏。本帅却有一件可虑，尔虽绝无异心，但不知尔所部喽兵，到了那里，可否不生他意？”卜大武道：“此事某虽可保，惟虑元帅不能深信，莫若就于元帅部下拨发一千精锐，充为喽兵，在元帅既可放心，某亦放胆前去。但元帅必须坚嘱所部，若山上有人盘问，万万不可稍露马脚，要紧要紧！”王守仁道：“此计最好，本帅即挑拨精兵一千，给你带去便了。”当下便命徐鸣皋、一枝梅、周湘帆、狄洪道、包行恭、徐寿六人，扮着喽兵，各带利刃，随同卜大武前去。“务要小心，将袖箭弩箭盗出，能再就近行事更妙；设若不能，万万不可躁进，可赶即回营，再设良法。”徐鸣皋等一面答应，一面说道：“元帅但请宽心，末将等只患不能入山，既到山内，自可见机而作，能随时就近将贼首捉住，捣毁巢穴更妙。万一不能，末将等自当遵命，断不敢因躁进而致误大事。”王守仁见说大悦，徐鸣皋等亦即退出大帐。回至本帐，徐鸣皋与大家计议道：“我等既然前去，必然将他两件暗器盗回，方显我等本领。慕容贤弟与包贤弟可去盗冯云的袖箭，我与徐寿去盗弩箭，狄大哥与周贤弟作为接应。包贤弟可再将那鸡鸣断魂香，分给与我，与慕容贤弟两人一用，以便易于着手。”一枝梅道：“我可不要，我自有一种薰香，你带便了。”六人计议已毕，一宿无话。

次日即挑选了一千精锐，又扮着委颓情形。徐鸣皋等也就改扮停当。外穿喽兵号褂，内衬紧身衣靠，各藏利刃暗器，即于当日拔队，故意抄由桶冈后路而进。走了一日，已到桶冈山后，当由卜大武打了暗号，守山喽兵知道是自家人，即问明来历。卜大武在山下喊道：“你快去与你家大王说知，你就说大庾山卜大武前来，有要话面说。”那喽兵赶即飞奔大寨，去报谢志山知道。谢志山一闻是大庾山卜大武前来，有要话面说，也就即刻相请。那喽兵得令，随即飞奔下山，向卜大武说道：“咱家大王有请。”卜大武闻言，即命所部一千精锐暂在山下等候，他便一人上山。走到半山，已见谢志山率领冯云、孟超迎接出来。彼此见礼已毕，谢志山一见卜大武那种情形，便问道：“贤弟如何这等狼狈？”卜大武道：“一言难尽，且进里面细谈便了。”谢志山等三人便邀卜大武进入大寨，重复见礼坐下。谢志山问道：“贤弟到来，莫非大庾有什么意外之变么？”卜大武见问，登时二目圆睁，双眉倒竖，发怒骂道：“只因那王守仁这狗官，带领大兵前去剿灭。第一日官兵分三路进攻，一路打前山，两路分打东西盘谷、夹谷，大哥即率我等，也就分头下山迎敌。及与官兵交战，见那些将士皆非我等敌手，不过数合，已将各将士打得大败而回。大哥与我等见此情形，却毫不介意，以为仍如前次官兵。第二日官兵又来索战，我等下山迎敌，还是如此。一连三日，皆如此情形，我等更加不以为意。哪知王守仁这狗娘养的，却用了个骄敌之计，将我等暗暗稳住，使我等无心防备，他却暗暗使猛将于第五日分了四路，三路来攻前山东西两谷，一路暗暗抄出山后，由羊肠谷而进，沿路纵火，先将寨栅焚烧起

来，断了我等归路，然后由山内杀出，里外夹击。就此一阵，可怜我大哥以及胡、任、郝三位兄长，皆死于非命。小弟幸亏逃得快，率领了千余败残兵卒，逃出境外。因想此仇不报，何以为人，又思无处可奔，只得率领喽兵投奔到此。还望兄长可怜众家兄弟死于非命，看顾小弟无路可归，收留帐下，一同报仇雪恨。闻说王守仁那狗娘养的不日即要进攻到此，等他来时，皆要仗兄长大力及冯大哥、孟大哥二位神艺，并合迎敌，务要将他杀得个片甲不存，一来为小弟那里众家兄弟雪恨，二来也可使他知道兄长的神威，不敢藐视。”说罢纳头便拜。谢志山听罢，只气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跌倒地下，昏晕过去。吓得卜大武目瞪口呆，惊得那山中大小喽罗手忙脚乱，竟不知谢志山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回 一枝梅盗箭斩冯云 赛花荣暗器伤徐寿

话说谢志山听了卜大武这一番话，登时三尸神冒火，七孔内生烟，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昏了过去。当下卜大武即与冯云、孟超将他扶起。停了片刻，苏醒过来，大怒说道：“卜贤弟，你不必着急，咱给你代众家兄弟报仇便了。就怕这王守仁狗娘养的不来，咱也要兴兵下山去杀。”卜大武道：“兄长，你不必患王守仁不来，只愁这山上人少，非他的对手。”谢志山道：“贤弟，你何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必说咱山上，尚有三四千人马，就便没有，咱又何足惧哉！”卜大武道：“小弟现尚带有不足一千人，虽系残败喽兵，只要养息数日，也还可以使用。”谢志山道：“现在哪里？”卜大武道：“现在山下候示。”谢志山道：“可即命他们上山便了。”便有小喽罗下山招取，不一刻，所有一千精锐皆上山来。在山喽兵缴令已毕，谢志山仍命卜大武管带，卜大武又再三相谢。当下谢志山即命大排筵宴，与卜大武洗尘压惊，四个畅饮起来。直饮到日落，谢志山即令卜大武在偏寨安住，然后各归本寨而去。原来这桶冈寨却有三座寨栅，谢志山居中寨，冯云居左，孟超居右，平日却各就本寨居住，有了大事，始在聚义厅会议。

卜大武当晚就在偏寨安住下来，故意命徐鸣皋、一枝梅、周湘帆、包行恭、狄洪道、徐寿六人在偏寨上宿。徐鸣皋等会意，当即到了偏寨。等到三更将近，各寨业经睡熟，徐鸣皋等即至卜大武房内，低低问道：“那冯云、孟超两个贼目的卧房在哪里，我们便可前去行事。”卜大武忙止道：“今日尚不可动手，且等一日。明日可至各处将路径看明白了，至明夜再行动手。”徐鸣皋等闻说，也觉有理，随即出了卧房，仍到各人所居之处，安歇一宿。次日即杂在本山喽兵内，各处暗看路径。所有山路，及哪有埋伏的地方，全行看过，切记在心。到晚间又至偏寨，歇息了两个更次。等到三更时分，徐鸣皋等六人各脱去外面衣服，取出利刃暗器，招呼了卜大武，又将脱下的衣服在僻静地方藏好，然后徐鸣皋、徐寿使出夜行手段，直奔孟超右寨而去，一枝梅、包行恭直奔冯云左寨而去，狄洪道、周湘帆往来接应。只见他们六个人身子一缩，并无一点声息，但见六条黑影子飞出寨外，登时已不知去向。卜大武看得清楚，暗暗赞道：“原来他们尚有这样的手段，我幸亏识时务早早归降，不然即不死于阵上，也说不定为他们暗中刺死。”

不言卜大武暗地自想寒心，且说一枝梅与包行恭来到左寨，两个人由屋檐上倒挂下来，向左寨一看，但见卧房内尚有灯光。一枝梅与包行恭便将身子垂下，手执单刀，轻轻的将窗纸戳了一个小孔，就此两脚一会，已落在平地，真个一点声息没有。先向四面一望，见无人影，便走近窗格，将一只右眼从窗格内小孔上望了进去，只见房内坐着一人，尚未睡觉，在那里做八段锦的功夫。一枝梅看罢，也不惊动，即

从身旁取出薰香，复又跳远了一丈多地，取出火种，将薰香燃着，又来至窗脚下，将薰香由窗户小孔中透至里面。他这薰香可与众不同，他人所制的都有一种香味，他这薰香却一点香味没有，好似若有若无一股热气而已，不论何人只要触着这一点热气，登时就骨软筋酥，坐立不住。一枝梅将薰香透送进去，过了一刻，料已散开气味，便将薰香取回闷熄，仍收在身旁，又立在那里静听，只听里面呵欠之声，一枝梅知道冯云已触着香气，复从窗眼内望了进去，只见冯云已睡床上。一枝梅看毕，便向屋檐上击了一掌，包行恭也就将手掌一拍，当时跳下房檐。一枝梅又将单刀向着窗格轻轻拨开，便一窜身进了卧房，直奔冯云床前。手起刀落，先将冯云杀死，取了首级，然后四面来寻袖箭。寻了半会儿，只是寻找不出，又复在冯云身上去搜。那知冯云袖箭是随身携带，此时却在他腰内搜出，取过来就灯下观看，却是一个八寸长的竹筒，内有消息，中藏二十四枝连珠铁箭，只要一枝打出去，接连着二十四枝一齐发出，果然厉害。一枝梅从前也学过此艺，他也会用，后因暗器伤人，终非正道，以此不用多年。现在见了此箭，却爱他制造精工，便于携带，又系绝好防身之器，因即藏在身旁。复行出房，将窗格仍然倒关起来，会同包行恭跳上房屋，直奔右寨而去。

却说徐鸣皋与徐寿二人到了右寨，也是从檐口倒垂下来，侧耳听声，向房内听去。只听里面并无鼻息之声，知道孟超还未睡觉，便轻轻地跳落下面，也从窗格纸上用津唾舐湿，戳了小孔，孔内望了进去，只见迎面设着一张床铺，垂着帐门。徐鸣皋也不知里面的人曾否睡熟，却又不敢进去，便欲取鸡

鸣断魂香，打算取出香来，燃着透进去，使里面人触着香气，昏迷过去，他好动手。那里晓得却不带得，包行恭也不曾给他，两人虽说过这句话，却都忘记了。徐鸣皋见不曾带来，欲去寻找包行恭，又恐来不及，只得放着胆，执定手中刀，去拨窗格。轻轻地拨了几下，居然将窗格拨开，又听了听，好似帐内有鼻息声音。他便招呼徐寿小心在外等候，徐寿答应，他就纵身入卧房，借着灯光四面观看。看了一会儿，并不见有弩箭，心中暗忖道：“我何必如此，只要将贼囚杀死就完了事，不必一定要盗他弩箭，与其盗箭寻不出，不若将他杀了，反而直截了当。”主意已定，即手执单刀，扑向床面而来。掀开帐门，手起一刀，砍了下去，哪里晓得并无人睡在里面，只听一声响亮，只将床铺砍成两段。徐鸣皋说声不好，急待要走，只见从床后已跳出一人，手执流星锤，大声喊道：“何来杂种，敢到爷爷这里来盗何物，岂不是老虎头上扑苍蝇？不要走，吃爷爷这一锤。”说着，一流星星已打将过来。徐鸣皋实在手段高强，急将手中刀向锤上一架，登时隔开，一个箭步，急急退至房门口，复一腿将房门踢落，就势已窜出房门。

孟超见一锤未曾打中，又被他逃出房外，登时也就追赶出来，两人就在寨外接战。徐寿此时也就上来助战。孟超虽然勇猛，究竟敌不住两人，看看抵敌不住，正待要走，却好周湘帆又到，登时从屋上跳下，大喊一声。手舞双刀，直奔孟超扑来。孟超力战两人，已自不能取胜，何况再添一个，心中一想：“若再恋战，必然吃亏，不若急急跳出圈外，用暗器伤他便了。”主意已定，即便虚晃一锤，跳出圈外。徐鸣皋见他跳出圈外，知道他必取弩箭射来，却早为防护。只见孟超

一转身，便向腰中取出一张弩弓，左手执槌，右手将弩箭执定，认准徐鸣皋射来。鸣皋是早已防备的，便急急一纵身窜上屋檐。徐寿、周湘帆却不曾防备，正目赶来，不提防徐寿面门上已中了一箭，接着又一箭望周湘帆射来，所幸让得快，不曾射中。徐鸣皋在屋上看得清楚，说声不好，正要从孟超背后跳下去，给他个出其不意，打算将孟超一刀砍死，忽见迎面一条黑影远远飞来，又听唳一声响，从面前飞过去，即随着声音去望。只见下面咕冬一声，徐鸣皋再仔细一看，孟超已跌倒在地。欲知孟超如何跌落尘埃，以及徐寿、周湘帆二人有无性命之忧，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回 一枝梅得箭还箭 玄贞子知灾救灾

话说孟超忽然跌倒在地，你道这却为何？原来一枝梅盗了袖箭，斩了冯云，便与包行恭直奔右寨。刚走至右寨屋上，见徐鸣皋等三人在下面与孟超接战，正欲上前助战，只见孟超跳出圈外，手一扬，一枝弩箭射出，幸亏徐鸣皋早有防备，跳上屋檐，却中在徐寿面上。一枝梅说声不好，即将所盗得冯云的袖箭取在手中，正欲向孟超去射，又见孟超手一扬，又是一枝弩箭向周湘帆射去，不曾射中。一枝梅此时可万万不能再缓，也就一箭认定孟超右手腕射去。孟超却实在意料不到，因此正中手腕，登时一惊，跌倒在地。周湘帆却不曾中箭，一见孟超跌倒下去，随即抢上一步，举起一刀向孟超砍下。哪里知道孟超虽然跌倒在地，却受伤不重，忽见周湘帆举刀砍来，他便将左手流星锤从下翻起，认定周湘帆手腕打到。周湘帆也不曾防备，以为孟超既跌倒在地，定然手到擒拿，却不料他受伤不重，这一锤急难躲避，正中手腕，只听当啷一声，手中的刀抛落下去。

孟超此时却不敢恋战，遂奔出右寨，直望中寨而去。周湘帆也不敢追赶。此时徐鸣皋、一枝梅、包行恭俱已跳下屋檐来看徐寿，只见徐寿两只手抱定面门，在那里尽抓。徐鸣

皋当下说道：“万万抓不得，你忍着些儿罢。”徐寿道：“实在忍不住，痒不可言，是不能不抓的。”一枝梅道：“似此如之奈何？”徐鸣皋道：“周贤弟也是受伤，莫若我等急急寻了狄大哥，一同保护着他二人杀出山去。且回营中再作计议。”一枝梅道：“徐大哥与包贤弟护送他二人回营，我与狄大哥且慢下山，再混入喽兵一起，在这里探听消息，或者有什么主意可将弩箭盗出，那可易于着手了。”徐鸣皋当下答应，即刻与包行恭保护徐寿、周湘帆二人，一路穿房越屋，飞跑下山。方到栅门口，正要砍开栅门下山而去，只见山内喽兵已追赶出来。

原来此时谢志山已得着孟超的信，即命合山喽兵点起灯笼火把，将所有要隘严加防守，一面着人去到左寨呼唤冯云。不一会，去的人报冯云已被杀死，谢志山一听，这一惊非同小可，便去喊了卜大武，一齐提了兵器，出得大寨，沿路追赶下来，却好遥见徐鸣皋正欲砍开栅门逃下山去，登时如旋风一般一齐赶去。徐鸣皋一见，哪敢怠慢，也就急急地将栅门乱砍开来，与包行恭二人急将徐寿、周湘帆各人背上，撒开大步，直望山下逃回。

及至谢志山追出栅门，徐鸣皋等已跑到山下，追赶不及，只得仍然回山，吩咐各处喽兵严加防守，仍恐有奸细前来。吩咐已毕，即与卜大武同至左寨，去看冯云尸首。不见犹可，只一见怎不伤心，但见冯云只有一段身躯横在床上，那颗首级已不知去向。谢志山看毕，大哭一场，使命人掩埋去讫，又至右寨来看孟超。只见孟超虽受伤不重，却睡在那里养息。当下谢志山问道：“孟贤弟，你这会儿觉得伤势如何？”孟超道：

“受伤倒不甚重，只须养息一两日就可痊愈。惟有我受伤之处，却是被袖箭打中，方才将袖箭拔下，细细观看，这袖箭明明是冯二哥的防身之器，为何他又来打我，难道他反了不曾，此事须得查明方好。”谢志山听说，便道：“贤弟你尚不知道，冯贤弟如何肯有异心，但是他现在不知被谁人已经害死，只剩下半段身躯放在那里，那颗脑袋已不知去向。你说这袖箭是他的，必是有人前来盗他的袖箭。”孟超听了，当下惊诧道：“兄长如此说来，我们山上定有了奸细，必得查明方好，不然恐误大事。”这句话把谢志山提醒道：“贤弟此话果然不差，倒要细细到处访查。”说罢，又叫孟超好生养息，这才出寨而去。

回到本寨，又与卜大武道：“卜贤弟，我看我们山上定然有了奸细，不然，冯贤弟的袖箭如何被人盗去？”卜大武听说，即暗暗着急道：“他既知道有了奸细，万一他查明出来，必致误事，不若如此回答，且将他掩饰过去，再作计议。”因道：“兄长此话果然不差，但是小弟闻得王守仁手下能人甚多，皆是来往无形，走壁飞檐之辈。在小弟看来，冯大哥定为王守仁手下的人所算。若说山上有了奸细，兄长这里的人，全是心腹，自然可以放心的；就是小弟带来的也是心腹，在小弟甚觉放心得下。最好兄长明日就于小弟带来的这起人内访查明白，如果查出奸细，即请照兄长这里的定例，从重治罪便了。”谢志山听了这番话，却不疑惑山内现放着一枝梅等人，反深信王守仁手下的能人暗暗到此，因道：“据贤弟所说，冯贤弟被害，定是王守仁手下的人了。他既作了此事，断不会仍在山上，况且我们方才追赶的那四人，定是了。虽然如此，在山的人是不须查得，倒是明日要格外防备，怕他们还

要再来。”卜大武道：“此话甚是有理。”彼此议论一回，也就各去安歇。此时已经天明，一枝梅、狄洪道二人也不便与卜大武会话，只得暂等一日，再作计议。这且不表。

再说徐鸣皋、包行恭二人将徐寿、周湘帆保护下山，飞奔回营，见了王元帅，说明一切。王元帅道：“冯云虽已杀死，争奈徐寿被毒箭所伤，如何是好？周将军受伤有无妨碍？”徐鸣皋道：“周湘帆虽中一锤，却无性命之虞，惟有徐寿伤势甚重，但恐毒气攻心，性命便不可保，却不知用何药解救。”王元帅听说，又道：“现在徐寿究竟如何？”徐鸣皋道：“说也奇怪，自中毒箭之后，人事到也清楚，也不叫痛，只是叫痒，尽管将两只手向那伤处乱抓。现在已经抓破，还是口称痒不可言，不但伤处甚痒，并据他说好似心也痒的。末将却有个主意在此，必得费几日工夫，寻到傀儡生师叔，问明缘故，或者徐寿有救。”王元帅听说道：“这傀儡生现在何处呢？”徐鸣皋道：“来往无常，云游莫定，末将且到一个地方先问一问，就知明白了。”王元帅也不知这傀儡生究是何人，也只得答应准他前去。

徐鸣皋才出帐来，只见有个小军进来说道：“徐将军，现在营外有个道士，说要见将军，有要话面谈，小的特来禀知。”徐鸣皋一听，暗自悦道：“莫非我师叔傀儡生，预知徐寿有难，前来相救么？”一面暗想，一面走出营门。只见那道士喊道：“徐贤侄别来无恙，我等又相隔年余不见了。”徐鸣皋再一细看，并非傀儡生，却是玄贞子，当下大喜，赶着上前行礼道：“原来师伯到此，小侄有失迎迓，多多得罪。”说着即邀玄贞子进帐，分尊卑坐下。有人献茶已毕，玄贞子问道：“诸位贤

侄与我徒弟现在在哪里？”徐鸣皋见问，便将别后情形，详细说了一遍，又将徐寿误中毒弩，现在伤势甚重，因道：“小侄本拟寻访傀儡师叔，问明原委，有无解救之法，难得师伯惠临，这徐寿定然有救了。”玄贞子笑道：“徐寿惯使弩箭，百发百中，怎么今日也误中人家毒弩？现在哪里，可带我前去一看。”徐鸣皋当即带领玄贞子去看徐寿。不知徐寿有无解救之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回 一枝梅再盗弩箭 卜大武初下说词

话说徐鸣皋带领玄贞子来到徐寿帐内，只见徐寿此时已有些神智昏迷，两只手还在那受伤的步位尽力地抓。徐鸣皋因唤道：“徐寿你醒来，玄贞子大师伯在此，特来看你。”徐寿闻言，将两眼睁开，果见玄贞子立在面前，便喊道：“师伯，小侄这箭伤甚是奇痒，不知是何缘故，请你老人家看看，把这痒给我治好了，小侄给你老人家磕头。”玄贞子笑道：“谁叫你平日惯用弩箭，今日你也中了弩箭之伤，正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着前来，看见那箭伤已是溃烂，因道：“你且养息，我给你医治便了。”说着便走出来。

此时王元帅已经知道，也就出来与玄贞子接见。当下二人行过礼，接着徐庆等一班兄弟也上来见礼已毕，王元帅即邀玄贞子进入大帐，分宾主坐定。王元帅道：“久仰丰姿，如雷贯耳，今日相见，真乃三生有幸。”玄贞子也让道：“便是某也久仰元帅高风亮节，纬武经文，真乃国家柱石。徐鸣皋等得莅麾下，真是千万之幸了。”王元帅又谦让一回，因问道：“仙师方才见徐将军箭伤，究竟如何，尚可解救否？”玄贞子道：“此乃毒弩所伤，这毒弩是用烂首草之汁煮透，若射中皮肉，必然奇痒难忍，抓见筋骨而死，甚是厉害。所幸徐寿虽中此毒，不过甫经三日，尚可能救，

若至七日，虽灵丹妙药也不可挽回。贫道已带有丹药，只须表里兼治，不过两个时辰，便安然无恙了。元帅但请放心，这是不妨的事。”说罢，便从身边掏出一个小小红漆葫芦，将蒂头拔开，倒出两颗丹药，即交与徐鸣皋道：“贤侄可将此丹药用阴阳水和开，以一粒敷于伤处，一粒服下，但看吐出黄水，就安然无恙了。”徐鸣皋接过丹药，随即走了出去。来到徐寿帐内，如法用阴阳水和开，先与他敷上，然后又与他服下，便坐在一旁，等候徐寿将丹药服了下去，箭伤处又敷好。说也奇怪，登时就止了痒。不多一刻，觉得腹中呼呼声响，并不难受，反觉得痛快异常。又过了一会儿，就吐出许多黄水。此时人也不昏迷了，面门上也不痒了，即刻爬了起来，就向大帐而去。徐鸣皋大悦，也就跟着他出了本帐，竟望大帐而来。

徐寿进了大帐，只见元帅与玄贞子及诸位兄弟皆坐在那里谈闲话，当下便走到玄贞子面前，纳头便拜，口中说道：“谢师伯救命之恩。”玄贞子也让了一回。此时王元帅见徐寿箭伤已愈，甚是欢喜，因向玄贞子谢道：“多蒙仙师解救，便是某也感谢不尽。”玄贞子谢道：“此事何足挂齿，惟徐寿尚须养歇三日，方能交兵，不然恐防中变。”王元帅听说，又道：“多蒙仙师指示，某当从命便了。”说着即命摆酒，玄贞子也不推辞，入席畅饮。酒席之间，王元帅便还问“仙师法术精明，能知过去未来之事，但不知此间何日可以肃清，以后有无意外之事否？”玄贞子道：“贫道看来，此山不日即可扫平，并无意外之虑。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逆藩宸濠已有跃跃欲试之势。此间贼势未清，该逆贼尚可稍缓，一经剿他，便乘机而动了。但是宸濠一经起兵，即有一番大大的周折，不但元帅要勤劳王事，惟恐圣驾还须亲征，那

时才可平定。彼时贫道等七子十三生还要前来保驾剿灭宸濠的。”王元帅见说，因道：“以仙师如此法术，岂不可以预为前去，将逆贼杀死，以免后患，何必定要圣驾亲征方要剿灭呢？”玄贞子道：“气数使然，必须如此，不可勉强的。”王元帅见如此说，也不便追问，仍然大家饮酒。席散之后，玄贞子告辞，王元帅仍欲挽回，玄贞子坚辞不肯，只得相送而去。出了营门，王元帅才与他一揖之后，登时便不知去向，王元帅赞叹不已。当时回转大帐，即命徐鸣皋、徐庆、罗季芳、王能、李武、周湘帆等人督领大兵，于次日清晨前往进剿桶冈贼寨。

且说一枝梅、狄洪道二人在贼寨中细探情形，作为内应，当夜未及与卜大武会话。等到次日晚间，才悄悄地问明卜大武各节，当即约定卜大武，于次日三更举火为号，先烧大寨，然后里应外合。卜大武答应。一枝梅当夜即潜往大营，面见王元帅，告明一切，又约定三更里应外合，共破贼寨，但见山内火起，即便猛力进攻，里面自有接应，王元帅大喜。

一枝梅复又出了大营，仍回桶冈，专等次日三更行事。忽然心中一想：“孟超毒弩尚未盗出，留在那里，终为后患，不若就此前去，将他毒弩盗来，使他毫无所恃，若再能就近将他杀死更妙。”主意已定，当即来至右寨，仍从檐口倒垂下去，向孟超房内侦探。合该这伙强盗恶贯满盈，要死在一枝梅等手内。一枝梅正望里探，只见孟超急急地从房内走出。一枝梅一见，赶紧缩身上屋，潜伏瓦椽。等孟超走过，他便蹑足潜踪，穿房越屋，跟了下去。转了几个湾，只见孟超进入一间小屋内。那小屋并无窗格门扇，却是一间厕所，原来孟超忽然腹痛，到此大解。一枝梅一见大喜，暗道：“不趁此时前去盗箭，却待何时？”急转身躯，仍

跑回右寨，当即飞身进房。四面一看，并无弩箭，心中正自着急，忽见孟超床铺上枕头边摆着一件东西。一枝梅上前一看，不觉大喜。只见那物是一个八寸多长的竹筒，上面有一张小弓，弓弦紧按竹筒口，弦上扣着一枝竹箭，半段在竹筒里，半段在外。一枝梅道：“原来此物就如此毒法。”当下即将弩箭收藏起来。正要出房，忽听门外脚步声响，知道孟超已解手回来，一枝梅当即将弩箭拿在手中。原来一枝梅早已看得清楚，知道那弩箭用法，等孟超将进房来，他便一箭发出，正中孟超额上。孟超向后一退，大喊一声道：“有奸细！”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未完，第二枝箭又到，孟超即便让过。一枝梅就趁这个空儿，已出了房门，身子一缩，早窜上屋顶，复一连几纵，早已不知去向。等到孟超出去喊人，一枝梅已到了自己帐内。孟超喊起喽兵，并到谢志山那里送信，登时合山喽兵及谢志山等，均出来擒拿奸细。卜大武也就出来，各处寻找，却好一枝梅、狄洪道也混在里面帮着喊，奸细哪里查得到。整整闹到天明，谢志山等才算没事。孟超虽中了自己毒弩，却有解药可救，当下回至卧房，取出解药，用水调敷上去，不到一刻已经没事。不过弩箭被人盗去，暂时制造不成，只得闷闷不乐。你道他的弩箭本来随身携带，如何误放枕畔？原来他因腹痛，急切要去大解，放在身旁，恐怕误解机关，自有不便，因此取下放在枕畔，不期被一枝梅盗去，这也是他合该如此。

这日合山喽兵及大小头目，防备甚严，唯恐再有奸细。到得晚间，更加严防。却好徐鸣皋等所领的大军已抵山口，向山上讨战。守山喽兵当即报入大寨，谢志山闻报，即传令坚守不出，俟等明日天明再行开兵。这一起喽兵才得令出去，又一起喽兵报入寨来说：“官兵现在攻打甚急，若再不出去迎敌，寨栅即难保了。”

卜大武此时也在大寨，当下说道：“兄长，自古兵来将敌，水来土掩，若不出去，官兵尚疑惑我等惧他。兄长若不去，小弟前去会他。”不知谢志山可否答应出去，要知何人去迎敌，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回 弃邪归正独力锄强 阳助阴违双刀杀贼

话说卜大武向谢志山道：“自古兵来将敌，水来土掩，此一定不移之道。令官兵既来攻打甚急，若不前去，万一被官兵攻打进来，如之奈何？兄长如不出去，待小弟去敌官兵便了。”谢志山道：“贤弟有所不知，非愚兄好为濡滞，退缩不前，只因官兵诡计甚多，日间不来攻打，反到夜间前来，却是何故？”卜大武道：“原来如此。在小弟看来，官军此时前来，正以为我山中无甚防备，且料夜间必不出来，他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我等即行前去迎敌，奋力厮杀，偏使他料我所不料，虽不能将他杀得片甲不回，也可伤他些人马，稍挫他的锐气，若能一鼓作气，必获大胜，兄长可勿多虑。”谢志山道：“据贤弟如此说，是能前去迎敌的。”卜大武道：“兄如不去，弟当愿往。”谢志山道：“兄尤有虑者，孟贤弟伤势未痊，不能令其出战，若兄一人之力，恐又不能取胜，若令贤弟同去，又恐寨内无人，万一隐藏奸细，变生仓猝，则更兼顾不及，必致如大庾之败，所以犹豫不决。”卜大武道：“兄长勿忧，小弟有两说，听兄择之。或小弟前去迎敌，兄长便坚守大寨，以防万一；或兄长前去迎敌，小弟坚守大寨，二者敦得，兄可酌之。不过小弟虽蒙兄长相留，特未尝久处，恐兄长见疑小弟耳。”谢志山听说，登时笑道：“贤弟何太多心，既是

一家人，愚兄又何疑之有？果有疑惑，当日亦不相留了。既如此说，还请贤弟留守大寨，兄便去迎敌官军便了。但贤弟既守内寨，责任亦颇重大，万勿疏忽。”彼此说定，谢志山正欲提兵出马，忽见一枝梅扮作本山喽兵的模样，故意仓皇失措，进来报道：“启大王爷，大事不好，现在官兵已将山下头道寨栅攻打开了，请大爷速速定夺。”谢志山闻言大惊，立刻提了虎头枪上马而去。

一枝梅见谢志山已去迎敌，当下即会同卜大武走入大寨，取出火种，就寨内放起火来，登时火穿屋顶。狄洪道在寨外看见火起，也就喝令带来的一千精锐即刻呐喊起来，往各寨去喊救火。各寨喽兵一闻火起，立刻仓皇不定。所有一千精锐官兵便杂在里面，互相践踏，浑杀起来。卜大武提了烂银枪，急急奔到孟超寨内送信。此时孟超已经得报，知道内有奸细放火，当下带着箭伤，飞马出得寨来，向山上喽兵大声喝止道：“尔等无须错乱，此系奸细放火，就中取事，若为他所惑，是中他的计了。若有不遵号令，妄自乱动者，立斩。”争奈喝止不住，还是自相践踏，加之那一千精锐官兵虚张声势，捏造谣言，互相喊说：“我们快逃命呀，官兵不知多少，又从后山杀进来。”这句话说出，那些喽兵更加惊恐，真个是抱头鼠窜，不知如何是好。又见火势甚焰，红火烛天，大家正无主意，又见一枝梅在乱军中大喊一声道：“官兵已杀到寨内了，你们大家看呀，右寨内火又起了，也是官兵放的火呀！”众喽兵抬头一看，果然右寨火势又复腾空，明如白日，更是惊慌不已。孟超知事不妙，便拍马赶往山前与谢志山送信。正往前飞跑，忽见卜大武提着烂银枪飞马前来。卜大武一见孟超，故意喝道：“好大胆的狗官，你胆敢偷越后山，前来放火，乱我兵心，不要走，咱卜爷爷在此，吃我一枪。”说着便当胸刺来。

孟超见卜大武如此，疑惑他误认官兵，正要一面举刀相迎，一面告诉他是自家人，不可误会，哪知两匹马皆是飞快，卜大武是有意，孟超是无意，只听孟超喊道：“卜贤弟，是自家人，不要认错了。”这一声还未喊完，卜大武的枪已到了胸前，孟超万万躲闪不及，正中一枪，刺于马下，当即割了首级。一枝梅、狄洪道见孟超已被卜大武杀死，大喜，登时二人即提了短刀，一路窜跳进纵，直望山前而去。

不一刻已到山口，只见谢志山与徐鸣皋等一班人在那里浑杀，一枝梅、狄洪道二人齐声喊道：“谢大哥不要慌忙，咱等前来助你。”谢志山正杀得不能逃脱，忽听有人前来助他，心中甚是大喜，当下便抖擞精神，预备力战。那里知道不是前来助他，正是前来杀他，他却不知道，还大喊道：“那位贤弟前来助我，速速杀进。”一声未完，只见两个黑团子飞到面前，一声喝道：“咱来也。”说着一刀就望谢志山当顶砍来。谢志山一见不是自家人，心中已惊慌不已，正欲举枪相迎，又见右肋下一刀刺进，谢志山真个兼顾不及。一枝梅的刀已从顶上砍下，狄洪道的刀又从肋下刺进，两把单刀双管齐下，登时将谢志山杀死马下，那马溜缰而去。

狄洪道即刻割了首级，于是一声大喝道：“尔等众喽兵听者，谢志山、孟超俱被咱老爷杀死，山内的大寨亦被全行烧毁，尔等怕死的速速解甲弃戈，纳首投降，本将军等尚可免尔等一死。若道半个不字，再思负隅，本将军等即率领大兵，将尔等杀个鸡犬不留了。”那些众喽兵听见如此，又知寨主全行杀死，大寨全行焚毁，谁不要命，大家也就喊道：“求将军格外宽恩，我等情愿归降，但冀免我等一死。”说着，这山上山下已密密的跪下有千

余喽兵哀求免死。当下徐鸣皋等即喝令起去，听候定夺。那些喽兵一闻此言，登时站起来排立两旁，迎接徐鸣皋等上山。

走至山腰，只见迎面一骑马飞来，高声叫道：“诸位将军辛苦了。”徐鸣皋一见，正是卜大武，大家谢道：“多蒙卜大哥暗助，成此大功，可感可感。”惟有徐庆更加得意，当下跳下马来，上前要去执卜大武的手相庆，卜大武见徐庆下马，他也就跳下马来。徐庆便执手说道：“难得贤弟弃邪归正，今日成此大功，此番回营，元帅必然给贤弟保奏的，可喜可喜。”卜大武道：“小弟何功之有。若非兄长日前在元帅前保救，甲已刀下断头了。今日微效薄力，不过聊报元帅不杀之恩，兄长及诸位将军相救之力，何敢自诩其功，妄邀保奏呢？”大家听说齐道：“非卜大哥相助之力，我等何能如此快速，不到半日工夫，竟将这座山寨全行毁灭，贼首全行诛戮呢？”

卜大武又谦逊一番，当与众人进得山来，在各处先看视一回，然后在那未经焚毁的处所先歇一会，又查点已经被杀喽兵，共有四百几十名，受伤的有二百多名，尚有一千余名皆情愿归降。徐鸣皋当即命令众喽兵，将已死的尸首全行掩埋去讫，又将山内钱粮查明数目，那些受伤的各给银两，使其回家安业，已降的仍驻在山中，听候禀知元帅，再行发落。各事已毕，徐鸣皋即与一枝梅、狄洪道、卜大武三人说道：“愚兄现在率领所部回营缴令，三位贤弟可仍督率所部及新降喽兵暂住此地，俟元帅如何发落，当即命人前来招呼，再行率队回答。”一枝梅等三人齐道：“徐大哥此言正合某等之意，当静候示下便了。”徐鸣皋等也就别了一枝梅三人，率领所部回营而去。毕竟王元帅如何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驰奏章元帅报捷 论战绩武宗加封

话说徐鸣皋留一枝梅、狄洪道、卜大武暨所部一千精锐，仍驻桶冈，听候元帅发落，自己便率领所部回营缴令。到得大营，门官禀报进去，王元帅一听大喜，即刻传见。徐鸣皋等人便一齐进帐。参见已毕，王元帅嘉劳一番，徐鸣皋又将留兵驻守桶冈并新降喽罗各节情形，听候元帅发落的话，说了一遍。王元帅当下吩咐一枝梅等三人仍驻守桶冈，俟将南安、横水两处剿灭以后，再行合兵回营复命。所有降卒，即着编入队伍，仍归卜大武管带。吩咐已毕，当有随营差官飞报前去。大营内养兵三日，王元帅又命徐庆、徐寿、狄洪道三人率领精锐三千，进攻南安；徐鸣皋、周湘帆、罗季芳三人统率精锐三千，进攻横水，均限一月内将两处悉数剿灭，先回营者便为头功。徐庆、徐鸣皋等得令已毕，料理一日，次日即各拔队前行，分头而去。话休烦絮，果然不足一月，已将南安、横水两处贼巢全行捣毁，杀毙贼首八名，贼兵二千余名，招降贼兵一千余名。徐庆首先回营缴令，王元帅便代他立了头功。徐鸣皋稍迟一日，也就回营缴令，王元帅也代他上了功劳簿。

江西各贼悉数讨平，王元帅大喜，当日无话。次日王元帅又传令三军及一枝梅等，听候驰奏进京，奉旨何日班师，再行拔队，

现在暂且驻扎此处，所有各兵卒务宜严加约束，不准搔扰百姓，抢夺民财，以及买卖不公，横行无忌，如违者定按军法斩首示众。各营得令，果然各遵约束，克守营规，于民间秋毫无犯，专候奉旨班师。闲话休表，当即写了表章，差弁驰奏报捷。

这日武宗接着章奏，当就龙案上展开细看，只见上面写道：钦命督理江西军务、佾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臣王守仁跪奏：

为驰报剿灭江西南安、横水、桶冈、大庾、浰头、华林、漳州各贼寨，歼戮各贼首谢志山、池大鬣等。现在一律肃清，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臣于七月间，钦率谕旨，以南安、横水，桶冈诸寨有贼首谢志山等，漳州、浰头、大庾诸寨有贼首池大鬣等，在于江西、福建、广西、湖广交界处所，方千余里，转徙啸聚，为害地方，实非浅鲜，若不迅速剿灭，何以靖寇贼而安閭閻？即着佾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王守仁亲统大兵，就近迅速进剿，毋任蔓延。钦此钦遵。臣进即择日率领前总督军务右都御史、臣杨一清所部前部先锋随营都指挥徐鸣皋、随营指挥慕容贞、徐庆、杨小舫、罗季芳、狄洪道、包行恭、周湘帆、徐寿、王能、李武等，暨大小三军，无分晓夜，趲赶前进，于八月初六日行抵江西、湖广交界之处。当经臣询悉土人，南安各寨地多深阻，大兵不易直入，臣即设计分兵，分令先锋徐鸣皋、指挥杨小舫进攻浰头寨，指挥慕容贞、王能进攻漳州寨，指挥包行恭、徐寿进攻华林寨。臣自亲统大军，随带指挥狄洪道、周湘帆、徐庆、罗季芳、王能、李武进攻大庾寨。盖大庾为贼首池大鬣之巢穴，是以臣亲率大兵进剿。各将弁分头去后，九月初二

日据徐鸣皋驰报，于八月二十夜购线间道，暗攻浞头，纵火先焚贼寨，杀毙贼目镇山虎等五名，贼兵二百余名，招降贼兵八百余名，夺获粮草器械五百余件，于九月二十日驰回大庾，与臣合兵一处。先是臣驰抵大庾，贼首池大鬣恃险负隅，臣又因不识路径，屡战不克。后经臣密访高士王远谋，再三咨询，知其大略，复经王远谋将大庾山路及进攻各法，绘图立说，细意陈明，臣即按图进攻，仍用火攻，幸一战而克。又得先锋徐鸣皋、指挥杨小舫由浞头驰抵，当即奋有勇争先，会同指挥徐庆等力战，杀毙贼首池大鬣、贼目郝大江、任大海、胡大渊等四名，收伏贼目卜大武一名，招降贼兵一千余名，所有粮草器械，悉数付之一炬。臣正拟回军进攻南安、横水、桶冈诸寨，十月初四日据指挥包行恭驰报，华林寨于九月二十三日剿灭。臣据报后，当即按兵不动，专候华林、漳州两处回军前来，合兵一处，再行进攻南安等寨，以厚兵力。十月二十二、二十三等日，指挥慕容真、包行恭等先后驰抵大庾，当下臣即日拔队，进攻南安。旋据降贼卜大武禀称，桶冈系贼首谢志山盘踞之所，桶冈一破，南安、横水不战自下，并称情愿亲为细作，以作内线，借偿前罪。当经臣派令其前往，复令徐鸣皋、慕容贞、徐寿、周湘帆、包行恭等改扮喽兵，随同卜大武前往。先后由徐鸣皋、慕容贞杀毙贼自孟超等，复经卜大武约期十一月十八日里应外合，纵火焚毁寨栅，当将贼首谢志山等众歼灭殆尽，并招降贼兵一千余名。复经臣派令徐庆、徐寿、狄洪道率领精锐三千进攻南安，徐鸣皋、周湘帆、罗季芳三人率领精锐三千进攻横水，未及一月，先后将南安、横水两寨一律剿除，计杀毙贼

首八名，贼兵二千余名，招降贼兵一千余名。现在各处已一律肃清。此次进攻，各将弁无不身先士卒，奋勇争先，询属异常出力。卜大武虽在先曾为贼目，一旦弃邪归正，矢志投诚，即能设计立功，实心助战，亦属可嘉之至。所有臣督剿各贼寨，先后剿灭，一律肃清，并随征各将士转战情形，可否吁恳天恩嘉奖及破格录用之处，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臣现在驻兵桶冈，是否即日班师，伏候旨示，以便遵行。谨奏。

武宗将这道表章阅后，龙颜大喜，当即朱批加封王守仁为兵部尚书，徐鸣皋等为游击将军，卜大武矢志投诚，战功卓著，着加恩封为指挥，仍派往大营效力，俟后有功，再加升赏。所有各军，即着王守仁即日班师，听候调用。批毕，正欲发出，忽见黄门官又呈进一道表章，武宗展开一看，只见龙颜失色，吃惊不少。欲知为着何事吃惊，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击杀命官宸濠造反 奉旨征讨守仁督师

话说武宗见黄门官呈进一道奏章，展开一看，不觉龙颜失色。你道为何如此？原来宸濠打听南安各寨诸贼悉为王守仁、徐鸣皋等剿灭尽净，他便决计起兵。这日会宸濠生日，当有都御史孙燧、兵备副使许逵等，明知宸濠蓄意谋反，但系藩王，亦不得不前往拜寿。当日即亲至藩邸祝寿，宸濠亦留孙燧、许逵等饮宴。次日，孙燧、许逵亲往谢宴，那知宸濠早将甲士埋伏停当，拟先杀孙燧等，然后起兵。一闻孙燧、许逵前来谢宴，即刻命人传进。孙燧、许逵到了厅上，正欲与宸濠谢宴，忽见宸濠命人将前后门重重关闭起来。孙燧、许逵不知何意，便向宸濠道：“王爷何故令人闭门？”宸濠见问，一声大喝，只见壁内埋伏的那些甲士，个个执刀，由壁出来，环立左右。宸濠指孙燧、许逵道：“本藩奉太后密旨，说汝等在官不法，命本藩捉拿尔等。”孙燧闻言不服道：“太后果有密旨，巡抚大臣安有不知的道理。王爷何得假传懿旨，却是何故？既是太后有密旨前来，请王爷将密旨请出，给我等一看。”宸濠闻言，也不与辨白，遂大喝一声：“尔等还不给我拿下！”当有左右甲士奋勇争先，立将孙燧按翻在地，登时取出绳索捆绑起来。此时兵备副使许逵见孙燧无辜被缚，知道宸濠有变，便大骂道：“逆贼，尔之诡谋潜蓄已久，我等岂不知道？尔

昨日生日，我等不过因尔系朝廷的苗裔，不能不看圣上金面，前来与尔祝寿。尔不思尽忠报国，上报朝廷大恩，反思谋为不轨，假传懿旨，执缚大臣，我等系圣上臣子，岂容你这逆贼执缚？尔既谓太后有密旨，何不取出，使我等一观，果有此事，我等也甘愿受缚。尔又不取出来，岂非有意造反么？圣上待汝不薄，尔今如此，有何面目见太祖、太宗于地下乎？”许逵大骂一顿，宸濠闻言大怒，即命甲士击杀之。许逵至死犹骂不绝口。孙燧见许逵被杀，也就大骂起来。宸濠又命甲士击杀孙燧。

由是宸濠便带领邝天庆、殷飞红等一干死士，并护兵千余名，直往布政使胡濂、按察使杨璋衙门而来。那胡濂、杨璋知孙燧、许逵被杀，料敌不过，当即请降。宸濠得了胡、杨二人，又将致仕官李士实、在籍举人刘养正二人收入门下，为左右副参谋。宸濠见胡濂、杨璋皆降，当下率领新收参谋李士实、刘养正，及原带之殷飞红、邝天庆暨护兵一千余名，仍回藩邪。当有军师李自然迎接出来。宸濠进内坐定，便命李士实、刘养正与李自然相见已毕，宸濠便与李自然说道：“孤前往布政使、按察使两处衙门，那胡濂、杨璋颇知孤意，当即请降，孤亦随时允准。现在当复如何行事？”李自然道：“在臣之意，莫若先遣各将分头带兵，前往省内所有监牢，全行打开，放出死囚，属令充当兵卒。一面将府库钱粮搜刮出来，作为军饷。先将此两事行来，再行遣将分兵，夺取邻境州县，以为根本。然后再统大军进攻南康，只要南康一得，我便占了大势，即使朝廷派兵前来，我却进则可战，退则可守，又有各州县钱粮器械可以接济。何患大事不成么？”李士实即从旁说道：“李军师之言是也。南康钱粮富甲一省，而且殷实之家亦复不少。只要将南康得来，先将府库钱粮搜刮殆尽，

设仍不足，即责令殷实之家计产均分，情殷报效。彼时南康既得，何患那些富户不肯输将？将彼时钱粮既富，兵饷又足，然后长驱直入，大事成矣。”宸濠大喜，即命波罗僧率领护兵五百名，前往本城斩监劫狱，搜刮钱粮；又命雷大春统率各将，分往进攻丰城、进贤、奉新、靖安、武宁、义宁各州县，又命邺天庆率领各将进攻南康。当下各贼将分头前往而去，暂且不表。

就此一来，不到十日，湖北巡抚与安徽巡抚早已知道，当即一面传令本标各营严加防守，一面会衙告急，驰奏进京。接着南康府早有探马报去，知本省都御史、兵备副使被杀，布政使、按察使又皆降贼，现在贼将已带兵进攻南康。此时南康知府也就一面加兵守城，一面驰奏进京告急。武宗所接那本奏章，就是湖北、安徽两省巡抚告急的奏本。

当下武宗看毕，不觉大惊失色，顾谓在殿诸臣说道：“不料逆藩濠竟举兵造反，据湖广、安徽两省巡抚告急前来，奏称宸濠已将都御史孙燧、兵备副使许逵，假传太后密旨，就逆藩府邸执缚击杀，布政使胡濂、按察使杨璋甘心降贼，现在宸濠又分兵进攻南康及南昌所属邻境各州县，猖獗异常，请旨飞速派兵前往剿灭。诸卿有何妙策，可即奏来。”当时有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出班奏过：“现在宸濠既已举兵起事，击杀朝廷命官，复又分兵进攻各处，据湖广、安徽巡抚驰奏前来，请旨派兵火速剿灭。臣意京师距南昌甚远，即使派兵丁星夜前往，此事亦复缓不济急。若再耽延时日，必致蔓延，南康一失，贼势更加浩大。莫若请旨火速加派王守仁亲统大兵，就近剿灭，乘方胜之师，剿叛逆之贼，似觉事半功倍。臣意如此，不识圣意何如，尚求圣裁为幸。”武帝闻奏喜道：“如卿所言，正合朕意。”当即传旨，加派王守仁总

督军务，就近亲统所部星夜驰往南昌，剿灭宸濠，务使克日歼除，毋任漏网。所有应需粮饷器械，亦着就近于湖广、安徽两省便宜拨用。又传旨湖广、安徽两巡抚预筹饷需，听候王守仁挑用。当即交与兵部，由兵部出了火票，每日八百里，加紧飭差分头驰往。

不日已到王守仁大营，驰报进去，王守仁见有圣旨到来，当即排设香案。跪迎已毕，然后恭读一遍，一道是加封的圣旨，一道是命他就近征灭宸濠。此时王守仁已风闻宸濠举兵，今见圣旨到来，他哪里稍敢怠慢。当下打发来差去后，即刻传齐众将，先将加封旨意说了一遍，众将又各各望阙谢恩。然后即将宸濠造反，奉旨加派就近征剿的话，又说了一遍。当时徐鸣皋等无不咬牙切齿，齐声骂道：“宸濠你这逆贼，不思尽忠报国，上报朝廷大恩，反敢谋反，杀死朝廷命官，指日大兵亲临，不将你这逆贼擒住，碎尸万段，何以为百姓除害，为朝廷诛奸？”

大家骂了一顿，即向王元帅道：“元帅意在何日拔队？”王守仁道：“逆藩势甚猖獗，现已分兵进攻南康，若再迟延，恐南康一失，必成蔓延之势，而且生灵必遭杀戮。本帅既奉旨促令火速进兵，拟即明日拔队前进，克日进攻，诸位将军意下如何呢？”徐鸣皋道：“元帅为国为民，所见甚善，明日即可拔队。末将还有一言，望元帅容禀，不知元帅意下如何？”王元帅道：“将军有何言语，不妨说来大家斟酌。”徐鸣皋道：“在末将之意，元帅可统大军进赴南昌，以攻逆藩根本之地，末将与慕容将军请拨三千精锐，星夜间道直往南康驰救，能保救下来。逆贼虽据有南昌，究竟钱粮不足，恐亦不能作虎之负隅。元帅如以为可行，请即分兵，俾末将等星夜趲赶前去。”不知王元帅是否可行，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徐鸣皋分兵驰救 邝天庆督队进攻

话说徐鸣皋拟请分兵往救南康，与王守仁商议。王元帅听了此话，因道：“将军之言甚善，可即与慕容将军，率领精锐前往便了。”当下徐鸣皋得令，即与一枝梅连夜挑选了三千精锐，直往南康进发。王守仁亦即亲统大军，趲赶往南昌而来。

话分两头，且说直康知府郭庆昌自发了告急文书之后，便会同本城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理文，赶紧调齐合城兵卒，日夜梭巡，加意防守，又将各城门添设柵木炮石，以备坚守。这日有探子报道：“探得逆藩宸濠派令邝天庆，率领大兵五千，猛将十员，前来攻取，现在已离南康七十余里，今晚便要兵临城下了。”郭庆昌闻报，当即与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理文，请来商议保守之策。郭庆昌道：“顷据探马来报，声称贼将邝天庆统领大兵五千，猛将十员，已离城只有七十余里，今晚便要兵临城下。所幸城内早有预备，虽不能与之为敌，尚可坚守。惟望二兄合力死守，只要保得一月，便可有大兵前来援救。某再一面修成告急文书，差人驰往邻省，一面修书往王御史守仁营内，请其就近分兵援救。计算时日，两处均须一月方可有兵前来，所以这一月之内，万万不可失守。好在城内粮饷尚足，民心尚固，某料这一月之内尚可坚守得住，还请二兄合力同心，日夜轮流防备，全城幸甚，生灵幸

甚！”赵德威、孙理文齐道：“同有守城之责，敢不竭忠报国，死守此城，太尊但请宽心便了。”说罢，便与郭庆昌一同出了衙门，先到四门周阅一交，又将各处细意查点，见有疏忽之处，又随时加添檣木炮石等类。又与守城各兵说了许多一体同心坚守此城的话。众兵卒亦复众志成城，誓以死守。郭庆昌大喜。

正要与赵德威、孙理文二人下城，忽见又有探子飞跑上来，跪下报道：“探得金都御史巡抚江西等处总督军务招讨南安各贼大元帅王守仁，现在已奉旨就近统领大兵征讨宸濠，即日便由桶冈拔队了。”郭庆昌闻报，不觉心下为之一宽，当即饬探前去再探，并与赵德威、孙理文道：“据探子所报，王御史既奉旨征讨，必然克日进征。宸濠向惧王元帅，并闻王元帅部下颇多剑侠之士，果能克日前赴南昌，大兵一到，宸濠必然丧胆。宸濠既心存畏惧，又恐兵力单薄，难与争敌，势必将这支兵调回，那时南康就可保全无恙了。所虑王元帅所部大兵不能迅速前去，此处贼兵又攻打甚急，因此愈不能不并力死守。”赵德威、孙理文道：“太尊了如指掌，某等当竭尽人力便了。”于是一齐下城，各回衙门而去。

当日贼兵并未临城。直至次日，郭庆昌见贼兵未来，便暗自疑道：“贼兵此时未到，难道昨日探子所报不确么？”正在疑惑，忽听一声炮响，金鼓齐鸣，呐喊之声震动天地。郭庆昌听得清楚，知是贼兵已到，一面飞饬细作前去探听，一面上马驰奔上城。走至半路，却好遇着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理文，也是闻得喊杀之声，飞马前来。三人一齐上了城头，望城外一看，只见贼兵如倾山倒海一般蜂拥而来。贼兵中军高撑一面大旗，旗上写着一个斗大的红“帅”字，旁边有一行小字是：“值殿武威无敌大将军邝”。

郭庆昌看罢，知是邝天庆，便与赵德威道：“逆贼如此僭越，贼将居然胆敢自称值殿大将军，你道可杀不可杀么？”赵德威也是怒不可遏。正谈之间，贼兵已临城下。此时吊桥久已拽起。只见那些贼兵一字儿排开，列成阵势，不一刻从中军飞出一骑马来，上坐一人，身長八尺相开，一副长马脸，两道扫帚眉，目若朗星，面如重枣，颌下一部短钢须，手执方天画戟，足有碗口粗细，坐在马上，望着城上高声喊道：“尔等守城兵卒，速报尔家本官，就说咱值殿无敌大将军邝天庆，奉了宁王之旨，特地前来取城，速令郭庆昌开城纳降便了。”郭庆昌闻言大怒，在城上指着邝天庆骂道：“该死的逆贼，逆藩宸濠心谋不轨，皆是尔等这一班逆贼怂恿而成。尔胆敢假逆藩之势前来攻城，须知此城系国家的城池，非逆藩所可夺取。尔等若知正道，速速退兵，劝令逆藩即早归正，或者圣上念先王之苗裔，格外施恩，不加诛戮。若一味不知好歹，居心造反，指日天兵所指，免不得碎尸万段。”邝天庆见说，也大怒道：“尔好大胆一个知府，胆敢乱骂宁王。须知咱家王爷正因当今皇上巡幸不时，不理朝政，万民怨恨，因此咱家王爷应天顺人，救生灵涂炭之苦。现在布政使胡濂、按察使杨璋俱已投降，尔敢抗敌王师么？”郭庆昌道：“好大胆的逆贼，敢自嚶嚶为口舌之辩。本府虽为知府，却是朝廷命官，受国家俸禄，当尽忠节于皇家，何能如胡濂、杨璋甘心顺逆，为万人唾骂。尔休得多言，速速退兵，方是正理，若再饶舌，本府便即刻要尔的狗命！”邝天庆直气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喝令各贼丁奋力攻城，务在必破。众贼兵一声答应，即刻蜂拥上前，并力进攻。到了城下，城上所有的檣木炮石一齐打下，只打得各贼兵头破血流，骨碎筋断，不能前进。邝天庆见了如此，即命团团围住。众

贼兵又一声呐喊，登时将一座南康城围得如铁桶一般。郭庆昌见城已被困，便与赵德威、孙理文督率兵卒，日夜巡防，合力死守。

邝天庆一连攻打十日，只是攻打不下，心中甚是焦躁。这日又在那里攻打，忽见探子报道：“禀将军，今有王守仁部下先锋游击徐鸣皋、一枝梅带领精锐三千，前来援救，现已离三十里下寨了。”邝天庆闻报，一面着探子去讷，一面暗道：“此城攻打不下，又有救兵前来，此虽不惧，惟虚此城何日攻破呢？况且徐鸣皋、一枝梅等智勇过人，却是个劲敌，必须奋力争杀，先将徐鸣皋、一枝梅二人杀败之后，然后此城便不难攻打了。”主意已定，当命所部将士，如果救兵前来，务各奋勇厮杀，先挫敌军锐气。各贼兵自然答应，专等救兵前来，与其死战。暂且慢表。

且说徐鸣皋、一枝梅所带三千精锐，到了南康城外三十里，便分为两营，立下营寨。当命细作进探南康如何情形，曾否失守。细作回报：“现在南康坚守其固，贼将邝天庆督率各贼兵攻打甚急，一连十日尚未攻打得下。但南康四面俱被贼兵困得个水泄不通，虽未攻破，也甚岌岌。”徐鸣皋、一枝梅闻言，即命细作去讷，便计议说道：“南康如此坚守，吾料贼将虽攻打甚急，旦暮未必能破。我等既已到此，明日即可开兵，能将邝天庆擒获过来，那些贼兵自然不战而退；即使难获全胜，也必须并力征剿，挫他的锐气。好在我辈以战胜之师，敌他的疲乏之卒，似乎不难获胜。”一枝梅道：“不然，我军虽是战胜而来，但是在路行程不免风尘劳瘁，吾料贼军见我等长途跋涉，趑趄赶来，他必然乘我暂时之惫，奋力死斗，挫我锐气。在小弟看来，明日开战，但须与他略战数合，便自收兵。然后再设计策，较为稳妥。若与之死斗，虽可勉力获胜，我军必然受伤，且彼众我寡，亦未必能操必胜之

券，莫若从缓计议为是。”不知徐鸣皋听了此言以为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一枝梅独奋神勇 邺天庆误听人言

话说徐鸣皋听了一枝梅一番议论，当下亦甚以为然，因道：“贤弟之言甚合我意，且俟明日开战后，看是如何情形，再作计议便了。”一宿无话，次日即传令各兵。所有部下各兵，无不争先恐后，但听一声炮响，齐向南康贼营而来。此时邺天庆知救兵已到，但留一半精兵围城，其余一半已立下营寨，准备与徐鸣皋、一枝梅对敌。城中知府郭庆昌、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理文等，亦早有细作去报，也知道徐鸣皋等分兵来救，于是更加防守，又有贼兵攻城，那里肯稍忽怠慢。

徐鸣皋督率所部，到了贼营不过有半里之遥，当下排成阵势，一枝梅出马讨战。贼营中早有人飞报进去，邺天庆闻报，也就披甲出营。彼此二阵对圆，一枝梅大声骂道：“好大胆叛贼，赵王庄破了尔等迷魂阵，也该知道本将军等的厉害，从此洗心革面，勉为好人。乃敢怙恶不悛，又怂恿叛王杀害朝廷命官，举兵公然造反，前来攻取城池，实属罪大恶极，愍不畏法。现在天兵到此，须知本将军所部人马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逆贼尔亦该耳有所闻，若再不早早受缚，还要抗敌，可莫要怪本将军踹进贼营，将尔这逆贼擒住碎尸万段了。”邺天庆听罢，直气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哇呀呀大叫一声，也就骂道：“好小子

休得逞能，须知今上昏暗已极，宁王仁义过人，合当登其大宝，正天与人归之际。尔等不知时务，反敢抗敌仁义之师，不要走，看戟！”说着便一戟刺来，一枝梅赶着将点钢刀架住，一来一往，便大杀起来。两下战了十数合光景，彼此不分胜负。邝天庆杀得兴起，便虚刺一戟，将戟梢一指，只见那些贼将率领各兵，一声冲杀过来，个个夺勇争先，拚命死斗。徐鸣皋在本阵中看得清楚，即命所部各兵不准接战，待等贼兵来得切近，一齐用箭射去，将贼兵射住。各兵答应一声，立刻将刀箭取在手中，看看贼兵逼近，即将所有的箭射出，真是万弩齐发，箭如飞蝗，各贼兵中箭者不计其数，哪里能冲杀过来。

此时一枝梅仍与邝天庆力战，看看抵敌不住，只得虚砍一刀，败回本阵。只见本阵中万弩齐发，射住贼兵，他便大喊一声，舞动手中点钢刀，从贼队背后奋勇杀进。那些贼将贼兵哪里抵敌得住，只见他如砍瓜切菜一般，将那些贼兵乱砍乱杀，只杀得贼兵纷纷向两边退让。本阵内各兵见贼兵退让不迭，知是一枝梅杀进，也就住箭不射。一枝梅杀回本阵，邝天庆业已追来，各兵复又将箭射了一阵，邝天庆这才鸣金收军，徐鸣皋也收队回营。即此一阵，贼兵中箭受伤、被刀砍杀的亦复不少，也算胜了一仗。

南康知府郭庆昌等在城上见两军对阵，先见一枝梅败走，颇代他捏着一把汗，及见贼兵冲杀过去，更加忧虑，比及箭如飞蝗，将贼兵射回，又见一枝梅从贼队背后杀入进去，大获全胜，心中大喜，即与参将赵德威等道：“贼势虽大，得此一支军前来救援，而又大获全胜，非特贼将大挫锐气，不免胆寒，即这一座城谅也可以保得住了。真乃国家之福，万民之幸也。”说罢，仍命各兵严加防守：“不可因贼兵败了一阵，即有所恃，顿生疏忽之心，胜

负乃兵家之常事，万万不可因此稍懈。”各兵亦齐声答应。于是郭庆昌与赵德威先行下城，留守备孙理文暂行督率，稍俟一刻，再来相换。

邝天庆收兵回营之后，聚集随营各将弁说道：“不意今日败了一阵，本将军实指望冲杀过去，就这一阵，可将官兵杀得个片甲不留，即使不然，也可大获全胜。不料他用乱箭射住阵脚，使我兵不能前进，又被一枝梅冲杀进去，杀死兵卒不少。南康又攻打不下，旷日持久，这便如何是好？”当有裨将张尔铎上前献计说道：“将军勿忧，未将有一计在此。某料敌军今既大获全胜，必有骄矜之意，莫若乘他战胜之余，今夜前去劫寨，敌军必不防备。就此一阵，可以杀得他片甲不存。如将军以未将之计为然，某请为前部。”邝天庆闻言，因道：“张将军之计虽善，特恐徐鸣皋、一枝梅二人非一勇之夫，难保不虑及到此。万一早有防备，则更画虎不成，反受其害，那时更觉不利了。若能一战而胜，自是妙不可言，仍须从长计议。”邝天庆正在犹豫不定，忽又有裨将陈如谋上前说道：“将军勿疑，张将军之言是也。今夜前去劫寨，如果不胜，某甘军法从事。某逆料敌营决无防备，失此机会，未免可惜了。”邝天庆道：“既二位将军皆言可行，某当依计行事。”当即密令张尔铎、陈如谋率领所部精兵一千，于二更时分抄出敌军之后，但听呐喊之声，即便掩杀进来；又令裨将王志超、吕英俊率领所部精兵一千，于三更时分急急衔枚疾走，到了敌营，便从左右杀入，使他腹背受敌；自己便亲率大兵前往接应。分拨已定，各贼将得令而去，按下慢表。

且说徐鸣皋、一枝梅等二人大获全胜，回到大帐，彼此互相议道：“今日大胜他一阵，也可使逆贼丧胆了。”徐鸣皋道：“彼

虽丧胆，必不甘心，明日定与我等决一死战。”这一句话忽将一枝梅提醒过来，当下一枝梅道：“诚如兄言，邺天庆必不甘心，定要报复，兄所虑者在明日，弟所虑者在今夜。”徐鸣皋听说，也忽然悟道：“非贤弟所言，某几误事。为今之计，必须加意防守，方可保全。但彼众我寡，万一前来劫寨，只有你我二人，如何对敌？贼将除邺天庆而外，尚有裨将，虽不必皆如邺天庆英勇，常言道众志成城，而况兵将？必得善为计议，方保无虞。”一枝梅道：“小弟有一计在此，说来彼此商量。可暗使所部各兵，即刻将营门内左右挖下深坑，两旁各埋伏挠钩手二百名，短刀手二百名，皆暗藏火种，陷坑一带堆列干柴火种等。贼兵到来，进入寨内，便令放起火来，断他归路，再将营帐预先让出，亦暗藏引火之物，俟贼军杀进，亦放起火来，使贼兵互相践踏，虽不能将他全数烧死，也可令他烧死一半。此处不远有座土山，名唤独孤岭，我等可于二更时分暗暗率领所部潜出大营，尽往独孤岭埋伏。但听喊杀之声，或号炮声响，便令各军一齐将火箭射入本寨去引火，然后由独孤岭抄出贼营之后，再奋勇杀出，使他仓猝不能兼顾。某料如此，不识大哥以为何如？”徐鸣皋道：“妙是妙极了，但不识贼将果如我等所算，且不识今夜是否必来，必得探听清楚，方好行事。”一枝梅道：“此事不难探听。大哥可一面暗令所部，赶挖陷坑及所需各物，以便备而不用。等到初更时分，小弟即暗往贼营，探听动静，如果不出我之所料，随即趲赶回营，尚来得及。设若贼将并无此意，那时小弟便羁留贼营，等到夜静之时便各处放火，大哥但见贼营火起，也可率领所部前去劫营。总之都要使贼将邺天庆为我等所算，能早得手，将南康解围之后，还可赶紧驰往南昌，与元帅合兵一处，并力去杀宸濠。”徐鸣皋

道：“贤弟如此谋画，贼将必为所算。但是贤弟前去，务要小心，能如所算好极，设若贼营防守甚严，不能得手，贤弟可急急回来，不可贪功，要紧要紧！”一枝梅答应。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再为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设妙策令派官兵 因劫寨火焚贼众

话说一枝梅等到天将黑暗，便脱去长衣，换了夜行衣靠，手执单刀，暗藏火种，别了徐鸣皋，竟自出了大营，暗暗直望贼营而去。这里徐鸣皋也就密令各军赶挖陷坑，堆积干柴火种，又令挠钩手、短刀手于营内左右埋伏妥当，专等一枝梅回信。

且说一枝梅暗暗到了贼寨，方值初更时分，真是他们剑侠的武艺，身轻似叶，体捷如风，偌大个贼营防备得不为不密，竟是人不知鬼不觉，任凭一枝梅在贼营中各处探听。只见邺天庆传出令去，命各寨火速预备。一枝梅一闻他传出此令，早已明白，以下也不要打听了，当下暗道：“邺天庆呀，今番要使尔中吾之计了。”说着即一蹿身，出了贼营，赶即回奔大寨。徐鸣皋正在那里盼望，忽见一枝梅从半空飞下。此时尚未二鼓，徐鸣皋早已明白，因复问道：“贤弟前去打听如何？”一枝梅道：“果不出吾之所料，兄长可以行事预备便了。”徐鸣皋闻言，即刻密令各军道：“方才慕容将军前往贼寨探听，贼众今夜来劫寨，尔等可将各营帐即刻让空，内藏引火之物，自有妙用，一面随本将军速速暗出大营，前去埋伏，专待贼众到来，杀他个片甲不回。”各军齐声答应得令。徐鸣皋又密令营门左右那四百名挠钩手、四百名短刀手，叫他依计而行，不可有误，违者定斩。这挠钩手与短刀手也

是唯唯听命。于是徐鸣皋、一枝梅即各分兵一半，暗暗偷出大寨，往独孤岭而来，以便埋伏。所有大营竟是一座空寨，惟有干柴火种暗藏各处而已。

话分两头，再说邺天庆到了初更对分，即命各军饱餐战饭，预备前往敌营劫寨。贼兵哪敢怠慢，随即饱餐已毕，先命张尔铄、陈如谋两支兵暗暗出了大寨，直望敌军后营抄出，又命王志超、吕英俊带了精锐，直向敌军左右两营进发。这四个贼将领着二千贼兵去讫，邺天庆便自统大军，率领偏裨将佐，亦出了营门，前往进发。且说张尔铄、陈如谋领着一千人马，人衔枚，马疾走，迅速抄出敌营后面，却值二更以后，便按兵不动，专等前营消息。王志超、吕英俊所领一千人马，也是迅速驰往，衔枚疾走，到了敌营，大喊一声，奋勇争先，抢杀进去。王志超、吕英俊二人进了营门，分望左右杀入，只听一声响亮，如山崩地裂一般，连人带马跌入陷坑以内。这一片呐喊之声，真个震动山岳，左右八百名挠钩短刀手见此情形，也就一面近者刀砍，远者钩擒，只杀得喊声震地。一面取出火种，急急将那些干柴引火之物全行引着，登时烈焰腾空，不可向迤。所有贼兵知道中计，急急欲想退出，哪里知道邺天庆自统的大军已到，一见敌营内火起，以为本部军马从敌寨内放起火来，也就大喊一声，率领各贼将贼兵一齐奋勇冲杀进去，不分皂白，只顾逢人便杀，只杀得人喊马嘶，哭声震动远近。

此时张尔铄、陈如谋在寨后听得人马之声，又见火起，亦以为官军中计，也就率领所部从后面掩杀进来，也是不问情由，逢人便杀，那里分得出是自家人与敌军，真是互相践踏，自家人杀自家人。正杀得难解难分，徐鸣皋、一枝梅在独孤岭看得清楚，

也就急急命所部各军，将火箭直望营中乱射。各军一声答应，立刻将火箭向营中射去。只见无数红光，如火龙一般在半空飞舞，顷刻间大寨内所有暗藏的火种一齐烧着，只烧得烟雾迷空，火光烛地。邝天庆等还在那里自相乱杀，难解难分，后来还是陈如谋看出，知道中计，忙传知各军急急退出，已是迟了。

邝天庆此时也知道中计，深恨张尔铎、陈如谋献计，致有此败，于是传令各军，火速退兵。正要杀出后营逃命，又见营中各处遍地皆火，不能杀出，陈如谋当场被烧死。张尔铎赶紧前来，预备保护，邝天庆冒烟突火，杀出营门，刚走至张尔铎面前。邝天庆一见，不由的火高三丈，大声骂道：“总是尔这无知鼠辈，献什么劫寨之计，我计不成，反受其害，尔尚有何面目来见我耶！”说着，不觉咬牙切齿，深恨不已。

张尔铎见了如此，心中暗想道：“我本来要好起见，不料误中敌人之计，前后均是一死，即便逃得出去，邝天庆也断不能容我，不若乘此将他杀了，割取首级，前去献纳，不但不致死命，或者还可有功。而况邝天庆自恃宠信，狂诈妄为，将来也断难信任。即使宁王大逆无道，指日也就要歼灭，我何不及早去邪归正，作一个好人。且有我这样本领，归顺朝廷，也可博得个功名，何必定要俯顺逆贼？”主意想定，便大喊一声道：“邝天庆，尔休得恃强责骂于我，我也是为好起见，现在误中敌计，又与我何干？而况曾与你熟商，你当时绝意不行，谁来强你？既而视我如此，料想尔也不久于人世了，我也不能从贼叛逆，看刀吧！”说着手起一刀，便砍杀过来。邝天庆听了他一番话，也知道他有变，又见他一刀砍来，也就大骂一声：“好大胆的匹夫，竟敢中变，不要走，待本将军送尔狗命。”说着一面将张尔铎的刀架开，一面

刺进一戟。张尔铣哪里能敌，当即刺中前胸，翻身落马，邺天庆复一戟结果了性命。

此时各处的火仍未熄灭，邺天庆心中暗想：若待火势灭后再行杀出，万一敌军再掩杀来，更加掣肘，不若冒火杀出，再作计议便了。主意已定，即喝令众贼兵冒烟突火，冲出营来。才到营门，却好徐鸣皋从左杀入，一枝梅从右杀来，即着八百名挠钩短刀手也奋勇当先掩杀过来。邺天庆万万不敢恋战，只得左冲右突，奋勇拚命，好不容易杀出重围，手下各裨将又被徐鸣皋、一枝梅杀死几个，邺天庆此时也就不敢回营，只得落荒而走。等到天明，见追兵未至，方才在树林中坐下，稍为歇息。计点人马，只剩得一千余人，其余的兵卒并非为敌军所杀，皆是自相践踏而死，当下邺天庆只得收拾败残兵卒，逃回南昌不提。

且说南康城中，早有细作报进，徐鸣皋杀退贼兵，南康府这一闻，欢喜自不必说，当即开城，预备出城劳军。这里徐鸣皋与一枝梅二人率领所部杀退贼兵，大获全胜，等到天明，查点本部兵马，死伤有限，只见本营内外那些已死的贼兵，有的被火烧得焦头烂额而死的，有的互相践踏，自家残害，骨断筋连，倒在地下的，也有有头无足，有足无头的，还有洞穿胸腹，身体肢解的，真个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一种臭味，真要掩鼻。徐鸣皋等一见如此，也就目不忍视，只得在附近又择了一片空地，安下营寨，一面传令各军，将所有贼兵尸首火速掩埋去讫。诸事吩咐已毕，又去贼营中，将所有旗帜器械、粮草号衣等件，全行运回本营；又传报进城，属令居民照常生业。南康府也就出榜晓谕居民，略谓贼兵已经被官兵杀退，所有绅商士庶，应即各安本业，毋得惊惶。合城居民见了此榜，无不欢喜安怀，于是就有在城的

绅士，率领居民集资杀牛宰马，牵羊担酒，稟请南康府，请率同一起出城，前往大营劳军。南康府亦即应允，也就备了许多犒赏之物，预备次日出城。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牵羊担酒太守犒师 折将损兵逆贼请罪

话说南康府见合城绅士率领居民，杀牛宰马，担酒牵羊，预备出城劳师，南康府也就备了许多犒赏之物，即于次日约同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理文率领绅士居民齐出城来，前往徐鸣皋营中犒赏三军，兼谢徐鸣皋等援救之力。当有差官报进营去，徐鸣皋便与一枝梅亲迎出来。南康府郭庆昌等众一见徐鸣皋、一枝梅二人亲迎出来，赶即下马迎上，拱手称谢道：“徐将军、慕容将军请了，敝城危在旦夕，幸蒙将军驰救，得以保全，合郡生灵，幸免涂炭，今者聊具菲腆，率领合郡绅士，前来犒赏三军，并竭诚趋谢保救之德，尚求笑纳勿却为幸。”徐鸣皋、一枝梅二人一面谦让，一面向后面一望，只见携老扶幼，牵羊担酒，手执瓣香，欢呼笑道：“我等合城百姓，若非将军等亲领大兵前来，杀退逆贼，我等生灵不免涂炭了。现在我等生家性命得以保全无恙，皆将军等所赐，兹特各竭微忱，聊具薄物，为将军寿，并兼犒劳王师。幸蒙将军俯念愚诚，赏赐收纳，转给各军，用慰劳苦于万一。”说罢，大家又齐跪下去，称谢不已。徐鸣皋、一枝梅便与百姓还礼已毕，即命各兵将所有犒劳之物全行收下，又再三答谢。南康府见收下犒赏礼物，即命众人回城。众百姓答应，随即欢呼而去。

徐鸣皋、一枝梅这才将南康府郭庆昌、参将赵德威、守备孙

理文让进大帐，彼此又行了礼，然后分宾主坐下。南康府复又谢道：“某等久仰威名，如雷贯耳，当逆贼宸濠举兵之时，某即驰书于邻省告急，迟之又久，并未见有一兵一卒到来。某等正在忧虑，深恐此城不保，及闻王元帅已奉旨就近征讨，某等即私相悦道，以为宸濠虽据有南昌地方，究竟兵力不足，虽曾派令各贼将，分往邻境各府州县攻取城地，某料他一闻王元帅有就近征讨之权，又兼诸位将军神勇，大兵所指，战无不克，他必然胆寒，不敢分兵外出。哪里知道他已派令邝天庆前来攻取南康。某等见贼将临城，毫无计策，虽云兵来将当，其如兵力素薄，万难与之抗衡，所幸民心尚固，不得已而思其次，惟有‘守’之一字，尚可勉力而行。于是与合郡人民相约闭关相守，以待救兵前来。不料邝天庆竭力攻打，相持已逾半月，而兵民登陴死守，劳瘁不堪，再逾十日，救兵不到，真有岌岌可危之势。正深忧虑，盼望弥殷，乃得将军驰救前来，某等已喜出望外，又复一战而胜，杀退贼兵，保我城池，伤彼兵卒，非将军神勇素著，智谋兼人，何能救斯民于水火之中，保此城有完全之绩？今者万民完聚，各保身家，合郡安然，斯城无恙，非特国家之幸，抑亦万姓生灵之福也。”徐鸣皋道：“敢蒙齿及，某等一介武夫，毫无知识，幸而战胜贼兵，此皆某等分内之事，万姓居民之福。而况此城保全，皆太守之策，参戎之力。设平日不能深得民心，一旦贼兵忽至，闭关自守，必致争相迁徙。一经骚动，便疑草木皆兵。虽太守禁止之不遑，何能全力合作？是可知太守平时德政入人已深，虽至兵临城下，犹能众志成城，处仓猝而不惊，临大难而不惧，非有贤太守，又何堪克保斯城么？某等真是佩服之至，钦仰之至。今者又蒙犒劳，虽皆出于万姓至诚，然某等何德何能，敢蒙厚赐，而又不敢有负

良意，只好且代所部兵卒之道谢了。”郭庆昌又谦逊了一回。徐鸣皋、一枝梅当命差官将所有犒劳各物，悉数分派士卒，俾各兵咸沾德惠，并准其大饮三日。差官答应，当即前去，按名分赏已毕。是日合营便大吹大擂，欢呼畅饮起来。一连三日，皆是如此，果然营规齐肃，军令森严。三日之后，又皆肃静无哗，各守军令。徐鸣皋与一枝梅又亲往城中，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理文留在营中筵宴，是日尽欢而散。次日，徐鸣皋也就将南康府郭庆昌谢步，南康府等也就大排筵宴，留徐鸣皋一枝梅二人在署宴饮。到了第四日，徐鸣皋便传出令来，次日一齐拔队，前往南昌。及至拔队这日，南康府暨合郡官绅士庶，又亲送官军至十里之外，然后回城。徐鸣皋等督队星夜趲赶，往南昌进发。按下慢表。

且说邝天庆率领败残兵卒回至南昌，当即进入王府，先与宸濠请罪。宸濠见他败得如此而回，便问明一切。邝天庆就将如何攻城，南康坚守太严，攻打不下，后来徐鸣皋如何带兵前去援救，如何对敌，如何张尔铄设策劫寨，如何误中诡计，张尔铄如何中变，如何将张尔铄刺死，前后细细说了一遍。宸濠闻言，也不免大怒道：“孤令尔前去，原为素来勇猛，必能不负孤意，乃竟不自审察，听信张尔铄之言，虽张尔铄死有余辜，尔又有何面目前来见我？”喝令推出斩首。当即有军师李自然说道：“千岁请息怒，臣有一言，求千岁容纳。邝天庆大败而回，本当斩首，然胜负乃兵家常事，不可因此一败，便丧一员猛将，而况邝天庆虽难辞咎，在臣看来情尚可原，若非张尔铄献计，陈如谋决策，邝天庆似不致大败如此。今张尔铄、陈如谋已死，亦复死不足惜。所幸王守仁大兵现尚未到，徐鸣皋、一枝梅见已将南康解救下来，必然即日拔队趲赶到此，以为王守仁之兵现已驰抵，他便好合兵一处，

合力进攻，且臣料徐鸣皋等必然间道前来。南康守城各官见徐鸣皋、一枝梅大获全胜，我兵大败而回，必料我等业已丧胆，且料王守仁已到此处，然兵力甚单，断不敢再分兵前往报复，南康必然毫无防备。臣却有一计，乘王守仁大兵未到，南康无备之时，急急再拨三千人马，仍使邝天庆倍道而驰，星夜从大路火速向南康进发，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克日袭取南康，将功赎罪。若再不能取胜，二罪并罚，按军法从事，罪不容诛。”

邝天庆跪在下面，听李自然这番话，当下磕头说道：“千岁若俯如李军师所请，再拨精锐三千，使臣星夜驰往袭取南康，若再不能取胜占夺该城，臣即提头来见，尚求千岁恩准。”宸濠见说，因道：“姑念军师苦苦说情，免汝初犯。今再付你三千精锐，趲赶前去，若再不将南康攻取，汝亦不必前来见孤，汝便自寻死地便了。”邝天庆见宸濠已允，当即叩头谢恩退出。随即挑选三千精锐，次日即带领所部，拔队起程，星夜复向南康进发。

邝天庆去后三日，即有探马报道：“王守仁亲统大兵十万，随带猛将多员，现已离南昌不过九十多里路程。”当有差官禀报进去，宸濠即命再去探听。不到半日，又有探马来报：“徐鸣皋、一枝梅分领精锐三千，由南康间道星夜趲赶到此，已离城八十里了。”差官又报进去。宸濠闻报，当与李自然道：“大兵临境，孤所有大将均尚未回，当今兵临城下，如何抵敌？”李自然道：“千岁勿忧，可就近差人，一面飞往进贤，将雷大春调回，以拒敌军，一面差人飞调邝天庆，属令暂缓进攻南康，即日改从间道星夜驰回，听候调用。”宸濠只得依允，当即差人飞马分头调往去讫。忽又有探马报道：“王守仁所统大兵，现已到离南昌城不过三十里路了，请旨定夺。”欲知宸濠如何抵敌大兵，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分雄师急救南康城 刺降贼夜入按察署

话说宸濠闻报王守仁大兵已离城三十里下寨，便与李自然议道：“大兵现已压境，所有雷大春、邝天庆尚未调回，似此如何是好？”李自然道：“千岁可即一面传旨胡濂、杨璋，令他迅速统领合城兵卒，坚守四门，一面令波罗僧率领护军前往西门，以备御敌，再火速加差驰往进贤，飞调雷大春赶紧回城。某料王守仁虽统大兵前往，兵卒劳瘁，即日未必开兵。即使随到随攻，我却以逸待劳，等他攻城力乏之际，可命波罗僧奋勇杀他一阵，务要获胜，先挫他锐气，然后缓缓图之，旬日之内，南昌必不致失守。那时雷大春已回，即使邝天庆无论南康得与未得，他一闻飞调，亦必星夜驰回。彼时有此二将，虽王守仁兵力再厚，猛将极多，亦不足虑也。”宸濠没法，只得如此依计而行，按下不表。

且说王守仁安营已毕，即与徐庆等议道：“徐鸣皋、慕容贞二人往救南康，不知胜负如何，南康有无失守。本帅之意，大兵虽已到此，拟俟南康驰报前来，再行开兵，不知各位将军意下如何？”徐庆道：“元帅之意虽属不差，但兵贵神速，既已到此，何不即日开兵，前去讨战，或者宸濠无甚防备，来此可以一鼓而擒。若从缓下来，等他防备已严，那便难得手了。请元帅斟酌。”王守仁尚未回答，只见探马报进：“探得徐将军、慕容将军往救南

康，现已杀退贼将邝天庆，救了南康，不日即要驰抵了。”说罢，飞身上马而去。王守仁见报，知徐鸣皋大胜，欢喜无限。正要议及开兵，忽又见探马来报：“探得南康虽经徐将军驰救，杀败贼将邝天庆，得以未失。现在邝天庆又复带领精兵，间道驰往，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乘徐将军离了南康，他又将该城袭取了。”说罢，又复飞身上马而去。王守仁闻报大惊道：“似此南康得而复失，这便如何是好？”沉吟一会，随命徐庆、周湘帆即刻率领精锐三千，驰往南康克复，务须克日前进，不得有误。徐庆等得令下来，正要率兵即刻拔队，又见探马报道：“探得宸濠因元帅大兵已到，城中兵力甚微，现在飞马分往两路调取兵马，一路往进贤调取雷大春，一路往南康调取邝天庆。”

徐庆闻报，当即进帐，报与元帅知道。王元帅闻言，却又大喜，因道：“如此说来，南康虽失，不难复得了。”因秘授徐庆妙计道：“将军前去，可如此如此，则克复南康，指日之事也。一经克复，可即趲赶回营，要紧要紧。”徐庆得令，这才拔队前行。

一日无话。次日王元帅率领众将，亲统大兵前往攻城。三声炮响，金鼓齐鸣，不一会儿直抵南昌城下，只见吊桥高挂，城门紧闭。王元帅并令各军排成阵势，亲自出马，带了众将，来到城下，喝令护军高声喊道：“城上听者，速令逆贼宸濠前去答话，若有迟延，我家元帅便督率大兵，并力攻城。”喊了一阵，并无人答应。王元帅又喝令骂战，众兵卒又大骂了一阵，只见城头上有一人应道：“王元帅请了。”王守仁抬头一看，不是宸濠，却是按察使杨璋。王守仁一见，也就答道：“尔受朝廷不次之恩，不思报效尽忠，为何甘心从贼耶？”杨璋道：“元帅之言差矣。当今巡幸不时，荒淫无道，任用阉宦，谗害忠良，万民怨恨，眼见大明

江山属于他人。宁王系帝室宗亲，不忍使祖宗基业改归异姓，因此吊民伐罪，应天顺人，以帝室宗支接承大统，何谓贼耶？以元帅经文纬武，智略过人，何乃计不及此，而亦人云亦云，窃为某所不取也。若蒙俯听鄙言，将来也不失封侯之位。”

王守仁不等他说完了，泼口骂道：“忘恩竖子，背义匹夫，尔不思朝廷待汝之恩，反敢阿附逆贼，已是罪不容诛，乃又嚶嚶诋毁朝廷，尔若祖若父在九泉之下，当亦恨尔不但甘为逆臣，抑亦不孝的孽子，尔又何面目见乃祖乃父乎？”杨璋被王守仁这一顿骂，只骂得顿口无言，羞惭无地，因即恼羞成怒道：“王守仁，尔休得逞能，看箭吧。”说着，便喝令守城兵一齐放下箭来。顷刻间万弩齐发，王守仁只得命各军向后退下，鸣金收军。回到大营，王守仁恨恨不已。

次日正要复去攻城，却好探子报来：“徐鸣皋、一枝梅已率领所部，离此只有五里了。”王守仁闻报大喜。不一会儿徐鸣皋、一枝梅已进帐来，王守仁一见，便将南康争战情形问了一遍，徐鸣皋便细细回覆。王守仁又将邺天庆二次袭取南康，并已派徐庆、周湘帆驰救的话，说了一遍。徐鸣皋听了，又将南康知府如何深得民心，告诉王守仁，王守仁也甚钦佩。

彼此先将已往之事说了一遍，徐鸣皋复又问道：“元帅到此，与逆贼战过数次，胜负如何？”王守仁道：“一阵尚未开战，只昨日杨璋被本帅骂了一阵，本帅本拟即时就要围攻，不料杨璋恼羞成怒，反喝令各兵放下箭来，不能进攻，只得收军，暂作计议。”一枝梅道：“杨璋这厮背义从贼，断不可饶。未将今夜定往城中，先将这厮杀了，然后再作计议。”王守仁道：“惟恐他那里防备甚严，不能下手，还是明日开战，就阵上擒之。”一枝梅道：“元帅

此言差矣，杨璋系文士，向不知武艺两字为何物，如何亲临阵前？还是未将前去杀他。”王元帅道：“慕容将军既要前去，须得格外小心才好。”一枝梅道：“元帅放心，未将城里是熟路，绝不妨事的。”王元帅也就答应。这日即按兵不动。

到了晚间，一枝梅就改扮行装，扎束停当，等到二更时分，便藏好兵刃，竟自向南昌城里而去，真是他们剑侠的手段与众不同，任凭南昌守城的兵那样严紧，竟没有一个知道。一枝梅已进了城，直奔按察使衙门而来。一路皆是穿房越屋，走到按察使衙门上房，伏身细听，只听里面已打三更，又向各处一看，见灯火尚明，不便下去。正在探望，又见更夫远远的敲着三更而来。

等他走到切近，一枝梅便从屋上一个箭步跳落下来，拔出单刀，向那更夫面上一晃，口中说道：“你嚷，就是一刀。”那更夫正走之间，忽见屋上跳下一人，手执单刀，向他砍来，已是魂不附体，哪里还喊得出？只得跪下来磕头，却一句话说不出。一枝梅道：“我且问你，杨璋的住房在那里？你若告诉我，便饶汝狗命，若有半字虚言，登时一刀将尔砍为两段。”那更夫道：“大王饶命，小人愿说。”一枝梅道：“我非大王，我实告诉你，我乃王元帅麾下游击将军，外号一枝梅的便是。因杨璋背反朝廷，甘心从贼，特来杀他。快说出来，他现在住在何处？”那更夫听说，更加吓得要死，只得战兢兢说道：“小人有眼无珠，不识将军大驾前来，尚求免我一死。”一枝梅道：“谁同你说这闲话，尔快讲杨璋住在那里。”那更夫道：“走此一直过去，末了一进上房，便是他的内室。”一枝梅道：“你这话可真么？”那更夫道：“小人何敢撒谎。只因杨大人本来住在第三进，不久讨了个姨太太，甚是美貌，却住在末了一进，因此杨大人与姨太太同住在那里。”一枝

梅道：“现在兵临城下，还住在那里么？”那更夫道：“听说今日不是杨大人上城守夜，是布政使胡大人守夜，所以我家大人今夜无事，才进去了不多一会儿，此时多半尚未睡觉呢。”一枝梅听罢，手起一刀，将更夫杀死，随即前去。不知能否刺杀杨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劝儿夫妻妾进良言 杀从贼英雄留首级

话说一枝梅将更夫杀死，随即窜上屋面，依着更夫的话，直至末了一进，伏身屋上，将身子倒挂在檐口，轻轻的用刀尖在窗户纸上戳了一个小孔，聚定目力望了进去。只见里面灯烛辉煌，坐着一男两女。男的便是杨璋，一个女子约有四五十岁左右的年纪，那一个却只有二十岁上下。那半老的妇人却生得端庄大雅，是一位夫人的样子。那二十岁左右的，虽是个小家气度，美貌天然，却也生得不俗，不像那风骚一派。一枝梅看罢，心中想道：“这年老的想是杨璋的妻子，那个年少的大约是他的妾了。”

正欲窜身进去，只听那半老妇人说道：“据老爷说来，邺天庆与雷大春不日便要回来了？”杨璋道：“至迟再有五日，他两人总有一个回来。只要他二人回来一个，便可与王守仁这匹夫开战了。卑人不恨王守仁别事，我劝他的好话，他不相信，反将我大骂一顿。现在当今任用阉宦，谗害忠良，我辈虽做着他的臣子，终是惶然危惧。宁王虽然是个藩王，待他的手下那班人极其宽厚，我今日归顺于他，将来他成了大事，我亦不患无封侯之位。可恨王守仁计不及此，反骂我背叛朝廷，甘心从贼，你道可恨不可恨么？若能将王守仁这匹夫擒住，我定将他碎尸万段，以消前日之恨。”说罢，只见那半老妇人叹道：“老爷但图目前富贵，不

顾将来祸患。宁藩虽然待人宽厚，究竟是有心背叛，非若当今名正言顺。老爷也要抚心自问，就是今日做了这按察使司，若非朝廷厚恩，哪里有这地步？宁王擅杀朝廷命官，居心造反，此时正是人已尽忠报国之日，老爷不能讨贼，已是落于下乘，再欲阿附逆王，于情理两字究嫌违背。在妾看来，宸濠虽然势大，终不能成其大事，一旦遭擒，必按国法从事。妾虽不明，似从贼究嫌不顺。老爷若俯念夫妻之情，追想祖宗遗训，虽不能出人头地，做一个讨贼忠臣，也当及早回心，或暗约王元帅即日进兵，作为内应，将来贼败之后，也可免身受国法。若但图目前，妾恐贼势既败，即老爷也不能置身法外。与其悔之于后，不若慎之于前，而况王元帅麾下，能征惯战之士，武术超群之人，何可胜数，且皆是忠心亮节，扶弱锄奸。宁王虽有邝天庆、雷大春之流，却皆一勇之夫，不足与论，就是那余半仙、余秀英两个，也是旁门左道，邪术欺人，何能如王元帅亮节孤忠，为一朝名臣。老爷请自计议，在妾愚贱，本来有夫唱妇随之道，但事关大逆，不得不苦口陈词。若其不然，妾恐将来不但有杀身之祸，且有夷族之灾。以老爷一人而上累祖宗，下连妻子，这是何苦呢？”说罢，又见那少妇劝道：“老爷不必疑虑，太太这一番话实在不错。宁王虽是个藩王，他现在造反，就是个反叛。老爷从他，不也是个反叛了吗？能杀这个反叛更好，不能杀他，就是自己拼着一死，总比从反叛好多着呢。贱妾虽是个小家女子，蒙老爷收做侧室，本不敢拂老爷的意，但是老爷要从反叛，贱妾觉得不在理，还请老爷三思。”杨璋听他妻妾这一番话，在那稍明大义，也要羞惭不已，哪里知道他不但不知羞愧，反而怒不可遏，泼口骂道：“你这两个贱货，知道什么时事，敢来忤逆老爷的意见。若再多言，先将你这两个

贱货置之死地，好给你们去做忠臣节妇。”他妻子见他如此，当下哭道：“你不听良言，眼见得身首异处，连累家人。”杨璋的妾也就哭了起来，还是苦苦极谏。杨璋越发大怒，便要上前向他妻妾相打。

一枝梅听得清楚，此时也就无名火起高三丈，立刻跳下屋来，用了个燕子穿帘的架式，将右手一起，这一掌先将窗格打开，身子一晃，就跟着进了卧房。噗一声响，跳落在地，即将手内的刀向杨璋面上一晃，口中喊道：“杨璋尔这逆贼，当今皇帝何曾薄待于汝，尔不思尽忠报国，反要从顺逆藩。尔妻妾苦苦相劝，实系上派良言，尔不知羞愧，反而恼羞成怒，要去向他们相打，尔可认得本将军一枝梅么？本将军今夜到此，一来杀汝，后听尔妻妾那番相劝的话，以为你一时糊涂，经这一派良言，当可自知悔罪，或如尔妻所说之话，暗约王元帅相助讨贼，本将军就可宽恕于你，不加杀戮。谁知尔不听良言，怙恶不悛，与其待到后来，贼势既败，尔不免有夷族之修，不若本将军先将尔杀了，将尔妻妾的这番话回禀元帅，好使尔妻妾尚不至因你株累。”说罢即走上前，将杨璋提过来，按倒在地。正要一刀取他性命，只见他妻妾跪在旁边求道：“请将军暂为息怒，再让妾等苦劝他一番，若再不从，听凭将军处治便了。”一枝梅说道：“尔等休得多言，本将军还是因尔等深明大义，才如此看待，不然连尔等一齐杀死，不免令尔等有屈。杨璋实系大逆无道，罪不容诛，他死之后，本将军自为尔等于元帅前表明一切，断不难为尔等便了。”说罢手起一刀，立将杨璋杀死，当即割了首级，一窜身上屋而去。

这里杨璋的妻妾眼见丈夫被杀，虽是他罪不容诛，咎由自取，也免不得大哭起来。此时前后的家人仆妇听见上房里哭声，

大家赶紧起来，跑到后面一看，只吓得个个魂不附体。内中有一个胆大的，忙问缘由，杨璋的妻妾因即告诉一遍，却不敢说出谏他不从，致被杀死，只说被刺客刺死，割去首级。于是合署的家人便各处寻找刺客，不必说寻不到，就便寻着，还有哪个敢上前么？只得鬼闹了一顿，预备次日去宁王府报信。按下慢表。

再说一枝梅提着杨璋的首级，出了按察使衙门，心中想道：“我何不就此顺至奸王府一行，将这颗首级送与他看看，好叫知道我等厉害。”主意想定，即向宸濠府内而来。一枝梅本来是熟路，他们从前七子十三生大会江西的时节，他却来过好几次，因此毫无阻挡，穿房越屋，直至奸王的殿上，将这颗首级摆在宸濠坐的那张案上。一枝梅将首级摆定，这才出来回营缴令。

你道一枝梅既然入得奸王府，为什么不就此将宸濠刺死，岂不免了许多大事？诸君有所不知，宸濠的内宫却是防备甚严，左右护从亦皆是超超等顶顶好的武艺，若果能将他刺死，也等不到今日，当日七子十三生在江西的时节，早将他刺死了。一来因他防备甚严，二来因他气数未终，势必要等到那个时节，才能将他置之死地。不必说一枝梅不敢擅入险地，就便能独力而行，他们行侠的人也不肯逆天行事，所以一枝梅只能将杨璋的首级摆在宸濠平日所坐的那张案上，使他一见魂消，不敢小觑。

看看天明，当有值殿的差官将殿上打扫清洁，以便宸濠临殿。及至收拾到案上，忽见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摆在案上正中间，面向里，准对着宸濠坐的那张交椅。那差官一看，只吓得魂飞天外，因道：“这颗首级是从哪里来的？”却又不肯细看，只得报了进去。宸濠闻报，也是吃惊不小，当即进来，梳洗已毕，即传齐护从，来到殿上。只见案中间那颗首级还摆在那里。宸濠大着胆

便走近案前，细细一看，但见鲜血淋淋，一双眼睛还自睁着。宸濠看了一回，只听阿呀一声，吓倒在地。毕竟宸濠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见首级吓倒奸王 发弹子打伤贼将

话说宸濠见案上摆着一颗血淋淋人头，两只眼睛还睁着，近前一看，始则分辨不出，再一细看，只听阿呀一声，吓倒在地。大家见宸濠吓倒，赶忙上前将他扶起。只听宸濠说道：“杨璋被何人所杀，却将他的首级送到孤这殿上？”一面着人将首级拿开，一面传值殿的差官问道：“尔等昨夜在这殿上，见有谁人到此，可速言明。”那差官跪下说道：“小人们委实不曾见有人来。”宸濠正在疑虑。忽见宫门官进来报道：“启王爷，现在按察使杨璋家属差人来报，说杨璋于昨夜三更时分，被一枝梅行刺，割去首级而去，现在首级不知去向。”宸濠闻报，心中明白，当即命人将杨璋首级交还他的来差带回，令他入殓，一面向左右近侍说道：“既然是一枝梅前去刺了杨璋，这首级一定是他取来摆在案上，似此孤所住之处倒要更防备了。但一枝梅等现在王守仁部下，王守仁的大兵又逐日前来攻打，所调之邝天庆、雷大春二人又未回来，好不令孤焦急。”左右近侍也只得随着他说了两句，当下退入内宫，暂且不表。

再说徐庆、周湘帆奉了王守仁之命，令他二人带领三千精锐，前往南康驰救。他二人哪敢怠慢，星夜火速前进，不数日已抵南康，也不安营下寨，即催兵将南康城围困起来。此时邝天庆

已得调他回南昌的信，正要拔队，忽被徐庆这一支兵将南康围得个水泄不通。邝天庆好生着急，只得开城奋勇冲出。徐庆、周湘帆二人见他杀出来，也就与他力战。一连战了三日，这日夜间徐庆等稍有疏忽，竟被邝天庆带领贼兵冲出城来，趲赶望南昌而去。徐庆等见他已经逃走，即刻进城安民已毕。所幸南康府郭庆昌虽然失了城池，却未丧命，现在一闻克复，他又出来，即向徐庆营中谢罪。徐庆当下安慰了几句，还请他刻刻防备，南康府感激不已。徐庆见城中民心已定，他也就即日拔队起程，仍回南昌，合兵一处。

再说一枝梅既将杨璋杀死，回营缴令已毕，又细细说了一遍，王元帅大喜。到了次日，即出了全队攻城，真是个个争先，人人奋勇。争奈南昌坚固，防备甚严，攻打不下。一连又攻打了三日。这日正在攻打之际，忽见后面西南角上，所有攻城的各兵纷纷退让。王元帅等再一细看，只见一匹马坐一人，手执方天画戟，逢人便挑，见马即刺，只杀得那些攻城兵卒纷纷让出一条路来。他那一枝戟飞舞起来，便如入无人之境。徐鸣皋看得清楚，便即飞马过来，接着邝天庆大战。邝天庆一见徐鸣皋，真是恨如刺骨，因被他在南康一把火，几乎将他烧死，及至见了宸濠，又几乎送命，你道他可恨不可恨。于是二人都奋起神勇大战起来，只见一个手执烂银枪，飞舞处如蛟龙戏水，一个方天戟，摇尾时如同卧虎翻身。一往一来，足足战了有二十余合，邝天庆见不能取胜，便大喝一声：“匹夫休得逞能，看本将军的戟。”说着，一戟分心刺来。徐鸣皋赶着迎住，用足了十二分力架在一旁，也就大喊一声：“逆贼，还不代我下马受缚。”说着，一枪认定邝天庆肋下刺来。邝天庆当即拨开，趁势一戟，向徐鸣皋左腿刺来。徐

鸣皋躲闪不及，正中一戟，拨马便走。邝天庆那里肯舍，紧紧在后追来。

周湘帆看得清楚，恐防徐鸣皋有失，随在身旁取出弹子。一声喊叫：“逆贼休得追赶，看本将军的法宝。”话犹未完，弹子已经发出。邝天庆一听周湘帆大喝，便抬头看究竟是何物件，就在这个时节，面门上已中了一弹。邝天庆不敢恋战，拨马便走。一枝梅看他逃走，也就飞马赶来。此时南昌城里已是贼兵迎接出来，一枝梅追至吊桥，正欲抢杀上去，忽然城内冲出一骑马来，马上坐着一个和尚，手执禅杖，迎上来就杀。一枝梅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波罗僧，两人也不打话，当时就对战起来。只听两边喊杀之声，真个震动山岳，一来一往，又战了有二十余合。波罗僧杀得兴起，飞舞禅杖，向一枝梅横扫过来。一枝梅也飞舞点钢刀，招拦隔架，上砍下剁，只杀得尘土冲天，旌旗蔽日。

周湘帆远远见一枝梅不能取胜，也就将马一拍，抢杀过去。贼队里见有人助战，又飞出一骑马来，更不打话，敌住周湘帆，两人也杀了十数合。周湘帆暗道：“我何不如此如此。”主意已定，便虚刺一枪，拨马而去。那贼将紧紧赶来，周湘帆转身一弹，打了过去，正是弹不虚发，又正中贼将面门。周湘帆见他已经中弹，拨转马头又杀了过去。那贼将正要负痛逃走，周湘帆的马已到面前，手起一枪，正中敌人咽喉，落马而死，随有小军上前割了首级。波罗僧还在那里与一枝梅对敌，城上见他不能取胜，恐怕波罗僧有失，赶着鸣金收军。波罗僧一闻金声，拨马进城去了，这里官兵也就收队回营。大家缴令已毕，便去看视徐鸣皋，所幸枪伤不重，毫无妨碍，大家也就各去安歇。

邝天庆早中了一弹，回到城中，仍然血流不止，赶急用药敷

上，将血止住，随来至宸濠宫内。宸濠此时早知他回来，一闻宫门官报进，即刻传他进去。一见他血流满面，即问：“将军何以如此？”邝天庆就将中弹子的话说了一遍。宸濠切齿痛恨，又问了南康何如，邝天庆道：“臣已经袭了南康，后来奉到千岁的谕旨，正要趲赶回来。忽又被王守仁手下的将官徐庆、周湘帆二人，率领精锐三千，将南康围得个水泄不通。臣冲杀数次，不能突出，又与徐庆等战了三日，皆不分胜负。臣又不敢恋战，深恐南昌有失，后来还是夜间率领所部，奋勇冲杀出来，急急赶回前来缴旨，所幸人马并未损伤。但是徐鸣皋等这班人现为王守仁所用，个个皆奋勇争先，臣一人之力，恐不能与之对敌，千岁还得早设妙计，将王守仁杀败，方可长驱而进，不然终究不妥。”宸濠道：“孤也飞调雷大春回来，不知他何以至今未到。”

正说之间，只见宫门官进来报道：“雷大春由进贤回来，现在宫门候旨。”宸濠即命传他进宫问话。差官答应出去，不一刻雷大春进来，先行了礼。宸濠见他形容憔悴，狼狈不堪，因问道：“将军为何如此，何以至今才回？”雷大春道：“臣奉了千岁之旨，当即趲赶回兵，不料半途忽然生起病来。一病十日，不能行动，终日卧困，也不思饮食，直至前日始觉稍好，惟恐千岁记念，只得带病勉强回兵，现在尚不能用力。”宸濠听说道：“原来如此，但有邻境各县，现在得了几城？”雷大春道：“所有南昌所属外六县，只有进贤未下，因进贤知县鲍人杰、守备施必成，两人坚守甚固，施必成又超勇绝伦，因此十分难得。其余五县，皆毫不费事，有的是情愿投降的，有因攻破的。臣在进贤逐日攻打，若不奉千岁调回的谕旨，再攻打五日，也就要攻打开了。因为奉了千岁谕旨，不敢恋战，赶急回来，听候调用。”宸濠听说，当下便

命他与邝天庆出外安歇，俟病痊好，再行出战。二人退出，宸濠好生纳闷，又与军师李自然议道：“似此兵微将寡，何日才可退得王守仁的大兵？军师有何妙计，可即说来，以便孤依计行事。”不知李自然有无计策，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挟异端余七保逆贼 仗邪术非幻败王师

话说宸濠因王守仁率领徐鸣皋等十二英雄，并有十万大兵，终日在城外攻打，邝天庆、雷大春两人虽曾调回，一因身受弹伤，一因身抱大病，尚未痊愈，不能即日出战。虽有波罗僧及裨将等人，终非敌人对手，而且寡不敌众，甚为忧虑，因与李自然商议，请他筹设良策。李自然此时亦觉束手无策，只得勉强说道：“可恨前者赵王庄一战，被什么七子十三生破了余半仙迷魂大阵，余半仙逃走。若非他受此大创，现在这里，不必说王守仁这十万兵马，就便再加一倍，也不足为虑。为今之计，千岁何不将余秀英小姐请来，与他商议，看他有何妙策可以退得敌人。”宸濠听说，因道：“孤非不想到此，争奈余小姐终是女流，他哥哥又不在这里，恐她不肯相助，因此孤未去请她。”

两人正在计议，忽见宫门官进来，跪下报道：“启千岁，前者逃去的那个余半仙，并同着一个非幻道人，现在宫门外候旨，说要见千岁，有要话面禀，特使小人禀知。”宸濠闻报，一听余半仙到来，又同着一个非幻道人到此，心中暗道：这非幻道人必定也是有法术的，今既到此，孤无忧矣。不觉喜出望外，即命宫门官请他们上殿，宫门官下去，不一刻已领着余半仙进来。宸濠远远看见，即刻下殿相迎，但见余半仙在前，后跟着一个道士，

头带华阳巾，身穿鹤氅，身背葫芦宝剑，面容秀丽，体骨清超，飘飘然颇有神仙气概。宸濠看罢，即拱手道：“余道长别来无恙，后面莫非非幻道长么？”余半仙也就答应道：“臣保护来迟，多多有罪，后面正是非幻师兄。”说着上殿，当与宸濠见礼已毕，大家坐下。

宸濠道：“余道长一别两年，孤时深记念，不意今日又见仙颜，真是意料不到。但不知这非幻道长仙乡何处，尚望示知。”余半仙道：“这位非幻师兄与臣同门学道，是敝师的首徒，法术高超，道行深固。臣因王守仁率领徐鸣皋等前来攻城，臣一再哀求我师尊下山同心扶助，争奈敝师尚有己事，未便即日下山，因令这非幻师兄与臣同来。一来保护千岁共成大事，杀退敌军，二来帮臣以报昔日迷魂阵之仇。”宸濠听了这一番话，实在大喜，因道：“近日王守仁攻打甚急，虽经孤将邝天庆、雷大春由南康、进贤两处调回，其如邝天庆被周湘帆弹子打伤，雷大春又自己得病未愈，只靠着波罗僧等人出战，已是寡不敌众，又兼徐鸣皋等武艺超群，眼见南昌不能保守。孤正深忧虑，方才尚与军师念及，若道长在此，即是王守仁这十万兵马，徐鸣皋等这十二三人，就再加一倍，也难逃道长的掌握之中，可恨不在此处，只弄得莫展一筹。那里知道天助孤成功，忽蒙道长远临，又得非幻仙师相助，孤从此无忧了。”说罢，又喊王守仁骂道：“王守仁呀，孤与尔毫无仇隙，孤举兵起事，是谋夺我朱家的天下，与尔何干？尔偏与孤作对，带兵前来征讨，仗着徐鸣皋等这一班鼠辈，任意猖狂。余道长不来，孤尚惧尔三分，余道长既来，眼见得尔全军覆没了。看尔这匹夫有何妙计良策，能敌得住余道长与非幻仙师么？”独自骂了一阵，当下非幻人躬身说道：“贫道闻余贤弟常道千岁仁

义过人，宽厚无匹，真乃英明之主。贫道惟恨相见太晚。今见龙颜，果然名实相副，王守仁及徐鸣皋等虽然猖獗，非贫道敢自夸口，只须聊施小技，便令他等死在目前，千岁请放宽心。待贫道明日出阵，以观动静，即作计议便了。”宸濠闻言，更加大喜，当即命人大排筵宴，便在殿上畅饮起来。当日宾主联欢，互相痛饮。席散之后，便留余半仙、非幻道人在偏房安歇。余半仙又将他妹子余秀英着人喊出来，叙谈了些别后之话，又命与非幻道人见礼已毕，然后各回卧房安歇。

次日一早，即有人报进说：“王守仁督率全队，又来攻打。”宸濠即请余半仙、非幻道人出阵，宸濠自己也陪着他二人出去观阵。三人来到城上，望外一看，只见敌军耀武扬威，在那里骂战。非幻道人见了大怒，因与宸濠说道：“待贫道前去会他。”宸濠道：“有劳仙师，若能一阵成功，当再重谢。”非幻道人又谦了一回，随即辞了宸濠，又望余半仙说了一声：“贤弟，愚兄去去就来。”说着，背上葫芦盖揭开，倾出一个纸鹿，执在手中，喝声道：“疾！”向地下一放，顷刻变了一匹梅花斑鹿。非幻道人坐上，手持宝剑，下得城来，喝令升炮开门，直望城外而去。

王守仁正在外面催督三军，奋勇攻城，忽听炮声响处，城门大开，知有贼将前来拒敌，当即抬头一看，并非贼将，却是一个妖道。只见他头戴华阳巾，身穿八卦袍，背后葫芦，手中仗剑，坐下一匹梅花鹿，形容古怪，面目可憎，满脸的妖气。王守仁看毕，心中暗道：“此人定有妖法，不可不防。”即传令各将小心防备。当下非幻道人已到阵前，大声喝道：“王守仁听者，尔等身为大将，不识天时，现在宁王天命攸归，尔等偏要逆天行事，岂不知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尔等若识时务，若知天命，可及早收

兵，免致三军涂炭，倘仍执迷不悟，尔可认得非幻仙师么？”王守仁听罢怒道：“妖道休得乱言，待本帅命人取尔狗命。”说着，顾谓左右道：“哪位将军前去会他？”只见罗季芳一声应道：“末将愿往。”说着手舞虎头枪，直杀过来。

非幻道人笑道：“来将休得逞能，且通过名来，待本师取尔狗命。”罗季芳喝道：“妖道听了，咱老爷乃王元帅麾下游击将军罗季芳是也。不要走，看枪。”说着一枪刺来。非幻道人急将手中剑架住，接着厮杀起来。战不数合，忽见非幻道人执剑在手，向罗季芳喝声道：“着！”罗季芳不知不觉，两眼发昏，在马上坐不住，登时跌下马来。非幻道人哈哈大笑，正要取他首级，卜大武看得清楚，飞马提刀，接杀过来。罗季芳当即被小军救回本阵。非幻道人与卜大武战未数合，仍用前法，将宝剑一指，喝声道：“着！”卜大武也就登时跌于马下。徐鸣皋、一枝梅看了大怒，即刻大声骂道：“好妖道，胆敢用邪术惑人，本将军徐鸣皋、一枝梅前来取尔狗命。”此时卜大武已被小军救回本阵。非幻道人见徐鸣皋、一枝梅二人齐杀上来，复又哈哈大笑道：“徐鸣皋、一枝梅，尔休得逞能，不必说你两人齐来厮杀，就便再添两人，也不是本师的对头。尔等来得好，看剑！”说着，手中的宝剑劈面砍来。说也奇怪，分明见他一口剑，及至到了面前，却是两口。徐鸣皋、一枝梅两人分头敌住，杀了一会儿，并不见非幻道人动手，只见两口宝剑在空中飞舞。徐鸣皋、一枝梅看了，却暗暗吃惊，正在奋力遮拦隔架，忽听非幻道人喝道：“宝剑宝剑，还不与我击下。”一声才完，那两口剑一齐飞了下来。“徐鸣皋、一枝梅二人说声不好，赶即躲让，那里让得及，徐鸣皋左肩上着了一剑，一枝梅右肩上着了一剑，当下二人负痛逃回。非幻道人见他

二人败走，乘势将葫芦盖揭开，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顷刻狂风卷地，乱石飞天，半空中有无限人马卷杀过来，只杀得王守仁十万雄兵，许多勇将，抱头鼠窜，败下三十里，始各惊魂稍定。查点人马，已折伤不少。徐鸣皋、一枝梅虽中了两剑，却不妨事，卜大武、罗季芳此时也醒了过来。当下安立营寨，王守仁好生闷忧。非幻道人大获全胜，宸濠接进城中，自然称谢不已。

随后非幻道人大摆非非阵，七子十三生议破非非大阵，徐鸣皋等十二位英雄大破离宫，武宗御驾亲征，宸濠明正国法。许多热闹，要知如何，且看下集书中分解。